

## 卷第一百九十四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 文艺下

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间，乡人语曰：“太冲无兄。”太宗时，擢祠部郎中。

华少旷达，外若坦荡，内谨重，尚然许，每慕汲黯为人。累中进士、宏辞科。天宝十一载，迁监察御史。宰相杨国忠支娅所在横猾，华出使，劾按不挠，州县肃然。为权幸见疾，徙右补阙。安禄山反，上诛守之策，皆留不服。

玄宗入蜀，百官解鞶，华母在鄴，欲间行挈母以逃，为盗所得，伪署凤阁舍人。贼平，贬杭州司户参军。华自伤践危乱，不能完节，又不能安亲，欲终养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补阙、司封员外郎召之。华喟然曰：“乌有隳节危亲，欲荷天子宠乎？”称疾不拜。李岷领选江南，表置幕府，擢检校吏部员外郎。苦风痺，去官，客隐山阳，勒子弟力农，安于穷槁。晚事浮图法，不甚著书，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赉金帛往请，乃强为应。大历初，卒。

初，华作《含元殿赋》成，以示萧颖士，颖士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文辞绵丽，少宏杰气，颖士健爽自肆，时谓不及颖士，而华自疑过之。因著《吊古战场文》，极思研于雀，已成，污为故书，杂置梵书之度。它日，与颖士读之，称工，华问：“今谁可及？”颖士曰：“君加精思，便能

至矣。”华愕然而服。

华爱奖士类，名随以重，若独孤及、韩云卿、韩会、李纾、柳识、崔祐甫、皇甫冉、谢良弼、硃巨川，后至执政显官。华触祸衔悔，及为元德秀、权皋铭、《四皓赞》，称道深婉，读者怜其志。

宗子翰，从子观，皆有名。

翰擢进士第，调卫尉。天宝末，房琯、韦陟俱荐为史官，宰相不肯拟。翰所善张巡死节睢阳，人媚其功，以为降贼，肃宗未及知。翰传巡功状，表上之，曰：

臣闻圣主褒死难之士，养死事之孤，或亲推轎车，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抚存以答亡，君不遗于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构乱，据雒阳，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赠扬州大都督张巡，忠谊奋发，率乌合，守雍丘，溃贼心腹。及鲁炅弃甲宛、叶，哥舒翰败绩潼关，贼送盗神器，鸱峙二京，南临汉、江，西逼岐、雍，群帅列城，望风出奔，巡守孤城不为却。贼欲绕出巡后以扰江淮，巡退军睢阳，扼东南咽喉。自春迄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弱制强，出奇无穷，杀馘凶丑凡十余万，贼不敢越睢阳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粮尽，外救不至，犹奋羸起病，摧锋陷坚，三军啖肤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见执，卒无挠词，慢叱凶徒，精贯白日，虽古忠烈无以加焉。

议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窃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节而死，非亏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过，《书》赦过宥刑，在《易》遏恶扬善，为国者录用弃瑕。今者乃欲议巡之罪，是废教细节，不以功掩过，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恶可扬，瑕录而用弃，非所以奖人伦，明劝戒也。且禄山背德，大臣将相比肩从贼，巡官不朝，

宴不坐，无一伍之士，一节之权，徒奋身死节，以动义旅，不谓忠乎？以数千卒横挫贼锋，若无巡则无睢阳，无睢阳则无江淮。有如贼因江淮之资，兵广而财积，根结盘据，西向以拒，虽终歼灭，其旷日持久必矣。今陕、郾一战，犬羊骇北，王师震其西，巡扼其东，此天使巡举江淮以待陛下，师至而巡死，不谓功乎？古者列国侵伐，犹分灾救患，诸将同受国恩，奉辞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尽，食尽而及人，则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计食人，损数百众以全天下，臣尚谓功过相掩，况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贬，齐桓公将封禅，略不书；晋文公召王河阳，书而讳之。巡苍黄之罪，轻于僭禅；兴复之功，重于纠合。

今巡子亚夫虽得官，不免饥寒，江淮既巡所保，户口充完，宜割百户俾食其子。且强死为厉，有所归则不为灾。巡身首分裂，将士骸骼不掩，宜于睢阳相择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义也，臣少与巡游，哀巡死难，不睹休明，唯令名其荣禄也。若不时纪录，日月浸悠，或掩而不传，或传而不实，巡生死不遇，诚可悲悼。谨撰传一篇，昧死上，傥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

帝繇是感悟，而巡大节白于世，义士多之。

翰累迁左补阙、翰林学士。大历中，病免，客阳翟，卒。

翰为文精密而思迟，常从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之，神逸乃属文。族弟纾，自有传。

观，字元宾。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授太子校书郎。卒，年二十九。观属文，不袭沿前人，时谓与韩愈相上下。及观少夭，而愈后文益工，议者以观文未极，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陆希声以为“观尚辞，故辞胜理；愈尚质，故理胜辞。虽愈穷老，终不能加观之辞；观后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质”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

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张九龄为荆州，辟置于府，府罢。开元末，病疽背卒。

后樊泽为节度使，时浩然墓庳坏，符载以笺叩泽曰：“故处士孟浩然，文质杰美，殒落岁久，门裔陵迟，丘陇颓没，永怀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筑大墓，阖州搢绅，闻风竦动。而今外迫军旅，内劳宾客，牵耗岁时，或有未遑。诚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负公夙志矣。”泽乃更为刻碑凤林山南，封宠其墓。

初，王维过郢州，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郑诚谓贤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开元、天宝间，同知名者王昌龄、崔颢，皆位不显。

昌龄，字少伯，江宁人。第进士，补秘书郎。又中宏辞，迁汜水尉。不护细行，贬龙标尉。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张镐按军河南，兵大集，晓最后期，将戮之，辞曰：“有亲，乞贷余命。”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晓默然。

昌龄工诗，绪密而思清，时谓王江宁云。

崔颢者，亦擢进士第，有文无行。好蒲博，嗜酒。娶妻惟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终司勋员外郎。初，李邕闻其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去。

刘太真，宣州人。善属文，师兰陵萧颖士。举高第进士。淮南陈少游表为掌书记，尝以少游拟桓、文，为义士所誉。兴元初，为河东宣慰赈给使，累迁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贞元四年九月，诏群臣宴曲江，自为诗，敕宰相择文人赓和。李泌等请群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纾等为上，鲍防、于邵等次之，张濛等为下。与择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马燧三宰相无所差次。迁礼部，掌贡士，多取大臣贵近子弟，坐贬信州刺史，卒。

邵说，相州安阳人。已擢进士第，未调，陷史思明。逮朝义败，归郭子仪，子仪爱其才，留幕府。迁累长安令、秘书少监。大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变，六十年一大变。禄山、思明之难，出入二纪，多难渐平，向之乱，今将变而之治。宜建徽号，承天意。而方谒郊庙、大赦各一，诚恐云雨之施未普，郁结之气未除。愿因此时修享献、款郊庙、褒有德、录贤人，与天下更始，振灾益寿之术也。”不听。

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说因自陈：“家本儒，先祖长白山人贞一，以武后革命，终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琼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即孤，长育母手，天宝中始仕。会丧，客河北，禄山乱，丧纪当终，臣不褫衰经又再期，惧终不免，阴走洛、魏。庆绪遁保西城，搜胁儒者为己用，以兵迫臣，遂陷丑逆。俄而史思明顺附，欲间道归北阙下，肃宗拜臣左金吾卫骑曹参军，许留思明所。会乌承恩事，路绝，不得归。朝义之败，欲固守河阳，臣知回纥利野战，阴劝其行，以破贼计。朝义已走，臣西归献状，先帝诏翰林索臣所上言，与王伾偕召。先帝谓诚节白著，故擢伾侍御史，臣为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诏尽言其状，则畴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虽自天断，尚恐受谤与人，伤陛下之明。今吏员未乏而调者多，益以功优，

准平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谗说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惧也。”因荐户部郎中萧定、司农卿庾准自代，不许。

说在职以才显，或言且执政，金吾将军裴徽谓柳载曰：“说事贼为剧官，掌其兵，大小百战，掠名家子为奴婢不可计，得宥死而无厚颜，乃崇第产，附贵幸。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严郢，说与郢善，微讽硃泚讼其冤，为草奏，贬归州刺史，卒。

## 卷第一百九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 方技

李淳风 甄权 许胤宗 张文仲 袁天纲 客师 张憬藏  
乙弗私礼 金梁凤 王远知 薛颐 叶法善 明崇俨 尚献甫  
严善思 杜生 张果 邢和璞 师夜光 罗思远 姜抚 桑道茂

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能以技自显地一世，亦悟之天，非积习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则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则迂而入诸拘碍，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众，神以诬人，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若李淳风谏太宗不滥诛，许胤宗不著方剂书，严譔谏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时者，兹可珍也。至远知、果、抚等诡行纪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风，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以论譔自见。淳风幼爽秀，通群书，明步天历算。贞观初，与傅仁均争历法，议者多附淳风，故以将仁郎直太史局。制浑得仪，诋摭前世失，著《法象书》七篇上之。擢承务郎，迁太常博士，改太史丞，与诸儒修书，迁为令。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问淳风，对曰：“其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孙且尽。”帝曰：“我求而杀之，奈何？”对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无辜。且陛下所亲爱，四十年而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而不能绝唐。若杀之，复生壮者，多杀而

逞，则陛下子孙无遗种矣！”帝采其言，止。

淳风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以劳封昌乐县男。奉诏与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孙子》等书，刊定注解，立于学官。撰《麟德历》代《戊寅历》，候者推最密。自秘阁郎中复为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书传於世。子该，孙仙宗，并擢太史令。

唐初言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终太史令。

甄权，许州扶沟人。以母病，与弟立言究习方书，遂为高医。仕隋为秘书省正字，称疾免。鲁州刺史库狄钦风痺不得挽弓，权使彀矢向棚立，乍咸其肩隅，一进，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贞观中，权已百岁，太宗幸其舍，视饮食，访逮其术，擢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寻卒，年一百三岁。所撰《脉经》、《针方》、《明堂》等图传于时。

立言仕为太常丞。杜淹苦流肿，帝遣视，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必腹漉烦弥二岁，诊曰：“腹有蛊，误食发而然。”令饵雄黄一剂，少选，吐一蛇如拇，无目，烧之有发气，乃愈。

后以医显者，清漳宋侠、义兴许胤宗、洛阳张文仲、李虔纵、京兆韦慈藏。

侠官朝散大夫，药藏监。

胤宗仕陈为新蔡王外兵参军。王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难对，医家告术穷。胤宗曰：“饵液不可进。”即以黄耆、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下，气如雾，熏薄之，是夕语。擢义兴太守。武德初，累进散骑侍郎。关中多骨蒸疾，转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疗视必愈。或劝其著书贻后世者，答曰：“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脉之候幽而难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

上医，要在视脉，病乃可识。病与药值，唯用一物攻之，气纯而愈速。今之人不善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它味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脉之妙处不可传，虚著方剂，终无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书也。”卒年七十馀。

文仲仕武后时，至尚药奉御。特进苏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诊曰：“忧愤而成，若胁痛者，殆未可救。”顷告胁痛。又曰：“及心则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论风与气尤精。后集诸言方者与共著书，诏王方庆监之。文仲曰：“风状百二十四，气状八十，治不以时，则死及之。惟头风与上气、足气，药可常御。病风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剧，自馀须发则治，以时消息。”乃著《四时轻重术》凡十八种上之。

虔纵官侍御医，慈藏光禄卿。

袁天纲，益州成都人。仕隋为盐官令。仕随为盐官令《旧书》卷一九一《袁天纲传》及《册府》卷八六均谓“隋大业中为资官令”。在洛阳，与杜淹、王珪、韦挺游，天纲谓淹曰：“公兰台、学堂全且博，将以文章显。”谓珪“法令成，天地相临，不十年官五品”；谓挺“面如虎，当以武处官”；“然三君久皆得谴，吾且见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为学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隐太子，荐为左卫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隽州，见天纲，曰：“公等终且贵。杜位三品，难与言寿，王、韦亦三品，后於杜而寿过之，但晚节皆困。”见窦轨曰：“君伏犀贯玉枕，辅角完起，十年且显，立功其在梁、益间邪！”轨后为益州行台仆射，天纲复曰：“赤脉干瞳，方语而浮赤入大宅，公为将必多杀，愿自戒。”轨果坐事见召。天纲曰：“公毋忧，右辅泽而动，不久必还。”果还为都督。

贞观初，太宗召见曰：“古有君平，朕今得尔，何如？”

对曰：“彼不逢时，臣固胜之。”武后之幼，天纲见其母曰：“夫人法生贵子。”乃见二子元庆、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见韩国夫人，曰：“此女贵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见，给以男，天纲视其步与目，惊曰：“龙瞳凤颈，极贵验也；若为女，当作天子。”帝在九成宫，令视岑文本，曰：“学堂莹夷，眉过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视，法三品。肉不称骨，非寿兆也。”张行成、马周见，曰：“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泽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寿不长也。张晚得官，终位宰相。”其术精类如此。高士廉曰：“君终作何官？”谢曰：“仆及夏四月，数既尽。”如期以火山令卒。以火山令卒，按《旧书》卷一九一《袁天纲传》、《册府》卷八六均谓武德初授火井令，“火山”疑是“火井”之讹。

子客师，亦传其术，为廩牺令。高宗置一鼠於窠，令术家射，皆曰鼠。客师独曰：“强实鼠，然入则一，出则四。”发之，鼠生三子。尝度江，叩舟而还，左右请故，曰：“舟中人鼻下气皆墨，不可以济。”俄有一男子，跛而负，直就舟，客师曰：“贵人在，吾可以济。”江中风忽起，几覆而免。跛男子乃娄师德也。

时有长社人张憬藏，持与天纲埒。太子詹事蒋俨有所问，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尽六年而贵，六十位蒲州刺史，无有禄矣。”俨使高丽，为莫离支所囚，居士室六年还。及为蒲州，岁如期，则召掾史、妻子，告当死，俄诏听致仕。刘仁轨与乡人靖贤请占，憬藏答曰：“刘公当五品而谴，终位冠人臣。”谓贤曰：“君法客死。”仁轨为尚书仆射。贤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丧三子，尽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见憬藏，问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穷通有

命，何预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时，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往从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贵。”郎中裴珪妻赵见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缓，法曰‘豕视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奸，没入掖廷。裴光廷当国，憬藏以纸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后三日，贬台州刺史。

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礼，当炀帝居藩，召见，弘礼贺曰：“大王为万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诏诸术家坊处之，使弘礼总摄。海内浸乱，帝曰：“而昔言朕既验，然终当奈何？”弘礼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礼曰：“臣观人臣相与陛下类者不长，然圣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监视，毋得与外语。

薛大鼎坐事没为奴，及贞观时，有请于弘礼，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请解衣视之，弘礼指腰而下曰：“位方岳”。

玄宗时有金梁凤者，颇言人贵贱夭寿。裴冕为河西留后，梁凤辄言：“不半岁兵起，君当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时公当国。”冕妖其言，绝之。俄而禄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问三日，答曰：“雒日即灭，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肃宗即位，而冕遂相，荐於帝，拜都水使者。梁凤谓吕諲曰：“君且辅政，须大怖乃得。”諲责驿史，之，史突入射諲，两矢风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卢允毁服给谒，梁凤不许，二人语以情，梁凤曰：“李自舍人阅岁而相，卢不过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王远知，系本琅邪，后为扬州人。父曇选，为陈扬州刺史。母昼寝，梦凤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宝志谓曇选曰：“生子当

为世方士。”

远知少警敏，多通书传，事陶弘景，传其术，为道士。又从臧兢游。陈后主闻其名，召入重阳殿，辩论超诣，甚见咨挹。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使人介以邀见，少选发白，俄复鬓，帝惧，遣之。后幸涿郡，诏远知见临朔宫，帝执弟子礼，咨质仙事，诏京师作玉清玄坛以处之。及幸扬州，远知谓帝不宜远京国，不省。

高祖尚微，远知密语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与房玄龄微服过之，远知未识，迎语曰：“中有圣人，非王乎？”乃念以宝。远知曰：“方为太平天子，愿自爱。”太宗立，欲官之，苦辞。贞观九年，诏润州即茆山为观，俾居之。玺诏曰：“省所奏，愿还旧山，已别诏不违雅素，并敕立祠观，以伸曩怀。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当就功？令太史令薛颐等往宣朕意。”

远知多怪言，诧其弟子潘师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将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寝者，遂卒。或言寿盖百二十六岁云。遗命子绍业曰：“尔年六十五见天子，七十见女君。”调露中，绍业表其言，高宗召见，嗟赏，追赠远知太中大夫，谥升真先生。武时复召见，皆如其年。又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中改谥升玄。

薛颐者，滑州人。当隋大业时为道士，善天步律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语曰：“德星舍秦分，王当帝天下。”王表为太史丞，稍迁令。贞观时，太宗将封秦山，彗星见，颐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东。”亦会大臣上议，帝遂罢。固丐为道士，帝为筑观九嶷山，号曰：“紫府”，拜颐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台，候辰次灾祥以闻，所上与太史李淳风合。数岁卒。

高宗时，又有叶法善者，括州括苍人。世为道士，传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怪鬼。帝闻之，召诣京师，欲宠以官，不拜。留内斋场，礼赐殊缛。时帝悉召方士，化黄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费财与日，请核真伪。”帝许之，凡百余人皆罢。尝在东都凌空祠为坛以祭，都人悉往观，有数十人自奔火中，众大惊，救而免。法善笑曰：“此为魅所冯，吾以法摄之耳。”问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类若此。

历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来山中，时时召入禁内。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诋毁，议者浅其好习，然发卫高，卒叵之测。睿宗立，或言阴有助力。无天中，拜鸿庐卿，员外置，封越国公，舍景龙观，追赠其父歙州刺史，宠映当世。开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业丙子，死庚子，盖百七岁云。玄宗下诏褒悼，赠越州都督。

明崇俨，洛州偃师人，梁国子祭酒山宾五世孙。少随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尽传其术。乾封初，应岳牧举，调黄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见，甚悦，擢冀王府文学。试为窟室，使宫人奏乐其中，召崇俨问：“何祥邪？为我止之。”崇俨书桃木为二符，割室上，乐即止，曰：“向见怪龙，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俨坐顷取以进，自云往阴山取之。四月，帝忆瓜，崇俨索百钱，须臾以瓜献，曰：“得之缙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问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钱。”

累迁正谏大夫。帝令入阁供奉，每谒见，陈时政，多托鬼神为言。至为武后作厌胜事，又言章怀太子不德。仪凤四年，为盗所刺于东都，好事者为言：“崇俨役鬼劳苦，为鬼所杀。”

“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杀之，故赠侍中，谥曰庄，擢子珪为秘书郎。命御史中丞崔谧等杂治，诬服者甚众。及太子废，死状乃明。

尚献甫，卫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见，由道士擢太史令，辞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长。”后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以献甫为令，不隶秘书省。数问灾异，又於上阳宫集术家撰《方域》等篇。长安二年，荧惑犯五诸侯，献甫自陈：“五诸侯，太史位；臣命纳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为卿厌之。”迁水衡都尉，谓曰：“水生金，卿无忧。”至秋卒，后嗟异，复以浑仪监为太史局云。

严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与河东裴玄证、陇西李贞蔡静皆通儒术，该晓图识。善思传延业，褚遂良、上官仪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举销声幽薮科及第，调襄阳尉。居亲丧，庐墓，因隐居十年。武后时擢监察御史，兼右拾遗内供奉，数言天下事。方酷吏构大狱，以善思为详审使，平活八百余人，原千馀姓。长寿中，按囚司刑寺，罢疑不实者百人。来俊臣等疾之，诬以罪，适交趾，五岁得还。是时李淳风死，候家皆不效，乃诏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圣历二年，荧惑入舆鬼，后问其占，对曰：“大臣当之。”是年王及善卒。长安中，荧惑入月，镇犯天关，善思曰：“法当乱臣伏罪，而有下谋上之象。”岁馀，张柬之等起兵诛二张。迁给事中。

后崩，将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启乾陵，是以卑动尊，术家所忌。且玄关石门，冶金锢隙，非攻鉴不能开，神道幽静，多所惊黷。若别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时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营乾陵，国有大难，易姓建国二十馀年，今又营之，难且复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岂足循据？汉世皇后别起陵墓，魏、晋始合葬。汉积祀四百，魏、晋祚率不长，亦其验也。今若更择吉地，附近乾陵，取从葬之义。使神有知，无所不通；若其无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气，上为列星。葬得其所，则神安而后嗣昌；失其宜，则神危

而后嗣损。愿割私爱，使社稷长久。”中宗不纳。

神龙中，武后丧公除，太常请大习乐，供郊庙，诏未许。善思奏曰：“乐者气化，所以感天地、调五行。汉、魏丧礼，以日易月，盖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阴也；乐，阳也。乐崩阳伏，礼废阴愆，故变以适时，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请如太常奏。”帝从之。迁礼部侍郎。表皇后擅政，为社稷忧，求汝州刺史。尝语姚崇曰：“韦氏祸且涂地，相王所居有华盖紫气，必位九五，公善护之。”及睿宗立，崇以语闻，召拜右散骑常侍。

初，谯王重福徙均州，过汝，善思为刺史。及谋反，伪除礼部尚书。重福败，坐关通论死，吏部尚书宋璟、户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给事中韩思复固请，乃流静州。始，善思为御史，中书舍人刘允济为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讼其冤，得免。户部尚书王本立见之，曰：“祁奚之救叔向，严公有之。”后见允济，语未尝及之。思复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时称长者之报。后遇赦还。开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为凤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许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问所从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恳丐其鞭。若不可，则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语，使者异之，曰：“去鞭，吾无以进马，可折道傍蓼代之。”乃往折蓼，见亡奴伏其下，获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钱五百伺於道，见进鹄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与之，忽飞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众以为神。

时有浮屠泓者，黄州人。与天官侍郎张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应

入三品，诣有司言状。泓忽曰：“君无烦求三品也。”敬之大惊，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讷之疾殆，泓曰：“公弟当位三品，不足忧也。”已而愈。尝为燕国公张说市宅，戒曰：“无穿东北，王隅也！”它日见说曰：“宅气索然，云何？”与说共视，土隅有三坎丈馀，泓惊曰：“公富贵一世而已，诸子将不终。”说惧，将平之，泓曰：“客上无气，与地脉不连，譬身疮痛补它肉，无益也。”说子皆污贼死斥云。

张果者，晦乡里世系以自神，隐中条山，往来汾、晋间，世传数百岁人。武后时，遣使召之，即死，后人复见居恒州山中。

开元二十一年，刺史韦济以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见晤辄气绝仆，久乃苏。晤不敢逼，驰白状。帝更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邀礼，乃至东都，舍集贤院，肩舆入宫。帝亲问治道神仙事，语秘不传。果善息气，能累日不食，数御美酒。尝云：“我生尧丙子岁，位侍中。”其貌实年六七十。时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寿。师夜光者，善视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视之，不见果所住。

帝谓高力士曰：“吾闻饮堇无苦者，奇士也。”时天寒，因取以饮果，三进，颓然曰：“非佳酒也。”乃寝。顷视齿焦缩，顾左右取铁如意击堕之，藏带中，更出药傅其断，良久，齿已生，粲然骈絜。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谓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曰：“谚谓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语不伦。俄有使至，传诏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诏。有诏图形集贤院，恳辞还山，诏可。擢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赐帛三百匹，给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县，未几卒，或言尸解。帝为立栖霞观其所。

夜光者，蓟州人，少为浮屠。至长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见温泉，帝奇其辩，赐冠带，授四门博士，赐绯衣、银鱼、金缯千数，得侍左右如幸臣。

和璞喜黄老，作《颖阳书》，世传之。

天宝中，有孙甌生者，以技闻，能使石自斗，草为人骑驰走。杨贵妃喜观之，数召入宫中。

又有罗思远，能自隐。帝学，不肯尽其术，试自隐，常馀衣带，及思远共试，则验。厚锡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幘，压杀之。数日，有中使者自蜀还，逢思远驾而西，笑曰：“上为戏何虐也！”

姜抚，宋州人。自言通仟人不死术，隐居不出。开元末，太常卿韦縯祭名山，因访隐民，还白抚已数百岁。召至东都，舍集贤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发还鬢，则长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终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赐中朝老臣。因诏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觞上千万岁寿，帝悦，御花萼栖宴群臣，出藤百段，遍赐之。擢抚银青光禄大夫，号冲和先生。抚又言：“终南山有旱藕，饵之延年。”状类葛粉，帝作汤饼赐大臣。右骁卫将军甘守诚能铭药石，曰：“常春者，千岁藟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抚易名以神之。民间以酒渍藤，饮者多暴死。”乃止。抚内惭悸，请求药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术。乾元初，官军围安庆绪於相州，势危甚，道茂在围中，密语人曰：“三月壬申西师溃。”至期，九节度兵皆败。后召待诏翰林。建中初，上言：“国家不出三年有厄会，奉天有王气，宜高坦堞，为王者居，使可容万乘者。”德宗素验其数，诏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及神策兵城之。时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硃泚反，帝蒙

难奉天，赖以济。

李晟为右金吾大将军，道茂赍一缣见晟，再拜曰：“公贵盛无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见赦否？”晟大惊，不领其言。道茂出怀中一书，自具姓名，署其左曰：“为贼逼胁。”固请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语？”道茂曰：“弟言准状赦之。”晟勉从。已又以缣愿易晟衫，请题衿膺曰：“它日为信。”再拜去。道茂果污硃泚伪官。晟收长安，与逆徒缚旗下，将就刑，出晟衫及书以示。晟为奏，原其死。

是时藩镇擅地无宁时，道茂曰：“年号元和，寇盗翦灭矣。“至宪宗乃验。道茂居有二伯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则土衰，土衰则人病。”乃以铁数十钩埋其下，复曰：“后有发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温造居之，发藏铁而造死。杜佑与杨炎善。卢杞疾之，佑惧，以问道茂，答曰：“君岁中补外，则福寿叵涯矣。”俄拜饶州刺史，后终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纸曰：“厄三月二日就殮，国与家吉而身危。”会中和日，泌虽笃，强入。德宗见泌不能步，诏归第，卒。是日北军谋乱，仗士禽斩之。李鹏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镇，子孙百世。”鹏卒，后石至宰相，福历七镇，诸孙通显云。

## 卷第一百九十六 列传第一百三十

## 列女

李德武妻裴淑英 杨庆妻王 房玄龄妻卢 独孤师仁姆王  
 兰英 杨三安妻李樊会仁母敬 卫孝女无忌 郑义宗妻卢 刘  
 寂妻夏侯碎金 於敏直妻张 楚王灵龟妃上官 杨绍宗妻王  
 贾孝女 李氏妻王阿足 攀彦琛妻魏 李母 汴女李崔绘妻卢  
 贤贞节妇李 符凤妻玉英 高叡妻秦 王琳妻韦 卢惟清妻  
 徐 饶娥奚伯女仲女 卢甫妻李 邹待征妻薄 金节妇 高愍  
 女 杨烈妇 贾直言妻董李孝女妙法 李湍妻 董昌龄丹杨  
 王孝女和子 段居贞妻谢 杨含妻萧 韦雍妻萧 衡方厚妻程  
 郑孝女 李廷节妻崔 殷保晦妻封绚 奚烈妇 李拯妻卢山  
 阳女赵 周迪妻 硃延寿妻王

女子之行，於亲也孝，妇也节，母也义而慈，止矣。中古以前，书所载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后彤史职废，妇训、姆则不及於家，故贤女可纪者千载间寥寥相望。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今采获尤显行者著之篇，以绪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闻乡党。德武在隋，坐事徙岭南，时嫁方逾岁，矩表离婚。德武谓裴曰：“我方贬，无还理，君必俪它族，於此长决矣。”答曰：“夫，天

也，可背乎？愿死无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许。夫姻媾，岁时塑望裴致礼惟谨。居不御薰泽。读《列女传》，见述不更嫁者，谓人曰：“不践二廷，妇人之常，何异而载之书？”后十年，德武未还，矩决嫁之，断发不食，矩知不能夺，听之。德武更娶余殊氏，遇赦还，中道闻其完节，乃遣后妻，为夫妇如初。

杨庆妻王者，世充足之女。庆以河间王子为郇王，守荥阳，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阳，庆谋与王归唐，谢曰：“郑以我奉箕帚者，缀公之心，今负恩背义，自为身谋，可若何？至长安，则公家婢耳，愿送我还东都。”庆不听，王谓左右曰：“唐胜则郑灭，郑安则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饮药死。庆入朝，官宣州刺史。

房玄龄妻卢，失其世。玄龄微时，病且死，谗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人帐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它。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

王兰英者，独狐师仁之姆。师仁父武都谋归唐，王世充杀之。师仁始三岁，免死禁锢，兰英请髡钳得保养，许之。时丧乱，饿死者藉藉，游丐道路以食师仁，身啖土饮水。后诈为采新，窃师仁归京师。高祖嘉其义，诏封兰英永寿乡君。

杨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画田夜纺，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丧，远近嗟涕。太宗闻而异之，赐帛三百段，遣州县存问，免其徭役。

樊会仁母敬，蒲州河东人，字象子。笄而生会仁。夫死，事舅姑祥顺。家以其少，俗嫁之，潜约婚於里人，至期，阳为母病，使归视。敬至，知见绍，乃外为不知者，私谓会仁曰：“吾孀处不死者，以母老儿幼，今舅将夺吾志，汝云何？”会仁泣，敬曰：“儿毋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

守，乃罢。会仁未冠卒，时敬母又终，既葬，谓所亲曰：“母死子亡，何生为！”不食数日死，闻者怜之。

卫孝女，绛州夏人，字无忌。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甫六岁，无兄弟，母改嫁。逮长，志报父仇。会从父大延客，长则在坐，无忌抵以髀，杀之。诣吏称父冤已报，请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闻，太宗免其罪，给驿徙雍州，赐田宅。州县以礼嫁之。

郑义宗妻卢者，范阳士族也。涉书史，事舅姑恭顺。夜有盗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窜，惟姑不能去，卢冒刃立姑侧，为贼摔捶几死。贼去，人问何为不惧，答曰：“人所以异鸟兽者，以其有仁义也。今怜里急难尚相赴，况姑可委弃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独生。”姑曰：“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吾乃今见妇之心。”

刘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长云为盐城丞，丧明。时刘已生二女矣，求与刘绝，归侍父疾。又事后母以孝称。五年父亡，毁不胜丧，被发徒跣，身负土作冢，庐其左，寒不绵、日一食者三年。诏赐物二十段、粟十石，表异门闾。后其女居母丧，亦如母行，官又赐粟帛，表其门。

於敏直妻张者，皖城公俭女也。生三岁，每父母病，已能昼夜省侍，颜色如成人。及长，愈恭顺仁孝。俭病笃，闻之，号泣几绝。俭死，一恸遂卒。高宗懿其行，赐物百段，以状属史官。

楚王灵龟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灵龟出继哀王后，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谨甚，凡珍美，非经献不先尝。灵龟卒，将葬，前妃无近族，议者欲不举，妃曰：“逝者有知，魂可无托乎？”乃备礼合葬。闻者嘉叹。丧除，兄弟共谕：“妃少，又无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义，妇人以节，我未能

殉沟壑，尚可御妆泽、祭他胙乎？”将自刳刖，众遂不敢强。

杨绍宗妻王，华州华阴人。在襦而母亡，继母鞠爱。父征辽歿，继母又卒，王年十五，乃举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庐墓左。永徽中，诏：“杨氏妇在隋时，父歿辽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茔隧，亲服板筑，哀感行路。”因赐物段并粟，以闕表门。

贾孝女，濮州鄆城人。年十五，父为族人玄基所杀。孝女弟强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躲抚育之。强仁能自树立，教伺玄基杀之，取其心告父墓。强仁诣县言状，有司论死。孝女诣闕请代弟死，高宗闵叹，诏并免之，内徙洛阳。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无兄弟。归李氏数岁，夫死无子，以嫠姊高年无供养，乃不忍嫁。画耕夜织，能办生事，馀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礼。乡人服其义，争遣女妻往师其风训。寿终於家。

樊彦琛妻魏者，扬州人。彦琛病，魏曰：“公病且笃，不忍公独死。”彦琛曰：“死生，常道也。幸养诸孤使成立，相从而死，非吾取也。”彦琛卒，值徐敬业难，陷兵中。闻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弦，祸由我发。”引刀斩其指。军伍欲强妻之，固拒不从，乃妨拟颈曰：“从我者不死。”魏厉声曰：“狗盗，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见害，闻者伤之。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渊识。畬为监察御史，得禀米，量之三斛而赢，问於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问车庸有几，曰：“御史不偿也。”母怒，敕归馀米，偿其庸，因切责畬。畬劾仓官，自言状，诸御史闻之，有惭色。

汴女李者，年八岁父亡，殯於堂十年，朝夕临。及笄，母欲嫁之。断发，丐终养。居母丧，哀号过人，自庀葬具，州里

送葬千余人。庐於墓，蓬头，跣而负土，以完园茔，蔚松数百。武后时，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诏树阙门间。

崔绘妻卢者，鸾台侍郎献之女。献有美名。绘丧，卢年少，家欲嫁之，卢称疾不许。女兄适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显重，表求继室，诏许，家内外姻皆然可。思冲归币三百舆，卢不可，曰：“吾岂再辱於人乎？宁没身为婢。”是夕，出自窆，糞秽蔑面，还崔舍，断发自誓。思冲以闻，武后不夺也，诏为浮屠庀以终。

坚贞节妇李者，年十七，嫁为郑廉妻。未逾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梦男子求为妻，初不许，后数数梦之。李自疑容貌未衰丑所召也，即截发，麻衣，不薰饰，垢面尘肤，自是不复梦。刺史白大威钦其操，号坚贞节妇，表旌门阙，名所居曰节妇里。

符凤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胁玉英私之，对曰：“一妇人不足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顷，盛服立於舟，骂曰：“受贼辱，不如死！”自沉於海。

高叡妻秦。叡为赵州刺史，为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药不死，至默啜所，示以窆带异袍，曰：“降我，赐尔官；不降，且死。”叡视秦，秦曰：“君受天子恩，当以死报，贼一品官安足荣？”自是皆瞑目不语。默啜知不可屈，乃杀之。

王琳妻韦者，士族也。琳为眉州司功参军，俗僭侈盛饰，韦不知有簪珥。训二子坚、冰有法，后皆名闻。琳卒时，韦年二十五，家欲强嫁之，韦固拒，至不听音乐，处一室，或终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训》行於世。

卢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陈留。惟清仕历校书郎。徐女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贬播川尉。徐还乡里，粝

食，斥铅膏，采絺不御。会大赦，徐间关迎惟清，至荆州，闻惟清死，二髯奴将劫徐归下江，徐知之，数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赀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茧流血，得惟清户，以丧还，阅岁至洛阳。既葬，以无子，终服还陈留。汴州刺史齐瀚高其节，颂而诗之。

饶娥字琼真，饶州乐平人。生小家，勤织纴，颇自修整。父勣，渔於江，遇风涛，舟覆，尸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电，水虫多死，父尸浮出，乡人异之，归赙具礼，葬父及娥鄱水之阴。县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郑淑则表旌其间，河东柳宗元为立碑云。

窦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贼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贼迹而得之，将逼以私。行临大谷，伯曰：“我岂受污於贼！”乃自投下，贼大骇。俄而仲亦跃而坠。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诏旌门闾，免其家徭役，官为庀葬。

卢甫妻李，秦州成纪人。父澜，永泰初为蕲令。梁、宋兵兴，澜谕降剧贼数千人。刺史曹升袭贼，败之。贼疑澜卖己，执澜及其弟渤，兄弟争相代死，李见父被殷，亦请代父，遂皆遇害。

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贼中，欲污之，骂曰：“吾，衣冠子，岂爱生受污邪！”贼临以兵，骂不止，乃支解焉。

宣慰使李季卿闻状，诏赠李者昌县君、裴河东县君，澜、渤并赠官。

邹待征妻薄者，从侍征官江阴。袁晁乱，薄为贼所掠，将污之，不从。语家媪使报待征曰：“我义不辱。”即死於水。贼去，得其尸。义声动江南，闻人李华作《哀节妇赋》。

金节妇者，安南贼帅陶齐亮之母也。常以忠义诲齐亮，顽不受，遂绝之。自田而食，纺而衣，州里矜法焉。大历初，诏

赐两丁侍养，本道使四时存问终身。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李正己。及纳拒命，质其妻子，使守濮阳。建中二年，挈城归河南都统刘玄佐，纳屠其家。时女七岁，母李怜其幼，请免死为婢，许之。女不肯，曰：“母兄绵不免，何赖而生？”母兄将被刑，遍拜四方。女问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义诛，神尚何知而拜之！”问父在所，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骇叹，诏太常谥曰愍。诸儒争为之谏。

彦昭从玄佐救宁陵，复汴州，累功授颍州刺史。朝廷录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赠陕州都督。

杨烈妇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谋袭陈州。侃为项城令，希烈分兵数千略定诸县，侃以城小贼锐，欲逃去，妇曰：“寇至当守，力不足，则死焉。君而逃，尚谁守？”侃曰：“兵少财乏，若何？”妇曰：“县不守，则地贼地也，仓廩府库皆其积也，百姓皆其战士也於国家何有？请重赏募死士，尚可济。”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诚若主也，然满岁则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坟墓存焉，宜相与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贼乎？”众泣，许诺。乃徇曰：“以瓦石击贼者，赏千钱；以刀矢杀贼者，万钱。”得数百人。侃率以乘城，妇身自衅以享众。报贼曰：“项城父老义不下贼，得吾城不足为威，宜亟去；徒失利，无益也。”贼大笑。侃中流矢，还家，妇责曰：“君不在，人谁肯固？死於外，犹愈於状也。”侃遽登城。会贼将中矢死，遂引去，县卒完。诏迁侃太平令。

先是万岁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邹保英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贼，诏封诚节夫人。默啜攻飞狐，县令古玄应妻高能固守，虏引去，诏封徇忠县君。史思明之叛，卫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与歃血赴行营讨贼，

滑濮节度使许叔冀表其忠，皆补果毅。虽敢决不忘於国，然不如杨烈妇慨慷知君臣大义云。

贾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贬岭南，以妻少，乃诀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无须也。”董不答，引绳束发，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贬二十年乃还，署帛宛然。及汤沐，发堕无馀。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禄山乱，被劫徙它州。闻父亡，欲间道奔丧，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号踊请开父墓以视，宗族不许。复持刀刺心，乃为开。见棺，舌去尘，发治拭之。结庐墓左，手植松柏，有异鸟至。后，母病，或不食饮，女终日未尝视匕箸，及亡，刺血书於母臂而葬，庐墓终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吴元济军，元和中，自拔归鸟重胤，妻为贼缚而齧食之，将死，犹号湍曰：“善事鸟仆射！”观者叹泣。重胤请以其事属史官，诏可。

董昌龄母杨，世居蔡。昌龄更事吴少阳，至元济时，为吴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顺成败，儿可图之。”昌龄未决，徒郾城，杨复曰：“逆贼欺天，神所不福。当逆降，无以我累。儿为忠臣，吾死不嫌。”会王师逼郾城，昌龄乃降。宪宗喜，即拜郾城令兼监察御史，昌龄谢曰：“母之训也，臣何能！”帝嗟叹。元济囚杨，欲杀者屡矣。蔡平而母在，陈许节度李迺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泾州，叶蕃寇边，并战死。和子年十七，单身被发徒跣蓑裳抵泾屯，日丐贷，护二丧还，葬於乡，植松柏，剪发坏容，庐墓所。节度使王智兴白状，诏旌其门。

段居贞妻谢，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贞本历阳侠少年，

重气决，娶岁馀，与谢父同贾江湖上，并为盗所杀。小娥赴江流，伤脑折足，人救以免。转侧丐食至上元，梦父及夫告所杀主名，离析其文为十二言，持问内外姻，莫能晓。陇西李公佐隐占得其意，曰：“杀若父者必申兰，若天必申春，试以是求之。”小娥泣谢。诸申，乃名盗亡命者也。小娥诡服为男子，与佣保杂。物色岁馀，得兰於江州，春於独树浦。兰与春，从兄弟也。小娥托佣兰家，日以护信自效，兰寝倚之，虽包苴无不委。小娥见所盗段、谢服用故在，益知所梦不疑。出入二箕，伺其便。它日兰尽集群偷酺酒，兰与春醉，卧庐。小娥闭户，拔佩刀斩兰首，因大呼捕贼。乡人墙救，禽春，得赃千万，其党数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状。刺史张锡嘉其烈，白观察使，使不为请。还豫章，人争聘之，不许。祝发事浮屠道，垢衣粝饭终身。

杨含妻萧，父历，为抚州长史，以官卒，母亦亡。萧年十六，与谓皆韶淑，毁貌，载二丧还乡里，贫不能给舟庸，次宣州战鸟山，舟子委柩去。萧结庐水滨，与婢穿圻纳棺成坟，蔚松柏，朝夕临，有驯鸟、缟兔、菌芝之祥。长老等为立舍，岁时进粟缣。丧满不释蓑，人高其行。或请昏，女曰：“我弱不能北还，君诚为我致二枢葬故里，请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罢归，聘之，且请如素。萧以亲未葬，许其载，辞其采。已葬，乃释服而归杨云。

韦雍妻萧。张弘靖镇幽州也，表雍在幕府。硃克融乱，雍被劫。萧闻难，与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临刃，萧呼曰：“我苟生无益，愿今日死君前。”刑者断其臂，乃杀雍。萧意象晏然，观者哀叹。是夕死。大和中，杨志诚表其烈，诏赠兰陵县君。

雍字和叔，擢进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为邕州录事参军。招讨使董昌龄治无状，方厚数争事，昌龄怒，将执付吏，辞以疾，不免，即以死告，卧棺中。昌龄知之，使阖棺甚牢。方厚闭久，以爪攫棺，爪尽乃绝。程惧并死，不敢哭。昌龄恬不疑，厚遣其丧。程徒行至阙下，叩右银台门，自刎陈冤，下御史鞠治有实，昌龄乃得罪。文宗诏封程武昌县君，赐一子九品正官员。

郑孝女，兖州瑕丘人。父神佐，为官兵，战死庆州。时母已亡，又无兄弟，女时年二十四，即翦发毁服，身护丧还乡里，与母合葬。庐墓下，手树松柏成林。初，许适牙兵李玄庆，至是，谢不嫁。大中中，兖州节度使萧俶状於朝，有诏旌表其闾。

李廷节妻崔。乾符中，廷节为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节被执。贼见崔妹美，将妻之，诟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柰何受贼污？”贼怒，剖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敖孙也，名绚，字景文。能文章、草隶。保晦历校书郎。黄巢入长安，共匿兰陵里。明日，保晦逃。贼悦封色，欲取之，固拒。贼诱说万词，不答。贼怒，勃然曰：“从则生，不然，正膏我剑！”封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辱逆贼手！”遂遇害。保晦归，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号而绝。

窦烈妇者，河南人，朝邑令华某妻。初，同州军乱，逐节度使李璿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盗入，摔令首，欲杀之，窦泣蔽捍，苦持贼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脱走不死，贼亦去。京兆闻之，归酒帛医药，几死而愈。

李拯妻卢者，美姿，能属文。拯字昌时，咸通末擢进士，迁累考功郎中。黄巢乱，避地平阳，僖宗召为翰林学士。帝出宝鸡，陷於嗣襄王煊。煊败，拯死，卢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从，胁以刃，断一臂死。

山阳女赵者，父盗盐，当论死，女诣官诉曰：“迫饥而盗，救死尔，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则请俱死。”有司义之，许减父死。女曰：“身今为官所赐，愿毁服依浮屠法以报。”节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贾，往来广陵。会毕师鐸乱，人相掠卖以食。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迪不忍，妻固与诣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至城门，守者谁何，疑其给，与迪至肆问状，见妻首已在柘矣。迪里馀体归葬之。

硃延寿妻王者，当杨行密时，延寿事行密为寿州刺史，恶行密不臣，与宁国节度使田頔谋绝之以归唐。事泄，行密以计召延寿，欲与扬州，延寿信之。将行，王曰：“今若得扬州，成宿志，具兴衰在时，非系家也，然愿日一介为验。”许之。及为行密所杀，介不至，王曰：“事败矣。”即部家仆，授兵器。方阖扉而捕骑至，遂出私帑施民，发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为仇人辱！”赴火死。

## 卷第一百九十七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 外戚

凡外戚成败，视主德何如。主贤则共其荣，主否则先受其祸。故太宗检贵幸，裁赏赐，贞观时，内里无败家。高、中二宗，柄移艳私，产乱朝廷，武、韦诸族，耄婴颈血，一日同污铁刃。玄宗初年，法行近亲，里表修敕。天宝夺明，委政妃宗，阶召反虏，遂丧天下。杨氏之诛，噍类不遗，盖数十年之宠，不赏一日之惨，甲第厚货，无救同坎之悲，宁不哀哉！代、德而降，阉尹参嬖，后宫虽多，无赫赫显门，亦无刀锯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祸酷，取名少者蒙责轻，理所固然。若乃长孙无忌之功，武平一之识，吴淑之忠，弗缘内宠者，自见别传。

独孤怀恩，元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仕隋为涿郡太守。怀恩之幼，隋文帝献皇后以侄养宫中。逮长，稍学记书，而居财不訾，喜交豪猾博徒。为雩令，以疾免。

高祖平京师，拜长安令，颇严明，如职而办。帝受禅，擢工部尚书。初，虞州刺史韦义节击尧君素于蒲州，不克，帝遣怀恩代将。性贪，寡算略，数战无功，士丧沮，诏书切责，而怀恩稍怨望。帝尝与戏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当尔邪？”怀恩内喜，以为天命。既而居忽忽，咤曰：“我家渠独女子富贵也？”因谋乱。是时，虞乡南山多宿盗，而刘武周使宋金刚略涪州，帝发关中军属秦王，屯柏壁。由是怀恩与麾下元君宝、

解令荣静谋引王行本军与武周连和，割河东以啖之，引群贼取永丰仓，绝秦王饷道，长驱三辅。会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画已定，而夏人吕崇茂杀县令应武周。帝敕怀恩与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击夏，为金刚所掩，诸将皆没于贼。君宝与开府刘让私侮怀恩曰：“不早举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谋浸露。

及秦王败武周于美良川，怀恩逃归，帝命率师攻蒲州。君宝闻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俭知状。会武周还刘让求罢兵，因白发怀恩等奸。于时行本举蒲州降，怀恩勒兵入城，帝方济河而让至，具得反状。帝召之，怀恩不知也，单舟以来，即缚之，穷索党与，缢死于狱，以首徇华阴市，籍入其家。

武士彠字信，世殖货，喜交结。高祖尝领屯汾、晋，休其家，因被顾接。后留守太原，引为行军司铠参军。募兵既集，以刘弘基、长孙顺德统之。王威、高君雅私谓士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卫，罪当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系之。”士彠曰：“此皆唐公客，若尔，必大有嫌。”故威等疑不发。会司兵参军田德平欲劝威劾募人状，士彠胁谓曰：“讨捕兵悉隶唐公，威、君雅无与，徒寄坐耳，何能为？”德平亦止。兵起，士彠不与谋也。以大将军府铠曹参军从平京师，为光禄大夫、义原郡公。自言尝梦帝骑而上天，帝笑曰：“尔故王威党也，以能罢系刘弘基等，其意可录，且尝礼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历利、荆二州都督。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定。高宗永徽中，以士彠仲女为皇后，故崇赠并州都督、司徒、周国公。咸亨中，加赠太尉兼太子太师、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庙廷，列功臣上。后监朝，尊为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属，追王五世。后革命，更于东都立武氏七庙，追册为帝，诸妣皆随帝号曰皇后。先天中，有诏

削士卬皞伪号，仍为太原王，庙遂废。

始，士奘娶相里氏，生子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元女妻贺兰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显。士卬皞卒后，诸子事杨不尽礼，衔之。后立，封杨代国夫人，进为荣国，后姊韩国夫人。于时元庆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监，兄子惟良卫尉少卿。杨讽后上疏出元庆等于外，以示退让。由是元庆斥龙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庆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时，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怀运与岳牧集泰山下，于是韩国有女在宫中，帝尤爱幸。后欲并杀之，即导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真羹焉，贺兰食之，暴死。后归罪惟良等，诛之，讽有司改姓“媿氏”，绝属籍。元爽缘坐死，家属投岭外。

后取贺兰敏之为士奘后，赐氏武，袭封，擢累左侍极、兰台太史令，与名儒李嗣真等参与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烝于荣国，挟所爱，佻横多过失；荣国卒，后出珍币建佛庐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卫少卿杨思俭女选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闻其美，强私焉；杨丧未毕，褫衰粗，奏音乐；太平公主往来外家，宫人从者，敏之悉逼乱之。后叠数怒，至此暴其恶，流雷州，表复故姓，道中自经死。乃还元爽之子承嗣奉士皞后，宗属悉原。

士奘兄士梭、士逸。

士梭，字彦威，少柔愿，力于田。官司农少卿，宣城县公，常主苑囿农稼事。卒，赠潭州都督，陪葬献陵。

士逸，字遯，有战功，为齐王府户曹参军，六安县公。从王守太原，为刘武周所执，尝遣间人陈破贼计。贼平，擢授益州行台左丞，数言当世得失，高祖嘉纳之。终韶州刺史。

承嗣既还，擢尚辇奉御，袭周国公，迁秘书监、礼部尚书。俄以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未几辞位。垂拱初，以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改纳言，代苏良嗣为文昌左相。性暴轻忍

祸，闻左司郎中乔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夺取之，知之作《绿珠篇》以讽，婢得诗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杀之，残其家。

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谓传国及己，武氏当有天下，即讽后革命，去唐家子孙，诛大臣不附者，倡议追王先世，立宗庙。又王元庆曰梁王，谥宪；元爽魏王，谥德；后从父士让楚王，谥僖；士逸蜀王，谥节。又赠兄子承业陈王。而承嗣为魏王，元庆子三思为梁王，士让之孙攸宁为建昌王、攸归九江王、攸望会稽王，士逸孙懿宗河内王、嗣宗临川王、仁范河间王，仁范子载德颍川王，士棱孙攸暨千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绪安平王、从子攸止恒安王、重规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阳王、延秀淮阳王，三思子崇训高阳王、崇烈新安王，承业子延晖嗣陈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实封千户，监脩国史。密谕后党凤阁舍人张嘉福，使洛州人上书请立己为皇太子，以观后意。后问岑长倩、格辅元，皆执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请责谕嘉福等，不罪也。怨长倩等，皆以罪诛。以特进罢。未几，复同凤阁鸾台三品。承嗣为左相，而攸宁为纳言，故皆罢。又与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复拜特进。后决意还太子矣。久之，迁太子太保，不得志，鞅鞅愤死，赠太尉、并州牧，谥曰宣。

延基袭爵，后嫌斥其名，更曰继魏王。长安初，与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语张易之兄弟事，后忿争，语闻，后怒，令自杀，以延义代王。

中宗复位，侍中敬暉等言诸武不当王，与君臣白奏：“事不两大，武家诸王宜皆免。”帝柔昏不断，又素畏太后，且欲悦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与去二张功，以折暉等，才降封一级：三思王德静郡，攸暨寿春，懿宗为耿国公，攸宁江国，攸望叶国，嗣宗管国，攸宜息国，重规郟国，延义魏国，攸绪巢

国，崇训鄂国，延祿为咸安郡公。直臣宋务光、苏安恒上书言：“武诸王飨封，不厌人心。”帝不悟。

载德终湖州刺史，谥武烈。攸归历司属少卿，至齐州刺史，事母孝，姊亡期，不尝五辛，语辄流涕。攸止绛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时，不及削封。

攸宜历同州刺史，万岁通天初，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讨契丹，后亲饯白马寺，师无功还，拜左羽林大将军。景龙时，迁右羽林，卒。总禁兵前后十年。嗣宗终司卫卿。

重规为汴、郑二州刺史，未至，役人营缮，后怒，贬庐州刺史。自是著令：诸王为州，不得擅营治。突厥之叛，以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与沙吒忠义、张仁亶引众三十万讨之。左羽林大将军阎敬容为西道后军，兵十五万后援。还为左金吾卫大将军，终卫尉卿。

延秀母本带方人，坐其家没入奚官，以妹惠，赐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荐女和亲，后令延秀纳之，诏右豹韬大将军阎知微、右武卫郎将杨鸾庄赍金币送至突厥所。知微等潜约默啜执延秀进寇勃、檀，故延秀不得归。神龙初，默啜请和，因延秀送款，还，封柏国公，左卫中郎将。宗兄崇训尚安乐公主，数与宴昵，颇通突厥语。仿虜讴舞，姿度闲冶，主爱悦。会崇训死，遂私侍主，后因尚焉。以太常卿兼右卫将军，封恒国公。三思死，韦后复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仓曹参军何凤说曰：“今天下系心武家，庶几再兴。且讖曰‘黑衣神孙被天裳’，神孙非公尚谁哉？”因劝服皂衣惑众。韦后败，尚与主居禁中，同斩肃章门。攸望以太府卿贬死春州。诸武属坐延秀诛徙者略尽，独载德子平一以文章显，与攸绪常避盛满，故免，自有传。

攸宁，天授中擢累纳言。逾年，以左羽林卫大将军罢，俄还纳言。久乃罢为冬官尚书。圣历初，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

承嗣、三思罢政事，间一年，攸宁、三思复当国，置句使，苛取民货产，毁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冤。筑大库百馀舍聚所得财，一昔火，不遗一钱。以冬官尚书罢。神龙初，终岐州刺史，赠尚书右仆射。

三思当太后时，累进夏官、春官尚书，监脩国史，爵为王。契丹陷营州，以榆关道安抚大使屯边。还，同凤阁鸾台三品，逾月去位。又检校内史，罢为太子少保，迁宾客，仍监国史。

三思性倾谀，善迎谐主意，钩探隐微，故后颇信任，数幸其第，赏予尤渥。薛、二张方烝蛊，三思痛屈节，为怀义御马，倡言昌宗为王子晋后身，引公卿歌咏淫污，覩然媚人而不耻也。后春秋高，厌居宫中，三思欲因此市权，诱胁群不肖，即建营三阳宫于嵩山、兴泰宫于万寿山，请太后岁临幸，已与二张扈侍驰骋，窃威福自私云。工役钜万万，百姓愁叹。

崇训之尚主也，三思方辅政，中宗居东宫，欲宠耀其下，乃令具亲迎礼。宰相李峤、苏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问诸有名士，造作文辞，慢泄相矜，无复礼法。中宗复位，擢崇训驸马都尉、太常卿，兼左卫将军。三思进位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实户五百。固辞，进开府仪同三司。会降封，裁减实户。俄以太后遗诏还所减，而封崇训镐国公。

初，桓彦范等已诛二张，薛季昶、刘幽求劝并诛三思等，不从。翌日，三思因韦后潜入宫中，反易国政，数日而彦范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还。诏群臣复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则天皇后建明堂，封嵩山，二圣之美不可废。”帝韪其言，遂更名五县曰乾封、合宫、永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暨祷乾陵而雨，帝悦。三思因主请复崇恩庙，昊、顺二陵，皆置令丞。其党郑愔上《圣感颂》，帝为刻石。补阙张景源建言：“母子承业，不可言中兴，所下制

书皆除之。”于是天下名祠改唐兴、龙兴云。补阙权若讷又言：“制诏如贞观故事。且太后遗训，母仪也；太宗旧章，祖德也。沿袭当自近者始。”帝褒答。是时，起球场苑中，诏文武三品分朋为都，帝与皇后临观。崇训与驸马都尉杨慎交注膏筑场，以利其泽，用功不訾，人苦之。

三思既私韦后，又与上官昭容乱，内忌节愍太子，即与主谋废之。太子惧，故发羽林兵围三思第，并崇训斩之，杀其党十余人。

时疾三思奸乱窃国，比司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尝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与我者殆是哉。”与宗楚客兄弟、纪处讷、崔湜、甘元柬相驱煽，王同皎、周憬、张仲之等不胜愤，谋杀之，为冉祖雍、宋之逊、李俊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贞就杀之，故祖雍与御史姚绍之等五人，号“三思五狗”。司农少卿赵履温、中书舍人郑愔、长安令马构、司勋郎中崔日用、监察御史李邕曳托其权，熏炙内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语曰：“崔、冉、郑，乱时政。”以爵赏自相崇树，凡构大狱，污点善良，破坏其宗，天下为荡然。始韦月将、高轸上疏，极言三思过恶，有司杀月将，逐轸恶地。黄门侍郎宋璟执奏，俄见斥。其权大抵如此。

既死，帝为举哀，废朝五日，赠太尉，复封梁王，谥曰宣。追封崇训鲁王，谥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节，斫棺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农卿爵为郡王，历怀、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孙万荣败王孝杰兵，诏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讨之，而娄师德、沙吒忠义并为总管，兵凡二十万，次赵州。懿宗闻贼且至，惧不知所出，欲弃军走，或劝曰：“贼虽众，无輜载，以钞剽为命，若按兵老之，击其归，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计，退保相

州，贼遂进屠赵州。后万荣死，懿宗复与娄师德抚循河北，人有自贼中归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胆，乃杀之，血沫前，而举动自如。始万荣入寇也，别帅何阿小陷冀州，杀人无馀种，以懿宗暴忍似之，故号称“两何”，相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初，懿宗天授间受诏讯大狱，诛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内刑桎中，无有脱者。其险酷虽周、来等不能继也。神龙初，迁太子詹事，终怀州刺史。

攸暨自右卫中郎将尚太平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右卫大将军。天授中，自千乘郡王进封定王，实封户六百。迁麟台监司祀卿。长安中，降王寿春，加特进。中宗时，拜司徒，复王定，加户千，固辞，进开府仪同三司。延秀之诛，降楚国公。攸暨沈谨和厚，于时无忤，专自奉养而已。景龙中卒，赠太尉、并州大都督，还定王，谥曰忠简。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韦温者，中宗废后庶人从父兄也。后父玄贞，历普州参军事，以女为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庐陵，玄贞流死钦州，妻崔为蛮首宁承所杀，四子洵、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还京师。帝复政，是日诏赠玄贞上洛郡王、太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温父玄伊鲁国公、特进、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贞丧，诏广州都督周仁轨讨宁承，斩其首祭崔枢，官仁轨左羽林大将军，汝南郡公。枢至，帝与后登长乐宫望而哭，赠鄂王，谥文献，号庙曰褒德，陵曰荣先，置令丞，给百户扫除。赠洵吏部尚书、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卫尉卿、淮阳郡，泚太仆卿、上蔡郡，并葬京师。

温初试吏，坐赃斥。神龙初，擢宗正卿，迁礼部尚书，封鲁国公。弟湑，自洛州户曹参军事连拜左羽林大将军，曹国公。后大妹嫁陆颀，进国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

公主，温从弟濯尚定安公主，并拜驸马都尉，捷为右羽林将军。景龙三年，温以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遥领扬州大都督。温既见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权，引用友党不相一，公卿虽畏伏，然温无能，不如诸武凶而炽也。

湑初兼脩文馆大学士，时荧惑久留羽林，后恶之，方湑从至温泉，后毒杀之以塞变，厚赠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颇以文词进，帝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诗相娱乐，湑虽为学士，常在北军，无所造作。

有富商抵罪，万年令李令质按之。濯驰救，令质不从，毁于帝。帝召令质至，左右为恐，令质从容曰：“濯于贼非亲，但以货为请，濯虽势重，不如守陛下法，死无恨。”帝释不责。

帝崩，后专政，畏有变，敕温尽总内外兵，守省中；又以从子播、捷从弟璿、高嵩分领左右羽林军。温与宗楚客、武延秀等说后托图讖，韦氏当受命，谋杀少帝，内惮相王、太平公主属尊，欲先除之，然后发其谋。而玄宗兵夜起，将军葛福顺攻玄武门，入羽林，斩播、璿、高、嵩，梟首以徇，军中相率而应，无敢后。后死，迟旦斩温，分捕诸韦子弟，无少长皆斩。

周仁轨者，京兆万年人，后母族也。方为并州长史，残酷嗜杀戮。异日，见堂下有断臂，恶之，送于野，数昔往视，故在。是月，韦后败，使者诛仁轨，刑人举刀，仁轨承以臂，墮地乃悟。

睿宗夷玄贞、洵坟墓，民盗取宝玉略尽。天宝九载，复诏发掘，长安尉薛荣先往视，冢铭载葬日月，与发冢日月正同，而陵与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鸣鹤，玄宗废后父也。景龙中，以将帅举，授甘泉府果毅，迁左卫中郎将。帝即位，以后故，擢将作大匠，进累开府仪同三司，封祁国公，食户三百。仁皎避职不事，委

远名誉，厚奉养，积媵妾货货而已。卒年六十九，赠太尉、益州大都督，谥昭宣。官为治葬。枢行，帝御望春亭过丧。诏张说文其碑，帝为题石。

子守一，与后孛生，帝微时与雅旧，后诏尚清阳公主。从讨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迁殿中少监、晋国公，累进太子少保，袭父爵，被遇良渥。后废，贬柳州别驾，至蓝田，赐死。守一沓墨无顾藉，财蓄巨万，皆籍入于官。

杨国忠，太真妃之从祖兄，张易之之出也。嗜饮博，数丐贷于人，无行检，不为姻族齿。年三十从蜀军，以屯优当迁，节度使张宥恶其人，笞屈之，然卒以优为新都尉。罢去，益困，蜀大豪鲜于仲通颇资给之。从父玄琰死蜀州，国忠护视其家，因与妹通，所谓虢国夫人者。哀其货，至成都擗蒲，一日费辄尽，乃亡去。久之，调扶风尉，不得志。复入蜀，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宰相李林甫不平，闻杨氏新有宠，思有以结纳之为奥助，使仲通之长安，仲通辞，以国忠见，干貌颀峻，口辩给，兼琼喜，表为推官，使部春贡长安。将行，告曰：“邠有一日粮，君至，可取之也。”国忠至，乃得蜀货百万，即大喜。至京师，见群女弟，致赠遗。于时虢国新寡，国忠多分赂，宣淫不止。诸杨日为兼琼誉，而言国忠善擗蒲，玄宗引见，擢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兼琼入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国忠稍入供奉，常后出，专主簿簿，计算钩画，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累迁监察御史。

李林甫兴韦坚等狱，欲危太子，狱事畏却，以国忠怙宠，搏鹜可用，倚之使按劾。国忠乃惨文峭诋，逮系连年，诬蔑被诛者百馀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阴为指向，故国忠乘以为奸，肆意无所惮。虢国居中用事，帝所好恶，国忠必探知其微，帝以为能，擢兼度

支员外郎。迁不淹年，领十五馀使，林甫始恶之。

天宝七载，擢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会三妹封国夫人，兄钰擢鸿胪卿，与国忠皆列棨戟，而第舍华僭，弥跨都邑。时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国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馀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诏百官观库物，积如丘山，赐群臣各有差，锡国忠紫衣、金鱼，知太府卿事。

初，杨慎矜引王鉷为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鉷挟国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诛。由是权倾中外。吉温为国忠谋夺林甫政，国忠即诬奏京兆尹萧灵、御史中丞宋浑，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结怨。鉷宠方渥，位势在国忠右，国忠忌之，因邢綽事，构鉷诛死，己代为京兆尹，悉领其使。即穷劾支党，引林甫交私状，牵连左逮，数以闻，帝始厌林甫，疏薄之。

先此，南诏质子閣罗凤亡去，帝欲讨之，国忠荐鲜于仲通为蜀郡长史，率兵六万讨之。战泸川，举军没，独仲通挺身免。时国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为匿其败，更叙战功，使白衣领职。因自请兼领剑南，诏拜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开幕府，引窦华、张渐、宋昱、郑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师。帝再幸左藏库，班赉百官。出纳判官魏仲犀言：“凤集通训门。”门直库西，有诏改为凤皇门，进仲犀殿中侍御史，属吏率以“凤凰优”得调。俄拜国忠御史大夫，因引仲通为京兆尹，己兼领吏部。

国忠耻云南无功，知为林甫掎摭，欲自解于帝，乃使麾下请己到屯，外示忧边，以合上旨，实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辞，泣诉为林甫中伤者，妃又为言，故帝益亲之，豫计召日。然国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华清宫，驿追国忠还。林甫病

已困，入见床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后事属公！”国忠惧其诈，不敢当，流汗被颜。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书、集贤院大学士、监脩国史、崇贤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而节度、采访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国忠已得柄，则穷撻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为功，封魏国公，固让魏，徙封卫。

国忠既以宰相领选，始建罢长名，于铨日即定留放。故事，岁揭版南院为选式，选者自通，一辞不如式，辄不得调，故有十年不官者。国忠创押例，无贤不肖，用选深者先补官，牒文谬缺得再通，众议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尽，还本司视事，兵、吏部尚书、侍郎分案注拟。开元末，宰相员少，任益尊，不复视本司事。吏部铨，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讫。而国忠阴使吏到第，预定其员，集百官尚书省注唱，一日毕，以夸神明，骇天下耳目者。自是资格纷谬，无复纲序。虢国居宣阳坊左，国忠在其南，自台禁还，趣虢国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随以至。居同第，出骀骑，相调笑，施施若禽兽然，不以为羞，道路为耻骇。明年大选，因就第唱补，帷女兄弟观之，士之丑野蹇伛者，呼其名，辄笑于堂，声彻诸外，士大夫诟耻之。先是，有司已定注，则过门下，侍中、给事中按阅，有不可，黜之。国忠则召左相陈希烈隅坐，给事者在旁，既对注，曰：“已过门下矣。”希烈不敢异。侍郎韦见素、张倚与本曹郎趋走堂下，抱案牒，国忠顾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噓。鲜于仲通等讽选者郑怱愿立碑省户下以颂德，诏仲通为颂，帝为易数字，因以黄金识其处。

帝常岁十月幸华清宫，春乃还，而诸杨汤沐馆在宫东垣，连蔓相照，帝临幸，必遍五家，赏赍不訾计，出有赐，曰“钱路”，返有劳，曰“软脚”。远近馈遗阍稚、歌儿、狗马、金贝，

踵叠其门。

国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领四十馀使，而度支、吏部事自从伙，第署一字不能尽，故吏得轻重，显赇公谒无所忌。国忠性疏悦捷给，矜矜处决枢务，自任不疑，盛气骄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属悉苛督句剥相槩。又便佞，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帝雅意事边，故身调兵食，取习文簿恶吏任之，军凡须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视也。始，李林甫给帝天下无事，请已漏出休，许之。文书填<sub>彳</sub>奏，坐家裁决。既成，敕吏持案诣左相陈希烈联署，左相不敢诘，署惟谨。至国忠时，韦见素代希烈，循以为常。它年，大雨败稼，帝忧之，国忠择善禾以进，曰：“雨不为灾。”扶风太守房瑄上郡灾，国忠怒，遣御史按之。后乃无敢以水旱闻，皆前伺国忠意乃敢启。子暄举明经，不中，礼部侍郎达奚珣遣子抚往见国忠，国忠方朝，见抚喜。已而闻暄当黜，诟曰：“生子不富贵耶？岂以一名为鼠辈所卖！”珣大惊，即致暄高第。俄与珣同列，犹托官不进。

国忠虽当国，常领剑南招募使，遣戍泸南，饷路险乏，举无还者。旧，勋户免行，所以宠战功。国忠令当行者先取勋家，故士无斗志。凡募法，愿奋者则籍之。国忠岁遣宋昱、郑昂、韦僮以御史迫促，郡县吏穷无以应，乃诡设饷召贫弱者，密缚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乱。寻遣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十馀万击閻罗凤，败死西洱河，国忠矫为捷书上闻。自再兴师，倾中国骁卒二十万，踣屣无遗，天下冤之。

安禄山方有宠，总重兵于边，偃蹇不奉法，帝护之，下莫敢言。国忠知终不出己下，又恃内援，独暴发反状，帝疑以位相媚，不之信。禄山虽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隐忍，伺帝一日晏驾则称兵。及见帝劈国忠，甚畏不利己，故谋日急。俄而禄

山授尚书右仆射，帝恐国忠不悦，故册拜司空。禄山还幽州，觉国忠图己，反谋遂决。国忠令客何盈、蹇昂刺求反状，讽京兆尹李岷围其第，捕禄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来、王岷杀之，贬其党吉温于合浦。禄山上书自陈，而条上国忠大罪二十，帝归过于岷，贬零陵太守，以尉禄山意。国忠寡谋矜躁，谓禄山跋扈不足图，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于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请以禄山为平章事，追入辅政，以贾循为使，节度范阳，吕知诲节度平卢，杨光翔节度河东。”已草诏，帝使谒者辅璆琳覘禄山，未还，帝致诏坐侧。而璆琳纳金，固言不反。帝谓国忠曰：“禄山无二心，前诏焚之矣。”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帝欲自将而东，使皇太子监国，谓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国忠揣帝且禅太子，归谓女弟等曰：“太子监国，吾属诛矣。”因聚泣，入诉于贵妃，妃以死邀帝，遂寝。禄山既发范阳，叹咤曰：“国忠头来何迟？”

哥舒翰守潼关，按兵守险，国忠闻欲反己，疑之，乃从中督战，翰不得已出关，遂大败，降贼。书闻，是日帝自南内移仗未央宫。国忠见百官，哽咽不自胜。监察御史高适请率百官子弟及募豪桀十万拒守，众以为不可。初，国忠闻难作，自以身帅剑南，豫置腹心梁、益间，为自完计。至是，帝召宰相计事，国忠曰：“幸蜀便。”帝然之。明日迟昕，帝出延秋门，群臣不知，犹上朝，唯三卫彊骑立仗，尚闻刻漏声。国忠与韦见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诸王数百人护帝。右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谋杀国忠，不克。进次马嵬，将士疲，乏食，玄礼惧乱，召诸将曰：“今天子震荡，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脑涂地，岂非国忠所致！欲诛之以谢天下，云何？”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会吐蕃使有请于国忠，众大呼曰：“国忠与吐蕃谋反！”卫骑合，国忠突出，或射中其颊，杀之，争啖其肉

且尽，梟首以徇。帝惊曰：“国忠遂反耶？”时吐蕃使亦歼矣。御史大夫魏方进责众曰：“何故杀宰相？”众怒，又杀之。

四子：暄、咄、晓、晞。暄位太常卿、户部侍郎，闻乱，下马蹶，弩众射之，身贯百矢，乃踣。咄尚万春公主，位鸿胪卿，陷贼见杀。晓奔汉中，为汉中王瑀掬死。晞及国忠妻裴柔同奔陈仓，为追兵所斩。柔，故蜀倡也，并坎而瘞。

其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中书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郑昂，俱走山谷，民争其货，富埒国忠。昱恋货产，窃入都，为乱兵所杀；馀坐诛。

国忠本名钊，以图讖有“卯金刀”，当位御史中丞时，帝为改今名。

李翊，字翊，起寒贱，由庄宪太后姬媵得进，历坊、绛二州刺史。无它才，为政粗办。性纤巧，饰厨传，结纳阉寺，求善誉。宪宗以为才，拜伺农卿，进京兆尹，专聚敛以固恩宠，数譖毁近臣，一时侧目。太后崩，诏翊为桥道置顿使，嗇官费，物物裁损为可喜者。梓宫至灞桥，从官多不得食。始议更造渭城门，计钱三万，翊以为劳，不听，使凿轨道深之，柱危不支，方过丧而门坏，輶辘仅免，彻门乃得行。翊妄奏车轴折，山陵使李逢吉劾罔上，请免官。方帝用兵而翊屡有所献，得不坐，才诏夺稟，逢吉持之，乃削银青一阶。翌日，加赐黄金。帝以浙西富饶，欲掇遗利，以翊为观察使。被疾还京师。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贺者。

郑光，孝明皇太后弟也。会昌末，梦御大车载日月行中衢，光辉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贵。”不阅月，宣宗即位，光兴民伍，拜诸卫将军，迁累平卢军节度使，徙河中、凤翔，又赐鄠、云阳二县良田。大中四年，诏除其租赋，宰相言：“国常赋，窳人下户不免，柰何以外戚废法？”帝悟，

追格前诏。俄封其妾为夫人，光晓帝意，还诏不敢拜，帝嘉之。七年，来朝，对延英，占奏佞近，帝失所望，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赐金缯，终不复委方镇。卒，赠司徒，诏罢三日朝，群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让曰：“礼，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齐缙期，所以疏外密内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强。按王、公主丧不过三日，光宜少降。”诏罢二日。

子汉卿，终义昌军节度使。

## 卷第一百九十八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 宦者上

唐制：内侍省官有内侍四，内常侍六，内谒者监、内给事各十，谒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宫嫔簿最；二曰宫闾，扈门阑；三曰奚官，治宫中疾病死丧；四曰内仆，主供帐灯烛；五曰内府，主中藏给纳。局有令，有丞，皆宦者为之。

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然衣硃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财用富足，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硃紫千余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于门。其在殿头供奉，委任华重，持节传命，光焰殷殷动四方。所至郡县奔走，献遗至万计。修功德，市禽鸟，一为之使，犹且数千缗。监军持权，节度返出其下。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肃、代庸弱，倚为扞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援立奋，朝恩以军容重，然犹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惩艾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慄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

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故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玄宗以迁崩，宪、敬以弑殒，文以忧债，至昭而天下亡矣。祸始开元，极于天祐，凶悞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丧，譬犹灼火攻蠹，蠹尽木焚，讵不哀哉！迹其残气不刚，柔情易迁，衰则无上，怖则生怨，借之权则专，为祸则迫而近，缓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势也。噫！梟狐不神，天与之昏，末如乱何。故取中叶以来宦人之大者粹之篇。

杨思勳，罗州石城人，本苏氏，冒所养姓。少给事内侍省，从玄宗讨内难，擢左监门卫将军，帝倚为爪牙。开元初，安南蛮渠梅叔鸾叛，号黑帝，举三十二州之众，外结林邑、真腊、金邻等国，据海南，众号四十万。思勳请行，诏募首领子弟十万，与安南大都护光楚客繇马援故道出不意，贼驴胎不暇谋，遂大败，封尸为京观而还。十二年，五溪首领覃行章乱，诏思勳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章，斩首三万级，以功进辅国大将军，给禄俸、防阁。从封泰山，进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宾、横等州，思勳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讨斩支党皆尽。泷州蛮陈行范自称天子，其下何游鲁号定国大将军，冯璘南越王，破州县四十。诏思勳发永、道、连三州兵，淮南弩士十万，袭斩游鲁、璘于阵。行范走盘、辽诸洞，思勳悉众穷追，生缚之，坑其党六万，获马金银钜万计。卒，年八十馀。

思勳鸷忍，敢杀戮，所得俘，必剥面、皴脑、褫发皮以示人，将士惮服，莫敢视，以是能立功。内给事牛仙童纳张守珪赂，诏付思勳杀之。思勳缚于格，箠惨不可胜，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尽乃得死。

楚客者，乐安人，后历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县侯。

高力士，冯盎曾孙也。圣历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上二阉儿，曰金刚，曰力士，武后以其强悟，敕给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养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岁馀，复得入禁中，禀食司宫台。既壮，长六尺五寸，谨密，善传诏令，为宫闱丞。

玄宗在藩，力士倾心附结，已平韦氏，乃启属内坊，擢内给事。先天中，以诛萧、岑等功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于是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虽洗沐未尝出，眠息殿帷中，徼幸者愿一见如天人然。帝曰：“力士当上，我寝乃安。”当是时，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以才宠进，然皆厚结力士，故能踵至将相，自馀承风附会不可计，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隐、尹凤翔、韩庄、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硃光辉、郭全、边令诚等，并内供奉，或外监节度军，脩功德，市鸟兽，皆为之使。使还，所裒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宠与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轻重乃能然。肃宗在东宫，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为翁，戚里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将军。

力士幼与母麦相失，后岭南节度使得之泷州，迎还，不复记识，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环，曰“儿所服者”，乃相持号恸。帝为封越国夫人，而追赠其父广州大都督。延福与妻，及力士贵时故在，侍养与麦均。金吾大将军程伯献约力士为兄弟，后麦亡，伯献乡哀经受吊。河间男子吕玄晤吏京师，女国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笔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赠贖送葬，自第至墓，车徒背相望不绝。

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惮幸东都，而京师漕不给，乃以赋粟助漕，及用和籴法，数年，国用稍充。帝斋大同殿，力士

侍，帝曰：“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对曰：“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余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帝不悦，力士顿首自陈“心狂易，语谬当死”。帝为置酒，左右呼万岁。由是还内宅，不复事。加累骠骑大将军，封渤海郡公。于来廷坊建佛祠，兴宁坊立道士祠，珍楼宝屋，国货所不逮。锤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锤，纳礼钱十万，有佞悦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减十。都北堰澧列五础，日僦三百斛直。

有袁思艺者，帝亦爱幸，然骄傲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阴巧得人誉。帝初置内侍省监二员，秩三品，以力士、思艺为之。帝幸蜀，思艺遂臣贼，而力士从帝，进齐国公。帝闻肃宗即位，喜曰：“吾儿应天顺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忧？”力士曰：“两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汉北为战区，天下痛心，而陛下以为何忧，臣不敢闻。”从上皇还，进开府仪同三司，实封户五百。

上皇徙西内，居十日，为李辅国所诬，除籍，长流巫州。力士方逃疟功巨阁下，辅国以诏召，力士趋至阁外，遣内养授谪制，因曰：“巨当死已久，天子哀怜至今日，愿一见陛下颜色，死不恨。”辅国不许。宝应元年赦还，见二帝遗诏，北向哭欧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宫，死有馀恨。”恸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护卫先帝劳，还其官，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初，太子瑛废，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属寿王，帝以肃宗长，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力士曰：“嗣

君未定耶？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储位遂定。天宝中，边将争立功，帝尝曰：“朕春秋高，朝廷细务付宰相，蕃夷不龚付诸将，宁不暇耶？”对曰：“臣间至阁门，见奏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悍且强，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祸成不可禁。”其指盖谓禄山。帝曰：“卿勿言，朕将图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顾左右无人，即曰：“天方灾，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法令不行，阴阳失度，天下事庸可复安？臣之钳口，其时也。”帝不答。明年禄山反。力士善揣时事势候相上下，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故生平无显大过。议者颇恨宇文融以来权利相贼，阶天下之祸，虽有补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内侍省，迁内射生使、飞龙厩副使。张皇后谋立越王，元振见太子，发其奸，与李辅国助讨难，立太子，是为代宗。拜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帝以药子昂判元帅行军司马，固辞，乃以命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邠国公，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在辅国右，凶决又过之，军中呼十郎。

王仲升者，初为淮西节度使，与襄州张维瑾部将战申州，被执。贼平，元振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将军兼大夫由仲升始。裴冕与元振忤，乃掎韩颖等罪贬施州。来瑱守襄、汉有功，元振尝谗属，不应，因仲升共诬杀瑱。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被构，忧甚自杀。素恶李光弼，数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将，冕、光弼元勋，既诛斥，或不自省，方帅繇是携解。

广德初，吐蕃、党项内侵，诏集天下兵，无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桥，帝仓黄出居陕，京师陷，贼剽府库，焚闾弄，萧然为空。于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数万众犯关度陇，历秦、渭，掠邠、泾，不血刃而入京师，谋臣不奋

一言，武士不力一战，提卒叫呼，劫宫闱，焚陵寝，此将帅叛陛下也；自朝义之灭，陛下以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离叛，虽一鱼朝恩以陕郡戮力，陛下独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势为安耶？危耶？若以为危，岂得高枕不为天下计？臣闻良医疗疾，当病服药，药不当疾，犹无益也。陛下视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远贤良，任宦竖，离间将相而几于亡。必欲存宗庙社稷，独斩元振首，驰告天下，悉出内使隶诸州，独留朝恩备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率德励行，屏嫔妃，任将相。若曰‘天下其许朕自新改过乎，宜即募士西与朝廷会；若以朕恶未悛耶，则帝王大器，敢妨圣贤，其听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疏闻，帝顾公议不与，乃下诏尽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帝还，元振自三原衣妇衣私入京师，舍司农卿陈景詮家，图不轨。御史劾按，长流于秦州，景詮贬新兴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时又有骆奉先者，亦三原人，历右骁卫大将军，数从帝讨伐，尤见幸，广德初，监仆固怀恩军者。奉先恃恩贪甚，怀恩不平，既而惧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军容使，掌畿内兵，权焰炽然。永泰初，以吐蕃数惊京师，始城鄆，以奉先为使，悉毁县外庐舍，无尺椽。累封江国公，监凤翔军，大历未卒。

鱼朝恩，泸州泸川人。天宝末，以品官给事黄门，内阴黠，善宣纳诏令。至德初，监李光进军。京师平，为三宫检责使，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九节度围贼相州，以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阳，朝恩

以神策兵屯陕。洛阳陷，思明长驱至硖石，使子朝义为游军。肃宗诏锐兵十万循渭而东以济师。朝恩按兵陕东，使神策将卫伯玉与贼将康文景等战，败之。洛阳平，徙屯汴州，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冯翊郡公。宝应中，还屯陕。代宗避吐蕃东幸，卫兵离散，朝恩悉军奉迎华阴，乘輿六师乃振，帝德之，更号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领神策军，赏赐不涯。

朝恩资小人，恃功岸忽无所惮。仆固瑒攻绛州，使姚良据温，诱回纥陷河阳。朝恩遣李忠诚讨瑒，以霍文场监之；王景岑讨良，王希迁监之。败瑒于万泉，生擒良。高晖等引吐蕃入寇，遣刘德信讨斩之。故朝恩因麾下数克获，窃以自高。是时郭子仪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败，丑为诋讟，肃宗不内其语，然犹罢子信兵，留京师。代宗立，与程元振一口加毁，帝未及寤，子仪忧甚。俄而吐蕃陷京师，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内惭，乃劝帝徙洛阳，欲远戎狄。百僚在廷，朝恩从十余人持兵出，曰：“虜数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对，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胁天子弃宗庙为？”朝恩色沮，而子仪亦谓不可，乃止。

朝恩好引轻浮后生处门下，讲《五经》大义，作文章，谓才兼文武，徼伺误宠。

永泰中，诏判国子监，兼鸿臚、礼宾、内飞龙、闲廐使，封郑国公。始诣学，诏宰相、常参官、六军将军悉集，京兆设食，内教坊出音乐俳倡侑宴，大臣子弟二百人，硃紫杂然为附学生，列庑次。又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每视学，从神策兵数百，京兆尹黎干率钱劳从者，一费数十万，而朝恩色常不足。

凡诏会群臣计事，朝恩怙贵，诞辞折愧坐人出其上，虽元载辩强亦拱默，唯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诘往返，

未始降屈，朝恩不怿，黜衍以动造。又谋将易执政以震朝廷，乃会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气，辑群生。今水旱不时，屯军数十万，馈运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默默尚何赖乎？”宰相俯首，坐皆失色。造徙坐从之，因曰：“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且军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党，且害我。”会释菜，执《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缙怒，元载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载衔之未发。

朝恩有赐墅，观沼胜爽，表为佛祠，为章敬太后荐福，即后谥以名祠，许之。于是用度侈浩，公坏曲江诸馆、华清宫楼榭、百司行署、将相故第，收其材佐兴作，费无虑万亿。既数毁郭子仪，不见听，乃遣盗发其先冢，子仪诡辞自解，以安众疑。久之，让判国子监、鸿胪礼宾等使，加内侍监，徙封韩，增实封百户。俄兼检校国子监。

初，神策都虞候刘希暹魁健能骑射，最为朝恩昵信，以太仆卿封交河郡王。兵马使王驾鹤独谨厚，亦封徐国公。希暹讽朝恩置狱北军，阴纵恶少年横捕富人付吏考讯，因中以法，录赀产入之军，皆诬服冤死，故市人号“入地牢”。又万年吏贾明观倚朝恩捕搏恣行，积财钜万，人无敢发其奸。朝廷裁决，朝恩或不预者，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闻，不喜。养息令徽者，尚幼，为内给使，服绿，与同列争忿，归白朝恩。明日见帝曰：“臣之子位下，愿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称谢。帝笑曰：“小儿章服，大称”。滋不悦。

元载乃用左散骑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财结其党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陕，而皓射生将。自是朝恩隐谋奥语，悉为帝知。希暹觉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惧，然见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潜计不轨。帝遂倚载决除之，惧不克，载曰：“陛下第专属臣，必济。”朝恩入殿，尝从武士百人自卫，皓统之，而温握兵在外。载乃徙凤翔尹李抱玉节度山南西道，以温代节度凤翔，阳重其权，寔内温以自助。载又议析凤翔之郿与京兆，以鄠、盩厔及凤翔之虢、宝鸡与抱玉，而以兴平、武功、凤翔之扶风天兴与神策军，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为虞也。郭子仪密白：“朝恩尝结周智光为外应，久领内兵，不早图，变且大。”载留温京师，未即遣，约与皓共诛朝恩。谋定，以闻，帝曰：“善图之，勿反受祸！”方寒食，宴禁中，既罢，将还营，有诏留议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车入宫省。帝闻车声，危坐，载守中书省。朝恩至，帝责其异图，朝恩自辩悖傲，皓与左右禽缢之，死年四十九，外无知者。帝隐之，下诏罢观军容等使，增实封户六百，内侍监如故。外咸言“既奉诏，乃投缢”云。还尸于家，赐钱六百万以葬。

帝惧军乱，进刘希暹、王驾鹤并兼御史中丞。又下诏尉晓将士，独希暹自知同恶，言不逊，驾鹤白发之，遂赐死。而贾明观兼得幸于载，故载奏隶江西，使立功自赎，路嗣恭榜杀之。所厚礼部尚书、礼仪使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贬。

窦文场、霍仙鸣者，始并隶东宫，事德宗，未有名。自鱼朝恩死，宦人不复典兵，帝以禁卫尽委白志贞，志贞多纳富人金补军，止收其庸而身不在军。及泾师乱，帝召近卫，无一人至者，惟文场等率宦官及亲王左右从。至奉天，帝逐志贞，并左右军付文场主之。兴元初，诏监神策左厢兵马，以王希迁监右，而马有麟为左神策军大将军，军额由此始。

帝自山南还，两军复完，而帝忌宿将难制，故诏文场、仙鸣分总之，废天威军入左右神策。是时，窦、霍权振朝廷，诸方节度大将多出其军，台省要官走门下，丐援引者足相蹶。卫士硃华以按摩得幸文场，参虑补置，索赇数万缗，而藩镇赠遗累百钜万，略士妻女无所惮，诏杀之于军。其隆赫如此。

久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各二员，诏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仙鸣为右，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张尚进为右。中尉、护军自文场等始。后仙鸣移病，帝赐十马，令诸祠祈解。后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进毒，捕诘小使问状，诛数十人，赠开府仪同三司，以内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场擢累骠骑大将军。时监察御史崔肸行囚于军，吏为具酒食，肸欲悦媚之，故不拒。文场劾奏，诏流肸远方。文场年老致仕卒。

其后杨志廉、孙荣义为左右中尉，招权骄肆，与窦、霍略等。帝晚节闻民间讹语禁中事，而北军捕太学生何竦、曹寿系讯，人情大惧，司业武少仪上书“有如罪不测，愿明示四方”。俄得释。是时宦官复盛矣。

希望者，泾阳人，历明威将军，赠洪州都督。尚进，河东人，历忠武将军，赠开府仪同三司。志廉，弘农人，历左监门卫大将军；荣义，泾阳人，历右武卫大将军。并赠扬州大都督。

刘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养宦父，故改焉。性忠强，识义理。平凉之盟，在浑瑊军中，会虜变，被执且西，俄而得归。出监宣武军，自置亲兵千人。贞元末，宦人领兵附顺者益众。

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然未得纵欲，遂夺神策兵以自强，即用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收宦者权。而忠言素儒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

同，唯贞亮乃与之争。又恶朋党炽结，因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劝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帝纳其奏，贞亮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至金銮殿草定制诏。太子已立，尽逐叔文党，委政大臣，议者美其忠。

高崇文讨刘辟，复为监军。初，东川节度使李康为辟所破，囚之。崇文至，辟归康求雪，贞亮劾以不拒贼，斩之，故以专悍见訾。迁累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宪宗之立，贞亮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吕如全历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东都狱，至阆乡自杀。又郭旻醉触夜禁，杖杀之。五坊硃超晏、王志忠纵鹰人入民家，榜二百，夺职，由是莫不畏惧。

吐突承璀，字仁贞，闽人也。以黄门直东宫，为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宪宗立，擢累左监门将军、左神策护军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蓟国公。

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锐征讨，因请行。帝见其果敢，自喜，谓可任，即诏承璀为行营招讨处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从之。内寺伯宋惟澄、曹进玉为馆驿使：自河南、陕、河阳，惟澄主之；京、华、河中至太原，进玉主之。又诏内常侍刘国珍、马朝江分领易、定、幽、沧等州粮料使。于是谏官李庸、许孟容、李元素、李夷简、吕元膺、穆质、孟简、独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众对延英，谓古无中人位大帅，恐为四方笑。帝乃更为招讨宣慰使，为御通化门慰其行。承璀御众无它远略，为卢从史侮狎，逾年无功，赖中诏遣使执从史，而间遣人说承宗上书待罪，乃诏班师，还为中尉。平仲劾承璀轻谋弊赋，损国威，不斩首无以谢天下。帝不获已，罢为军器庄宅使。寻拜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

会刘希光纳羽林大将军孙 钱二十万缗求方镇，有诏赐死，迹絀承璀，故令出监淮南军。纤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璀等冤状，于是孔戣知匭事，阅其副，不受，即表其奸，逐为峡州司仓参军。然帝于承璀殊厚，会李绛在翰林，苦论其过，故决遣之。帝后欲还承璀，为罢绛宰相，召为内弓箭库使，复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请立澧王，不从。常饰一室藏所赐诏敕，地生毛二尺，恶之，躬粪除瘞之。逾年帝崩，穆宗衔前议，杀之禁中。敬宗时，左神策中尉马存亮论其冤，诏许子士晔收葬。宣宗时，擢士晔右神策中尉。

是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藪。咸通中，杜宣猷为观察使，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时号“敕使墓户”。宣猷卒用群宦力徙宣款观察使。

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时，累擢左神策军副使、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进左神策中尉。军所辖凡十馀万，存亮料柬尤精，伍无罢士，部无冗员。

敬宗初，染署工张韶与卜者苏玄明善，玄明曰：“我尝为子卜，子当御殿食，我与焉。吾闻上昼夜猎，出入无度，可图也。”韶每输染材入宫，卫士不呵也。乃阴结诸工百馀人，匿兵车中若输材者，入右银台门，约昏夜为变。有诘其载者，韶谓谋觉，杀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室门闭。时帝击球清思殿，惊，将幸右神策。或曰：“贼入宫，不知众寡，道远可虞，不如入左军，近且速。”从之。初，帝常宠右军中尉梁守谦，每游幸；两军角戏，帝多欲右胜，而左军以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负而入。以五百骑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贼已斩关入清思殿，升御坐，盗乘輿馀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惊曰：“止此乎！”韶恶之，悉以宝器赐其徒，攻

弓箭库，仗士拒之，不胜。存亮遣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将军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将军李泳、尚国忠，率骑兵讨贼，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贼入，中人仓卒繇望仙门出奔，内外不知行在。迟明，尽捕乱党，左右军清宫，车驾还。群臣诣延英门见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贼所入阑不禁者数十人，杖而不诛，赐存亮实封户二百，梁守谦进开府仪同三司，它论功赏有差。存亮于一时功最高，乃推委权势，求监淮南军。代还，为内飞龙使。大和中，以右领军卫上将军致仕，封岐国公，卒赠扬州大都督。

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资端畏，善训士，始去禁卫，众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谨称者，唯存亮、西门季玄、严遵美三人而已。

遵美父季寔，为掖廷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终内枢密使。

遵美历左军容使，尝叹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听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盖疾时中官肆横云。后从昭宗迁凤翔，求致仕，隐青城山，年八十馀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兴宁人。顺宗时得侍东宫。宪宗嗣位，再迁内给事，出监平卢、凤翔等军。尝次敷水驿，与御史元稹争舍上厅，击伤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后至得正寝，请如旧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间，数任内外五坊使，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

文宗与李训欲杀王守澄，以士良素与守澄隙，故擢左神策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训谋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谋，与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大盈库使宋守义挟帝还宫。王

涯、舒元舆已就缚，士良肆胁辱，令自承反，示牒于朝。于时莫能辨其情，皆谓诚反，士良因纵兵捕，无轻重悉毙两军，公卿半空。事平，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弘志右卫上将军兼中尉，守义右领军卫上将军。

李石辅政，棱棱有风岸，士良与论议数屈，深忌之，使贼刺石于亲仁里，马逸而免。石惧，辞位，士良益无惮。

泽潞刘从谏本与训约诛郑注。及训死，愤士良得志，乃上书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愿保富贵，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之逆贼，含愤九泉。不然，天下义夫节士，畏祸伏身，谁肯与陛下共治耶？”即以训所移书遣部将陈季卿以闻。季卿至，会石遇盗，京师扰，疑不敢进。从谏大怒，杀季卿，腾书于朝。又言：“臣与训诛注，以注本宦竖所提挈，不使闻知。今四方共传宰相欲除内官，而两军中尉闻，自救死，妄相杀戮，谓为反逆。有如大臣挟无将之谋，自宜执付有司，安有纵俘劫、横尸阙下哉？陛下视不及，听未闻也。且宦人根党蔓延在内，臣欲面陈，恐横遭戮害，谨修封疆，缮甲兵，为陛下腹心。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书闻，人人传观。士良沮恐，即进从谏检校司徒，欲弭其言。从谏知可动，复言：“臣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宜洗宥涯等罪；不可听，则赏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固辞。累上书，暴指士良等罪。帝虽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强。自是郁郁不乐，两军球猎宴会绝矣。

开成四年，苦风痹，少间，召宰相见延英，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谓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

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后不复朝，至大渐云。

始，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宰相李珣杨嗣复谋奉太子监国，士良与弘志议更立，珣不从，乃矫诏立颖王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还为陈王。初，庄恪太子薨，杨贤妃谋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发其事，劝帝除之以绝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迁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弘志韩国公，实封户三百。俄而珣、嗣复罢去，弘逸、季棱诛矣。

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会昌二年，上尊号，士良宣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以摇怨，语两军曰：“审有是，楼前可争。”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谕神策军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士乃怙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以疾辞，罢为内侍监，知省事。固请老，诏可。寻卒，赠扬州大都督。

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阁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众再拜。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馀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云。死之明年，有发其家藏兵数千物，诏削官爵，籍其家。

始，士良、弘志愤文宗与李训谋，屡欲废帝。崔慎由为翰林学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

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终讨除之，盖祸原于士良、弘志云。

杨复光，闽人也，本乔氏。有武力，少养于内常侍杨玄价家，颇以节谊自奋，玄价奇之。宣宗时，玄价监盐州军，诬杀刺史刘皋。皋有威名者，世讼其冤。稍迁左神策军中尉，谮去宰相杨收，权宠震时。

复光有谋略，累监诸镇军。乾符初，佐平卢节度使曾元裕击贼王仙芝，败之。招讨使宋威击仙芝于江西，复光在军，请判官吴彦宏约贼降，仙芝遣将尚君长自缚如约。威疾其功，密请僖宗诛之，故仙芝怨，复引兵叛。后天子寤威阶祸，罢之，以兵与复光，乃进禽徐唐莒。王鐸为招讨，复光仍监军。鐸之弃荆南也，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别将宋浩领荆南，泰宁将段彦谟佐之。复光父尝监忠武军，而浩已为大将，见复光，少之，不为礼，彦谟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复光曰：“胡不杀之？”彦谟引慄士击杀浩，复光以客常滋假留后，而奏浩罪，荐彦谟为朗州刺史。诏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以复光监忠武军，屯邓州，遏贼右冲。帝西幸，召绍业见行在，复光更引彦谟为荆南节度使。彦谟给行边，诣复光，以黄金数百两为谢。其后忠武周岌受贼命，尝夜宴，召复光，左右曰：“彼既附贼，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复光固往，酒所语时事，复光泣曰：“丈夫所感，独恩与义耳，彼不顾恩义，规利害，何丈夫哉！公奋匹夫封侯，乃捐十八叶天子，北面臣贼，何恩义利害昧昧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阳合而阴离之，故召

公计。”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斩贼使于传舍。秦宗权据蔡州叛，岌、复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见之。宗权即遣部将王淑持兵万人从。复光定荆、襄，师次邓，淑逗遛，复光斩之，并其军为八，以鹿宴弘、晋晖、张造、李师泰、王建、韩建等为之将，进攻南阳。贼将硃温、何勤逆战，大败，遂收邓州，追北蓝桥。会母丧，班师。俄起为天下兵马都监，总诸军，与东面招讨使王重荣并力定关中。硃温守同州，复光遣使谕，温以所部降。方贼之强，重荣忧不知所出，谓复光曰：“臣贼邪，且负国；拒战邪，则兵寡，柰何？”复光曰：“李克用与我世共患难，其为人，奋不顾身，比数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祸者。若谕上意，彼宜必来。”重荣曰：“善。”白王鐸以诏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师平，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同华制置使，封弘农郡公，赐号“资忠辉武匡国平难功臣”。卒河中，赠观军容使，谥曰忠肃。

复光御下有恩，军中闻其死，皆恸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诸子为将帅数十人，守宗亦为忠武节度使。

赞曰：楚郢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两军宠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难，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于疏斥不用盖多矣，存亮岂通记书道理之人邪，何其识君臣大谊明甚？不尸大劳，畏权处外，又愈贤矣。与夫书“龙蛇”之诗者，何其小哉！

## 卷第一百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 宦者下

李辅国，本名静忠，以阉奴为闲厩小儿。貌俚陋，略通书记。事高力士，年四十馀，使主厩中簿最。王鉷为使，以典禾豆，能检撻耗欺，马以故肥，荐之皇太子，得侍东宫。

陈玄礼等诛杨国忠，辅国豫谋，又劝太子分中军趋朔方，收河、陇兵，图兴复。太子至灵武，愈亲近，劝遂即位系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肃宗稍稍任以肱膂事，更名护国，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军符、禁宝一委之，辅国能随事齷齪谨密，取人主亲信，而内深贼未敢肆。不啖荤，时时为浮屠诡行，人以为柔良，不忌也。帝还京师，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使，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少府、殿中二监，封成国公，实封户五百。宰相群臣欲不时见天子，皆因辅国以请，乃得可。常止银台门决事。置察事听儿数十人，吏虽有秋豪过，无不得，得辄推讯。州县狱讼，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处，因称制敕，然未始闻上也。诏书下，辅国署已乃施行，群臣无敢议。出则介士三百人为卫。贵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当国，以子姓事之，号“五父”。帝为娶元擢女为妻，擢以故为梁州长史，弟兄皆位台省。

李岷辅政，叩头言：“且乱国。”于是诏敕不由中书出者，岷必审覆，辅国不悦。

时太上皇居兴庆宫，帝自复道来起居，太上皇亦间至大明宫，或相逢道中。帝命陈玄礼、高力士、王承恩、魏悦、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园弟子日奏声伎为娱乐。辅国素微贱，虽暴贵，力士等犹不为礼，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长庆楼，南俯大道，因裴回观览，或父老过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剑南奏事吏过楼下，因上谒，太上皇赐之酒，诏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义、王铕等饮，赉予颇厚。辅国因妄言于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礼、力士等将不利陛下，六军功臣反侧不自安，愿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时，兴庆宫有马三百，辅国矫诏取之，裁留十马。太上皇谓力士曰：“吾儿用辅国谋，不得终孝矣。”会帝属疾，辅国即诈言皇帝请太上皇按行宫中，至睿武门，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惊，几坠马，问何为者，辅国以甲骑数十驰奏曰：“陛下以兴庆宫湫陋，奉迎乘舆还宫中。”力士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辅国欲何事？”叱使下马，辅国失辔，骂力士曰：“翁不解事！”斩一从者。力士呼曰：“太上皇问将士各好在否！”将士纳刀 虔万岁，皆再拜。力士复曰：“辅国可御太上皇马！”辅国靴而走，与力士对执辔还西内，居甘露殿，侍卫才数十，皆尪老。太上皇执力士手曰：“微将军，朕且为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兴庆，吾王地，数以让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悦谪奏州，如仙媛归州，公主居玉真观；更料后宫声乐百馀，更侍太上皇，备洒扫；诏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弃天下。辅国以功迁兵部尚书。南省视事，使武士戎装夹道，陈跳丸舞剑，百骑前驱，御府设食，太常备乐，宰相群臣毕会。既得志，乃厌然骄矜，求宰相，帝重违曰：“卿勋力何任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辅国遂讽宰相裴冕使联表荐己。帝密擿

萧华使喻止冕。

张皇后数疾其颡，帝寝疾，太子监国，后召太子，将诛辅国及程元振，太子不从，更召越王、兖王图之。元振告辅国，即伏兵凌霄门，迎太子，伺变，是夜捕二王及中人硃辉光、马英俊等囚之，而杀后它殿。

代宗立，辅国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谓帝曰：“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帝矍然欲翦除，而惮其握兵，因尊为尚父，事无大小率关白，群臣出入皆先诣辅国，辅国颇自安。又册进司空兼中书令，实封户八百。未几，以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廐、嫩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以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行军司马，赐辅国大第于外。中外闻其失势，举相贺。辅国始惘然忧，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诏进封博陆郡王，仍为司空、尚父，许朝朔望。辅国欲入中书作谢表，阖者不内，曰：“尚父罢宰相，不可入。”辅国气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请地下事先帝矣！”帝优辞谕遣。

有韩颖、刘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诏翰林，颖位司天监，烜起居舍人，与辅国暱甚。辅国领中书，颖进秘书监，烜中书舍人，裴冕引为山陵使判官，辅国罢，俱流岭南，赐死。

自辅国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东宫积不平。既嗣位，不欲显戮，遣侠者夜刺杀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犹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赠太傅，谥曰丑。后梓州刺史杜济以武人为牙门将，自言刺辅国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来。元和中监徐州军，召还。方宪宗喜方士说，诏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镈、左金吾将军李道古等白见杨仁昼、浮屠大通。仁昼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寿百五十岁，有不死药，并待诏翰林。虢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砾

为黄金，诏除虢令，与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荐于天子，天子惑其说。泌以金石进帝饵之，躁甚，数暴怒，恚责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罢元会，群臣危恐，会议成刘悟来朝，赐对麟德殿，悟出曰：“上体平矣。”内外乃安。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乃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俄知枢密事。

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进拜骠骑大将军。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讨，故以宋申锡为宰相，谋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党郑注、李训乘其罅，于是流杨承和于驩州，韦元素象州。遣中人刘忠谅追杀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赐死。训乃胁守澄以军容使就第，使内养贲追赐死，事秘，时无知者，赠扬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监军召还，死于中牟。

刘克明，亦亡所来，得幸敬宗。敬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以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间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四方闻之，争以趋勇进于帝。尝阅角抵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所亲近既皆凶不逞，又小过必责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中人许遂振、李少端、鱼志弘侍从不及，皆削秩。帝猎夜还，与克明、田务澄、许文端、石定宽、苏佐明、王嘉宪、阎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饮，既酣，帝更衣，烛忽灭，克明与佐明、定宽弑帝更衣室，矫诏召翰林学士路隋作诏书，命绛王领军国事。明日，下遗诏，绛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将易置左右，自引支党颀兵柄。于时，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梁守谦魏从简与宰相裴度共迎江王，发左、右神策及六军飞龙兵讨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务澄等皆斩首以徇，籍入家赀，又杀其党数十人。

始，克明谋逆，母禁不许。文宗立，嘉母忠，赐钱千缗、绢五百匹，给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则，蜀人也，本陈氏。咸通时，历小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军中尉，是时西门匡范位右中尉，世号“东军”、“西军”。

帝冲駮，喜斗鹅走马，数幸六王宅、兴庆池与诸王斗鹅，一鹅至五十钱。与内园小儿尤昵狎，倚宠暴横。始，帝为王时，与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书能处事，又帝资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为“父”。而荒酣无检，发左藏、齐天诸库金币，赐伎子歌儿者日巨万，国用耗尽。令孜语内园小儿尹希复、王土成等，劝帝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使者监闕柜坊茶阁，有来诉者皆杖死京兆府。

令孜知帝不足惮，则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赐绯紫不以闻。百度崩弛，内外垢玩。既所在盗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时贤人无在者，惟佞鄙沓贪相与备员，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遗侯昌蒙不胜愤，指言竖尹用权乱天下，疏入，赐死内侍省。

宰相卢携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黄巢求广州，愿罢兵，携欲宠高骈，使有功，不听贼。因又易置关东诸节度，贼乘之，陷东都。令孜急，归罪携，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门，至咸阳沙野，军十馀骑呼曰：“巢为陛下除奸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愿还宫。”令孜叱之，以羽林骑驰斩，即以羽林白车载帝，昼夜驰，舍骆谷。时陈敬瑄方节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请帝幸蜀。有诏以令孜为十军十二卫观军容制置左右神策护驾使。至成都，进左金吾卫上将军，兼判四卫事，封晋国公。帝见蜀狭陋，稍郁郁，日与嫔侍博饮，时时攘袂北望，怛然流涕。令孜伺间开释，呼万岁，帝为怡悦，因盛称郑畋、

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方并力，贼不足虞。帝曰：“善。”

初，成都募陈许兵三千，服黄帽，名“黄头军”，以捍蛮。帝至，大劳将士，扈从者已赐，而不及黄头军，皆窃怨令孜。令孜置酒会诸将，以黄金樽行酒，即赐之。黄头将郭琪不肯饮，曰：“军容能易偏惠，均众士，诚大愿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战党项，薄契丹，数十战，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糴注酒中，琪饮已，驰归，杀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烧营，剽城邑，敬瑄讨败之，奔广都，遂走高骈所。帝闻变，与令孜保东城自守，群臣不得见。左拾遗孟昭图请对，不召，因上疏极陈：“君与臣一体相成，安则同宁，危则共难。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贼，唯两军中尉以扈乘舆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险出百死者也。昨昔黄头乱，火照前殿，陛下惟与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谋群臣，欲入不得，求对不许。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岂悉忠于南司？廷臣岂无用于敕使？文宗时，宫中灾，左右巡使不到，皆被显责，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无所豫，群司百官弃若路人？已事诚不足谏，而来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参军，使人沈于蟆颐津。初，昭图知正言必见害，谓家隶曰：“大盗未殄，宦竖离间君臣，吾以谏为官，不可坐观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隶许诺，卒葬其尸。朝廷痛之。

贼平，令孜以王鐸为儒臣且无功，而首谋召沙陀者，杨复光也，欲归重北司，故罢鐸都统，以复光功第一。又忌复光且逼己，故薄其赏。自谓帷幄决胜，系王室轻重，出入倨甚。会复光死，大喜，即罢复恭枢密使。中人曹知恚者，富家子，颇沈鸷。贼在长安，知恚以清、浊二谷之人倚山为屯，不屈贼。

阴教士卒变衣服、言语与贼类者，夜入长安攻贼营，贼大惧。帝闻，赐金紫，擢内常侍。闻帝将还，因大言：“我且拥众大散关下，阅群臣可归者纳之。”令孜谓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袭杀其众。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帝以其专，语左右辄流涕。

复光部将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众二万取金、洋等州，进攻兴元，节度使牛勣奔龙州，晏弘自为留后，以建及张造、韩建等为部刺史。帝还，惧见讨，引兵走许州。王建率义勇四军迎帝西县，复以建及韩建等主之，号“随驾五都。”令孜以复光故，才授诸卫将军，皆养为子。别募神策新军，以千人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为十军统之。又遣亲信覘诸镇，不附己者以罪除徙。

养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荣厚为礼，基祐傲甚，举军怒，重荣因数令孜罪，责其无礼，监军和解乃去。匡祐还，诉令孜，且劝图之。令孜白以两盐池归盐铁使，即自兼两池榷盐使。重荣不奉诏，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将讨重荣，率邠宁硃玫、凤翔李昌符，合鄜、延、灵、夏等兵凡三万，壁沙苑。重荣说太原李克用连和，克用上书请诛令孜、玫，帝和之，不从。大战沙苑，王师败。玫走还邠州，与昌符皆耻为令孜用，还与重荣合。神策兵溃还，略所过皆尽。克用逼京师，令孜计穷，乃焚坊市，劫帝夜启开远门出奔。自贼破长安，火宫室、舍庐十七，后京兆王徽葺复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荣反。”命火宫城，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王建以义勇四军扈帝，夜乱牢水，遂次陈仓。克用还河中，玫畏克用且偏，与重荣连章请诛令孜，而驻凤翔。令孜请帝幸兴元，帝不从，令孜以兵入寝，逼帝夜出，郡臣无知者，宰相萧遘等皆不及从。玫劝兴元节度使石君涉焚阁道，绝帝西意。遘恶令孜劫质天子，生方镇之难，使玫

进迎乘舆。玫引兵追行在，败兴凤杨晟军，帝次梁、洋，稍引而南，玫兵及中营，左右被剽戮者不胜计。令孜惧人图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长剑五百清道，囊传国玺授之。次大散关，道险涩，帝危及难数矣。分军守灵壁，宥追兵。玫长驱蹙帝，帝以阁道毁，走它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觉而饭，仅能至兴元。玫、重荣表诛令孜，安尉群臣。诏以令孜为剑南监军使，留不去。重荣请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遵率群臣在凤翔者表令孜颺国煽祸，惑小人计，交乱群帅，请诛之。帝不及省，且诏重荣饷粮十五万斛给行在，重荣以令孜在，不奉命。玫乃奉嗣襄王煊即伪位。玫败，帝乃得还京师。

始，帝入蜀，诸王徒步以从，寿王至斜谷不能进，令孜驱使前，王谢足且拘，得马可济。令孜怒扶王，强之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属寿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记臣否？”帝直视不能语。令孜自署剑南监军使，阅拱宸奉銮军自卫，昼夜驰入成都，固表解官求医药，诏可。俄削官爵，长流儋州，然犹依敬瑄不行。

王即位，是为昭宗。杨复恭代为观军容使，出王建为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御使，因略定阆、邛、蜀、黎、雅等州，诏即置永平军，拜建节度使。令孜谋与建连衡宥朝廷，且曰“吾子也”，书召之。建喜，将至，复却之。建怒，进围成都。令孜登城谢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见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顾父自绝朝廷，苟改图，则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计事。”建然许，令孜夜负印节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孜碧鸡坊。始，右神策统军宋文通为诸军所疾，令孜因事召见，欲杀之。既见，乃欣然更养为子，名彦宾，即李茂贞也，故独上书雪其罪，诏为湖南监军。凡二岁，与敬瑄同日死。临刑，裂帛为絙，授行刑者曰：“吾尝位十军容，杀我庸

有礼！”因教缙人法，既死，而色不变。乾宁中，诏复官爵。

杨复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杨复光从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领枢密，世为权家。复恭略涉学术，监诸镇兵。庞勋乱，战有功，自河阳监军入拜宣徽使，擢枢密使。黄巢盗京师，令孜颙威福，斫丧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复恭屡与争得失，令孜怒，下迁飞龙使，复恭乃卧疾蓝田。僖宗出居兴元，复为枢密使，制置经略，多更其手。车驾还，遂代令孜为左神策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封魏国公，实户八百，赐号“忠贞启圣定国功臣”。

帝崩，定册立昭宗，赐铁券，加金吾上将军，稍攘取朝政。帝尝曰：“朕不德，尔援立我矣，当减省侈长示天下。我见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袭，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复恭顿首称善。帝遂问游幸费，对曰：“闻懿宗以来，每行幸无虑用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工五百，犊车、红网硃网画香车百乘，诸卫士三千。凡曲江、温汤若畋猎曰大行从，宫中、苑中曰小行从。”帝乃诏类减半。

于是宰相韦昭度、张浚、杜让能等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厌复恭横恣。王瑰者，恭宪太后弟，求节度使，帝问复恭，对曰：“产、禄顷汉，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诚爱瑰，任以它职可也，不宜假节外籓，恐负势颙地不可制。”帝乃止。瑰闻，怒甚，至禁中见复恭诟辱之，遂居中任事。复恭不欲分己权，白为黔南节度使，道兴元，而兄子守亮方领节度，阴勒利州刺史覆瑰舟于江，宗属宾客皆死，以舟自败闻。帝知复恭谋，繇是深衔之。

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守立为天威军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军，人畏之。帝欲斥复恭，惧为乱，乃好谓曰：“卿

家胡子安在？吾欲令卫殿内。”复恭以守立见帝，赐姓李，名顺节，使掌六军管钥，光宠甚。既势钧，遂与复恭争恨相中伤，暴发其私。

复恭常肩舆抵太极殿。宰相对延英，论叛臣事，孔纬曰：“陛下左右有将反者。”帝矍然。纬指复恭。复恭曰：“臣岂负陛下者？”纬曰：“复恭，陛下家奴，而肩舆至前殿。广树不逞皆姓杨，非反邪？”复恭曰：“欲收士心辅天子。”帝曰：“诚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复恭无以对。会纬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长乐坡，斩其旌节，赀贍皆尽，纬仅免。

复恭子守贞为龙剑节度使，守忠洋州节度使，皆自擅贡赋，上书讪薄朝政。大顺二年，罢复恭兵，出为凤翔监军，不肯行，因丐致仕，诏可，迁上将军，赐几杖。使者还，遣腹心杀使者于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营，而子守信为军使，数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谋乱，时顺节遥领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诏与神策军使李守节率卫兵攻复恭，治杀使者罪，帝御延喜楼须之。家人拒战，守信亦率兵至昌化里，阵以待。会日入，复恭与守信举族出奔，遂走兴元。

顺节已斥复恭，则横暴，出入以兵从，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状闻。有诏召顺节，辄以甲士三百入，至银台门，何止之，景宣引顺节坐殿庑，部将嗣光审出斩之，从者大噪，出延喜门，剽永宁里，尽夕止。贾德晟与顺节皆为天威军使，顺节诛，颇嗟愤，重遂亦奏诛之。于是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华州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同劾守亮纳叛臣，请出兵讨罪，军饷不仰度支。茂贞请假山南招讨使。宦尹惜类执不可，帝亦谓茂贞得山南必难制，诏两解之。茂贞劾复恭自谓隋诸孙，以恭帝禅唐，故名复恭，逆状明白，且请削守亮官爵。遂擅与行瑜出讨，自号兴元节度使，诋宰相书，慢

悖不臣。帝为下诏，令茂贞、行瑜讨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复恭、守亮、守信奔阆州，茂贞以子继密守兴元。诏吏部尚书徐彦若为凤翔节度使，而以茂贞帅兴元，不拜，请继密为留后。帝不得已，授以节度使，自是茂贞始强大。

复恭与守亮等自阆州将北奔太原，趋商山，至乾元，为韩建逻士所禽，即斩复恭、守信，槛车送守亮京师，梟首长安市。茂贞上复恭与守亮书曰：“承天门者，隋家旧业也，儿但积粟训兵，何进奉为？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废定策国老，奈负心门生何！”门生，谓天子也，其不臣类此。假子彦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为申雪，诏复官爵。

刘季述者，本微单，稍显于僖、昭间，擢累枢密使。杨复恭之斥，帝以西门重遂为右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时李茂贞得兴元，愈跋扈不轨，宰相杜让能与内枢密使李周讵童及重遂谋诛之，乃兴师，以嗣覃王戒丕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牟岁副之。茂贞引兵迎壁螯屋，薄兴平，王师溃。遂逼临皋以阵，暴言让能等罪，京师震恐，帝坐安福门，斩重遂、周讵童以谢茂贞，更以骆全瓘、刘景宣代为两中尉。乾宁二年，茂贞与王行瑜、韩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师讨茂贞，次渭北。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奔京师，谓景宣等曰：“沙陀十万至矣，请奉天子出幸避其锋。”景宣方与茂贞睦，故全瓘与凤翔卫将阎圭共胁帝狩岐，王行实及景宣子继晟纵火剽东市，帝登承天门，矢著楼阖。帝惧，暮出莎城，士民从者数十万。至谷口，人曷死十三，夜为盗掠，哭声殷山。徙驻石门。茂贞恐，乃杀全瓘、景宣及圭自解。天子还京师，以景务脩、宋道弼代之，俄专国。宰相崔胤恶之，徐彦若、王抟惧祸不解，稍抑胤以和北军。胤怒，劾抟党宦竖，不忠，罢去，俄赐死；流道弼驩州，务脩爱州，并死灞桥；逐彦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为左右中尉，

疾胤尤甚。

时帝嗜酒，怒责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内医工车让、谢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宫中不可妄处人。帝不纳，诏著籍不禁。由是疑帝与有谋，乃外约硃全忠为兄弟，遣从子希正与汴邸官程岩谋废帝。会全忠遣天平节度副使李振上计京师，岩因曰：“主上严急，内外惴恐，左军中尉欲废昏立明，若何？”振曰：“百岁奴事三岁郎主，常也。乱国不义，废君不祥，非吾敢闻。”希正大沮。帝夜猎苑中，醉杀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门不启。季述见胤曰：“宫中殆不测。”与仲先率王彦范、薛齐偓、李师虔、徐彦回总卫士千人毁关入，谋所立，未决。是夜，宫监窃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矫皇后令曰：“车让、谢筠劝上杀人，襁塞灾咎，皆大不道。两军军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陈兵廷中，谓宰相曰：“上所为如此，非社稷主，今当以太子见群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对。季述卫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军及十道邸官俞潭、程岩等诣思玄门请对，士皆呼万岁。入思政殿，遇者辄杀。帝方坐乞巧楼，见兵入，惊堕于床，将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钁杖画地责帝曰：“某日某事尔不从我，罪一也。”至数十未止。皇后出，遍拜曰：“护宅家，勿使怖，若有罪，惟军容议。”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瞽，倦于勤，愿奉太子监国，陛下自颐东宫。”帝曰：“昨与而等饮甚乐，何至是？”后曰：“陛下如军容语。”宫监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军容一心辅持，请上养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监国。”岩等皆呼万岁。后以传国宝授季述，就帝辇，左右十余人，入囚少阳院。季述液金以完鐻，师虔以兵守。太子即位于武德殿，帝号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东宫官属三品赐爵一级，四品以下一阶，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

群臣加爵秩厚赐，欲媚附上下。改东宫为问安宫。季述等皆先诛戮以立威，夜鞭笞，昼出尸十辇，凡有宠于帝，悉榜杀之。杀帝弟睦王。师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动静辄白季述。帝衣昼服夜浣，食自窦进，下至笔纸铜铁，疑作诏书兵器，皆不与。方寒，公主嫔御无衾纩，哀闻外廷。

胤告难于硃全忠，使以兵除君侧，全忠封胤书与季述曰：“彼翻覆，宜图之。”季述以责胤，胤曰：“奸人伪书，从古有之，必以为罪，请诛不及族。”季述易之，乃与盟。胤谢全忠曰：“左军与胤盟，不相害，然仆归心于公，并送二侍儿。”全忠得书，恚曰：“季述使我为两面人。”自是始离。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废立本计，又遣李奉本赍示太上皇诰，全忠狐疑不决。李振入见曰：“竖刁、伊戾之乱，以资霸者。今阉奴幽劫天子，公不讨，无以令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师与胤谋。是时季述欲尽诛百官，乃弑帝，挟太子令天下。都将孙德昭、董从实盗没钱五千缗，仲先众辱之，督其偿，株连甚众。胤间其不逞，曰：“能杀两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带内蜜丸通意。德昭邀别将周承海，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门待旦。仲先乘肩舆造朝，德昭等劫之，斩东宫门外，叩少阳院呼曰：“逆贼斩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献贼首。”德昭掷仲先头以进，宫人毁扉，出御长乐门，群臣称贺。承海驰入左军，执季述、彦范至楼前，胤先戒京兆尹郑元规集万人持大梃，帝诰季述未已，万梃皆进，二人同死梃下，遂尸之。两军支党死者数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军，收传国玺。齐偓死井中，出其尸斩之。全忠槛送岩京师，斩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检校太保、静海军节度使，从实检校司徒、容管节度使，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氏李，曰继昭，曰彦弼。承海亦检校司徒、邕管节度使，

视宰相秩。皆号“扶倾济难忠烈功臣”，图形凌烟阁，留宿卫凡十日乃休，竭内库珍宝赐之。当时号“三使相”，人臣无比。

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枢密使立侍，得与闻，及出，或矫上旨谓未然，数改易烧权。至是，诏如大中故事，对延英，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毕，案前受事。师虔请于屏风后录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许，下诏与徐彦回同诛。

韩全海、张彦弘者，皆不知所来，并监凤翔军。全海入为内枢密使。刘季述之诛，崔胤、陆扆见武德殿右庑，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乱，臣请主神策左军，以扆主右，则四方藩臣不敢谋。”昭宗意不决。李茂贞语人曰：“崔胤夺军权未及手，志灭藩镇矣。”帝闻，召李继昭等问以胤所请奈何，对曰：“臣世世在军，不闻书生主卫兵。且罪人已得，持军还北司便。”帝谓胤曰：“议者不同，勿庸主军。”乃以全海为左神策中尉，彦弘为右，皆拜骠骑大将军，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胤怒，约京兆郑元规遣人狙杀之，不克。全海等知胤必除己乃已，因讽茂贞留选士四千宿卫，以李继筠、继徽总之。胤亦讽硃全忠内兵三千居南司，以娄敬思领之。韩偓闻岐、汴交戎，数谏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为召邪？”胤不对。议者知京师不复安矣。

全海、彦弘及彦弼合势恣暴，中官倚以自骄，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请尽诛之。全海、彦弘见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诏囊封奏事。宦人更求丽姝知书者数十人，侍帝为内讠问，由是胤计多露。

始，张浚判度支，杨复恭以军费乏，奏假盐曲一岁入以济用度，遂不复还。至胤，乃白度支财尽，无以禀百官，请如旧制。全海撻李继筠诉军中匮甚，请割三司隶神策。帝不能却，

诏罢胤领盐铁，胤衔之。

全海等惧帝诛己，与继海、彦弼、继筠交通谋乱。帝问令狐涣，涣请召胤及全海等宴内殿和解之。韩偓谓：“不如显斥一二柄臣，许余人自新，妄谋必息。不然皆自疑，祸且速，虽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是时全忠并河中，胤为急诏令入朝，又诒书曰：“上反正，公之力，而凤翔入朝，引功自归。今若后至，必先见讨。”全忠得诏，还汴，悉师讨全海。帝以为忠，又欲其与茂贞同功，即诏并力。令胤诒二镇书，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万，威震关中。全海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胁陛下幸关东，将谋传禅。臣不忍见高祖天下移他姓，愿至凤翔，合义兵讨元恶。”帝未许，方在乞巧楼，全海急，即火其下，帝降楼，乃决西幸。彦弼等以帝未即驾，愈諄，宫中禁索苛亟，帝与后相视泣，宫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开化坊依胤第自固，闭无留家。凤翔军与左神策兵阵大衢，长乐门外若丘墟然。于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时彦弼先入凤翔，全海逼帝出，惟皇后、诸王数百骑为卫，帝绣袍、涂金帽，以右神策军从，实天复元年十一月壬子。全海等遂火宫城，继海、彦弼欲劫百官从天子，李德昭等按兵卫之，乃得免。茂贞以帝居盩厔。

全忠取华州，下令自释曰：“吾被诏及得宰相书令入朝，既至，皆伪也。逆臣全海震惊天子，胁乘舆出迁，暴露草莽，吾当入对言状。”时公卿皆在长安，数日不闻朝廷敕画。胤使王溥见全忠曰：“上犹在盩厔，公宜亟进。”群臣卢知猷等奏记全忠，请西迎天子，答曰：“进则似胁君，退则负国，然敢不勉？”胤率百官迎全忠灊桥，入舍长安一昔而西。

茂贞闻全忠至，以帝入凤翔，从臣才三四人。全忠遣杨达、裴铸入凤翔，奉表天子。汴部将康怀英袭破李继昭于武功，禽

馘六千级。全海惧，请教于李克用。克用遗全忠书，劝执崔胤，洗海内谤，全忠不答，进屯凤翔东偏。茂贞登城喻语曰：“天子厌灾于此，谗人误公来，公当入覲。”全忠曰：“宦官胁惊乘舆，吾以兵问罪，迎上东还。王非同谋者，尚何所言？”明日，围凤翔，茂贞不出。帝遣中人诏全忠班师，不奉诏。使者再往，全忠听命，引兵攻邠州，李继徽婴城三日乃降。质其妻，复使继徽守，回壁三原。胤与郑元规至三原，邀说全忠。全忠亦自闻茂贞将战，徙营渭北，据高原，战不胜。全忠夜入盩厔，拔蓝田，复屯三原。

时李克用攻慈、隰，救凤翔，全忠还河中。克用部将李嗣昭战数不利，全忠取晋、汾二州，嗣昭遁还河东。全忠曰：“此茂贞所倚，今败矣，何能久乎？”胤复说全忠曰：“宦竖谋拥帝入蜀。”且泣。全忠执其手，乃定计迎天子。会硃友宁败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万与茂贞决战，岐兵败，仆尸万馀，茂贞帐下八百人就缚，乃婴城，自夏迄冬，兵连不能解，胜败略相偿。援军十馀壁，数为全忠扰袭，不得进，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凤、郾、坊、成、陇等州，间劫钞以佐军饷，故能不乏。茂贞疑帝与全忠有密约，增甲士守宫殿。

初，帝至凤翔，有鸦数万栖殿树，谓之神鸦。俄而鸦不来，人以为恐。全海等小人既势窘，更相怨疾，不复远虑。时财用窳短，帝辍所御膳赐全海等，三让，帝曰：“难得时欲同味耳。”茂贞食鲋美，帝曰：“此后池鱼。”茂贞曰：“臣养鱼以候天子。”闻者皆骇。

于是全忠军攻东城，焚桥麇战，部将李继宠出降，茂贞惧，密图诛中官以纾难。先遗书曰：“祸乱之生，全海首之。变兴仓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惧它盗冯陵。公既志辅社稷，请奉乘舆还宫，仆愿以敝赋从。”全忠然许，然军稍薄城，大

讠虐者三，岐军皆投堑，无斗意。帝召茂贞、全海、彦弼及宰相苏检、李继岌、继忠议，和已决，中官复沮罢。它日，帝召茂贞等曰：“十六宅诸王日奏馁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间日食，今又将竭，奈何？”皆不敢对。有卫士十余人叩左银台门，遮全海骂曰：“破一州，饿死者十万，徒以军容数人耳！”全海诣茂贞叩头诉，茂贞谢曰：“士伍亦何知？”复诉于帝，帝不许。李继昭见全海曰：“昔杨军容破杨守亮一族，今骠骑复破吾族乎？”骂之，乃出降。宦竖数传援军至，皆相贺，百姓笑曰：“给我乎！”

是时，全忠合四镇兵十馀万，营垒相属，昼夜攻。外兵诟守者曰：“劫天子贼”，守者亦诟外曰“夺天子贼”。诸镇见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师，唯青州节度使王师范取兖州，袭华州，李克用攻晋州以为援。全忠惧，围益急。全海等素譎险，常为全忠、胤所惮，乃请先杀之，以迎天子。帝既恶宦人胁迁，而茂贞又其党，全忠虽外示顺，终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汉，依赵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计归全忠，以纾近祸。

三年正月，茂贞请遣使谕全忠军，诏崔构挟中人郭遵诲往，既行，又命宫人宠颜驰见全忠，谕密旨，乃以蒋玄晖入卫。二日，茂贞独见，至日旰，全海、彦弘恨甚，逮食，不能捉匕，自见势去，计无所用，垂头丧气。帝召韩偓见东横门，执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恶，馀以次诛矣。”于是内养八辈候廷中授命，每二辈以卫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海、彦弘、易简、敬容皆死。即诏第五可范为左军都尉，王知古、扬虔朗为枢密使，知古领上院，虔朗领下院。继筠、继海、彦弼皆伏诛，茂贞取其辎重。是夜，诛内诸司使韦处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内布囊，诏蒋玄晖、学士薛贻矩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舆东者，既斩之矣。”全忠大喜，遍告军中，以姚洎为岐、汴通

和使。全忠诒茂贞书曰：“宦者乘陴詈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贞惧，复诛小使李继彝等十人，于是开垒门。全忠犹攻北垒，帝遣宠颜赐御巾箱宝器，使罢兵，又捕杀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诛党与百余人。

天子入全忠军，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传呼彻三仗，有诏释全忠罪，使朝服见。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将相，勤王无状，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呜咽，命韩偓起之，解玉带以赐，召之食。帝顾卫兵，或有愤发者，因履系解，目全忠：“为吾系之。”全忠跪结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动。是夜，帝三召，皆辞，硃友伦以兵卫帝。

李克用引军去，帝还京师。胤、全忠议，尽诛第五可范等八百余人于内侍省，哀号之声闻于路，留单弱数十人，备宫中洒扫。胤以镇人性谨厚，即诏王镕择五十人为敕使，内诸司宦官主领者皆罢。于是追诸道监军，所在赐死，其财产籍入之。诏以中官胁迁状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镇，罢监军院，咸视国初故事，以三十人为员，衣黄衣，不得养子。内诸司皆归省若寺，两军内外八镇兵悉属六军。全忠还汴州，帝以第五可范等无辜，颇悼之，为文以祭。自是宣传诏命，皆以宦人。

始，刘季述专废立，中人皆与闻。帝反正，诛季述及薛齐偓数族而已，馀贷不问；又悔之，后稍稍诛夷，群宦浸不安。时帝惩幽辱，能励心庶政，数召见群臣问治道，有志中兴，而全海、胤争权，外召强臣，劫本朝以相吞噬，卒用关东军穷讨暴诛，君侧虽清，而全忠势遂张，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祸本于全海、彦弘云。

赞曰：袁绍诛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汉；崔丞相血军容甘心焉，而硃温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内攘奸人，则大臣专，王室卑矣。汉、唐相去五百岁，产乱取亡犹蹈一辙，非天所废，

新唐书

·2839·

而人谋洄刺乃然邪！

## 卷第二百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 酷吏

太宗定天下，留心听断，著令：州县论死三覆奏，京师五覆奏。狱已决，尚芋然为彻膳止乐。至晚节，天下刑几措。是时州县有良吏，无酷吏。

武后乘高、中懦弱，盗攘天权，畏下异已，欲胁制群臣，榴翦宗支，故纵使上飞变，构大狱。时四方上变事者，皆给公乘，所在护送，至京师，稟于客馆，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以劝天下。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纓若狗豚然，至叛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鯁贵强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帟闼，而天命已迁，犹虑臣下弗惩，而六道使始出矣。

至载初，右台御史周矩谏后曰：“凶人告讐，遂以为常，推劾之吏，以嶮责痛诋为功，凿空投隙，相矜以残，泥耳笼首，枷楔兼暴，拉胁签爪，县发熏目，号曰‘狱持’。昼禁食，夜禁寐，敲扑撼摇，使不得瞑，号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谅，试取告牒判无验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举朝胁息，谓陛下朝与为密，夕与为讎，一罹摄逮，便与妻子决。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狱乃稍息，而酷吏浸浸以罪去。

天宝后至肃、代间，政碎事丛，奸臣作威，渠愆宿狡，颇

用惨刻奋，然不得如武后时敢搏击杀戮矣。

呜呼！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观俊臣辈怵利放命，内怀滔天，又张汤、郅都之土苴云。

索元礼，胡人也，天性残忍。初，徐敬业兵兴，武后患之，见大臣常切齿，欲因大狱去异己者。元礼揣旨，即上书言急变，召对，擢游击将军，为推使。即洛州牧院为制狱，作铁笼梏囚首，加以楔，至脑裂死。又横木关手足转之，号“晒翅”。或纺囚梁上，缢石于头。讯一囚，穷根柢，相牵联至数百未能讫，衣冠气褫。后数引见赏赐，以张其威，故论杀最多。是时来俊臣、周兴踵而奋，天下谓之“来索”。薛怀义始贵，而元礼养为假子，故为后所信。後以苛猛，复受赅，后厌众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铁笼来！”元礼服罪，死狱中。

来俊臣，京兆万年人。父操，博徒也，与里人蔡本善，本负博数十万不能偿，操因纳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天资残忍，喜反覆，不事产。客和州为奸盗，捕送狱，狱中上变，刺史东平王续按讯无状，杖之百。天授中，续以罪诛，俊臣上书得召见，自陈前上琅邪王冲反状，为续所抑。武后以为谅，擢累侍御史，按诏狱，数称旨。后阴纵其惨，胁制群臣，前后夷千馀族。生平有纤介，皆入于死。拜左台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语。

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仁敬、康韦、卫遂忠等，阴啸不逞百辈，使飞语诬蔑公卿，上急变。每搃一事，千里同时辄发，契验不差，时号为“罗织”，牒左署曰：“请付来俊臣或侯思止推实必得。”后信之，诏于丽景门别置狱，敕俊臣等颛按事，百不一贷。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谓入者例皆尽也。俊臣与其属硃南山、万国俊作《罗织经》一篇，具为支脉纲由，咸有首末，按以从事。

俊臣鞫囚，不问轻重皆注醢于鼻，掘地为牢，或寝以匱溺，

或绝其粮，囚至啮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终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杀重囚乃宣诏。又作大枷，各为号：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胆，六、实同反，七、反是实，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后以铁为冒头，被枷者宛转地上，少迁而绝。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惧，皆自诬服。

如意初，诬告大臣狄仁杰、任令晖、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卢献等下狱。俊臣颢以夷诛大臣为功，乃奏囚降制，一问而服者同首，法得减死。仁杰等已论死，待日而决，稍挺之，仁杰乃遣子持帛书称枉。后见愕然，责谓俊臣，对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视，遽假仁杰幘带立西厢，+綝惧俊臣，东视唯唯去，莫敢闻。先是，宰相乐思晦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岁隶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凶惨，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条反状付之，无大小皆如诏。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杰六族皆免。又按大将军张虔勖、内侍范云仙，虔勖不堪枉，讼于大理徐有功，俊臣使卫士乱斫之，云仙自陈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胁息。

久之，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长寿中，还授殿中丞，坐赃贬同州参军事，暴纵自如，夺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为合宫尉，擢洛阳令，进司仆少卿，赐司农奴婢十人。以官户无面首，闻西蕃酋阿史那斛瑟罗有婢善歌舞，令其党告以谋反，而求其婢，诸蕃长数十人，割耳髡面讼冤，仅得解。慕容耀等有异谋，吉项以白俊臣，杀数十族。既欲擅发奸功，即中项以法，项大惧，求见后自直，乃免。俊臣诬司刑史樊戡，以谋反诛，其子诉阙下，有司无敢治，因自剖腹。秋官侍郎刘如璿为流涕，俊臣奏

与同恶，如璿自诉年老而涕，吏论以绞，后为宥死，流汉州。

万岁通天中，上巳，与其党集龙门，题搢绅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谋绳其恶，未发。卫遂忠虽无行，颇有辞辩，素与俊臣善。始王庆诜女适段简而美，俊臣矫诏强娶之。它日，会妻族，酒酣，遂忠诣之，阍者不肯通，遂忠直入谩骂，俊臣耻妻见辱，已命驱而缚于廷，既乃释之，自此有隙，妻亦惭，自杀。简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风旨，简惧，以妾归之。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己，乃有异图，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谋反，因得骋志。遂忠发其谋。初，俊臣屡掎摭诸武、太平公主、张昌宗等过咎，后不发。至是诸武怨，共证其罪。有诏斩于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庆，曰：“今得背著床瞑矣！”争抉目、搥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子馀，家属籍没。

方俊臣用事，托天官得选者二百馀员，及败，有司自首，后责之，对曰：“臣乱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

时有来子珣、周兴者，皆万年人。永昌初，子珣上书，擢左台监察御史，无学术，语言蚩恶，后倚以按狱，多徇后旨，故赐姓武，字家臣。既诬雅州刺史刘行实弟兄谋反，已诛，掘夷先墓，得迁游击将军。常衣锦半臂自异，俄流死爱州。

兴，少习法律，自尚书史积迁秋官侍郎，屡决制狱，文深峭，妄杀数千人。武后夺政，拜尚书左丞，上疏请去唐宗正属籍。是时左史江融有美名，兴指融与徐敬业同谋，斩于市。临刑，请得召见，兴不许，融叱曰：“吾死无状，不赦汝。”遂斩之，尸奋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兴与丘神勣谋反，诏来俊臣鞠状。初，兴未知被告，方对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兴曰：“易耳，内之大甕，

炽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炽火，徐谓兴曰：“有诏按君，请尝之。”兴骇汗，叩头服罪。诏诛神勳而宥兴岭表，在道为讎人所杀。

神勳者，行恭子，为左金吾卫将军。高宗崩，后使害章怀太子于巴州，归罪神勳，下迁叠州刺史，俄复故官，佐俊臣等为惨狱，遂见倚爱。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拜神勳清平道大总管讨之。州人杀王，素服出迎，神勳尽杀之，凡千馀族，即拜大将军。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贫，懒不治业，为渤海高元礼奴，诡很无良。恒州刺史裴贞笞吏，吏积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与贞谋反，付周兴鞠讯，皆夷宗，拜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引与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问君不识字，宜对‘獬豸不学而能触邪，陛下用人安事识字？’”无何，后果问，思止以对，后大悦。天授中，迁左台侍御史，元礼又教：“上以君无宅，必赐所没逆人第，宜辞曰：‘臣疾逆臣，不愿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对，后益喜，恩赏良渥。

思止本人奴，言语佞下，尝按魏元忠，让曰：“亟承白司马，不尔受孟青。”洛阳有白司马坂，将军有孟青棒，即杀琅邪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驴而坠，足絓镫，为所曳者。”思止怒，复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骂曰：“侯思止，欲得我头，当锯截之，无抑我承反。汝位御史，当晓礼义，而曰‘白司马’、‘孟青’，是何物语？非我，孰教尔邪？”思止惊汗，起谢曰：“幸蒙公教。”乃引登床。元忠徐就坐，色不变，狱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为笑，侍御史霍献可数嘲靳之，思止怒以闻，后责献可：“我已用之，何所谓？”献可具奏鄙语，后亦大笑。

来俊臣弃故妻，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请娶赵郡李自

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执不可，曰：“俊臣往劫庆诜女，已辱国，此奴复尔邪？”榜杀之。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以飞变擢游击将军，再迁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竞惨刻。暑月系囚，别为狭室，积蒿施氈罽其上，俄而死；已自诬，乃舍佗狱。每移檄州县，所至震慑。弘义辄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贱时，求傍舍瓜不与，乃腾文言园有白兔，县为集众捕逐，畦蕪无遗。内史李昭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

延载初，俊臣贬，弘义亦流琼州。自矫诏追还，事觉，会侍御史胡元礼使岭南，次襄州，按之，弘义归穷曰：“与公气类，持我何急？”元礼怒曰：“吾尉洛阳，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气类为？”杖杀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为宁陵丞，天授中，由革命举，得召见，自陈：“往讨徐敬业，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武后大悦，授左台监察御史，时号“四其御史”。再迁右台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属省候，弘霸独后入，忧见颜间，请视便液，即染指尝，验疾轻重，贺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当愈。”喜甚。元忠恶其媚，暴语于朝。

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征，不胜楚毒死。后屡见思征为厉，命家人禳解。俄见思征从数十骑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惧，援刀自刳腹死，顷而蛆腐。是时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阳桥久坏，至是成。都人喜。后问群臣：“外有佳事邪？”司勋郎中张元一曰：“比有三庆：旱而雨，洛桥成，弘霸死。”

姚绍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鸾台典仪累迁监察御史。中宗时，武三思烝僭不轨，王同皎、张仲之、祖延庆等谋杀之，事觉，捕送新开狱，诏绍之与左台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尽其情，会敕宰相李峤等同讯，执政畏祸，粗灭无所问。囚呼曰：

“宰相有附三思者。”峤等数附承嘉耳咕嚅，绍之翻然不复顾，即引力士十馀曳囚至，筑其口，反接送狱中。谓仲之曰：“事不谐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状，绍之怒，击折其臂，囚呼天曰：“吾虽死，当诉尔于天！”因裂衫束之，卒诬以谋反，皆论族。

囚等已诛，绍之意岸轩傲，朝野注目，擢左台侍御史。奉使江左，过汴州，廷辱录事参军魏传弓。久之，传弓为监察御史，而绍之坐赃，诏传弓即按。绍之谓扬州长史卢万石曰：“我顷辱传弓，今来按，我死矣。”狱具，得赃五百万，法当死，韦后女弟救请，故减死，贬琼山尉。俄逃还京，万年尉捕击，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员外置。开元中，为括州长史同正，不得与州事，死。

周利贞者，亡其系。武后时调钱塘尉，时禁捕鱼，州刺史饭蔬。利贞忽馈佳鱼，刺史不受，利贞曰：“此阑鱼，公何疑？”问其故，答曰：“适见渔者，禽不获，而有鱼焉，阑得之。”刺史大笑。

神龙初，擢累侍御史，谐附权强，五王等疾之，出为嘉州司马。武三思乱禁中，五王谋诛之，私语崔湜，湜反以其计告三思。五王贬，湜劝速杀之以绝人望，问谁可使，以利贞对。利贞，湜内足也。表摄右台侍御史驰岭外，矫杀敬晖、桓彦范、袁恕己，还，拜左台御史中丞。数为仇人狙报，几不免。

先天初，为广州都督。湜陷刘幽求谪岭表，讽利贞杀之。赖桂州都督王峻护而免。利贞颡事剥割，夷獠苦其残虐，皆起为寇，诏监察御史李全交按问，得赃状，贬涪州刺史。

开元初，诏：“利贞及滑州刺史裴谈、饶州刺史裴栖贞、大理评事张思敬王承本、华原令康韦、侍御史封询行、判官张胜之刘晖杨允卫遂忠公孙琰、廉州司马锺思廉皆酷吏，宜终身忽齿。”寻复授珍州司马。明年，授夷州刺史，黄门侍郎张

廷珪执奏曰：“陛下英断圣明，四海心服。所谓英断，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谓圣明，辨忠邪、信赏罚是也。利贞，宗、武旧党，鉏僂桓、敬，自陛下登宸极，布新政，夺其班级，迁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义士犹以罚轻为望。今锡以殊绂，委以藩维，是绌奸不必行也。”疏入，遂寝。未几，复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还制书曰：“利贞险薄小人，附会三思，倾危朝廷，杀害功臣，人神愤惋，痛毒至今。东都搜掩其家，得金银锦绣，冒违制令，当加重贬。且久据朝廷，捷给便佞，见忠于君者，犹仇讎然。使之入朝则乱国，抚俗则伤人。今擢典要藩，繇六品迁三品，何往日罚之，而今日赏之？”玄宗乃止。

会廷珪罢，起为辰州长史，朝集京师，与魏州长史敬让皆奏事。让，晖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贞希奸臣意，枉杀先臣晖，惟陛下正罚以谢天下。”左台侍御史翟璋劾让不待监引，请行法。玄宗曰：“诉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仪，不可不肃也。”夺让俸三月，复贬利贞邕州长史。未几，赐死梧州。

开元中，又有洛阳尉王钧、河南丞严安之，捶人畏不死，视肿溃，复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贞观时侍中珪孙也。神龙初，为兖州兵曹参军。时张易之诛，而兄昌仪先贬乾封尉，旭辄斩其首送东都，迁并州录事参军。长史周仁轨者，韦后党也，玄宗平内难，有诏诛之，旭不待覆，斩首赍还京师，迁累左台侍御史。

崔湜败，其妇翁卢崇道自岭外逃归东都，为讎家上变，诏旭讯覆。旭广捕亲党，穷极惨楚，当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门生故人，并海内名士，皆絳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与大夫李杰不平，更相齟齬，杰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横，残毒以逞。

官数迁，常兼御史。其为人苛急，少纵贷，人莫敢与忤。每治狱，囚皆逆服。制狱械，率有名，曰“驴驹拔橛”、“犊子县”等，以怖下，又继发以石，胁臣之。时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严酷，取名与旭埒，京师号“三豹”，嵩为赤，全交为白，旭为黑。里间至相诅曰：“若违教，值三豹。”

宋王宪官属纪希虬兄为剑南令，坐赃，旭奉使临讯，见其妻美，逼乱之，因杀其夫，而纳赃数百万。希虬使奴为台佣事旭，旭不知，颇爱任之，奴尽疏旭请求，积数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诉于王，王为上闻，诏劾治，获奸赃不贖，贬龙川尉，恚而死。

吉温，故宰相项从子也。性阴诡，果于事。谄附贵宦，若子姓奉父兄。天宝初，为新丰丞。时太子文学薛巖得幸，引温入见，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罢之。

萧灵为河南尹，御史遣温到府有所讯诘，乃并治灵，不为未擿，右相李林甫善灵，故得免。灵入守京兆尹，而温方调万年尉，不辞，人为寒恐。于是高力士间出就第，灵多私谒，温乃先往，与力士语，执手欢甚，将出，灵通谒，温阳惶恐趋避，力士止之，语灵曰：“吾故人也。”灵揖乃去。它日，到灵府，辞曰：“国家法不敢隳，今而后洗心事公，云何？”灵待尽欢。

林甫与李适之、张垪有隙。适之领兵部，而垪兄均为侍郎，林甫密遣吏撻其铨史伪选六十余人，帝命京兆与御史杂治，累日情不得。灵使温佐讯，温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讯后舍，楚械撈掠，皆呻呼不胜，曰：“公幸留死，请如牒。”乃挺出。诸史迎惧其酷，及引前，不讯皆服。日中狱具，林甫以为能。温尝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

林甫久当国，权{君}天下，阴构大狱，除不附己者。先引温居门下，与钱塘罗希爽为奔走，椎锻诏狱。希爽文深虐，

其舅鸿胪少卿张博济，林甫婿也，以姻家故，自御史台主簿再迁殿中侍御史。初，温因中官纳其出武敬一女为盛王妃，擢京兆土曹参军。

林甫欲摇东宫，左骁卫参军柳勣影会发杜良娣家阴事。温按状，勣以诬诛，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己、卢宁、徐征，悉逮缚论死，尸积大理垣下，家属离窜。初，中书舍人梁涉道遇温，低帽障面。温怒，乃讽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

林甫恶杨慎矜，王鉉飞书言图讖事，委温以狱。初，慎矜客史敬忠与温父善，见温繯葆时。温驰至东都，捕逮杨氏亲属宾客，取敬忠于汝州，铁鑕颈，布蒙面，未尝正视，阴遣吏胁曰：“慎矜狱具，须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贷，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索笔自款，温阳不见，再三请，乃与之，对如温所敕。温谢曰：“丈人毋惧！”乃下拜。慎矜以左证具，欲自诬，而讖不得。御史卢铉索其家，挟讖以入，于是慎矜兄弟皆赐死，株连数十族。

是时，温与希爽相勦以虐，号“罗钳吉网”。公卿见者，莫敢耦语。温推事未穷，而先计赃成奏，乃引囚问，震以烈威，随问辄承，无敢迁，鞭楚未收于壁，而狱具矣。林甫才其为，擢户部郎中兼侍御史。

杨国忠、安禄山方尊宠，高力士居中用事，温皆媚附之。兄事禄山，尝密谗曰：“李右相虽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见遇久，亦不显以官。公若荐我为宰相，我处公要任，则右相可挤矣。”禄山大悦，亟称温才，天子亦忘前语。于是禄山领河东节度，表温自副，并知节度营田、管内采访，总留事，拜雁门太守，知安边铸钱事。以母丧解，禄山表为魏郡太守。杨国忠当国，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禄山敕吏设白细帐于传以候命，庆绪亲御而饯之，温衔其德，故朝廷动

静辄报，不淹宿而知。天宝十三载，禄山入朝，领闲厩使，荐温武部侍郎以为副。

国忠与禄山争宠，而温昵禄山甚，国忠不善也。会河东太守韦陟怨失职，因温以交禄山，遍馈权近，国忠遣人发其状，斥温澧阳长史，其属员锡及陟皆坐贬。明年，温仍坐受赇、夺民马，贬端溪尉。

始，林甫死，希爽出为始安太守，张博济、韦陟、韦诚奢、李从一、员锡皆逗留始安，温既谪，又依希爽以居。国忠奏遣蒋沆临按，希爽擅稽罪人，贬海康员外尉，俄遣使者杀温等五人。温之斥，帝在华清宫，诏从臣曰：“温本酷吏子，朕过用之，故屡构大狱，专威福。今既斥，公属安矣。”

温死五月而禄山反，即伪位，求温子，方十岁，授河南参军以报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礼，尚真定公主，为驸马都尉，貌丰伟，饮酒至斗不乱。器有吏干，然性陷刻乐祸。天宝中，举明经，为万年尉。逾月，擢监察御史，中丞宋浑为东畿采访使，引为判官。浑坐赃败，器亦废，后为奉先令。

安禄山陷京师，器受贼署，守奉先。顷之，同罗背贼，贼将安守忠、张通儒亡去，渭上义兵且数万，器大惧，悉毁贼所署符敕，募众以应之。渭上军败，遂走灵武。素善吕諲，得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肃宗至凤翔，兼礼仪使。二京平，为三司使。器草定仪典，令王官陷贼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抚膺顿首请罪，令刀仗坏之，以示扈从群臣。器既残忍希帝旨，欲深文绳下，乃建议陈希烈、达奚珣等数百人皆抵死。李岷执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厚赏。后萧华自贼中来，因言：“王官重为安庆绪驱胁，至相州，闻广平王宣诏释希烈等，皆相顾愧悔。及闻崔器议刑，众心复摇。”帝曰：“朕几为器所误。”

“后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头若谢罪状，家人问之，曰：“达奚尹诉于我。”三日卒。

毛若虚，绛州太平人。眉长覆目，性残鸷。天宝末为武功丞，年六十馀。肃宗还京师，擢监察御史，以国用大竭，数请陪天下财，巧傅于法，日月有献，渐见识用。大抵核囚，先收家货以定赃，有不满意，摊索保伍姻近，人惧其威，无敢不如约。

乾元中，凤翔七坊士数剽州县间杀人，尉谢夷甫不胜怒，榜杀之。士妻诉李辅国，辅国请御史孙莹穷治，狱久不具，诏中丞崔伯阳与三司参讯，未决。乃使若虚按之，即归罪夷甫。伯阳争甚力，若虚慢拒，伯阳怒，若虚即驰入白于帝。诏姑出，若虚泥诉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虚殿中，而召伯阳。伯阳至，具劾若虚罔上，帝主先语，叱伯阳出，并官属悉贬岭外。李岷颇左右莹等，罢宰相。于是若虚权焰震朝廷，群臣不舒息。寻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贬宾化尉，死。

敬羽，河中宝鼎人。貌寝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补匡城尉，朔方安思顺表为节度府属。肃宗初，擢监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师平，任遇浸显，凶态不能忍，乃作巨枷，号“翻尾榆”，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门牡辄腹；掘地实棘，席蒙上，濒坎鞫囚，不服则挤之坎，人多滥死。迁累御史中丞、宗正卿。

郑国公李遵坐贿下诏狱，羽参按，遵肥而羽瘠，则引遵危坐小床，瘳且仆，遵欲申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赃至数百万。嗣岐王珍谋反，诏羽穷劾，乃悉召支党，环以榜具，囚惶怖，一昔狱成，珍赐死，左卫将军窦如玢等九人皆斩，太子洗马赵非熊等六七人毙杖下，闻者毛竖。

先是，胡人康谦以贾富，杨国忠辅政，纳其金，授安南都

护，领山南东路驿事，吏疾之，诬其通史朝义。羽鞫之，谦须长三尺，明日脱尽，膝腠皆碎，人视之以为鬼，乃杀之。

羽与毛若虚、裴升、毕曜同时为御史，皆暴忍，时称“毛敬裴毕”。未几，升、曜流黔中。宝应初，羽斥道州刺史，诏杀之。羽闻使者至，縗服而逃，吏械之。临死，袖中出牒数番，乃吏相告讐，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无宜寝。”

## 卷第二百一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 藩镇魏博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休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馀年，卒不为王土。

当其盛时，蔡附齐连，内裂河南地，为合从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东，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贼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斧钺钝，含引混贷，照育逆孽，殆为故常。而执事大人曾不历算周思，以为宿谋，方且嵬岸抑扬，自以为广大繁昌莫己若也。呜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顿颠倾而后为之支计乎？且天下几里，列郡几所，自河以北，蟠城数百，角奔为寇，伺吾人憔悴，天时不利，则将与其朋伍骇乱吾民于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壮，不图擒取，乃偷处恬逸，以为后世子孙背胁疽根，此复何也？

议者曰：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桡，外而不拘，犹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为快也？

愚曰：大历、贞元之间，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贷

以法，故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不问，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覲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嫔之。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划大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号，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赵、魏、燕、齐，同日而起，梁、蔡、吴、蜀，蹶而和之，其余混馘轩器，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鉏，小者惠来。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反此，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将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魏博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复乱，更四姓，传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传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廷弼奏反，传六世，有州四。卢龙更三姓，传五世，至刘总入朝，六月，硃克融反，传十二世，有州九。淄青传五世而灭，有州十二。沧景传三世，至程权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灭，有州四。宣武传四世而灭，有州四。彰义传三世而灭，有州三。泽潞传三世而灭，有州五。虽然，迹其由来，事有因藉，地之轻重，视人谋臧否欤！今取擅兴若世嗣者，为《藩镇传》。若田弘正、张孝忠等，暴忠纳诚，以屏王室，自如别传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卢龙人。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隶安禄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卫将军。禄山反，与张忠志为贼前驱，陷河、洛。尝大雪，禄山按行诸屯，至其营，若无人，已而擐甲列卒，阅所籍，不缺一人，禄山异其能，使守颍川。

郭子仪平东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复叛。安庆绪奔鄴，承嗣自颍川来，与蔡希德、武令槲合兵六万，庆绪复振，抗王师。岁馀，史思明乱，承嗣又为贼导，及朝义败，与共保莫州。仆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诈朝义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执贼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间瑒将士。瑒虑下生变，即约降。承嗣诈疾不出，瑒欲驰入取之，承嗣列千刀为备，瑒不得志，承嗣重赂之以免。乃与张忠志、李怀仙、薛嵩皆诣仆固怀恩谢，愿备行间。朝廷以二贼继乱，州县残析，数大赦，凡为贼诖误，一切不问。当是时，怀恩功高，亦恐贼平则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帅河北，赐铁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迁至贝博沧瀛等州节度使，检校太尉。

承嗣沈猜阴贼，不习礼义。既得志，即计户口，重赋敛，历兵缮甲，使老弱耕，壮者在军，不数年，有众十万。又择趨秀强力者万人，号牙兵，自署置官吏，图版税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乱甫平，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雁门郡王，宠其军曰天雄，以魏州为大都督府，即授长史，诏子华尚永乐公主，冀结其心。而性著凶诡，愈不逊。

大历八年，相卫薛嵩死，弟萼求假节，牙将裴志清逐萼，萼以众归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为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誅吏士反，阳言救，实袭取之。帝遣使者谕罢兵，承嗣不奉诏，遣将卢子期取洛州，杨光朝取卫州，胁刺史薛雄乱，不从，屠其家，悉四州兵财以归，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礮、相，遣刘浑从之，阴使从子悦讽诸将诣使者檄面请承嗣为帅，使人不敢诘，于是厚赏请己者。帝乃下诏贬承嗣永州刺史，许一子从，悦及诸子皆逐恶地。诏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成德李宝臣、幽州硃滔、昭义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万犄角进，若承嗣不承命，听在所讨执，以军法从事。

其下霍荣国以磁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卫，筑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将往往携阻，杀数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诸节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众围之，为宝臣所逐，火辎重，归于贝，计益穷，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表请委身北阙下。又使悦与卢子期将万人攻磁州，屯东山。宣慰使韩朝彩等固守，兼训以万骑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时承昭以神策射生继进，入河东垒。诸军进讨，数有功，颇赏，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马、黄金万计劳赉，使人供帐高会。诸军少懈，而正己、宝臣二军会枣强，更相见。会正己军辄引去，忠臣乃弃月垒，济河屯阳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东山袭子期军，自闭壁以骄贼。子期分步骑万人环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进。河东将刘文英、辛忠臣等决战，而成德、幽州兵绕出子期后，于是围解。更阵高原，诸将与承昭夹攻，大战临水，贼败，尸旁午数里，斩九千级、马千匹，执子期及将士二千三百，旗纛器甲鼓角二十万。诸军乘胜进，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举燧，朝彩出锐兵鼓噪薄魏营，斩首五百，悦惊，率馀兵夜走，尽弃旗幕铠仗五千乘。成德将王武俊以子期归宝臣，宝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复徇瀛州，瀛州亦降。得兵万人，粟二十万石，献子期京师，斩之。

天子遣中人劳宝臣，不为礼，宝臣乃贰，反攻硃滔，与承嗣和，承嗣与之沧州。正己又请天子许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谏议大夫杜亚持节至魏受其降，许阖门还京师，赦魏博所管与更始。承嗣逗留不至。其秋，复略滑州，败李勉兵。会李灵耀以汴州叛，诏忠臣、勉、河阳马燧合讨。灵耀求救于魏，承嗣使悦将兵三万赴之，败勉将杜如江、正己将尹伯良，死者殆半，乘胜屯汴北郭，与灵耀合。燧、忠臣逆击，破之，悦脱身

遁，斩获数万。灵耀东走，欲归承嗣，为如江所禽，并魏将常准献京师。明年，承嗣上书请罪，有诏复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复赐铁券。

承嗣盗有贝、搏、魏、卫、相、磁、洛七州，而未尝北面天子。凡再兴师，会国威中夺，穷而复纵，故承嗣得肆奸无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赠太保。

悦，蚤孤，母更嫁平卢戍卒，悦随母转侧淄、青间。承嗣得魏，访获之，年十三，拜伏有礼，承嗣异之，委以号令，裁处皆与承嗣意合。及长，剽悍善斗冠军中，贼忍狙诈，外饬行义，轻财重施，以钩美誉，人皆附之。承嗣爱其才，将死，顾诸子弱，乃命悦知节度事，令诸子佐之。帝因诏悦自中军兵马使、府左司马擢留后，俄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

悦始招致贤才，开馆宇，礼天下士，外示恭顺，阴济其奸。帝晚年尤宽弛，悦所奏请无不从。德宗立，不假借方镇，诸将稍惕息。会黜陟使洪经纶至河北，闻悦养士七万，辄下符罢其四万归田亩。悦即奉命，因大集将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军中久，仰缣廩养父母妻子，今罢去，何恃而生？”众大哭。悦乃悉出家货给之，各令还部，自此，魏人德悦。

及刘晏死，藩帅益惧，又传言帝且东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惧，率兵万人屯曹州，乃遣人说悦同叛。悦因与梁崇义等阻兵连和，以王侁、扈矧、许士则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长春、符璘、康愔为爪牙。建中二年，镇州李惟岳、淄青李纳求袭节度，不许，悦为请，不答，遂合谋同叛。会于邵、令狐峘等表汰浮图，悦乃诈其军曰：“有诏阅军之老疾疲弱者。”繇是举军咨怨。悦与纳会濮阳，纳分兵佐悦。

会幽州朱滔等奉诏讨惟岳，悦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别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杨朝光以兵五千壁卢矐，绝昭义饷

道。悦自将兵数万继进，又使朝光攻临洛将张伾。伾固守，食且尽，赏赐不足，乃饰爱女示众曰：“库廩竭矣，愿以此女代赏。”士感泣，请死战，大破悦军。有诏河东马燧、河阳李芑与昭义军救伾。三节度次狗、明二山间，未进。伾急，以纸为风鸢，高百馀丈，过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营噪迎之，得书言“三日不解，临洛士且为悦食。”燧乃自壶关鼓而东，破卢曠，战双冈，禽贼大将卢子昌而杀朝光，悦遁保洹水。

于是曹俊为贝州刺史，乃承嗣时旧将，果而谋。悦未得志，召问计安出，对曰：“兵法，十则攻，今公以逆干顺，势不敌也。宜留兵万人屯崞口，以遏西师，则举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临洛，粮竭卒老，不见其可。”悦所昵扈矜、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悦不听其言。燧等距悦军三十里，筑垒相望。悦与纳合兵三万，阵洹水。燧引神策将李晟夹攻悦，悦大败，死伤二万计，引壮骑数十夜奔魏，其将李长春拒关不内，以须官军。而三帅顿不进。明日，悦得入，杀长春，持佩刀立军门，流涕曰：“悦藉伯父馀业，与君等同休戚。今败亡及此，不敢图全。然悦久稽天诛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袭，既弗能报，乃至用兵，使士民涂炭。悦正缘母老不能自刭，愿公等斩悦首以取富贵，无庸俱死。”乃自投于地。众怜，皆抱持之曰：“今士马之众，尚可一战，事脱不济，死生以之。”悦收泪曰：“诸公不以悦丧败，誓同存亡，纵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乎？”乃断发为誓，将士亦断发，约为兄弟；乃率富民大家财及府库所有，大行赐与。而李再春及其子瑶以博州降，悦从兄昂以洛州降，燧等受之、悦皆族昂等家。悦自视兵械乏，众单耗，惧，不知所出，复召曹俊与之谋。曹俊为整军完垒以振士气，群心复坚，后十馀日，燧等始进薄城下。

未几，王武俊杀惟岳，而深州降硃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为深、赵二州观察使。武俊恨赏薄，滔怨不得深州，悦知二将可间，乃曠路使王侑、许士则说滔曰：“司徒奉诏讨贼，不十日，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蹙，故王大夫能得逆首。闻出幽州日，有诏破惟岳得其地即隶麾下，今乃以深州与康日知，是朝廷不信于公也。且上英武独断，有秦皇、汉武风，将诛豪桀，扫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袭。又功臣刘晏等皆旋踵破灭，杀梁崇义，诛其口三百馀，血丹汉江。今日破魏，则取燕、赵如牵辕下马耳。夫魏博全则燕、赵安，鄆州尚书必以死报德。且合从连衡，救灾恤患，不朽之业也，尚书愿上贝州以广汤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则夕入贝，惟孰计之。”滔心素欲得贝，即大喜，使侑先还告师期。

先是，诏武俊出恒冀粟三十万赐滔，使还幽州，以突骑五百助燧军。武俊惧悦破，将起师北伐，不肯归粟、马。滔因使王郢说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战，天下无前，故分散粟、马以弱君军。今若举魏博，则王师北向，漳、滏势危。诚能连营南旆，解田悦于倒县，大夫之利也，岂特粟不出窖，马不离厩，又有排危之义，声满天下。大夫亲断逆首，血巖衅衣袖，日知不出赵城，何功于国，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为大夫耻。”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报滔。

于是滔率兵二万屯宁晋，武俊以兵万五千会之。悦恃救至，使康愔督兵与王师战御河上，大败，弃甲走城。悦怒，闭门不内，蹈藉死塹中者甚众。其夏，滔、武俊军至，悦具牛酒迎犒。燧等营魏河西，武俊、滔、悦壁河东，起楼橹营中，两军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赵与张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绝幽、蓟路。

悦重德滔，欲推为盟主而臣之。滔不敢当，乃更议如七国

故事。悦国号魏，僭称魏王，以府为大名府，署子为府留后；以扈耀为留守，许士则为司武，曾穆司文，裴抗司礼，封演司刑，并为侍郎；刘士素为内史舍人，张瑜、孙光佐为给事中，邢曹俊、孟希祐为左右仆射，田晁、高緌为征西节度使，蔡济、薛有伦为虎牙将军，高崇节知军前兵马，夏侯为兵马使。晁以兵数千助李纳守郢。明年夏，滔屯河间，留大将马寔以兵万人戍魏。会硃泚乱，帝出奉天，燧还太原，武俊等皆罢，悦钱之，厚遗武俊、寔，官属皆有赠。

兴元元年，滔自将兵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郢见悦计事曰：“顷大王在重围，孤与赵刻日赴王难以全魏、贝。今秦帝已据关中，孤以步骑十万与回纥趋东都相应接，王能从孤济河，合势以取大梁，孤得西收巩、陕，与秦兵会，天下可定也。则王与赵王永无南虑，为唇齿之国，幸速计之。”是时，悦闻天子已赦罪，复官爵，心不欲行，重遽绝滔，阳遣薛有伦报滔如约。滔大喜，复使舍人李琯申固所言，悦犹豫，许士则谏曰：“冀王勇决权略，一世之雄也，杀怀仙，屠希彩，讫术兄使如京师而夺之权，有恩者诛，同谋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之亲不加泚，勇不加怀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挛匹夫义，出且见禽。彼得魏博，北联幽蓟，南入梁、郑而与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伪许出迎，遣州县具牛酒，至则以事自解，不可顾恩取祸也。”悦然之。先是，武俊阴约悦背滔，使相望。及闻滔要悦西，使田秀驰说悦曰：“闻大王欲从滔度河，为泚掎角，非也。方泚未盗京师时，滔为列国，且自高，如得东都，与泚连祸，兵多势张，返制于竖于乎？今日天子复官赦罪，乃王臣，岂舍天子而北面滔、泚耶！愿大王闭垒不出，武俊须昭义军出，为王讨之。”悦因秀还，具道其谋，而遣曾穆报滔。滔喜，自河间悉师而南，逾贝州，次清河，使人报悦，悦不至。

进屯永济，使王郢等督之曰：“王约出馆陶与大王会，乃济河。悦良久曰：“始约从王，今举军持悦曰：‘魏比困侵掠，供拟屈竭。’以悦日拊循，犹恐人且携间，一日去城邑，朝出夕变，且何归？不然，悦不敢背约。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属裴抗、卢南史报命。滔怒骂曰：“逆虜前日求救，许我贝州，我不取；尊我为天子，我与同为王；教我远来而不出。是贼不击，尚何诛？”乃囚抗等，使马寔取数县，已而释抗还之，悦兵不敢出，遂围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军馈，尽囚诸县官吏，唯清阳不下，滔围之。寔拔清平，杀五百人，俘男女货财去。

于是李抱真、武俊约出兵救魏。会有诏拜悦检校尚书右仆射，封济阳郡王，而给事中孔巢父持节宣劳。始悦阻兵凡四年，狂悻少谋，亟战数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厌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悦与巢父张饮，门阶皆彻卫。至夜分，从弟绪与族人私语曰：“仆射妄起兵，几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谏止之，绪怒，杀谏者，乃与左右逾垣入。悦方醉，寝酣。绪挺刃升堂，二弟谏止，绪斩之，因手刺悦，并杀基母妻。悦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悦命召许士则、蔡济计事，至则杀之。刘忠信者，悦常使防督绪直寝门，绪呼曰：“忠信刺仆射，与扈遯反。”众执之，语曰：“无之。”支已殊绝。

绪字绪，承嗣第六子。悦待诸弟无所间，使绪主牙军，而凶险多过，尝笞勸之。悦于饮食衣服，俭嗇有节，绪常苦不足，颇怨望，故作难。悦既死，惧众不附，以其徒数百将出奔，邢曹俊率众追还。绪乃下令军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赏。”众乃共推绪为留后，归罪扈遯，斩其首以徇。复杀悦亲信薛有伦等数十人，因巢父遣使者听命天子。滔闻悦死，以兵五千合寔军，进攻魏州。寔濒王莽河壁，南距河，东抵博州，杀略

甚众。使人入魏招绪降。绪新篡，而寔围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见滔，滔许与盟。曾穆劝绪绝滔，而绪部分亦定，乃乘城战，武俊、抱真各脩好如悦时。诏即拜绪节度使。寔围魏凡三月，滔败走。

贞元元年，以嘉诚公主降绪，拜驸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赐一子八品官。绪猜忌，杀兄弟姊妹凡数人。兄朝，仕李纳为齐州刺史。或言纳将入之魏以代绪，绪厚赂纳，且召朝，朝以死请不行，乃送之京师，过滑，绪将篡取之，贾耽以兵援接，乃免。

累迁检校尚书左仆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雁门，实封五百户，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赠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贱，公主命为己子，宠冠诸兄。数岁，为左卫胄曹参军、节度副使。绪死时，年十五，匿丧观变，军中推为留后，因授节度使。除丧，加检校尚书右仆射，进位检校司空，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季安畏主之严，颇循礼法。及主薨，始自恣，击鞠从禽，酣嗜欲，军中事率意轻重，官属进谏皆不纳。

会诏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讨王承宗，季安谋曰：“王师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赵，赵诚虏，魏亦虏矣，奈何？”或请以五千骑决除君忧。季安曰：“善，沮军者斩！”时幽州刘济将谭忠适使魏，闻之，入见季安曰：“往年王师取蜀取吴，算不失一，是宰相谋也。今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谁为之谋？此上自为谋，以夸服臣下。若师未叩赵，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谋不及下，且能不耻！既耻且怒，必任智画，仗猛将，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不越魏诛赵；校罪轻重，必不先赵后魏。是上不上，下不下，当魏而来

也。”季安曰：“计安出？”忠曰：“王师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赵，而阴遗赵书曰：‘魏若伐赵，为卖友；魏若与赵，为反君。卖友反君，魏不忍受。执事能弛陴鄣，遗一城，魏得持之献捷天子以为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赵，西得以为臣，不世之利也。’赵不拒君，则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将率兵会王师伐承宗，粮饷自办，取堂阳以报，加太子太保。

有丘絳者，父时宾佐，与同府侯臧争权，季安怒，斥为下县尉，俄召还，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无忌惮，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二，赠太尉。

妻元谊女，召诸将立其子怀谏，最幼，不能事，政决于私奴蒋士则，数易置诸将，军中怒，取田兴为留后，所谓田弘正者，以怀谏归第，杀士则等十余人。季安既葬，送怀谏京师，授右监门卫将军，宠锡蕃渥。绪弟缙、华显于朝。

缙字云长，贞元十年入朝，授左骁卫将军，封扶风郡公。元和中，拜夏绥银节度使。始开元时，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废，缙复城之。王师伐蔡，缙上橐它牛马助军。吐蕃寇丰州，缙设伏邀其归，俘斩过当。入为左卫大将军，李昕代之。昕劾缙盗没军粮四万斛，强取羌人羊马，故吐蕃得乘隙。贬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盐州，贬房州司马。长庆初，终左领军卫将军。华，太常少卿，尚永乐、新都二公主。

田氏自承嗣至怀谏，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祖及父爵皆为王。宪诚始以趨敢从父军，田弘正讨李师道，将先锋兵四千济河，拔城栅，师踵进，乘胜逐北，傅郛堞。师道传首，以功兼御史中丞。

长庆二年，田布之自杀也，军乱且嚣。时宪诚为中军兵马使，颇言河朔旧事以摇其众，众乃逼还府，擅总军务。穆宗以

硃克融、王廷诤奏方盗幽、镇，未有以制，即以节度使授之。宪诚外佞王命，而阴结幽、镇，依以自固。时李驪方乱，私与交通，数助请旄节，城马头，具舟黎阳，示将济师者。会天子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宣慰，宪诚见使者礼倨，言辞悖慢。俄闻斩驪，更恭谨谓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识主，虽日加箠不忍离。”其譎狻类此。进检校司空。

与李全略为婚家，大和中，其子同捷反，潜以粮饷资之。文宗申约，使者相望，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宪诚使大将至京师侦事，作谩言自大，宰相韦处厚折其诈，遣去。宪诚惧，出兵从王师讨之，复遣大将丁志沼率师二万攻德州。时王廷诤奏援同捷，阴诱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永济，兵锐甚，诸镇共御之。宪诚告急，天子诏义武李听进讨。于是志沼与廷诤奏合兵劫贝州，为听所败，奔廷诤奏。沧景平，宪诚不自安，请纳地，进检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听代。

初，宪诚将以族行，惧魏军之留，问策于弟宪忠，宪忠教分相、卫，请置帅，因以弱魏。复请诏听引军声图志沼而假道清河，帝从之。宪诚因欲倚听公去魏，及听次清河，魏人惊，宪忠曰：“彼假道取贼，吾军无负朝廷，何惧为？”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听至，悉出其甲，将入魏，魏军闻之惧，明日尽甲而出。听按军馆陶不进。众谓宪诚卖己，曰：“给我以沽恩耶？”夜攻杀之，并监军史良佐，推何进滔为帅以请，诏赠宪诚太尉，实大和三年。宪诚起，凡七年，死。

何进滔，灵武人，世为本军校。少客魏，委质军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压镇州。承宗使健将以铁冒面，引精骑千馀驰魏壁。进滔率猛士逐之，几获，镇人大惧。从讨李师道，以功兼侍御史。宪诚死，军中传谠曰：“得何公事之，军安矣！”进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当听吾令。”众

唯唯。“孰杀前使及监军者，疏出之。”凡斩九十余人，释胁从者。素服临哭，将吏皆入吊。诏拜留后，俄进授节度使。居魏十余年，民安之。进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成五年死，赠太傅，谥曰定。

子重顺袭。武宗诏河阳李执方、沧州刘约谕朝京师，或割地自效，不听命。时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绾节度大使，以重顺自副，赐名弘敬。帝讨刘稹，加东面诏讨使。弘敬倚稹相唇齿，无深入意，诏因称其事母孝，在军久，宜亟战。弘敬亦自如。及王宰逾乾河攻泽州，天子虑稹起山东兵，命弘敬倚角塞其道，不奉诏。王元逵克邢州，攻上党，弘敬不得已，乃出师。未几，宰统陈许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惧，乃进战，拔平恩，诏检校尚书左仆射。泽潞平，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懿宗初，兼中书令，封楚国公。咸通七年死，赠太师。

子全暉袭，明年，拜节度使。平庞勋，以功迁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母丧，纳所赐节，愿行丧，诏不许。全暉年少好杀戮，下有小罪，鲜纵赏，人人危惧。后军中相传唆减粮帛，众遂叛，全暉单骑遁，众推韩君雄以总军事，而杀全暉，实咸通十一年。诏赠太保。

自进滔至全暉，凡三世，四十二年。

懿宗更以普王为大使，擢君雄留后。君雄，魏州人。不五月，进副大使，三迁检校司空。僖宗即位，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赠太尉。

子简，袭留后。俄授节度使，进累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乱，简恃强完，欲拓地，观望非常。时诸葛爽为黄巢守河阳，简攻之，爽走，即戍以兵，以略邢、洛而归。东攻郟，郟将曹存实出战，败死，其将硃宣率众以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复取河阳。简还攻之，爽迎击

新乡，简大败，乐彦禎以一军先还，简奔归，疽发背死。彦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彦禎者，亦魏人。简时，历博州刺史，下河阳有功，迁澶州。魏人立之，诏检校工部尚书，领留后，进节度使，累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彦禎喜儒术，引公乘亿、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愲之乱，彦禎使山甫往见镇州王镕，欲合幽、邢、沧诸镇同盟拒贼，镕厚谢，卒不克。彦禎见王室微，颇骄满不轨，大兴其众，城魏周八十里，一月毕，人怨其残。子从训，资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五百人，号“子将”，出入卧内，军中藉藉恶之。从训惧，易服奔近县，彦禎即以为六州指挥使、相州刺史，犂兵械泉布，迹接于道，军中益贰。彦禎常梦解佩带覆而行，既寤，曰：“此神告我，下将有背乎？”已而军乱，果囚彦禎，迫为桑门，寻杀之，推大将赵文 弁总留后。

从训求救于硃全忠，全忠为起师，次内黄。从训自相州以军三万傅城，文 弁不敢出，众惧，杀之，更推罗弘信帅军。弘信出战，从训败，裒馀众壁洹水，弘信遣将程公佐击斩之，梟首军门，实文德元年。彦禎起，凡七年。

罗弘信，字德孚，魏州贵乡人。善骑射，状貌雄伟。为裨将，主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头老人使谢君，君当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 弁死，众曰：“孰愿主吾军者？”弘信辄曰：“神命我矣！”众环视，以为宜，遂立之。诏擢知留后，再迁节度使，加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豫章郡公。

硃全忠讨黄巢，饷粟三万斛、马二百匹。秦宗权乱，复诏弘信以粟二万斛助军，未输，检校工部尚书雷鄴来责粟，弘信素胁于牙军，擅杀鄴。全忠以檄谯让，弘信不敢报。大顺初，

全忠讨太原李克用，遣将赵昌嗣见弘信假粮马；又议屯邢、洛，假道相、卫，弘信不纳。全忠使丁会、庞师古、葛从周、霍存等引万骑度河，弘信壁内黄，凡五战皆败，禽大将马武等，乃厚币求和。方全忠图河北，欲结纳弘信，乃还兵。

全忠攻克郓，硃宣求援于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请道屯莘，其下侵魏刍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镇、定兵营河曲，搃魏、滑路，弘信驰告全忠，请禁游舸，绝往来。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给，自将至滑州。弘信来告曰：“魏人未动者，正欲缓图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将李瑋救宣，复壁莘，弘信厌其暴，而瑋沟垒自固。全忠遣使谓曰：“晋人志并河朔，师还，为公忧之。”弘信乃攻瑋，告全忠师期，全忠将趋滑为援，次封丘，而弘信已破瑋。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将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数求战，言不敢出，全忠以葛从周代将。从周为暗袭，每克用兵至，辄出精卒薄战，必捷。克用逾洹西北挑战，从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然侵魏不已，大战白龙潭，弘信败，克用追薄魏门而还。弘信乃乞师全忠，全忠遣将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其偏。光化元年，如全忠告亟。全忠复遣葛从周将兵追蹙，拔洛州，执其刺史邢行恭；复攻邢，马师素自拔走；遂围磁州，袁奉韬自杀。不五日，取三州，斩首二万级，禽其将百余人，自是克用兵不出。

始全忠亟讨兗郓，惧弘信贰，故岁时赂遗良厚。弘信每有馈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为厚己，故推心焉。

进累检校太师，守侍中，徙临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赠太师，追封北平王，谥曰庄肃。子绍威袭。

绍威字端己。少有英气，性精悍，吏事明办。既领留后，

昭宗即诏嗣父节度，加累检校太尉，号“忠勤宣力致圣功臣”。幽州刘仁恭引兵攻镇、冀，遂掠魏，绍威告急于全忠，全忠自将与仁恭战内黄，日中，大破之，斩首三万级。葛从周方守邢，亦败其众于魏县。仁恭以众十万陷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内黄，从周悉军入魏。仁恭攻魏，从周以五百骑出斗，谓门者曰：“前有强敌，不可易。”命阖扉。士死战，执仁恭将二人。仁恭使别将攻内黄，为思安所败。从周乘胜破八壁，追北至临清。仁恭乃还沧州，与李克用图魏。绍威与全忠连兵伐沧州，从周攻拔德州，进薄浮阳。仁恭以兵至，监军蒋玄晖请须其入壁，食尽可取。从周曰：“兵在机，机在上将，岂监军所知！”逆战老鸦堤，破之，斩首五万，获其将百余人。又战唐昌范桥，六遇辄胜。仁恭约和，乃还。绍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全忠迁帝洛阳，命诸镇治宫阙，而绍威营太庙，加侍中，封鄴王。

魏牙军，起田承嗣募军中子弟为之，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悍骄不顾法令，宪诚等皆所立，有不嫌，辄害之无噍类。厚给禀，姑息不能制。时语曰：“长安天子，魏府牙军。”谓其势强也。绍威惩曩祸，虽外示优假，而内不堪。俄而小校李公佺作乱，不克，奔沧州。绍威乃决策屠翦，遣杨利言与全忠谋。全忠乃遣苻道昭将兵合魏军二万攻沧州，求公佺，又遣李思安助战，魏军不之疑。绍威子，全忠婿也，会女卒，使马嗣勋来助葬，选长直千人纳盟器，实甲以入。全忠自滑济河，声言督沧景行营。绍威欲出迎，假锐兵以入，军中劝毋出而止。绍威遣人潜入库，断纆解甲，注夜，将奴客数百与嗣勋攻之，军趋库得兵，不可战，因夷灭凡八千族，闔市为空。平明，全忠亦至，闻事定，驰入军。魏兵在行者闻变，于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县，分据贝、澶、卫等六州。仁遇自称魏博留后，全忠解沧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众走，为游骑所获，支解之，

进拔博、澶二州。李重霸走，俄斩其首，相、卫皆降。

绍威虽除其偏，然势弱，为全忠牵制，比州刺史矣，内悒悒悔恨。全忠兵在沧州，绍威主馈饩，自鄴至长芦五百里，不绝于道。全忠还，绍威建元帅行府，极土木壮丽，全忠大悦。绍威间说曰：“邠、岐、太原皆狂譎，以复唐室为言。王宜自取神器，专天下之望。”全忠归，乃受禅。

绍威多聚书，至万卷。江东罗隐工为诗，绍威厚币结之，通谱系昭穆，因目己所为诗为“偷江东集”云。

赞曰：田承嗣几禽矣，李宝臣怒承倩而释魏。建中之际，三将军持锐躡血，功无成者。四叛连势，兵结难作，天子不能守宗庙。传及弘正，去污入朝，数年复乱，唐终不得魏。与夫竖刁乱齐，孰为轻重？

## 卷第二百二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 藩镇镇冀

李宝臣字为辅，本范阳内属奚也。善骑射。范阳将张锁高畜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为卢龙府果毅，常觜虜阴山，追骑及，射六人尽殪，乃还。为安禄山射生，从入朝，留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禄山反，遁归，更为禄山假子，使将骁骑十八人，劫太原尹杨光翽，挟以出，追兵万馀不敢逼。又督精甲军土门，以扼井陘。事安庆绪为恒州刺史。九节度师围相州也，忠志惧，归命于朝，肃宗即授故官，封密云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复叛，勒兵三万固守，贼将辛万宝屯恒州相犄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义，使裨将王武俊杀万宝，挈恒、赵、深、定、易五州以献。雍王东讨，开土门纳王师，助攻莫州。朝义平，擢礼部尚书，封赵国公，名其军曰成德，即拜节度使，赐铁券许不死，它赉与不赉，赐姓及名。于是遂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地，马五千，步卒五万，财用丰衍，益招来亡命，雄冠山东。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相姻嫁，急热为表裹。先是天宝中，玄宗冶金自为象，州率置祠，更贼乱，悉毁以为赉，而恒独存，故见宠异，加赐实封。

始，宝臣与正己素为承嗣所易。其弟宝正，承嗣婿也，往依魏，与承嗣子维击球，马骇，触维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宝臣，宝臣谢教不谨，进杖，欲使示责，而承嗣遂鞭杀之，由

是交恶。乃与正己共劾承嗣可讨状。代宗欲其自相图，则势离易制，即诏宝臣与硃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己与滑亳、河阳、江淮兵攻其南。师会枣强，椎牛飨军，宝臣厚赐士，而正己颇馘，军怨望，正己惧有变，即引去。惟滔、宝臣攻沧州，历年未下，击宗城，残之，斩二千级。承嗣弟廷琳方守贝州，遣高嵩岩将兵三千戍宗城，宝臣使张孝忠攻破之，斩嵩岩，逸所执将四十余人。会王武俊执贼大将卢子期，遂降洺、瀛。当是时，河南诸将败田悦于陈留，正己取德州，欲颇穷讨。承嗣惧，乃甘言给正己，正己止屯，诸军亦莫敢进。

于是天子遣中人马希倩劳宝臣，宝臣归使者百缣，使者悲，抵诸道，宝臣顾左右愧甚。诸将已，独武俊佩刀立所下，语之故。武俊计曰：“赵兵有功尚尔，使贼平，天子幅纸召置京师，一匹夫耳。”曰：“奈何？”对曰：“养魏以为资，上策也。”宝臣曰：“赵、魏有衅，何从而可？”对曰：“势同患均，转寇讎为父子，咳唾间耳。硃滔屯沧州，请禽送魏，可以取信。”宝臣然之。

先是，承嗣知宝臣少长范阳，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教望气者云有王气。宝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作伴入幽燕。”“帝”谓宝臣与正己为二。而阴使客说曰：“公与滔共攻沧，即有功，利归天子，公于何赖？诚能赦承嗣罪，请奉沧州入诸赵，愿取范阳以报。公以骑前驱，承嗣以步卒从，此万全势也。”宝臣喜得沧州，又见语与讖会，遂阴交承嗣而图幽州，承嗣陈兵出次以自验，宝臣谬谓滔使曰：“吾闻硃公貌若神，愿绘而观可乎？”滔即图以示之。宝臣置图射堂，大会诸将，熟视曰：“信神人也！”密选精卒二千，夜驰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时二军不相虞，忽闻变，滔大骇，战瓦桥，败，衣佗服得脱，禽类滔者以归承嗣。承嗣知衅成，还军入堡，使人谢宝臣曰：“河内方有

警，未暇从公。石讖，吾戏为耳！”宝臣惭而还。俄进封陇西郡王，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

宝臣晚节尤猜忌，自顾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杀骨鯁将辛忠义、卢俶、许崇俊、张南容、张彭老等二十余人，籍入其货，众乃携贰。宝臣既贮异志，引妖人作讖兆，为丹书、灵芝、硃草，斋别室，筑坛置银盘、金匱、玉，猥曰：“内产甘露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众莫敢辨者。妖人复言：“当有玉印自天下，海内不战而定。”宝臣大悦，厚赉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诛，诈曰：“公饮甘露液，可与天神接。”密置堇于液，宝臣已饮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诛杀妖人，时建中二年也。遗表请以惟岳领军，诒书执政谗家事，归节于朝，诏赠太傅。

惟岳少为行军司马、恒州刺史，宝臣死，军中推为留后，求袭父位，帝不许。趣护丧还京师，以张孝忠代之。田悦为请，不听。遂与悦、李正己谋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专画反计。府属邵真泣曰：“先公位将相，恩甚厚，而大夫违命纒经中，愚固惑焉。魏近且与国，不可遽绝，绝之速祸，请厚礼遣其使，徐更图之；齐远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师，且请致讨。上嘉大夫忠，所请宜许。”惟岳寤，使真作奏。震与将吏议不可，惟岳又从之。其舅谷从政，豪俊士也，切谏不纳。

于是张孝忠以易州归天子，天子诏硃滔与孝忠合兵讨惟岳，尽赦吏士，购惟岳首有赏。惟岳与滔战束鹿，大奔。遂围深州。明年正月，率兵万余，使王武俊争束鹿，田悦亦遣孟祐来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阵，师却。滔绩帛为豸，使壮士百人蒙以噪，趋惟岳军，马骇军乱，因大败，火其营去。于是深州日急，悦亦婴城矣。惟岳惧，召真议遣使诣河东马燧，令其弟惟简见帝，斩大将谢罪，以兵属郑诜，身朝京师。孟祐知其谋，走告悦，

悦使扈岌来让曰：“敝邑暴兵，本为君索命节，岂为叛逆耶？虽见破于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为后图。今君信邵真谗间，欲归悦之罪，以自湔荡，何负而然！不则遣祐还军，无遗王师禽。若能诛真以徇，请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决，毕华见曰：“大夫与魏盟未久，魏虽被围，彼多蓄积，未可下。齐兵劲地广，裾带山河，所谓东秦险固之国，与相持维，足以抗天下。夫背义不详，轻虑生祸。且孟祐骁将，王武俊善战，前日逐滔，滔仅免，今合两将，破滔必矣。惟审图之！”惟岳见深围未解，畏祐还，乃斩真以谢悦。明日复战，又大败。而康日知举赵州听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将卫常宁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骑八百攻日知。

武俊才雄，素为惟岳忌，及师行，谓常宁曰：“大夫信谗，吾朝不图晏，是行胜与否，吾不复入恒矣！将以身托定州张公，安能持颈就刀乎？”常宁与副李献诚曰：“君不闻诏书乎？斩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观大夫势终为滔灭，若倒戈还府，事实易图，有如不捷，张公可归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谢遵至武俊壁议事，武俊与谋，使内应。至期，启城门，武俊入，杀人廷中，无亢者。乃传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动。武俊使裨校任越牵惟岳出，缢之戟门下，并杀郑诜、他奴等数十人，使子士真传首京师。帝尽赦其府将士，给部中租役三年。

真始事宝臣，掌文记，武俊表其忠，赠户部尚书。其息吕擢冀州长史。

常宁在武俊时用事，为内史监，其后谋乱，诛。

惟岳异母兄惟诚，尚儒术，谦裕，宝臣爱之，使决军事，以惟岳正嫡，固让不肯当。其妹妻李纳，故宝臣请惟诚复故姓，而仕诸郢，为纳营田副使，四为州刺史。

初，惟岳叛，弟惟简以家僮粟士百馀奉母郑奔京师，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简将赴难，谋于郑，郑曰：“尔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尝至京师，兄死于人手。尔入朝，未识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斩关出，道更七战，得及行在。帝见厚抚之，拜太子谕德，讨贼有功。帝徙山南，惟简以三十骑从，夜失道，驰至整屋西，闻中人语，问天子所在，密语曰：“上在此。”帝见之流涕，执其手曰：“尔有母，乃能从朕耶？”对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尘起，帝忧。惟简登高曰：“浑瑊以骑来。”瑊至，遂决趋兴元，惟简前导。及帝还，封武安郡王，号元从功臣，图形凌烟阁，赐铁券。宪宗时，为左金吾卫大将军，长史万国俊夺兴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至是诉于惟简，即日废国俊，以地与民。出为凤翔节度使，市耕牛佃具给农，岁增垦数十万亩。卒，年五十五，赠尚书右仆射。

子元本，轻薄无行。长庆末，与薛浑私侍襄阳公主，事败，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贷死，流岭南。弟铕，好学多识，有儒者风。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武俊甫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宝应初，王师入井陘，武俊谓宝臣曰：“以寡敌众，曲遇直，战则离，守则溃，锐师远斗，庸可御乎！”宝臣遂以恒、定等五州自归，共平馀贼，武俊谋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维川郡王。其子士真，亦沈悍有断，宝臣倚爱，出入帐中，以女妻之。宝臣以疑杀许崇俊等，士真密结左右，故武俊免于难。

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导从才一二，未尝接宾客。惟岳虽内疑，然见其屈损，又惜善斗，未忍杀。

康日知以赵州降，惟岳谋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膂，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真又大夫女弟婿，今事急，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谁使？”乃遣与卫常宁将兵往。因谋执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说以祸福，武俊乃还兵，使人谓惟岳曰：“大夫与齐、魏同恶，今魏兵已败，齐为赵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军且救死。闻有诏召大夫，宜亟归。”惟岳惶遽出，遂缢。即遣其属孟华奏天子。华辩对称旨，德宗擢为兵部郎中，授武俊检校秘书监兼御史大夫、恒冀观察使。

是时，惟岳将杨政义以定降，杨荣国以深降，硃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赐张孝忠，而日知为深赵观察使。武俊怨不得节度而失赵、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结。武俊即缚使者送滔，与之叛。帝闻，诏华谕解，不听。

时马燧、李抱真、李芑、李晟讨田悦，悦方困，武俊、滔救之，屯连篋山。帝诏李怀光督神策兵助讨贼，军就舍，气锐甚，谓燧曰：“奉诏毋养寇，及壁垒未成击之，可灭也。”乃纵兵入滔壁，杀千余人。悦军既屡北，不能阵。怀光缓辔观之，武俊乘其怠，使赵万敌等以二千骑横突，而滔军踵驰，王师乱，相蹈藉死，尸梗河为不流。怀光还走壁。武俊夜决河注王莽渠，断燧饷路。燧计穷，而与滔素姻家，乃遣使谩谢滔曰：“老夫不自量，与诸君遇。王大夫善战，天下无前，吾固宜败，幸公图之，使老夫得还河东，诸将亦罢兵，吾为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阴忌武俊胜且不制，即谓武俊曰：“王师既败，马公卑约如此，不宜迫人以险。”答曰：“燧等皆国名臣，连兵十万，一战而北，贻羞国家，不知何面目见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许之。燧至魏县，坚壁自固，师复振。滔惭谢，嫌隙始构矣。武俊使张钟葵攻赵州，日知斩其首以闻。于是武俊与田悦等擅相王。武俊国号赵，以恒为真定府，

命士真留守兼元帅；以毕华、郑儒为左右内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并为尚书；士则司文侍郎，宋端给事中，王洽内史舍人，张士清执宪大夫，卫常宁内史监，皇甫祝尚书右仆射，馀以次封拜。

建中四年，抱真使客贾林诈降武俊，既见，曰：“吾来传诏，非降也。”武俊色动，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坛建国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忠义，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诸军数表大夫至诚，上见表动色曰：‘朕前误无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谢，朕四海主，毫芒过失，返不得自新耶！’今大夫亲断逆首，而宰相阉于事宜，国家与大夫乌有细故哉？硃滔以利相动，公何取焉？诚能与昭义同心，旷然改图，上不失君臣之义，下以为子孙计。”武俊曰：“仆虏人也，尚知抚百姓，天子固不务杀人以安天下。今山东连兵比战，骨尽遍野，虽胜尚谁与居？今不惮归国，业与诸军盟，虏性朴强，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荡刷之，我首倡归命，有不从者，奉辞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会帝出奉天，抱真将还泽路，悦说武俊、滔踵袭之。林曰：“夫退军，前辐重，后锐师，人心固壹，不可图也。使战胜得地，利归于魏，不幸丧师，赵受其灾。今沧、赵乃故地，故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复激之曰：“公异邦豪英，不应谋中夏。燕、魏幽险，彼王室强则须公之援，削则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赵、魏、燕耳，滔乃称冀，心图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东，大夫当臣事之，否则见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犹不能事，安能臣竖子耶！”乃定计通好抱真，而约马燧盟。

兴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军，黜伪号。诏国子祭酒董晋与中人宣慰，拜检校工部尚书、恒冀深赵节度使，又加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卢龙节度使、琅邪郡王。

是时，滔悉幽、蓟兵与回纥围贝州，将绝白马津，南趋洛，李怀光据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纳方叛，唯李晟军渭上。羽书调发天下十之三，人心惶恐。及田绪杀悦，林复说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会悦死，魏人气闞，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数万，张孝忠将北面事滔，三道连衡，济以回纥，长驱而南，昭义军必保山西，则河朔举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与昭义合兵破之，声振关中，京邑可坐复，天子反正，不朽之业，谁与公参！”武俊大喜，与抱真相闻，自将屯南宫，抱真屯经城，两军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潜会抱真于军，陈说忼慨，抱真亦倾意结纳，约为兄弟，遂俱东壁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战，武俊戒士饱食曰：“军未合，毋妄动！”遣赵琳、赵万敌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票将马寔、卢南史阵而西，李少成引回纥翼之。日中兵接，武俊与子士清引精骑望少成军，抱真次之，滔驰骑二百出武俊东南，乘高鼓噪。武俊使步兵决战，而自以骑当回纥，勒兵避其锐。回纥马怒突而过，未及返，武俊急击，琳等兵亦出，回纥惊，中断，遂先奔。初，滔兵蹙武俊军，不能伤，回纥既却，即欲引还，因器不能止，军大奔，滔走还壁。武俊中流矢，谓抱真曰：“士少衰，盍以骑济师，巢穴可覆也。”抱真使来希皓率劲骑薄滔营，卢玄真乘其后，滔惧，引众去，希皓迫之，武俊邀于隘，滔大败，免者八千人。会夜，各按屯，武俊营滔东北，抱真营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车粮，遁归幽州，火如昼，师大噪，其声殷地。抱真以山东蝗，食少，归于潞，武俊亦还。

会有诏复滔官爵，武俊上还幽州卢龙节度。又诏以恒州为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长史，赐德、棣二州，以士真为观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虽襁褓，悉官之。俄进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得建庙京师，有司供拟。

武俊善射，尝与宾客猎，一日射鸡兔九十五，观者骇伏。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群臣奉慰天子，如浑瑊故事，赠太师。有司谥威烈，帝更为忠烈。土真袭位。

土真，其长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难。既得节度，息兵善守，虽擅置吏，私赋入，而岁贡数十万缗，比燕、魏为恭。元和初，即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年死，赠司徒，谥曰景襄。军中推其子承宗为留后。

始，河北三镇自置副大使，常处嫡长，故承宗以御史大夫为之。及总留事，宪宗久不报，伺其变。承宗数上疏自言。帝闻刘济、田季安俱大病，议更建节度。翰林学士李絳曰：“镇州世相继，人所狃习，惟拒命则讨之。且诸道之赏馈百万士，又燕、魏、淄青，势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财力刑困，宜即诏承宗嗣领。季安等虽病，徐图所宜。定四方有时，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镇分建节度，使承宗岁输赋如李师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诏，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虚出而无当也。不如令使者谕之，无出上意。”帝乃诏京兆尹裴武慰抚，承宗奉诏恭甚，请上德、棣二州，遂以检校工部尚书嗣领节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统德、棣。

昌朝，嵩子也，与承宗故姻家，帝因欲离其亲将，故命之。诏未至，承宗驰骑劫而归，囚之。诏更用棣州刺史田涣为二州团练守捉使，遣中人传诏令归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诏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将左右神策，率河中、河阳、浙西、宣歙兵讨之。赵万敌者，故武俊将，以健斗闻，土真时入朝，上言讨之必捷，令与承璀偕。有诏：“武俊忠节茂著，其以实封赐子土则，毋毁坟墓。”

承璀至军，无威略，师不振。神策大将郾定进号骁将，以禽刘辟功，王阳山郡，至是战北，驰而债，赵人曰：“郾王也”，

害之，师气益折。及吴少诚死，李绛奏：“蔡无四邻援，攻讨势易，不如赦承宗，专事淮西。”帝不听。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市承宗，外自固，内实与之。太常卿权德舆谏曰：“神策兵市井屠贩，不更战阵，恐因劳惮远，溃为盗贼。恒冀骑壮兵多，攻之必引时月，西戎乘间，则禁卫不可顿虚。山东，疥癣也；京师，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师出半年，费缗钱五百万。方夏甚暑水潦，疾疫且降，诚虑有溃烧之变。”又言：“山东诸侯，皆以息自副，人心不远，谁肯为陛下尽力者。又卢从史倚寇为援，誅承璀邀宠利，宜召行营善将，令倍驿驰，度至半道，授以泽潞，而徙从史它镇，破其奸图，然后赦承宗，众情必服。”帝未许。

五年，河东军拔其一屯，张茂昭破之木刀沟；帝患从史诈，卒以计缚送京师；刘济又拔安平。承宗惧，遣其属崔遂上书谢罪，且言：“往年纳地，迫三军不得专，而为卢从史卖以求利，愿请吏入赋得自新。”是时宿师久无功，饷不属，帝忧之。而淄青、卢龙数表请赦，乃诏浣雪，尽以故地畀之，罢诸道兵。昌朝归京师，授右武卫将军。承宗见兵薄境，已而罢，归罪从史，得不诘，自谓计得，警然无顾惮。

七年，军库火，器铠殆尽，杀守吏百余人，不自安。及吴元济反，承宗与李师道上书请宥，教其将尹少卿为蔡游说，见宰相语不逊，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与师道谋，遣恶少年数十曹伏河阴，乘昏射吏，吏奔溃，因火漕院，人趣火所，斗死者十馀辈，县大发民捕盗，亡去不获，凡败钱三十万缗、粟数万斛。未几，张晏等贼宰相元衡，京师大索，天子为旰食。承宗尝疏元衡过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群臣大议，咸请声其罪伐之。诏乃绝承宗朝贡，窜其弟承系、承迪、承荣于远方，以博野、乐寿故范阳地，命归刘总。而所遣盗处处窃发，断建

陵门戟，燔献陵寝宫，伏甲欲反洛阳，不克。承宗数出兵掠邻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诛，帝使率师压境。承宗揣诏旨兵不即进，即肆剽沧、景、易、定间，人苦之。

十一年，诏削爵，以实封赐土平，使奉武俊后。令河东、义武、卢龙、横海、魏博、昭义六节度兵进讨，大抵数十万，环地数千里，以分其势。然营屯离置，主约不得一，故土观望，独昭义邻土美薄贼境，贼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诸父，皆奔京师。士则为神策大将军，闻其叛，请占数京兆，裴度请用为邢州刺史，使隶昭义，以倾赵人。有王怡者，武俊从子，为承宗守南宫，士则招之，约归命，谋泄遇害；子元伯奔还，擢监察御史，诏赠怡尚书左仆射。

明年元济平，承宗大恐，使牙将石泛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请归德、棣二州，入租赋，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感、知信诣阙下请命。前此，帝使尚书右丞崔从赐诏书许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诏复官爵，以华州刺史郑权为横海节度使，统德、棣、沧、景等州，复承宗实封户三百，以所部饥，赐帛万匹。李师道平，奉法益谨，表所领州录事、参军、判司、县主簿、令，皆丐王官。

十五年死，赠侍中。军中推其弟承元为留后。承元不敢世于镇，诏用为义成军节度使，事见本传。

王廷凑，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五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世为裨将。

廷凑生骈胁，沈鸷少言，喜读《鬼谷》、兵家诸书。王承宗时，为兵马使。田弘正至镇州，诏以度支缗钱百万劳军，不时致，廷凑暴其稽以观众心，众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称留后，胁监军表请节。又取冀州，杀刺史王进岌。穆宗怒，以弘正子

布为魏博节度使，率军进讨，仍敕横海、昭义、河东、义武军并力。于是大将王位等谋执廷奏，不克，死者三千余人。会硃克融囚张弘靖，以幽州乱，乃合从拒王师。

有诏议攻讨先后，剑南东川节度使王涯以为“范阳乱非宿谋，可先事镇州，又有魏博之怨，济以晋阳、沧德，犄角而进。夫用兵若斗然，先扼喉领。今瀛莫、易定实贼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闻，间谍不入，此莫胜之策。”帝乃诏义武节度使陈楚闭境，督诸军三道攻。而沧德乌重胤最宿将，当一面。裴度以河东节度使兼幽、镇招抚使，屯承天军。重胤知时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于听受，锐克伐，更以深冀行营节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素结中人，入见帝，大言曰：“贼不足破！”会度逐廷奏兵于会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叔良率诸道兵救深州，战博野，大奔，失所持节，以身免，贬归州刺史。叔良者，将家子，本以附会至灵武节度使，坐不职罢，复阶贵近，帅沧景。廷奏知其怯，故先犯之，师由是败。

当是时，帝赐赉无艺，府帑空，既集诸道兵，调发火驰，民不堪其劳。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万，有司惧不给，置南北供军院。既薄贼鄙，饷道梗棘，樵苏不继，兵番休取刍蒸。廷奏乘间夺转运车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须衣帛，未半道，诸军强取之，有司弗能制。其县师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监军宦人，悉取精粟土自随，疲琐者备行阵，战辄溃。二贼众不过万余，王师统制不一，讫无功。宰相不知兵，为异议摇詆，裁报乖戾，深州围益急。

明年，魏牙将史宪诚叛，田布众溃于南宫。帝不得已，乃赦廷奏，检校右散骑常侍、成德军节度使。会牛元翼出奔，廷奏遂取深州，诏兵部侍郎韩愈慰其军。

廷奏既原，则稍挺，与克融、宪诚深相结，为辅车援。沧

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袭，文宗不许，更授兖海节度使。同捷逆命，乃以珍币子女厚结廷凑，帝虞其变，故授检校司徒。及幽、魏、徐、兖兵讨同捷，廷凑桡魏北鄙以牵制之，而馈沧景馘粮，囚邻道使者不遣。帝怒，诏绝其输贡。于是易定、柳公济战新乐，斩首三千级。昭义刘从谏战临城，败之，引漳注深、冀。有诏：“同捷乱，廷凑同恶，宜削官爵，诸道以兵进讨，有能斩廷凑者，赐钱二万缗，优畀之官；以州镇降者，等差为比。”公济再战行唐，皆克，焚栅十五。廷凑射蜡书求救于幽州，行营李载义获之；又纳魏叛将丁志沼。会同捷平，廷凑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乐陵、长河三县固守，复上书谢。帝方厌兵，赦之，悉复官爵，还所上州。久之，进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

镇冀自惟岳以来，拒天子命，然重邻好，畏法，稍屈则祈自新。至廷凑资凶悖，肆毒甘乱，不臣不仁，虽夷狄不若也。大和八年死，赠太尉。军中以元逵请命，帝听袭节度。

元逵，其次子也。识礼法，岁时贡献如职。帝悦，诏尚絳王悟女寿安公主。元逵遣人纳聘阙下，进千盘食、良马、主妆泽奁具、奴婢，议者嘉其恭。其后刘稹叛，武宗诏元逵为北面招讨使。诏下，即日师引道，拔宣务壁，破援军尧山，攻邢州降之，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师，封太原郡公，食实封户二百，进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赠太师，谥曰忠。

子绍鼎袭，字嗣先，累擢检校尚书左仆射。其为人淫洒自放，性暴，厚裒敛，升楼弹射路人以为乐。众忿其虐，欲逐之。会病死，赠司空。

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逵次子绍懿为留后以嗣，俄为节度使，累封太原县伯，加检校司空。政简易，咸通七年死，赠司

徒。以绍鼎子景崇嗣。初，绍懿病笃，召景崇曰：“先君以政属我，须尔长，将授之。今疾甚，尔虽少，勉总军务，礼藩邻，奉朝廷，则家业不坠矣。”监军上状，懿宗悦，擢景崇为留后，寻进节度使。

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孙，尤被宠。庞勋反，景崇遣兵会王师平贼，进检校尚书右仆射。主薨，谥曰章惠，景崇居丧如礼。母张卒，号慕羸卜爨，当时称之。以政委宾佐，检戒亲属不得与。尝欲引母昆弟为牙将，其佐张位曰：“军中用人，有劳有能，若私其人，厚畀田宅禄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谢。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封赵国公。乾符五年，进王常山。

黄巢反，帝西狩，伪使赍诏至，景崇斩以徇，因发兵驰檄诸道，合定州处存连师西入关，问行在，贡输相踵。每语及宗庙园陵，辄流涕。

蔚州刺史苏祐为沙陀所攻，乞师于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将出奔，会诏徙濮州刺史，拥兵之官，道于镇，景崇馆于灵寿，肆其下剽夺，景崇杀之。

嗣节度凡十四年，十三迁至检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十七，赠太傅，谥曰忠穆。子镕。

镕年十岁，军中推为留后，授检校工部尚书。李克用、杨复光攻黄巢，镕凡再馈粟以济师。僖宗还自蜀，献马牛戎械万计。

于是克用方击孟方立于邢州，镕归刍粮。邢州平，克用遂谋山东，屯常山西，引轻骑涉滹沱谋军，会大澍，平地水出，镕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是时，幽州李匡威亦谋取易、定分其地。王处存方厚事克用，克用宠将李存孝已拔邢，则略镕南鄙，别将李存信等出井陘会之。镕侵尧山，存孝击败之，遂

至深、越。镠求救于匡威。存孝方攻临城等数县，闻匡威屯鄙，引师去。存信素忌存孝，妄曰“无击贼意。”克用信之。存孝，飞狐人，所谓安敬忠者，善骑射，攻葛从周，败张浚、韩建，数有奇功。至是惧谗，挈邢州归硃全忠，并结镠为助。天子诏出镇、幽、魏兵援之。景福元年，克用假道于镠，以讨存孝，镠不答，乃与处存连兵侵镠，拔坚固镇，攻新市。镠禽克用将薛万金。匡威以兵三万救镠。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镠引骑十万夜济磁水，袭败之，斩二万级，夺铠器三百乘，克用退壁栾城。天子有诏和解三镇，克用还，然未得志，故复伐镠。匡威以五千骑败克用于元氏，镠具牛酒会匡威槁城，饷金二十万以谢。

俄而匡威为弟匡筹所逐，镠德其助己，迎而馆之。匡威亲忌日，镠往吊，伏起，杀其府属杨洽及亲吏淡从，有甲者牵镠袖。匡威曰：“与我四州，可不死！”镠许之。将镠入牙城，镇军噪而阖左门，坎垣出战。会大雨风，木拔瓦飞。兵相接，有屠者墨君和袒而薄贼，众披靡，乃挟镠逾城入。既免，赏千金，与第一区，约宥十死。匡威走东园，兵围之，与从事李抱贞俱死。明日，镠以礼敛匡威，素服哭诸廷，遣使告匡筹。匡筹怒，移书诘兄所以死状，表天子请讨镠，诏止之。又诏硃全忠平幽、镇怨。

克用闻匡威死，自率兵傅城下。镠大惊，纳缣二十万，乃退。匡筹攻乐寿、武强，克用出缚马关，败镇兵于平山，因进攻镠外垒。镠内失幽州助，因乞盟，进币五十万，归粮二十万，请出兵助讨存孝，乃得解。

克用屯栾城，存信屯琉璃陂，为邢人夜袭其营，存信军乱，不克追。克用进薄邢，环城为沟堞，欲示久围者；城中兵数出，沟堞不可成。裨将袁奉韬给存孝曰：“君所畏唯王耳，王欲沟

堞成则西归，公何不听之？”存孝兵不出，垒成，攻益急，城中食尽。存孝登城哭曰：“我误计，使我生见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姬招之，存孝出，泥首言为存信诬构，克用曰：“尔与镠书，骂我多矣！”轩而尸于市。

光化中，全忠讨幽州刘仁恭，镠遣兵屯蓟城，俄而仁恭败，击其归，得十八。全忠既取邢、洺、磁，又得潞，因图河东。使罗绍威讽镠绝太原，共尊全忠。镠猗违，全忠不悦。会克用将李嗣昭攻洺州，全忠自将击走之，得镠与嗣昭书，全忠怒，引军攻镠，次元氏。镠谓其属曰：“国危矣，奈何？”周式请见全忠，可以口舌罢也，许之。全忠迎折曰：“尔公朋附太原，今无赦矣！”即出书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与和者，息人锋镝间耳。况继奉天子诏和解，能无一番纸坠北路乎？太原与赵本无恩，嗣昭庸肯入耶？公为唐桓、文，方以仁义成霸业，宁困人于险耶？”全忠喜，把式袂曰：“吾特戏耳！”延入帐中，议脩好。镠以币二十万赂师，遣子昭祚质仕全忠府，全忠因妻之。镠判官张泽谋曰：“失火之家，不可恃远救。今定密迩，与太原亲，宜使全忠图之。”镠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遂奔太原。

镠母何，有妇德，训镠严。至母亡，镠始黩货财，姬侍千人，仪服僭上。又以房山有西王母祠，数游览，妄求长年事，逾月不还。

始廷凑贱微时，鄴有道士为卜，得《乾之坤》，曰：“君将有土。”及得镇，迎事甚谨。复问寿几何？子孙几何？”答曰：“公三十年后，当有二王。”已而廷凑立十三年死，盖度文也，景崇、镠皆王。廷凑尝使至河阳，醉寝于路，有过其所者视之曰：“非常人也！”从者以告廷凑，驰及之，问其故，曰：“吾见君鼻之息，左若龙，右若虎，子孙当王百年。家有大树，覆及堂，

公兴矣，”及害弘正，而树适庇寝。自廷凑讫谿，凡百年。

赞曰：硃滔、王武俊南面称王，地联交昵。及泚僭天子，滔将应之，当时危矣。贾林以一语寤武俊，轧兵相仇，折幽、蓟之锐，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终底覆夷，用林之功，赏不及身，德宗为不明哉！

## 卷第二百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 藩镇卢龙

李怀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营州。善骑射，智数敏给。禄山之反，以为裨将。史思明盗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辅之。朝义杀立，移檄诛朝清。二将乱，朝义以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督兵驰入。如震欲拒，不及计，乃出迎。怀仙外示宽以安士，居三日，大会，斩如震，州部悉平。朝义败，将趋范阳。中人骆奉先间遣镌说，怀仙遂降，使其将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阳。朝义至，抱忠闭关不内，乃缢死，斩其首，因奉先以献。仆固怀恩即表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迁检校兵部尚书，王武威郡。属怀恩反，边羌拏战不解，朝廷方勤西师，故怀仙与田承嗣、薛嵩、张忠志等得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

大历三年，麾下硃希彩、硃泚、泚弟滔谋杀怀仙，斩阖者以入，希彩不至。黎明，泚惧欲亡，滔曰：“谋不成，有死，逃将焉往？”俄希彩至，共斩怀仙，族其家。希彩自称留后。张忠志以兵讨其乱，不克。代宗因赦罪，诏宰相王缙为节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闻缙至，搜卒伍，大陈戎备以逆。缙建旌棨徐驱，希彩迎谒恭甚。缙度不可制，劳军，阅旬乃还。希彩即领节度。五年，封高密郡王。鹜恣不轨，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璣间众之怨，杀之，共推硃泚为留后。泚自有传。

硃滔，性变诈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爱之，使主帐下亲兵。泚领节度，遣滔将兵三千为天子西乘塞，为诸军倡。始，安、史后，山东虽外臣顺，实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见滔殿中。帝问曰：“卿材孰与泚多？”滔曰：“统御士众，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获谒天子，泚长臣五年，未识朝廷，此不及臣。”帝愈嘉，特诏勒兵贯王城而出，屯泾州，置酒开远门饯之。戍还，乃谋夺泚兵，诡说曰：“天下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孙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讨吐蕃。以滔权知留后，兼御史大夫。滔杀有功者李瑗等二十余人，威振军中。

李惟岳拒命，滔与成德张孝忠再破之束鹿，取深州，进检校司徒，遂领节度，赐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为深、赵二州团练使，诏滔还镇。滔失深州，不平，又请恒、定七州所赋供军，复不许，愈怨。时马燧围田悦，悦穷，间滔与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刘怱为涿州刺史，以书谏曰：“司徒身节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极矣。今昌平有太尉乡、司徒里，不朽业也。能以忠顺自将，则无不济。比忘上乐战，不顾成败如安、史者，今复何有？司徒图之，无貽悔。”滔不从，连兵救悦。又惧张孝忠之袭，使怱壁险而军。滔激其众曰：“士喋血斗，既下坚城，朝廷乃见夺，奏赏不报。君等疾趋，破马燧军以取货粮，可乎？”军中不应，三号之，乃曰：“幽人死于南者，骸撑不掇，痛藏心髓，奈何复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国宠，士各蒙官赏，愿安之，不恤其它。”滔罢，潜杀不可共乱者数十人。日知发其谋于燧，天子闻，以悦未下，重起两寇，即封滔通义郡王，实户三百。

滔愈悖，分兵与武俊屯赵州胁日知，矫诏发其粮贮，即引兵救悦，次束鹿。军大噪曰：“天子令司徒北还，而南救魏，

宁有诏邪？”滔惧，走匿传舍。裨将蔡雄好谏，曰：“始天子约取成德，所得州县赐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镇常苦无丝纆，冀得深州以佐调率，今顾不得。又天子以帛赐有功士，为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为也。”军中悔谢，复曰：“虽然，司徒南行违诏书，莫如还。”滔回次深州，诛首变者二百人。众惧，乃率兵南壁宁晋，与武俊合。帝命马燧、李怀光击之，滔属郑云逵、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怀光军，则与王师屯魏桥，久不战。

悦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让武俊，曰：“箕山之胜，王大夫力也。”于是，滔、武俊官属共议：“古有列国连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郢，请如七国，并建号，用天子正朔。且师在外，其动无名，岂长为叛臣，士何所归？宜择日定约，顺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从之。滔以禄山、思明皆起燕，俄覆灭，恶其名，以冀尧所都，因号冀，武俊号赵，悦号魏，纳号齐。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为坛魏西，祀天，各僭为王，与武俊等三让乃就位。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及纳称寡人。是日，三叛军上有云气颇异，燧望笑曰：“是云无知，乃为贼瑞邪！”先是，其地土息高三丈，魏人韦稔佞悦，以为益土之兆。后二年，滔等册 遗，正值其所。

滔改幽州为范阳府，以子为府留后，称元帅，用亲信为留守。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为国公，下皆称臣，谓殿下。上书曰笺，所下曰令。置左右内史，视丞相；内史令、监，视侍中、中书令；东西侍郎，视门下、中书；东曹给事、西曹舍人，视给事中、中书舍人；司议大夫，视谏议大夫；六官省，视尚书；东、西曹仆射，视左右仆射；御史台曰执宪，置大夫至监察御史，驱使要籍官曰承令；左右将军曰虎牙、豹略；军使曰鹰扬、龙骧。以刘怵为范阳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千为左右内史，滔兄琼瑰、陆庆为东、西曹仆射，杨霁、马寔、寇瞻、

杨荣国为司文、司武、司礼、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为执宪大夫、中丞。其余以次补署。聘处士张遂、王道为司谏。

燧遣李晟将兵至易、定，率张茂昭攻涿、莫，以绝滔援。明年，围清苑，滔将郑景济固守。滔使马寔将兵万人，与武俊拒燧，自以兵万馀救清苑，绝晟粮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还。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莱水，滔骁将乌萨戒以兵七百袭杀城卒数百，晟不出。景济望滔军立帜为应。滔进军薄晟营，晟战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败，奔易州。茂昭走满城。滔已破晟，则回屯河间不进。武俊使宋端趣让，滔怒曰：“孤亟战且病，就医药，而王已复云云。孤南救魏，弃兄背君如脱履。王必相疑，亦听所为！”端还，武俊谓寔曰：“寡人望王速来指纵，决胜负，复何恶？王异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为节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谢滔，滔悦，亦报谢。然武俊内衔之，滋不悻，与田悦潜谋绝滔。

及泚反，燧等皆班师，武俊、寔亦还。悦、武俊遣使至河间，贺泚即位。武俊诡请寔共攻康日知于赵州，谋覆其军，不克。实归，武俊饯之，厚赠遗。泚遣人密召滔，使趋洛阳。滔发书，西向再拜，移檄诸道曰：“今发突骑四十万走洛阳，与皇帝会上阳宫。”使王郢说悦连和俱西。滔素强调敛，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从攻洛，欲僭称帝，乘舆、法从及赦令皆具。

初，回纥以女妻奚王，大历末，奚乱，杀王，女逃归，道平卢，滔以锦绣张道，待其至，请为婚，女悦，许焉。既而遣使修婚礼于回纥，回纥喜，报以名马重宝。及僭相王，与武俊、悦、纳纳四金钥于回纥，曰：“四国愿听命于可汗，谨上金钥，启闭出纳，唯所命。”至是，乞师焉。回纥以二千骑从，而武

俊亦先乞师，以断怀光饷路，未至，而王师还。回纥过幽州，滔使说其酋达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费，计可得也。”达干许诺，滔啖以金帛，约曰：“五十里舍，以须悦军。”滔兵五万，车千乘，骑二万，士私属万馀，虏兵三千，马、橐它倍之；过武俊境，武俊劳之，牛酒刍米皆具。然悦已用武俊谋，不肯出，储峙于野以待。滔至贝州，悦刺史邢曹俊上谒滔，即归闭城守，滔疑之，次永济。武俊阴遣客反间滔曰：“悦有憾，须公南，以兵断公归路，宜少备。”滔闻怒，入永济，执悦吏掠讯，不得其情，杀之。使回纥大掠，南及澶、卫，系执老幼无遗者。悦大恐，阖城自保。滔遣将杨布略定馆陶，屯平恩，置官吏。

滔整军北还，使马寔屯冠氏，闻悦死，遂攻魏州，围贝州。于是，武俊、李抱真合军击滔。滔急召寔至贝州，步马乏顿。明日，辄约战，寔请休士三日，蔡雄、达干等畏武俊坚壁难图，请战。杨布曰：“大王将取东都，逢小敌即怯，何以长驱天下邪？”术士尹少伯亦言必胜。既战，为二军所乘，大败，大将硃良祐、李进皆被执，委杖如丘，滔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谬，杀之。俄而京师平，滔已败，不能军，走还幽州，上书待罪。有诏武俊、抱真开示大信，若诚心审固者，当洗衅录勋，与更始。

初，滔以刘怦忠力，使留守，及败，疑图己，彷徨不敢入。怦闻其至，搜兵缮铠，夹道陈二十里迎谒，望滔哭，滔遂入府。气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怦。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赠司徒。

刘怦，幽州昌平人。少为范阳裨将，以亲老疾宜侍，辄去职。李怀仙为节度使，檄召不应。硃滔时，积功至雄武军使，广垦田，节用度，以办治称。稍迁涿州刺史。滔之讨田承嗣，

表知府事，和裕得众心。李宝臣以兵劫滔于瓦桥，滔走，宝臣乘胜欲袭幽州，怵设方略，勒兵完守，宝臣不敢谋，擢御史中丞。滔败归，终不贰，益治兵，人嘉怵忠于所奉。及滔死，军中尽推怵，乃总军事。俄诏为节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镇才三月死，年五十九，赠兵部尚书，谥曰恭。子济。

济，字济。游学京师，第进士，历莫州刺史。怵病，诏济假州事。及怵卒，嗣节度，累迁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奚数侵边，济击走之，穷追千馀里，至青都山，斩首二万级。其后又掠檀、蓟北鄙，济率军会室韦，破之。

王承宗叛，济合诸将曰：“天子知我怨赵，必命我伐之，赵且大备我，奈何？”裨将谭忠欲激济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赵，赵亦不备燕。”济怒，系之。使视赵，果不设备。数日，诏书许济无出师。济释忠，谢而问之，忠曰：“昭义卢从史外亲燕，内实忌之；外绝赵，内实与之。此为赵画曰：‘燕倚赵自固，虽甚怨，必不残赵，故不足虞也。’赵既不备燕，从史则告天子曰：‘燕、赵，宿怨也，今赵见伐而不备燕，是燕反与赵。’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赵，赵亦不备燕。”济曰：“计安出？”曰：“今天子诛承宗，而燕无一卒济易水者，正使潞人卖恩于赵，贩忠于上，是君贮忠谊心，而染私赵之名，卒不见德于赵，恶声徒嘈嘈于天下。”济然之，以兵七万先诸军，斩首数千级，又拔饶阳，屯瀛州。进攻安平，久不拔，济命次子总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会赦承宗，进中书令。

济之出，以长子缙摄留务，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济病甚，总与左右张、成国宝及帐内亲近谋杀济，乃使人诈从京师来，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诏副大使代节度。”明日，复使人曰：“诏节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过代矣。”举军惊。济愤且怒，不知所为，诛主兵大将数十人及素与缙厚善

者，亟追緝，以瑀已兄舉代留事。濟自朝至中昃不食，渴索醅漿，總使吏唐弘實實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緝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謚曰庄武。

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強，按軍兩端，以私饋賚。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忧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崇，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憇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内，輒惊不能寐。晚年益慘悻，請剔髮，衣浮屠服，欲袞除之。

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数，合必离，离必合。河北与天下离六十年，数穷必合。往硃泚、希烈自立，赵、冀、齐、魏称王，郡国弄兵，低目相视，可谓危矣，然卒于无事。元和以来，刘辟、李錡、田季安、卢从史、齐、蔡之强，或首于都市，或身为逐客，皆君自见。今兵骛骛北来，赵人已献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齐，唯燕无一日劳，后世得无事乎？为君忧之。”总泣且谢，因上疏愿奉朝请，且欲割所治为三；以幽、涿、营为一府，请张弘靖治之；瀛、莫为一府，卢士玫治之；平、蓟、妫、檀为一府，薛平治之。尽籍宿将荐诸朝。

会穆宗冲逸，宰相崔植、杜元颖无远谋，欲宠弘靖，重其权，故全付总地，唯分瀛、莫置观察使。拜总检校司徒兼侍中、天平节度使。又赐浮屠服，号大觉，榜其第为佛祠，遣使者以节、印偕来。时总已自髡祝，让节、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

始，总请代，献马万五千匹，群臣或疑其诈，帝独纳之，使给事中薛存庆宣慰，给所部复一岁，缗钱百万劳军，高年惛独不能自存者，官吏就问，赐粟帛。总遂与忠俱行，军中世怀

其惠，拥留不得进。总杀首谋者十人，以节付张皋，夜间道去，迟明，军中乃知。

诏赠太尉。子礎及弟约至长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护总丧至，亦卒。忠，绛人，喜兵，善谋事，盖健男子云。

硃克融，滔孙也。以偏校事刘总。总将入朝，虑后有变，籍其军材勇与黠暴不制者，悉荐之朝，冀厚与爵位，使北方歆艳，无甘乱心，克融在遣。方是时，执政非其人，既见总纳地，谓天下旷然无复事。克融等留京师，久之不得调，数诣宰相求自试，皆不听，羸色败服，饥寒无所资丐，内怨忿。会张弘靖赴镇，因悉遣还。

俄幽州乱，囚弘靖。时克融父洄，号有智谄，以疾废卧家，众往请为帅。洄辞老且病，因推克融领军务。诏以刘悟为节度使驰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纵兵掠易州，败两县；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济战白石岭，斩三千级；转寇定州，节度使陈楚破其兵二万。会镇州反，杀田弘正，议者谓二贼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诛赵，赦燕。朝廷度幽蓟未可复取，乃拜克融检校左散骑常侍，为幽州卢龙节度使，长庆元年也。

明年，陷弓高，攻下博，与王廷弼奏共围深州。裴度以檄谯谕，克融乃还，因进检校工部尚书，表献马万匹、羊十万，请直赏军。敬宗初，迁检校司空，赐边屯时服，克融以帛疏恶，囚诏使杨文端以闻。又上言：“闻陛下东幸雒，愿率匠丁五千助营宫室，迎乘舆，且请帛三十万，备一岁费。”帝怒，用裴度谋，忍不问，以好言答之，屈其谋，进爵吴兴郡王。

是年，军乱，杀克融及其子延龄，诏赠司徒。次子延嗣立，领留后，为大将李载义杀而代之，并族其家。

李载义，自称恒山愍王之后。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

强搏斗。刘济在幽州，高其能，引补帐下，从征伐，积多为牙中兵马使。硃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残用其人。载义因众不忍，杀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即授检校户部尚书、卢龙军节度使，封武威郡王。

初，张弘靖之囚，幕府多见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载义悉护送京师，虽僮厮毕行。俄而李同捷据沧、景，邀袭封，载义请讨贼自效，文宗嘉之，进检校尚书右仆射。斩级数有功，贼平，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白玉带，示殊礼。

大和四年，为兵马使杨志诚所逐，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沧州贼，屡请朝不许，今愿将妻子身入见。”帝令使者抵太原慰迎，赐袍笏装器；又以其尝有功，且意恭顺，乃册拜太保，仍平章事。俄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徙河东。

始，回鹘使者岁入朝，所过暴慢，吏不敢何禁，但严兵自守。虜恠习，益警悍，至鞭候人，剽突市区。时大酋李畅者，晓华人语，尤凶黠。既就馆，横须索，挟{广只}邮人。载义召畅语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将军朝贡，谊不容将军暴也。天子厚饗饩以礼客，有不谨，吏皆论死。若将军所部不戢，而夺攘自如，我必杀所犯者，将军其少戒。”因悉罢所防兵，以两卒护阖。畅严惮之，讫无犯者。进兼侍中。会吏下请立碑纪功，诏李程为之辞，未有字。帝诏曰：“《周书》‘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卿宜当之，以方谷为字。”其宠待如此。开成二年卒，年五十，赠太尉。

初，载义母葬范阳，为杨志诚掘发。后志诚被逐，道太原，载义奏请别其心，偿母怨，不许。又欲杀之，官属苦救乃免，然尽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资骄暴云，帝屈法弗劾也。

志诚者，事载义为牙将。载义宴天子使者鞠场，志诚与其党噪而起，载义走，因自为都知兵马使。文宗更以嘉王领节度，

用志诚为留后。俄检校工部尚书，擢节度副大使。逾年，进检校吏部。诏下，邸吏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仪，惟知尚书改仆射为进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子命，如复为尚书，则举军惭，使者势不得出。”既志诚果怨望，军有谩言，囚中人魏宝义及它使焦奉鸾、尹士恭，而遣部将王文颖入谢，让还所命。帝复赐之，文颖不肯受，辄去。帝忍不责，乃遣使进检校尚书右仆射。

八年，为下所逐，推部将史元忠总留后。志诚在镇，密制天子衮冕，其被服皆拟乘舆。元忠表而暴于朝，诏御史按治，斥岭南，至商州，诛之，而以通王领节度，授元忠留后。明年，检校工部尚书，为副大使。会昌初，为偏将陈行泰所杀。行泰邀节制，未报。次将张绛杀行泰，起求帅军，武宗自用张仲武代之。

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会昌初，为雄武军使。行泰杀元忠，宰相李德裕计：河朔请帅，皆报下太速，故军得以安，若少须下，且有变。帝许之，未报，果为绛所杀，复诱其军以请，亦置未报。是时，回鹘为黠戛斯所破，乌介可汗托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属吴仲舒入朝，请以本军击回鹘。德裕因问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绛皆游客，人心不附。仲武，旧将张光朝子，年五十馀，通书，习戎事，性忠义，愿归款朝廷旧矣。”德裕曰：“即以为帅，军得无复乱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绛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节不可许，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军且无辞。”乃擢兵马留后，而诏抚王领节度。诏下，绛果为军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检校工部尚书、兰陵郡公。会回鹘特勒那颉啜拥赤心部七千帐逼渔阳，仲武使其弟仲至与别将游奉寰等率锐兵三万破之，获马、牛、橐它、旗纛不胜计，遣吏献状，进检校兵部尚书。

始，回鹘常有酋长监奚、契丹以督岁贡，因讫回刺中国。仲武使裨将石公绪等厚结二部，执谋者八百余人杀之。回鹘欲入五原，掠保塞杂虏，乃先以宣门将军四十七人诡好结欢，仲武赂其下，尽得所谋，因逗留不遣，使失师期，回鹘人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乌介失势，往依康居，尽徙馀种，寄黑车子部。回鹘遂衰，名王贵种相继降，捕几千人。仲武表请立石以纪圣功，帝诏德裕为铭，揭碑卢龙，以告后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获杂畜不赀。擢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曰庄。

子直方，以右金吾将军袭节度留后，俄进副大使。举动多不法，畏下变起，乃托出畋奔京师。军中以张允伸总后务。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劳，授金吾大将军，以其族大，给检校工部尚书俸。久之，进检校尚书右仆射。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杀金吾使，改右羽林统军。好驰猎，往往设置罟于道。当宿卫不时入，下迁骁卫将军。奴婢细过辄杀，积其罪，贬思州司户参军。母惊曰：“尚有尊于我子邪？”久乃复授羽林统军。纵部下为盗，复贬康州司马。后居东都，弋猎愈甚，洛阳飞鸟皆识之，见必群噪。乾符中，累进左骁卫大将军。时郑畋辅政，颇言：“仲武会昌时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内燕，以衣敝恶，辞不赴。陛下录功念旧，宜少优假。”诏还检校右仆射，进左金吾卫大将军。

黄巢犯京师，直方迎灞上，既而纳亡命，谋劫巢报天子，公卿多依之。贼觉，屠其族。

张允伸字逢昌，范阳人。世为军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马使为众立为留后，天子报可。未几，检校散骑常侍，为节度使，累进检校司徒、兼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燕国公。

庞勋以徐州反，上书欲遣弟允皋领兵讨贼，不许。上米五

十万斛、盐二万斛佐用度，诏嘉美，赐玉带、宝器、纨锦，进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节、印，便医药，诏听许，以子简会为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赠太尉，谥曰忠烈。

允伸性勤俭，下所安赖，未尝有边鄙虞。子十四人。简会入朝，昆弟多至大将军、刺史、郡佐者，而军中推张公素为留后。

公素，范阳人。以列将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来会丧，军士素附其威望，简会知不可制，即出奔。诏公素为节度使，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暴厉，眸子多白，燕人号“白眼相公”。为李茂勋所袭，奔京师，贬复州司户参军。

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裔。张仲武时，与其侯王皆降。资沈勇，善驰射，仲武器之，任以将兵，常乘边积功，赐姓及名。陈贡言者，燕健将，为纳降军使，军中素信服，茂勋袭杀之，因举兵，给称贡言反。公素迎击不利，走，茂勋入府，众始悟，因推主州务，以闻，诏即拜节度使。俄以病自上，诏进尚书右仆射致仕。表子可举代，遂领留后，进为节度使，擢累检校太尉。

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强大，与定州王处存厚相结，可举恶其窥山东为己患，乃遣使约吐浑都督赫连鐸、镇州王镒联和，扬言易、定本燕、赵属，得其地，且参有之。即遣军司马韩玄绍击沙陀药儿岭，斩首七千级，杀其将硃耶尽忠等，收牛、马、器铠数万。又战雄武军，杀获万人。鐸又破沙陀于蔚州，诏以鐸为云州刺史，进可举检校侍中。乃遣票将李全忠率众六万围易州。镒以兵攻无极，处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将赴之，镇人惧，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镒引去，追破之九门。易久未下，卢龙将刘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骄色；处存以轻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骑伏它道，全忠军望为群羊，争趋之，

处存伏骑发，大败之，复取易州。全忠遁还，尽失刍粮仗铠，惧得罪，乃哀馀众反攻幽州，可举度不支，引其族登楼自燔死。

李全忠，范阳人。仕为棣州司马。有芦生其室，一尺三节，怪之，以问别驾张建，建曰：“芦，茅类，生于泽，公茅土兆也。传节者其三世乎？”罢归，事可举为牙将。可举死，众推为留后。光启元年，拜节度使，未几卒。

子匡威嗣，领留后，进为使。性豪爽，恃燕、蓟劲兵处，轩然有雄天下意。与赫连鐸共攻太原，争云、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战蔚州，射金俊杀之，乃共表请讨沙陀，而殊全忠亦上言愿协力，故张浚因请用兵矣。浚败，克用攻云州，以骑将薛阿檀为前锋，设伏河上。鐸以精骑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败，禽其将贾塞儿，遂围云州，堑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赵。匡威以步骑万馀援王镕，克用还，因急攻鐸。会食尽，鐸弃州奔匡威。克用取云州，表石善友为刺史。鐸本吐谷浑部酋也，开成中，其父率种人三千帐自归，守云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

景福初，镕诱太原将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镕。镕来求救，匡威遣将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复出井陘，匡威自将援镕，将行，置酒大会。其弟兵马留后、检校司徒匡筹妻张，国艳，匡威酒酣，报之，弟怒，匡威军次博野，乃据城自为留后。天子即授检校太保，为节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营无所归，留深州，遣其属李抱贞上书愿入朝。时京师数寇难，人人危惧，传言金头王且来，皆亡窜山谷。抱贞还，而镕已迎馆于镇。匡威引抱贞登城西大悲浮屠，顾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图镕。阳为镕缮甲，治城堑，施授方略，阴施予，以倾士心。镇军忠于王氏，皆恶之。匡威亲忌日，镕过慰。匡威士衷甲劫镕入牙城，战不胜，镇人斩匡威以徇。匡筹表诉诸朝，檄暴镕罪，攻

乐寿、武强以报。

始，匡筹之夺也，燕人不以为义。刘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谋，下武、妫二州，败匡筹于居庸关。李存审与战，匡筹又败，挈其族奔京师，次景城，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杀之，掠入车马僮妓。妻方乳，不能进，仁恭获之，纳于克用为嬖夫人。始，匡威见逐，叹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无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归克用，以仁恭为帅。

刘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阳，为李可举新兴镇将，故仁恭事军中。从李全忠攻易州，号“窟头”，稍迁裨校。为人豪纵，多智数，有大志，尝自言：“梦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当秉旄节。”李匡威恶之，补景城令。

会瀛州乱，杀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乱。匡威复使将兵，戍蔚州，逾期未代，士皆怨。会匡筹夺地，故戍卒拥仁恭趋幽州，匡筹逆战，败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赐田宅，拜寿阳镇将。数以策干克用，请步骑一万东取幽州，且为导。克用攻匡筹，匡筹遁去。仁恭与苻存审入城，封府库以待。克用悦，留仁恭守之，以亲信分典其兵。

乾宁二年，克用击王行瑜，表仁恭为检校司空、卢龙军节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卢龙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复兴其兵救硃瑄，仁恭不答，使者数十往，卒不出。克用以书让之，仁恭乃慢骂，执其使，尽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复以厚利诱克用麾下士，多亡归之。克用怒，自将往击，不胜，师丧过半。仁恭献馘于硃全忠，全忠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既与克用绝，则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袭沧州，节度使卢彦威弃城走，遂有沧、景、德三州地，用守文为节度留后，请命于朝。昭宗怒，不与。会中人至，仁恭谩谓曰：“旄节吾自可为，要假长安本色耳，何见拒邪？”由是兵益张，显

图河北。悉幽、沧步骑十万，声言三十万，南徇魏、镇。次贝州，屠之，清水为不流。

罗绍威求救于硃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从周赴之，屯内黄。仁恭负强，下令曰：“思安懦，当先破之，乃取魏。”守文与单可及精甲五万，循清水上。思安设伏，自引兵逆战，伪不胜。守文蹶北至内黄，思安整兵还击守文，伏发，斩可及，独守文挺逸，众无还者。从周兴邢、洛兵与魏将贺德伦等出馆陶门，夜击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长河数百里，尸蔽道。镇人邀败之东境。仁恭遂衰。

三年，葛从周攻沧州，仁恭壁乾宁。从周潜军战老鸦堤，仁恭败，退壁瓦桥，卑辞归穷于克用求救，克用为侵邢、洛。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飞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将攻沧州，壁长芦。仁恭悉发男子十五以上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则涅于臂曰：“一心事主”，卢龙闾里为空，得众二十万，屯瓦桥。全忠环沧筑而沟之，内外援绝，人相食。仁恭求战，不许，复从克用乞师，使百辈往，乃许。仁恭以兵三万合攻潞州，降全忠将丁会，沧州围乃解。

是时，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强且远，无所惮，意自满。从方士王若讷学长年，筑馆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与讲法。以堇土为钱，敛真钱，穴山藏之，杀匠灭口。禁南方茶，自颍山为茶，号山曰大恩，以邀利。

子守光烝嬖妾，事觉，仁恭谪之。李思安来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无备。守光引兵出战，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虏仁恭，囚别室，杀左右婢媵，遂有卢龙。

赞曰：硃滔胁其兄泚入朝，及引兵东向，称帝以自尊，名虽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硃氏无遗种，其祸与泚钧，而族夷有先后为间也。

## 卷第二百四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 藩镇淄青横海

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荐为折冲都尉。宝应中，以军候从讨史朝义。时回纥恃功横，诸军莫敢抗。正己欲以气折之，与大酋角逐，众士皆墙立观，约曰：“后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颊，回纥矢液流离，众军哄然笑。酋大惭，自是沮惮不敢暴。希逸以为兵马使，沈毅得众心，然阴忌之，因事解其职。军中皆言不当废，寻逐希逸出之，有诏代为节度使。本名怀玉，至是赐今名，遂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与田承嗣、薛嵩、李宝臣、梁崇义辅牙相倚。嵩死，李灵耀反，诸道攻之，共披其地。正己复取曹、濮、徐、兖、郓，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马，岁不绝，赋繇均约，号最强大。政令严酷，在所不敢偶语，威震邻境。历检校司空，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饶阳郡王。请附属籍，许之。因徙治郓，以子纳及腹心将守诸州。

建中初，闻城汴州，乃约田悦、梁崇义、李惟岳偕叛。自屯济阴，陈兵按习，益师徐州以扼江、淮。天子于是改运道，檄天下兵为守备，河南骚然。会发疽死，年四十九。兴元初，纳顺命，诏赠太尉。

纳，少时为奉礼郎，将兵防秋。代宗召见，擢殿中丞，赐

金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己署为淄、青二州刺史，又为行军司马，濮、徐、兖、沂、海留后，进御史大夫。

正己死，秘丧不发，以兵会田悦于濮阳。马燧方击悦，纳使大将卫俊救之，为燧所破略尽，收洹水。德宗诏诸军合讨，其从父洧以徐州归，大将李士真以德州、李长卿以棣州送款，纳恚洧背己，且徐险集，悉兵攻洧。帝命宣武、刘玄佐督诸军进援，大破其兵。纳还濮阳，玄佐进围之，残其郛。纳登陴见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说与子弟质京师，因玄佐谢罪。时中人宋凤朝以纳穷，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说等禁中，纳于是还郛，与悦、李希烈、硃滔、王武俊连和，自称齐王，置百官。

兴元初，帝下诏罪己，纳复归命，授检校工部尚书，复平卢帅节，赐铁券，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陇西郡王。希烈围陈州，纳会诸军破之城下，加检校司空，实封五百户，进检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赠太傅。子师古、师道。

师古，以廕累署青州刺史。纳死，军中请嗣帅，诏起为右金吾卫大将军、本军节度使。初，棣州有蛤 朵盐池，岁产盐数十万斛。李长卿以州入硃滔，独蛤 朵为纳所据以专利。后德、棣入王武俊，纳乃筑垒德州南，跨河以守蛤 朵，谓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绪，盗掠德州，武俊患之。师古殆袭，武俊易其弱，且纳时将无在，乃率兵取蛤 朵、三汊。师古使赵镐拒战，武俊子士清兵先济滴河，会营中火起，士大噪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谕武俊罢兵。师古亦隳三汊听命。

尝怒其僚独孤造，使奏事京师，遣大将王济缢杀之。贞元末，与杜佑、李栾皆得封妾媵以国为夫人，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德宗崩，哀使未至，义成节度使李元素腾遗诏示之。师古幸国丧，欲攻掠州县，即集将士告：“元素伪作遗诏，岂欲反

邪？不可不讨！”执使者，名讨元素，勒兵出次，闻顺宗立，乃罢。累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赠太傅。

师道，异母弟也。师古尝曰：“是不更民间疾苦，要令知衣食所从。”乃署知密州。师古病，召亲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即我不讳，欲以谁嗣？”二人未对。师古曰：“岂以人情属师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虑覆吾宗，公等审计之。”及死，沐、公度与家奴卒立之，而请于朝。于是制书久不下，师道谋哀兵守境，沐争止，更上书奉两税，守盐法，请吏朝廷。宰相杜黄裳欲桡削其权，而宪宗方诛刘辟，未皇东讨，故命建王审领节度大使，而以师道知留后。岁中，加检校工部尚书，为副大使。自正己以来，虽外奉王命，而啸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纳之。以严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质其妻子；有谋顺者，类夷其家。以故能胁污士众，传三世云。

帝讨蔡，诏兴诸道兵而不及郢，师道选卒二千抵寿春，阳言为王师助，实欲援蔡也。亡命少年为师道计曰：“河阴者，江、淮委输，河南，帝都，请烧河阴敖库，募洛壮士劫宫阙，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师道乃遣客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米数万斛，仓百馀区。又有说师道曰：“上虽志讨蔡，谋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愿为袁盎事，后宰相必惧，请罢兵，是不用师，蔡围解矣。”乃使人杀元衡，伤裴度。

初，师道置邸东都，多买田伊阙、陆浑间，以舍山棚，遣将訾嘉珍、门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圆静为之谋。元和十年，大飨士邸中，椎牛酹酒，既罢甲矣，其徒白官发之。留守吕元膺以兵掩邸，贼突出，转略畿部，入山中数月，夺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军袭击，尽杀之。圆静者，年八十馀，尝为史思明将，骁悍绝伦。既执，力士椎其胫，不能折，骂曰：“竖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儿！”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叹曰：

“败吾事，不得见洛城流血！”于时，留守、防御将、都亭驿史数十人，皆阴受师道署职，使为回察，故无知者。及穷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盐铁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断建陵戟四十七。

始，师道欲知元济虚实，使刘晏平问道走淮西。元济日与宴，厚结欢。晏平归，以为元济暴师数万，而晏然居内，与妻妾戏博，必败之道也。师道本倚蔡为重，闻之怒，乃以它事杀晏平。及闻李光颜拔凌云柵，始大惧，遣使归顺，帝重分兵支两寇，故命给事中柳公绰慰抚之，加检校司空。

蔡平，又遣比部员外郎张宿谏令割地质子。宿谓曰：“公今归国为宗姓，以尊卑论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馀州天子，北面称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传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状已暴，上犹许内省，宜遣子入宿卫，割地以赎罪。”师道乃纳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还，师道中悔，召诸将议，皆曰：“蔡数州，战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将崔承度独进曰：“公初不示诸将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浆十饼诱之去矣。”师道恚，遣承度诣京师，戒候吏时其还斩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还。帝以其负约，用左散骑常侍李逊喻旨。既至，师道严兵以见，逊让曰：“前已约，而今背之，何也？愿得要言奏天子。”师道许之，然懦暗不自决。私奴婢媪争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献三州，不过战耳，即不胜，割地未晚。”师道乃上书，以军不协为解。帝怒，下诏削其官，诏诸军进讨。武宁节度使李愿使将王智兴破其众，斩二千级，获马牛四千，略地至平阴。横海节度使郑权战福城，斩五百级。武宁将李祐战鱼台，败之。宣武节度使韩弘拔考城。淮南节度使李夷简命李听趋海州，下沫汤、朐山，进戍东海。魏博节度使田弘

正身将兵自阳刘济河，拒郓四十里而营，再接战，破三万众，禽三千人。陈许节度使李光颜攻濮阳，收斗门、杜庄二屯。弘正又战东阿，残其众五万。师道每闻败，辄悸成疾，及李祐取金乡，左右莫敢白。

初，遣大将刘悟屯阳谷，当魏博军，疑其逗留，悟惧不免，引兵反攻城。师道晨起闻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将求为民，守坟墓。”即与弘方匿溷间，兵就禽之。师道请见悟，不许，复请送京师，悟使谓曰：“司空今为囚，何面目见天子！”犹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斩之，传首京师。弃其尸，无敢收视者，有士英秀为殡城左。马焜至，以士礼更葬。

初，师古见刘悟，曰：“后必贵，然败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度河也，禽其将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诏悉赦之，给缙絮，还隶魏博、义成军，父母在欲还者优遣，贼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谋。师道首传弘正营，召澄验之，澄舐目中尘，号绝良久。悟素与师道妻魏乱，妄言郑公征之裔，不死，没入掖廷，它宗属悉远徙。悟独表师古子明安为朗州司户参军。亲将王承庆，承宗弟也，师道以兄女妻之，潜约左右，欲因肆兵执师道，会悟入，出奔徐州，归朝。

程日华，定州安喜人，始名华，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华。父元皓为安禄山帐下，伪署定州刺史，故日华籍本军，为张孝忠牙将。沧，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绝李惟岳，德宗以沧界义武。前刺史李固烈与惟岳姻属，即牢守。孝忠令日华往喻之，固烈请还恒州。既治装，悉帑以行，军中怒曰：“马瘠，士饥死，刺史不弃豪发血，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杀固烈，屠其家。日华惊匿床下，将士迎出之曰：“暴吾军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领州。孝忠亦以日华宽厚，遂假以刺史。

硃滔叛，兵屯河间，以故沧、定道阻不相闻。滔及王武俊皆招日华，不纳，即攻之。日华乘城自固。参军事李宇谋曰：“城久围，府兵不为援。今州十县濒海，有鱼盐利自给，此军本号横海，将军能绝易定归天子，自为一州，蜺甲训兵，利则出，无利则守，可亢盗喉襟。君能用仆计，请至京师为天子言之。”日华谓然，乃遣宇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沧州刺史，复置横海军，即以为使，时建中三年也。拜检校工部尚书。诏沧岁馈义武钱十二万缗，粮数万斛，以宇为判官。

武俊欲得沧，遣人说日华归己，日华给曰：“敝邑为贼攻，力屈则下之。愿假骑二百以抗贼，贼退，请以地授公。”武俊喜，归之马，日华留马谢其使。武俊大怒，与滔方睦，惧有怨，乃止。久之，武俊归命，日华乃还马，以珍币厚谢，复结好，武俊亦释然。贞元二年卒，赠兵部尚书。

子怀直擅知留事，帝以日华故，即拜权知沧州刺史。宇入朝，愿析东光、景城二县置景州，且请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几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为景州刺史。升横海军为节度，擢怀直为留后。明年，为节度使。九年来朝，宠遇加等，进检校尚书右仆射，赐大第、宫女。

怀直荒田猎，出辄数日不返，帐下程怀信乘众怒，闭门不纳。怀信，其从昆也。于是怀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为节度使，擢怀信留后，以怀直兼右龙武军统军。明年，怀信为节度矣。十六年，怀直卒，赠扬州大都督。后五年，怀信死，子权袭领军务，诏授留后。元和元年，拜节度使，累进检校兵部尚书，封邢国公。六年入朝，宪宗宠礼遣还镇，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权始名执恭，尝梦沧诸门悉署“权”字，乃改名以应之。及淮西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师，固辞军政，乃诏华州刺史郑权代之。后以检校司空为邠宁节度使。卒，赠司徒，

宗族奉朝请宿卫者三十余人。

李全略，李王氏，名曰简，事王武俊为偏裨。承宗时，虐用其军，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镇州将，召问所欲言，全略多陈利害，冀合帝意，且请尽死力以报，遂授德州刺史。是时，杜叔良兵败博野，故以全略为横海军节度、沧德棣州观察使，赐今姓名。未几，贡钱千万，使子同捷入朝。既还，即奏同捷为沧州长史，押中军兵马。帝不得已，可其请。全略阴规传久计，选材武，以所私结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抚众，而家富于财，全略内忌，以计杀之，族其家。未几死，同捷领留后事，重赂邻藩，求领父节，敬宗持久诏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开贷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巽入朝，而使其属崔长奉表请命，有诏拜兖海节度使，以乌重胤代之。同捷计穷，矫言军中留己。于是，王智兴请以全军出讨，魏博史宪诚令大将传手诏入于军，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郛。乃下诏削官爵，命重胤率郛、齐兵进讨。宪诚、智兴及汴滑李昕、平卢康志睦、易定张璠、幽州李载义以兵傅境。同捷自以与成德有旧，乃倾玉帛子女市河北三镇。载义不许，绝其交，执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七献诸朝。王廷诤奏本窥横海，欲乘其隙取之，引军来援。智兴攻棣州，火譙门，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将张叔连降。始，刺史栾濛以同捷叛，密上变，事泄，为所害，赠工部尚书。智兴进围沧州。

是时，帝绝王廷诤奏朝贡，且讨之，兵须伙繁，调发不时，始置供军粮料使，以济两河，诸将又多张俘首以冒赏。自重胤卒后，李寰、传良弼不终事，更以左金吾卫大将军李祐代，而智兴将李君谋以轻兵绝河，夜残无棣，降饶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无棣、平原。有诏行营坚壁务农，非被袭，勿决战。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谏议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馀卒奔廷

彳奏。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诈。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家属驰西。祐入沧州，耆至将陵，斩同捷，使其下传首京师。诏贷四州一年租赋，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长商州。同巽等以异母贷死，得随母流所云。

## 卷第二百五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 藩镇宣武彰义泽潞

刘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傥，不自业，为县捕盗，犯法，吏笞辱几死，乃亡命从永平军，稍为牙将。大历中，李灵耀据汴州反，玄佐乘其无备，袭取宋州，有诏以州遂隶其军，节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

德宗建中初，进兼御史中丞，充宋、毫、颍节度使。时李纳叛，李洧以徐州归，纳急攻之，诏玄佐援洧，大破纳兵，斩首万馀级，东南饷漕乃通。进围濮州，徇濮阳，皆下，再降其守将，遂通濮阳津。迁检校兵部尚书、兼曹濮观察、淄青兖郛招讨使、汴滑都统副使。

李希烈之反，玄佐与李勉、陈少游、哥舒曜联兵屯淮、汝，数困贼。帝在奉天，垂意关东，乃诏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希烈攻陈州，玄佐救之，希烈走，遂进取汴州。诏加汴宋节度使，陈州诸军行营都统。玄佐本名洽，至是赐名以尊宠之。入朝，复兼泾原、四镇、北庭兵马副元帅，检校司徒。

性豪纵，轻财好厚赏，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臣以来，士卒骄，不能自还，至玄佐弥甚。其后杀帅长，大钞劫，徇于利而然也。玄佐贵，母尚在，贤妇人也。常月织纆一端，示不忘本。数教敕玄佐尽臣节。见县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长吏恐惧卑甚。吾思而父吏于县，亦当尔。而据案当之，可安乎？”

玄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礼。汴有相国寺，或传佛躯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于是将吏、商贾奔走输金钱，惟恐后。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万，因以贍军。其权谄类若此。初，李纳遣使至汴，玄佐盛饰女子进之，厚馈遗，皆得其阴谋，故纳最惮之。所宠吏张士南及假子乐士朝货皆钜万；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惧事觉，酖玄佐，死，年五十八，赠太傅，谥曰壮武。

军中匿丧俟代，帝亦为隐。逾三日乃发丧。使至，帝问所欲立，曰：“陕虢观察使吴玠奏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卢瑗以为便，乃拜玠奏为节度使。至汜水，玄佐枢将迁，士请具礼，瑗不许，众皆怒。陵晨，甲而噪，起玄佐子士宁于丧，使坐重榻，墨其衣，尊为留后，杀大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醢之，唯瑗、介获免。士宁乃出贮财分劳吏士。介以闻，帝召宰相计议，窦参曰：“汴人挟李纳以邀命，若不许，势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宁为左金吾卫将军，嗣节度。

始，玄佐养子士干与士朝皆来京师，士干知玄佐死无状，遣奴持刀给为吊，入杀士朝于次。帝恶其专，亦赐士干死。

士宁未授诏时，私遣人结王武俊、刘济、田绪等，诸镇不直之，皆执其使。而士宁忍暴，尝手杀人杯案间；又强烝父诸妾，逼吏民妻女乱之，或裸而观；每畋猎，数日乃还。其下厌苦不服。

大将李万荣者，故与玄佐同里相善，宽厚得士心。士宁忌之，夺其兵，使摄州事。尝引众二万畋城南，未还，万荣晨入府，召所留亲兵告曰：“天子有诏召大夫，俾我代节度。人赐钱三万。”士皆拜。于是分兵闭诸门，使告士宁曰：“诏书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与，将五百骑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东都，惟僮妾数十人从之。既至京师，诏就第，禁出入。万荣斩其支附数十人，以二十万

缙劳军，诏籍士宁家赏给之。拜万荣兵马留后。于是藉骄兵数百人，悉遣西防秋，当戍者怨之。大校韩惟清、张彦琳等请往，不许，使其子乃将，未行，彦琳等因其怨，诱使反攻万荣，不胜，劫运财、民货，杀掠数千人而溃。惟清奔郑州，彦琳走东都自归，有诏宥死窜恶地。残士奔宋州，刘逸淮抚之，万荣悉诛其妻子，以故众不安，或呼于市曰：“大军至，城且破。”万荣捕按之，或言为士宁所教，万荣斩之，以状闻，故士宁斥置郴州。

俄进万荣节度使。会病甚，以兵属邓惟恭。惟恭者，与万荣同里闾。而署子乃为司马，出大将李湛、张伾、伊娄说等于外，欲杀之，不果。万荣死，是夜惟恭与监军俱文珍执乃送京师，杖死京兆府，以董晋代之。

吴少诚，幽州潞人，以世廕为诸王府户曹参军事。客荆南，节度使庾准器之，留为牙门将。从入朝，道襄阳，度梁崇义必叛，密画计，将献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闻，有诏嘉美，擢封通义郡王。崇义反，希烈以少诚为前锋。事平，赐实封户五十。希烈叛，少诚为尽力，及死，推陈仙奇主后务，既又杀之，众乃共推少诚，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节度观察留后。

少诚为治，能俭损，完军实。自希烈以来，申、蔡人劫于苛法而忘所归，及耆长既物故，则壮者习见暴掠，恬于搏斗。地少马，乘骡以战，号“骡子军”，尤悍锐。甲皆画雷公星文以厌胜，诅詈王师。其属郑常、杨冀欲劫少诚，逐之以听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诚尽宥诸将，以结众心。贞元五年，进拜节度使。

久之，曲环卒，少诚间陈许无帅，以兵攻临颖，戍将韦清与贼通，留后上官说遣兵三千救之，悉为贼俘，遂围许州。德宗怒，削少诚官爵，合十六道兵进讨。于頔以襄阳兵战吴房、

朗山，禽其三将。王宗以寿州兵破贼于秋栅。于时师虽众，无统帅，而宦人监军颢进退，互为异见。既战小澥河，诸道师未交而溃，弃辎杖不赀。帝乃诏夏州节度使韩全义为淮蔡招讨处置使，上官说副之，诸将皆受节度。与贼吴少阳等战广利城，师复败，退营五楼，为贼所乘，遂大溃。全义及监军贾英秀等夜遯保澥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陈州。少诚薄澥水而营，全义惧，退保陈，而潞、滑、河阳、河中兵逃归，唯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壁澥水。全义乃斩潞将夏侯仲宣、滑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度、河中将郭湘，欲以振师，不能也。少诚引兵去。

全义之败，少诚得帐中诸公书数百番，持以给众曰：“朝廷公卿托全义破蔡日掠将士妻女为婢媵。”以激怒其众，绝向顺意。少诚弱王师，移书于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议，宰相贾耽曰：“五楼军退，而少诚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诚复固巢穴矣。然犹以宦者监诸道军。剑南韦皋上言，以为不如择重臣为统帅，因荐浑瑊、贾耽，“陛下若重烦元老，更求其次，则臣请以锐士万人顺流趋荆、楚，可以攘翦元寇。不然，因其请罪，特加原洗，罢两河诸军，亦其次也。使少诚祸盈恶周，变生帐下，必其贼党，又当以官爵与之，则一少诚死，一少诚生，亦何足赖？”帝遂赦少诚，尽还其官爵。

顺宗即位，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司空，徙封濮阳郡王。元和四年死，赠司徒，而吴少阳代之。

少阳者，沧州清池人。与少诚同在魏博军，相友善。少诚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养以为弟，署右职，亲近无间。少阳度少诚猜忍，且畏祸，请为外捍，少诚乃表为申州刺史。为治尚宽易，举军附赖。少诚病亟，家奴单于熊儿矫召少阳至，摄副使，总军事，于是杀少诚子元庆，自称留后。宪宗以王承宗

方叛，故诏遂王为节度使，以少阳领留后。居三年，进拜节度使。

少阳不立繇役籍，随日赋敛于人。地多原泽，益畜马。时时掠寿州茶山，劫商贾，招四方亡命，以实其军。不肯朝，然屡献牧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

九年死，子元济匿不发丧，以病闻，伪表请元济主兵。帝遣太医往视，即阳言少愈，不得见。

元济者，其长子也，山首燕颌，垂颐，鼻长六寸。始仕，试协律郎，摄蔡州刺史。有董重质者，少诚婿也，勇悍，久将，善为兵，元济倚之，因说元济，请以精兵三千由寿之间道取扬州，东约李师道以舟师袭润州，据之；遣奇兵掩商、邓，取严绶，进守襄阳，以摇东南，则荆、衡、黔、巫传一矢可定，五岭非朝廷所有。又请轻兵五百，自岨领三日袭东都，则天下骚动，可以横行。元济犹豫不能用。

先是，其属苏兆、杨元卿、侯惟清尝劝少阳入朝，或言其有异志，元济缢兆，归其尸，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赠惟清兵部尚书，兆尚书右仆射。时元卿奏事在长安，见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且请蔡使在道者，随在所系之。少阳死四十日，帝不为辍朝，易将增戍以须变。

会传言重质杀元济，族其家，吉甫因请为少阳辍朝，遣使吊赙，赠尚书右仆射。而元济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阳及叶，掠襄城、阳翟。时许、汝居人皆窜伏榛莽间，剽系千馀里，关东大恐。吊使至，弗克入而还。乃诏乌重胤兼汝州刺史，引军压其境，宁州刺史曹华为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总兵临屯；析山南东道，诏节度使严绶为申、光、蔡等州招抚使，以中人崔潭峻监其军。下诏夺元济官爵，趣诸道进讨。时大旱，诏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韩弘各遣子率兵

隶绶、光颜军。绶屯蔡西鄙，师小胜，不设备，为贼袭，败于慈丘，退保唐州。寿州刺史令狐通战数北，贼乃拔霍丘，屠马塘，通婴城不敢出。诏左金吾卫大将军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

会裴度辅政，贼始惧，而元济不能有所指授，诸将赵昌、凌朝江、董重质、李祐、李宪、王览、赵晔、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为战，抗王师，有少诚、少阳旧风。而李师道馈盐，出入宁陵、雍丘间，韩弘知而不肯禁。文通引兵与贼将王览、董重质战史蒺冈，馘览首。光颜又大破贼于时曲，复与重胤合击贼小浍河，败之，夷其屯塹。天子责绶失律，更以韩弘兼都统，擢高霞寓唐、邓、随节度使。

十一年，诸军大合。光颜壁掌河；文通败贼于固始，拔车敖山；霞寓战郎山，斩首千馀级，焚其壁，次铁城。贼伪奔，霞寓穷追，伏发，死伤略尽，退保新兴，贼围之，监军李议诚驰入唐州。以救兵至，围解，还守唐州。

元济以霞寓败，不足虞，并兵以备陈。其秋，文通以兵衔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并安阳山，破屯逻数百人，降者万馀，执两将。光颜败郾城兵二万，俘六将，复与重胤合攻凌云栅，拔之。帝怒诸军无大功，诏内常侍梁守谦宣慰，因督战，付诏书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进拜光颜检校尚书左仆射，重胤右仆射，布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诏旨约束，厉赏罚，诸将恐惧。贬霞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军，更以李诉为唐、邓、随节度使。

元济食尽，士卒食菱芡鱼鳖皆竭，至斫草根以给者。民苦饥，相与四溃，元济亦嗇其食，不复禁，诸将争纳之。帝始侨置郾城、吴房于行营，以绶新附。诉引兵攻其西，破屯栅十馀所，执丁士良、吴秀琳，皆贼票健者。贼帅张伯良以兵三万与

光颜战郾城，大败。获马千匹、甲三万首，伯良奔还蔡。曹华取青陵城，断郾归路。贼将邓怀金惧，即送款，光颜受之。诉又袭破朗山，执戍将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济知众数溃，而外失秀琳等，因奉表请束身北阙下，帝遣使者许以不死。元济取行营马三百，董重质不与，故不果降。诉略兴桥，得守将李祐，不杀，引至帐下计议，始谋袭蔡，贼势益沮。

自少诚盗有蔡四十年，王师未尝傅城下，又尝败韩全义、于頔，以是兵骄无所惮，内恃陂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县。帝既责罢霞寓、滋等，诸将乃用命。诏起沙陀泉骑济师，命裴度为彰义节度兼申、光、蔡四面行营招抚使。梁守谦与诸将计，先度未至立功，诸将亟战，不胜。度至，大劳将士，皆感激请战。间遣士入蔡，约元济降，为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颜每战冠军，故元济悉众亢时曲。祐为诉谋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劲兵皆在外，若直捣县瓠，贼成禽矣。”诉然之，以精骑夜袭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贼恃董重质兵在洄曲，不虞师之至，及诉攻内城，防卒尚千馀接战，元济始惊，被甲乘城以待重质。会重赞降诉，而李进诚取贼库兵，即攻之。明日，烧其门，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师纵射，城上镞可拾也。居二日，门坏，执元济，举族传之长安。申、光戍兵尚三万，皆降。

帝御兴安门受俘，群臣称贺，以元济献庙社，徇于市斩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没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杀之。斩其属官刘协庶、赵晔、王仁清等十馀人。度还，以马摠为留后，俄拜节度使，析潞州隶陈许。

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韩愈为行军司马，帝美度功，即命愈为《平淮西碑》，其文曰：

天以唐克肖其德，圣子神孙，继继承承，于千万年，敬戒

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物众地大，孽牙其间。肃宗、代宗，德祖、顺考，以勤以容。大愿适去，莠莠不蓐，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见闻，以为当然。睿圣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图数贡，曰：“呜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传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见于郊庙！”群臣震慑走职。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东。又明年，平泽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贝、卫、澶、相，无不从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九年，蔡将死，蔡人立其子元济以请，不许，遂烧舞阳，犯叶、襄城，以动东都，放兵四劫。皇帝历问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帅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传三姓四将，其树本坚，兵利卒顽，不与它等。因抚而有，顺且无事。”大官臆决唱声，万口和附，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为无助。”曰：“光颜，汝为陈许帅，维是河东、魏博、郟阳三军之在行者，汝皆将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维是朔方、义成、陕、益、凤翔、鄜延、宁庆七军之在行者，汝皆将之。”曰：“弘，汝以卒万二千属而子公武往讨之。”曰：“文通，汝守寿，维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军之行于寿者，汝皆将之。”曰：“道古，汝其观察鄂岳。”曰：“诉，汝帅唐、邓、随，各以其兵进战。”曰：“度，汝长御史，其往视师。”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赏罚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节都统诸军。”曰：“守谦，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抚师。”曰：“度，汝其往，衣服饮食予士，无寒无饥，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赐汝节斧、通天御带、卫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择自从，惟其贤能，无惮

大吏。庚申，予其临门送汝。”曰：“御史，予闵士大夫战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庙祀，无用乐。”

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馀遇，降万三千。诉入其西，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都统弘贲战益急，颜、胤、武战益用命。元济尽并其众洄曲以备。十月壬申，诉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飨赉功。师还之日，因以其食赐蔡人。凡蔡卒三万五千，其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者十九，悉纵之。斩元济京师。

册功：弘加侍中；诉为左仆射，帅山南东道；颜、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骑常侍帅郾、坊、丹、延；道古进大夫；文通加散骑常侍；丞相度朝京师，进封晋国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以旧官相；而以其副摠为工部尚书，领蔡任。

既还奏，群臣请纪圣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献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万方。孰居近土，袭盗以狂？往在玄宗，崇极而圯。河北悍骄，河南附起。四圣不宥，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妇织不裳。输之以车，为卒赐粮。外多失朝，旷不岳狩。百隶怠官，事亡其旧。帝时继位，顾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斩吴、蜀，旋取山东。魏将首义，六州降从。淮蔡不顺，自以为强。提兵叫讎，欲事故常。始命讨之，遂连奸邻。阴遣刺客，来贼相臣。方战未利，内惊京师。群公上言：“莫若惠来。”帝为不闻，与神为谋。及相同德，以讫天诛。乃敕颜、胤，诉、武、古、通：“咸统

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万其师。大兵北乘，厥数倍之。尝兵时曲，军士蠢蠢。既翦凌云，蔡卒大窘。胜之邵陵，郾城来降。自夏及秋，复屯相望。兵顿不励，告功不时。帝哀征夫，命相往厘。士饱而歌，马腾于槽。试之新城，贼遇败逃。尽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师跃入，道无留者。颉颃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顺俟。帝有恩言，相度来宣：诛止其魁，释于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妇女，迎门笑语。蔡人告饥，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赐以缁布。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戮。今眠而起，左餐右粥。为之择人，以收馀惫。选吏赐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觉，羞前之为。”蔡人有言：“天子明圣，不顺族诛，顺保性命。汝不吾信，视此蔡方。孰为不顺，往斧其吭。凡叛有数，声势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长，而父而兄；奔走来阶，同我太平。”淮蔡为乱，天子伐子。既伐而饥，天子活之。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既定淮蔡，四夷毕来。遂开明堂，坐以治之。

愈以元济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诸将不敢首鼠，卒禽之，多归度功，而诉特以入蔡功居第一。诉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诉愈文不实。帝亦重悟武臣心，诏斫其文，更命翰林学士段文昌为之。

李祐以功迁神武将军，赐田宅米粟。帝迹董重质教元济乱，欲诛之，而李诉先许不死，故贬春州司户参军；凌朝江潘州司户参军。

是岁，申、蔡州始输贡物，户部以其久不至，请元日陈于廷。

祐字庆之，后擢夏、绥、银、宥节度使，徙泾原。讨李同

捷也，改沧德景节度，累检校尚书左仆射。重质之贬，未几，转太子少詹事，隶武宁军，迁左神武将军，赉金币与功臣等。擢累左右神策剑南西川行营节度使，历帅夏、绥、银、宥，训兵有法，羌、戎畏服。终右龙武统军，赠尚书右仆射。

刘悟，其祖正臣，平卢军节度使，袭范阳不克，死。叔父全谅，节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将，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复署为将，被病去，还东都，全谅积缗钱数百万在焉，悟破滕鏐用之。从恶少年杀人屠狗，豪横犯法，系河南狱，留守韦夏卿贷免。李师古厚币迎之，始未甚知，后从击球，轩然驰突，撞师古马仆，师古恚，将斩之，悟盛气以语触师古，不习，师古奇其才，令将后军，妻以从媼，历牙门右职。师道以军用屈，率贾人钱为助，命悟督之。悟独宽假，人皆归赖。师道被讨，使将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乐为用，军中刁斗不鸣。

田弘正兵屯阳谷，悟徙营潭赵，魏师逾河取卢县，壁阿井，城中飞语以谓冯利涉与悟当为帅。师道内疑，数召悟计事，悟曰：“今与魏如角力者，势已交，先退者负。悟还，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谏曰：“兵成败未可知，杀大将，孰肯为用？”师道然之。或言悟且乱，不如速去，师道遣使两辈来责战，密语其副张暹使斩悟。使者与暹屏语移时，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斩使者，召诸将议曰：“魏博兵强，出则败，不出则死。且天子所诛，司空而已。吾属为驱迫就死地，孰若还兵取郛立大功，转危亡为富贵乎？”众皆唯唯，而别将赵垂棘沮其行，悟因杀之，并杀所恶三十人，尸帐前，众畏伏。下令曰：“入郛，人赏钱十万，听复私怨，财畜恣取之，唯完军帑，违者斩。”因遣报弘正，使进兵潭赵。悟夜半薄西门，黎明启而入，杀师道并大将魏铣等数十人。即拜悟义成节度使，封彭城郡王，实封户五百。

元和十五年来朝，进检校兵部尚书。穆宗立，徙昭义军。硃克融乱，议者假威名以厌其乱，移守卢龙。至邢州，会王廷凑之变，不得入，还屯。进兼幽、镇招讨使，治邢州。围临城，观望久不拔，与监军刘承偕不叶，众辱悟，纵其下乱法，悟不堪其忍。承偕与都将张问谋缚悟送京师，以问代节度事。悟知之，以兵围监军，杀小使。其属贾直言质责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为至此，军中将复有如公者矣！”悟遽谢曰：“吾不欲闻李司空字，少选当定。”即搃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违其心，贬承偕，然悟自是颇专肆，上书言多不恭。天下负罪亡命者多归之，强列其冤。累进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宝历初，巫者妄言师道以兵屯镗璃陂，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将易衣，呕血数斗，卒，赠太尉。表其子从谏嗣。

从谏，母微贱，少狡狴。师道时，使悟出屯，署从谏门下别奏。从谏与师道诸奴日戏博交通，具知其阴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从谏知留后，持金币赂当权者。朝议谓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奏言：“悟匿死，众不必同乱，从谏威惠未著，若诏比镇大将领节度，驰入军，笮其未备，使军情有属，谋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势难独存，数月可覆。”时李逢吉、王守澄纳其赂，数为请，敬宗乃以晋王为节度大使，诏从谏主留事，起将作监主簿，检校左散骑常侍。晋王帝所爱，从谏馈献相望，未几，拜节度使。大和初，李昕败馆陶，走浅口，从谏引铁骑黄头郎救之，听免。进检校尚书左仆射，拜司空，封沛国公。

昭义自悟时治邢州，而人思上党，从谏还治潞。悟苛扰，从谏宽厚，故下益附。方年壮，思立功。六年，请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还藩，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卿多托以私，

又见事柄不一，遂心轻朝廷，有骄色。李训约从谏诛郑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传言死非其罪。从谏不平，三上书请王涯等罪，讥切中人。时宦竖得志，天子弱，郑覃、李石新执政，藉其论执以立权纲，中人惮而怨之。又劾奏萧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积怒，倡言从谏志窥伺。从谏亦妄言清君侧，因与朝廷猜贰。武宗立，兼太子太师。性奢侈，饰居室舆马。无远略，善贸易之算。徙长子道入潞，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缙十万。贾人子献口马金币，即署牙将，使行贾州县，所在暴横沓贪，责子贷钱，吏不应命，即诉于从谏。欲论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从谏畜马高九尺，献之帝，帝不纳，疑士良所沮，怒杀马，益不平。又闻士良宠方渥，愈忧惑，欲自入朝，恐不脱祸，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赠太傅。

初，大将李万江者，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举帐从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马如鸭而健，世所谓津梁种者，岁入马价数百万。子弟姻娅隶军者四十八人，从谏徙山东，惧其重迁且生变，而子弟亦豪纵，少从谏，不甚礼，因诬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馀家。姬妾有微过，辄杀之。人皆知其将亡。

从子稹，父从素仕右骁卫将军。从谏以为嗣，病甚，与妻裴谋，令主军事，置大将王协、郭谊、刘武德、刘守义等佐稹。秘不发丧，协谋遣将姜岑请医于朝。中人与医至，时从谏死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诏，稹请代拜。”中人曰：“卧而视可也。”辞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户之，中人恐有变，趋出，赍馈百万。后使者继往，为知从谏已死者，未至数舍，众惧，武德与将董可武出兵万人迎劳，至牙门，不得前。诸将乃诣监军崔士康邀说，请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丧次，扶出稹，为裹絺巾，曰：“毋更欲杀

敕使。”诸将哄然笑，遂出见三军。

帝怒前使者不入，谪隶恭陵；稹所遣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辈，皆杖死京兆府。诏从素书敕稹护丧还东都，稹不奉诏。诏群臣议，李德裕建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谕上旨，出山东兵，破之必矣。”有诏夺从谏、稹官，敕诸军进讨。

于是河阳王茂元以兵屯万善；河东刘沔守昂车关，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栅肥乡，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临洺，略任、尧山、向城；河中陈夷行营冀城，侵冀氏。茂元别遣将营天井关，为贼将薛茂卿所破，执四将，火十七栅。张巨进攻万善，不能下。茂元欲走，会日暮，贼自溃去。诏忠武王宰以本军入怀泽行营，陈许士粟武，贼众素惮畏。而茂卿负战胜，冀厚赏。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节益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大望，乃与宰通，即伪挑战，亟北，委天井关去，左右七营皆溃。茂卿奔泽州，使谍言于宰曰：“泽可取，吾应于内。”宰疑不进，失期，茂卿扼腕怅恨。稹闻其贰，召诛之。宰进破刘公直，拔陵川。刘沔又取石会关。李石代沔领河东，稹因石兄洺州刺史恬移书乞降，石以闻，右拾遗崔碣表请纳之，帝怒，斥碣邓城令，诏敢言罢兵者戮贼境。上令石答书许稹面缚，石驰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将杨弁逐李石，与稹连和，稹诸将建议：“我求承袭，彼叛卒，若与之，是与反者。”械其使送京师，使康良侏屯鼓腰岭，败太原兵，生擒卒七百。帝犹不赦。

始，从谏将死，命稹无笞辱群奴，故李士贵等与王协尤用事，士战，有功不赏，下无斗志。府中财货尚山积，而协请税商人，使刘溪等分出检实，而溪并齐民阅其货，十取二，百姓始怨。从谏妻弟裴问守邢州，有募兵五百，号“夜飞将”，多豪姓子，其家以输货不时，为溪所囚。问以为言，溪大怒，问因杀溪，与刺史崔嘏斩大将，自归成德军。王钊守洺州，给士

巾布一端，稭檄代岁禀。钊谓众曰：“库物尚多，欲发以为赏，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给之，送款魏博军。慈州将高玉、尧山将魏元谈等以次降成德，元逵以久为贼守，杀之。

稭闻三州降，大惧。大将郭谊与王协始议图稭，使董可武诱稭至北第，置酒，饮酣，即斩首，悉取从谏子在襁褓者二十馀，并从子积、匡周等杀之。诛张谷、张沿、陈扬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韩茂章、茂实、贾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军中素不附者皆杀。函稭首送王宰，献京师，告庙社，帝御兴安门受之。刘公直亦降于宰。

石雄以兵守境，军大掠，谊移书责之，雄衔怒。稭之死，谊斥从谏妻伏夹室，收其货私于己，建大厩，日望旌节。宰相德裕建言：“稭庸下，乱繇谊始，及军穷蹙，乃图稭邀荣，不诛无以惩奸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党送京师，论如法。”先是有狂人呼于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从谏捕诛之，乃请诏雄率兵如数以入。雄至潞，缚谊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师，并殊死。杖崔士康杀之。白惟信者，潞泉将，数与雄战，惧不敢降，自武乡杀都将康良侄，欲降卢钧；雄遣人召降，惟信杀之，卒降钧。有诏“从谏且死，乃署稭军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发视，面如生，一目尚开，雄三斩之，仇人剔其骨几尽。

谊者，兖州人。兄岌，事悟为牙将，常乐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气者言：“其地当三世为都头异姓。”河北谓都头异姓，至贵称也。“然窆过二丈不利。”谊以岌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谊及岌三子同诛。

张谷、张沿、陈扬庭皆有文，时时言古今成败以佐从谏，故善遇此三人。谷纳邯郸人李严女为侍人，号新声。当从谏潜

图窥胁，新声谏谷曰：“始天子以从谏为节度，非有战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齐十二州还天子，去就间未能夺其嗣耳。自有泽潞，未闻以一缕一蹄为天子寿，左右皆无赖。章武朝，数镇颠覆，皆雄才杰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从谏擢自儿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终。君当脱族西去，大丈夫勿顾一饭恩，以骨肉腥健儿食。”言讫悲涕。谷不决者三月，畏言泄，缢之。

李仲京，训之兄，为萧洪府判官，擢监察御史。王渥，璠之子。王羽，涯族孙。韩茂章、茂实，约之子。贾庠，餗子。郭台，行馀子。甘露难作，皆羸服奔从谏，从谏衣食之。

甄戈者，颇任侠，从谏厚给衅，坐上座，自称荆卿。从谏与定州戍将有嫌，命戈取之，因为逆旅上谒，留饮三日，乘间斩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馀辈劫之。从谏不悦，号“伪荆卿。”

从谏妻裴，以弟立功，诏欲贷其死。刑部侍郎刘三复执不可，于是赐死，以尸还问。裴父敞，冕之裔，辟悟府，悟奇之，故为从谏纳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桂下，家人以为怪，因许婚。封燕国夫人。宽厚有谋，每劝从谏入朝为子孙计。从谏有妾韦愿封夫人，许之，诏至，裴怒，毁诏不与。从谏它日会裴党，复出诏，裴抵去，曰：“淄青李师古四世阻命，不闻侧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顾以婢为夫人，族不日灭耳！”从谏赧然止。及韦至京师，乃言：“李丕降，裴会大将妻号哭曰：‘为我语若夫，勿忘先公恩，愿以子母托。’诸妇亦泣下，故潞诸将叛益坚。”由是及祸。

初，术者李琢能言祸福，从谏以重币邀，辟署大将。会昌初，谓从谏曰：“往岁长星经斗，公生直之。今镇复至，当有灾。”从谏即徙军山东，开球场，凿柳泉，大兴役以厌。及病，

有言琢所兴造皆逆岁，疑有异谋，使稹数其罪杀之，府中汹汹，俄而李丕降。

有李佐之者，兼孙也，累调河南尉，号强直。尝客潞，为从谏所礼，留不得去，遂署观察府支使，因娶其从祖妹。从谏薄疏属，资媵寒阙，佐之亦薄之，不甚答。从谏病，佐之力讽使还东都，从谏虽不能从，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协等恐佐之妻母有所关说，即辇母归东都。会佐之奴告佐之交通宾客，漏军中虚实，稹囚之。妻诉不见礼，稹遂杀之。

武乡令唐汉宾，俭裔孙，以稹拒命，固谏归朝，不听，举族见害。李师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见从谏稍恣横，假言求长生术，不与事。从谏使归东都，师晦惧为谷、扬庭等所譖，请居涉，从谏不之疑。稹败，有为帝言者，擢伊阙令，而赠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赠汉宾本县令。

先时，河北诸将死，皆先遣使吊祭，次册赠，次近臣宣慰，度军便宜乃与节，军中不许出，乃用兵，大抵不半岁不能定，故敖将逆子皆得为之备。稹初不意帝怒即见讨，及茂元录诏示稹，举族号恟，欲自归，而愚懦不决云。自悟至稹三世，凡二十六年。

李丕者，善长短术，与从谏厚善，署大将。及稹阻命，军中疾其才，丕惧，乞为游弈深入，以图营壁处，遂自归。议者疑为贼遣，德裕奏言：“讨贼半年，始有降者，当赏以劝馀。”

帝召见，擢忻州刺史。丕请取榆社，东径武安入讨贼，虽邢、洺未下，而兵不得救潞。不听。杨弁乱，遣人诱丕，丕斩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户部物积代州，今丕塞其路，贼破矣。”乃趣丕讨弁，兵未至而弁已禽。迁汾、晋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党项叛，徙鄜坊，卒。

赞曰：《传》称：“作《易》者其知盗乎！”然则盗之情，非圣人不能知。唐中衰，奸雄圖睨而奋，举魏、赵、燕之地，莽为盗区，挈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复。昏上庸佐，惟不知盗故也。引妖就暝，以夺厥明，宁萧俯、崔植等谓耶！

## 卷第二百六 列传第一百四十上

## 突厥上

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类能言之。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方其时，群臣献议盈廷，或听或置，班然可睹也。

刘昫以为：

严尤辩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权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为寇不能也，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称：“王侯设险以固其国。”筑长城，脩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备胡，燕、秦亦筑长城限中外，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顿手弑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武帝时，中国艾安，胡寇益希，疏而绝之，此其时也。方更靡耗华夏，连兵积年，故严尤以为下策。然而汉至昭、宣，武士练习，斥候精明，匈奴收迹远徙，犹袭奉春之过举，倾府藏给西北，岁二亿七十万。皇室淑女，嫔于穹庐；掖庭良人，

降于沙漠。夫贡子女方物，臣仆之职也。《诗》曰：“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荒服称其来，不言往也。公及吴盟，诿而不书。奈何以天子之尊，与匈奴约为兄弟，帝女之号，与胡媪并御；蒸母报子，从其污俗？中国异于蛮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冶之姿，毁节异类，垢辱甚矣。汉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晋羌狄居塞垣，资奉逾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长，赐金印紫绶，食王侯之俸。牧马之童，乘羊之隶，赍毳毼邀利者，相错于路。耒耨之利，丝枲所生，散于数万里之外。胡夷岁骄，华夏日蹙。方其强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养之如初。病则受养，强则内攻，中国为羌胡服役且千载，可不悲哉！诚能移其财以赏戍卒，则民富；移其爵以饵守臣，则将良。富利归于我，危亡移于彼，无纳女之辱，无传送之劳。弃此而不为，故曰汉无策。严尤谓古无上策，谓不能臣妾之也，诚能之而不用耳。秦无策，谓攘狄而亡国也。秦亡，非攘狄也。汉得下策，谓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无策也。故曰严尤辩而未详也。班固谓“其来慕义，则接以礼让。”何者？礼让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兽夷狄也。纡丽外散，则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则侵盗之本也。圣人饮食声乐不与之共，来朝坐于门外，舌人体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汉氏习玩骄虏，使其悦燕、赵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绮罗纨，供之则增求，绝之则招怨，是饱豺狼以良肉，而纵其猎噬也。华人步卒利险阻，虏人骑兵利平地，坚守无与追奔竞逐，来则杜险使不得进，去则闭险使不得还，冲以长戟，临以强弩，非求胜也，譬诸虫豸虺蜴，何礼让之接哉？故曰班固详而未尽者，此也。

杜佑谓：

秦以区区关中灭六强国，今竭万方之财，上奉京师，外有犬戎恟陵，陷城数百，内有兵革未宁，三纪矣。岂制置异术，

古今殊时乎？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伙，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其后仕宦途多，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习佗技。又秦、汉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初，减至六千亩。亩竣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强富，不可得也。汉时，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尝暂息。计其举国之众，不过汉一大郡，鼂错请备障塞，故北边妥安。今潼关之西，陇山之东，鄜坊之南，终南之北，十馀州之地，已数十万家。吐蕃绵力薄材，食鲜艺拙，不及中国远甚，诚能复两渠之饶，诱农夫趣耕，择险要，缮城垒，屯田蓄力，河、陇可复，岂唯自守而已。

至佑孙牧亦曰：

天下无事时，大臣偷处荣逸，战士离落，兵甲钝弊，车马削弱，天下杂然盗发，则疾驱以战，是谓宿败之师。此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馀赢，以虏壮为幸，执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筑垒未乾，公囊已虚。此不责实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赏，或一日再赐，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肯外死勤于我哉？此赏厚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菜色甚安，一岁未更，已立于坛墀之上。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将兵，柄不得专，一曰为偃月，一曰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佯，惶骇之间，虏骑乘之。此不专任之过，其败五也。元和时，团兵数十万以

诛蔡，天下乾耗，四岁然后能取之，盖五败不去也。长庆初，盗子若孙悉来走命，未几而燕、赵乱，引师起将，五败益甚，不能加威于反虏。二杜之论如此。

广德、建中间，吐蕃再饮马岷江，常以南诏为前锋，操倍寻之戟，且战且进，蜀兵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众，自度不能留，辄引去。蜀人语曰：“西戎尚可，南蛮残我。”至韦皋凿青溪道以和群蛮，使道蜀入贡，择子弟习书算于成都，业成而去，习知山川要害。文宗时，大入成都，自越嵩以北八百里，民畜为空，又败卒贫民因缘掠杀，官不能禁。自是群蛮常有屠蜀之心，蜀民苦于重征者，亦欲启之以幸非常。岁发戍卒，不习山川之险，缓步一舍，已呵然流汗。为将者刻薄自入，给帛则以疏易良，赋粟以沙参粒，故边卒怨望而巴、蜀危忧。孙樵谓：“宜诏严道、沈黎、越嵩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于州则易役，卒出于边则习险，相地分屯，春耕夏蚕以资衣食，秋冬严壁以俟寇。岁遣廉吏视卒之有无，则官无馈运，吏无牟盗。”此其备御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

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卫士曰附离。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

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

李轨、王世充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马刘文静往聘，与连和，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帝平京师，遂恃功，使者每来多横骄。武德元年，骨咄禄特勒来朝，帝宴太极殿，为奏九部乐，引升御坐。是岁，始毕牙帐自破，帝问内史令萧瑀，瑀曰：“魏文帝幸许，城门无故坏，是年文帝崩，岂其类耶？”二年，始毕自将度河，至夏州，与贼梁师都合，又佐刘武周以五百骑入句注，将侵太原。会病死，帝为发哀长乐门，诏群臣即馆吊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万贖之。子什钵苾幼，不克立，以为泥步设，使居东偏，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处罗复妻隋义成公主，遣使来告，则又潜通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击斩其使，取牛羊万馀。处罗迎隋萧皇后及齐王暕之子正道于窠建德所，因立正道为隋王，奉隋后，隋人没者隶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众万人。秦王讨武周也，处罗以弟步利设骑二千会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妇人女子去，总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俭特勒助屯。明年，谋取并州置杨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谏止，处罗曰：“我先人失国，赖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无知乎？我自决之。”会天雨血三日，国中犬夜群号，求之不见，遂有疾，公主饵以五石，俄疽发死。主以子奥射设陋弱，弃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为颉利可汗。

颉利始为莫贺咄设，牙直五原北。薛举陷平凉，与连和，帝患之，遣光禄卿宇文歆赂颉利，使与举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说还五原地。皆见听，且发兵举长逊所部会秦王军。太子建成议废丰州，并割榆中地。于是处罗子郁射设以所部万帐入处河南，以灵州为塞。

颉利又妻义成，以始毕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使居东。义

成，杨谐女也，其弟善经亦依突厥，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说颉利曰：“往启民兄弟争国，赖隋得复位，子孙有国。今天子非文帝后，宜立正道以报隋厚德。”颉利然之，故岁入寇。然倚父兄馀资，兵锐马多，敖然骄气，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书辞悖慢，多须求。帝方经略天下，故屈礼，多所舍货，赠赆不貲，然而不厌无厓之求也。

四年，颉利率万骑与苑君璋合寇雁门，定襄王李大恩击却之。颉利执我使者汉阳公瑰、太常卿郑元、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帝亦囚其使与相当。由是寇代州，败行军总管王孝基，略河东，犯原州，穿延州塞，诸将与战，不能有所俘。

明年，还顺德等，且请和，贻鱼胶，给云：“固二国之好也。”帝虽未情，释其使特勒热寒等，厚与金还之。大恩上言：“突厥饥，马邑可图也。”诏殿中少监独孤晟共击之。晟后约，大恩不敢进，屯新城，颉利自将数万骑与刘黑闥合围之，大恩没，士死者数千人。进击忻州，为李高迁所破。黑闥以突厥万人扰山东，又残定州。颉利未得志，乃率十五万骑入雁门，围并州，深钞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数千骑转掠原、灵间。于是太子建成将兵出豳州道，秦王将兵出蒲州道击之；李子和以兵趋云中，掩可汗后；段德操出夏州，狙其归。并州总管襄邑王神符战汾东，斩虏五百首，取马二千；汾州刺史萧颢献俘五千。虏陷大震关，纵兵掠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杨师道拒之，获马、橐它数千。颉利闻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师还。又明年，与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与屯将相胜负。帝遣太子建成复屯北边，秦王屯并州备虏，久乃罢。俄又破代地一屯，进击渭、豳二州，取马邑，不有也，复请和，归我马邑。

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胜，更与君璋合攻陇州

及阴般城，分击并地，秦王与齐王元吉屯豳州道以备胡。君璋与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系骚然，数为诸将驱逐。其八月，颉利与突利兵悉起，自原州连营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齐王拒之。

初，关中霖潦，饷道绝，军次豳州，可汗万骑奄至，阵五龙坂，以数百骑挑战，举军失色。秦王驰百骑掠阵，大言曰：“国家于突厥无负，何为深入？我，秦王也，故来自与可汗决，若固战，我才百骑耳，徒广杀伤，无益也。”颉利笑不答。又驰骑语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助，今无香火情邪？能一决乎？”突利亦不对。王将绝水前，颉利见兵少，又闻与突利语，阴相忌，即遣使者来曰：“王毋苦，我固不战，将与王议事耳。”于是引却。秦王纵反间，突利乃归心，不欲战，颉利亦无以强之，乃遣突利及夹毕特勒思摩请和，帝许之。突利遂自托于王为昆弟。帝见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顿首辞，帝曰：“我见若犹颉利也。”乃听命。

突厥既岁盗边，或说帝曰：“虜数内寇者，以府库子女所在，我能去长安，则戎心止矣。”帝使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按行樊、邓，将徙都焉。群臣赞迁，秦王独曰：“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帝乃止。颉利已和，亦会甚雨，弓矢皆弛恶，遂解而还。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作大匠于筠请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颉利遣使来，愿款北楼关请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罢十二军，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张，乃复置之，以练卒搜骑。

八年，颉利攻灵、朔，与代州都督蔺慕战新城，慕败绩。于是张瑾兵屯石岭，李高迁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

突厥用敌国礼，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于虜以纾吾边。今卒败约，朕将击灭之，毋须姑息。”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瑾未至屯，虜已逾石岭，围并州，攻灵州，转扰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瑰屯太行。瑾战大谷，败绩，中书侍郎温彦博陷于贼，郢州都督张德政死之。遂攻广武，为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设掠绥州，请和去。败并州数县，入兰、鄯、彭州诸屯，或小胜，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将军杨屯击之，且发土屯大谷。

九年，攻原、灵，又围凉州，进犯泾、原，李靖与战灵州，虜引去。寇西会州，围乌城，翔祥陇、渭间，平道将军柴绍破之于秦州，斩一特勒、三大将，虜千级。大抵虜得志则深入，负则请和，不耻也。其七月，颉利自将十万骑袭武功，京师戒严。攻高陵，尉迟敬德与战泾阳，获俟斤乌没啜，斩首千余级。颉利遣谋臣执失思力入朝以觐我，因夸说曰：“二可汗兵百万，今至矣！”太宗曰：“我与可汗尝面约和，尔则背之。且义师之初，尔父子身从我，遗赐玉帛多至不可计，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强耶？今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请命，萧瑀、封德彝谏帝，不如礼遣之，帝不许，系于门下省。乃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驰六骑出玄武门，幸渭上，与可汗隔水语，且责其负约。群酋见帝，皆惊，下马拜。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部队静严，虜大骇。帝与颉利按辔，即麾军却而阵焉。萧瑀以帝轻敌，叩马谏，帝曰：“我思熟矣，非尔所知也。夫突厥扫地入寇，以我新有内难，谓不能师。我若阖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独出，示无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战，不意我能沮其始谋。彼入吾地既深，惧不能返，故与战则克，和则固，制贼之命，在此举矣！”是日，颉利果请和，许之。翌日，刑白马，与颉利盟便桥上，突厥引还。萧瑀曰：“颉利

之来，诸将多请与战，陛下不听，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我醉而缚之，其势易甚。又我敕长孙无忌、李靖潜师幽州以须，若大军蹶其后，伏邀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一与虜校，杀伤必多，彼败未及亡，惧而脩德，与我为怨，其可当耶？今仆械卷铠，啖以玉帛，虜志必骄，骄则亡之端也，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诏殿中监豆卢宽、将军赵綽护送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头，帝不纳，诏归所俘于我。

贞观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皆叛，使突利讨之，不胜，轻骑走，颉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岁大雪，羊马多冻死，人饥，惧王师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声言会猎。议者请责其败约，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为不信，况国乎？我既与之盟，岂利其灾，邀险以取之耶？须其无礼于我，乃伐之。”

明年，突利自陈为颉利所攻，求救。帝曰：“朕与颉利盟，又与突利有昆弟约，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夷狄无信，我虽如约，彼常负之，今乱而击之，侮亡之道也。”乃诏将军周范壁太原经略之，颉利亦拥兵窥边。或请筑古长城，发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并出，三月连明，赤气满野，彼见灾而不务德，不畏天也。迁徙无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则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谩鬼神也。与突利不睦，内相攻残，不和于亲也。有是四者，将亡矣，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突厥俗素质略，颉利得华士赵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专国；又委政诸胡，斥远宗族不用，兴师岁入边，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数翻覆不信，号令无常。岁大饥，哀敛苛重，诸部愈贰。

又明年，属部薛延陀自称可汗，以使来。诏兵部尚书李靖击虜马邑，颉利走，九俟斤以众降，拔野古、仆骨、同罗诸部、习奚渠长皆来朝。于是诏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灵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营州都督薛万淑出畅武道，凡六总管，师十余万，皆授靖节度以讨之。道宗战灵州，俘人畜万计，突利及郁射设、廕奈特勒帅所部来奔，捷书日夜至，帝谓群臣曰：“往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诡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耻于天下，今天诱诸将，所向辄克，朕其遂有成功乎！”

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夜袭颉利，颉利惊，退牙碛口，大酋康苏蜜等以隋萧皇后、杨正道降。或言中国人尝密通书于后，中书舍人阳文瓘请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当思隋，今反侧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颉利窘，走保铁山，兵犹数万，令执失思力来，阳为哀言谢罪，请内属，帝诏鸿胪卿唐俭、将军安脩仁等持节慰抚。靖知俭在虜所，虜必安，乃袭击之，尽获其众，颉利得千里马，独奔沙钵罗，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禽之。沙钵罗设、苏尼失以众降，其国遂亡，复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

颉利至京师，告俘太庙，帝御顺天楼，陈仗卫，士民纵观，吏执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国破，赖隋以安，不以一镞力助之，使其庙社不血食，一也；与我邻而弃信扰边，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携怨，三也；贼华民，暴禾稼，四也；许和亲而迁延自遁，五也。朕杀尔非无名，顾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穷责也。”乃悉还其家属，馆于太仆，稟食之。

思结俟斤以四万众降，可汗弟欲谷设奔高昌，既而亦来降。伊吾城之长素臣突厥，举七城以献，因其地为西伊州。制诏：

突厥往逢疠疫，长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为瘞藏之。又诏：隋乱，华民多没于虏，遣使者以金帛赎男女八万口，还为平民。

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憍，与家人悲歌相泣下，状貌羸省。帝见怜之，以虢州负山多麋麋，有射猎之娱，乃拜为刺史，辞不往，遂授右卫大将军，赐美田宅。帝曰：“昔启民失国，隋文帝不吝粟帛，兴士众，营护而存立之，至始毕稍强，则以兵围炀帝雁门，今其灭者，殆背德忘义致然耶”颉利子叠罗支，有至性，既舍京师，诸妇得品供，罗支预焉；其母最后至，不得给，罗支不敢尝品肉。帝闻，叹曰：“天稟仁孝，讵限华夷哉！”厚赐之，遂给母肉。

八年，颉利死，赠归义王，谥曰荒，诏国人葬之，从其礼，火尸，起冢灊东。其臣胡禄达官吐谷浑邪者，颉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颉利始生，以授浑邪，至是哀恻，乃自杀。帝异之，赠中郎将，命葬颉利冢旁，诏中书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颉利、浑邪之墓碑。俄苏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启民可汗弟也。始毕以为沙钵罗设，帐部五万，牙直灵州西北，姿雄赳，以仁惠御下，人多归之；颉利政乱，其部独不贰。突利降，颉利以为小可汗。颉利已败，乃举众来，漠南地遂空，授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怀德王云。

颉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来降者尚十余万，诏议所宜，咸言：“突厥扰中国久，今天丧之，非慕义自归，请悉籍降俘，内兖、豫闲处，使习耕织，百万之虏，可化为齐人，是中国有加户，而漠北遂空也。”中书令温彦博请：“如汉建武时，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为捍蔽，不革其俗，因而抚之，实空虚之地，且示无所猜。若内兖、豫，则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秘书监魏征建言：“突厥世为中国

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当遣还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且秦、汉以锐师猛将击取河南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万，若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彦博曰：“不然，天子于四夷，若天地养万物，覆载全安之，今突厥破灭，余种归命，不加哀怜而弃之，非天地蒙覆之义，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谓处以河南，盖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将怀德，何叛之为？”徵曰：“魏时有胡落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刘、石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彦博曰：“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彼创残之余，以穷归我，我援护之，收处内地，将教以礼法，职以耕农，又选酋良入宿卫，何患之恤？且光武置南单于，卒无叛亡。”于是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杜楚客、礼部侍郎李百药等皆劝帝不如使处河北，树首长，俾统部落，视地多少，令不相臣，国小权分，终不得亢衡中国，长辔远馭之道也。帝主彦博语，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入长安自籍者数千户。乃以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为泥步设，得隋淮南公主以为妻。颉利之立，用次弟为延陀设，主延陀部，步利设主部，统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树牙南直幽州，东方之众皆属焉。突利敛取无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等皆内属，颉利遣击之，又大败，众骚离，颉利囚捶之，久乃赦。突利尝自结于太宗，及颉利衰，骤追兵于突利，不肯从，因起相攻。突利请入朝，帝谓左右曰：“古为国者劳己以忧人，则

系祚长；役人以奉己，则亡。今突厥丧乱，由可汗不君，突利虽至亲，不自保而来。夷狄弱则边境安，然观彼亡，我不可以无惧，有不逮者，祸可纾乎！”突利至，礼见良厚，辍膳以赐之，拜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食户七百。及为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启民破亡，隋则复之，弃德不报，而父始毕反为隋敌。尔今穷来归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鉴前败也。我欲中国安，尔宗族不亡，故授尔都督，毋相侵掠，长为我北藩。”突利顿首听命。后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为举哀，亦诏文本文其墓，子贺逻鹳嗣。

帝幸九成宫，突利弟结社率以郎将宿卫，阴结种人谋反，劫贺逻鹳北还，谓其党曰：“我闻晋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间突进，可犯行在。”是夕，大风冥，王不出，结社率恐谋漏，即射中营，噪而杀人，卫十等共击之，乃走，杀厩人盗马，欲度渭，徼逻禽斩之，赦贺逻鹳，投岭外。于是群臣更言处突厥中国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氏李，树牙河北，悉徙突厥还故地。

思摩，颉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设。始，启民奔隋，碛北诸部奉思摩为可汗，启民归国，乃去可汗号。性开敏，善占对，始毕、处罗皆爱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种，故但为夹毕特勒，而不得为设。武德初，数以使者来，高祖嘉其诚，封和顺郡王。及诸部纳款，思摩独留，与颉利俱禽，太宗以为忠，授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统颉利故部居河南，徙怀化郡王。及是将徙，内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诏司农卿郭嗣本持节赐延陀书，言：“中国礼义，未始灭人国，以颉利暴残，伐而取之，非贪其地与人也。故处降部于河南，荐草美泉，利其畜牧，众日孳蕃，今复以思摩为可汗，还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长于突厥，举碛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

无相钞犯，有负约，我自以兵诛之。”思摩乃行，帝为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见其溺庀以为喜，况我养尔部人，息尔马羊，不减昔乎！尔父母坟墓在河北，今复旧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觞上万岁寿，且言：“破亡之余，陛下使存骨旧乡，愿子孙世世事唐，以报厚德。”于是赵郡王孝恭、鸿胪卿刘善就思摩部，筑坛场河上，拜受册，赐鼓纛，又诏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相之。

薛延陀闻突厥之北，恐其众奔亡度碛，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谢曰：“天子诏毋相侵，谨顿首奉诏。然突厥酣乱翻覆，其未亡时杀中国人如麻，陛下灭其国，谓宜收种落皆为奴婢，以偿唐人。乃养之如子，而结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后有乱，请终为陛下诛之。”十五年，思摩帅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始度河，牙于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壤，故突厥争利之。思摩遣使谢曰：“蒙恩立为落长，实望世世为国一犬，守吠天子北门，有如延陀侵逼，愿入保长城。”诏许之。

居三年，不能得其众，下多携背，思摩惭，因入朝愿留宿卫，更拜右武卫将军。从伐辽，中流矢，帝为吮血，其顾厚类此。还，卒京师，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筑坟象白道山，为刊其劳，碑于化州。

右贤王阿史那泥孰，苏尼失子也。始归国，妻以宗女，赐名忠。及从思摩出塞，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许之。

思摩既不能国，残众稍稍南度河，分处胜、夏二州。帝伐辽，或言突厥处河南，迎京师，请帝无东。帝曰：“夫为君者，岂有猜贰哉！汤、武化桀、纣之民，无不迁善，有隋无道，举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闻突厥之亡，内河南以振贍之，彼

不近走延陀而远归我，怀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国无突厥患。

“思摩众既南，车鼻可汗乃盗有其地。

车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为小可汗。颉利败，诸部欲共君长之，会薛延陀称可汗，乃往归焉。其为人沈果有智数，众颇便附，延陀畏逼，将杀之，乃率所部遁去，骑数千尾追，不胜。窜金山之北，三垂斗绝，惟一面可容车骑，壤土夷博，即据之，胜兵三万，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距长安万里，西葛逻禄，北结骨，皆并统之，时时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后衰，车鼻势益张。

二十一年，遣子沙钵罗特勒献方物，且请身入朝。帝遣云麾将军安调遮、右屯卫郎将韩华往迎之，至则车鼻偃然无入朝意，华谋与葛逻禄共劫之，车鼻觉，华与车鼻子陟苾特勒斗死，调遮被杀。帝怒，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发回纥、仆骨兵击之，其大酋长歌逻禄泥孰阙俟利发、处木昆莫贺咄俟斤等以次降。侃师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战，车鼻携爱妾，从数百骑走；追至金山，获之，献京师。高宗责曰：“颉利败，尔不辅，无亲也；延陀破，尔遁亡，不忠也。而罪当死，然朕见先帝所获酋长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释缚，数俘社庙，又见昭陵。拜左武卫将军，赐居第，处其众郁督军山，诏建狼山都督府统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谏车鼻，请归国，不听。乃遣子庵钵入朝，后来降，拜左屯卫将军，建新黎州，使领其众。于是突厥尽为封疆臣矣。始置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都护府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即擢领酋为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领回纥，徙故瀚海都护府于古云中城，号云中都护府，碣以北蕃州悉隶瀚海，南隶云中。云中者，义成公主所居也，颉利灭，李靖徙突厥羸破数百帐居之，以阿史德为之长，众稍盛，即建言愿以

诸王为可汗，遥统之。帝曰：“今可汗，古单于也。”乃改云中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都护。帝封禅，都督葛逻禄叱利等三十余人皆从至泰山下，已封，诏勒名于封禅碑云。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

调露初，单于府大酋温傅、奉职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乃以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左领军卫将军苑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讨之，恃胜不设备，会雨雪，士鞮寒，反为虏袭，大败，杀略万余人，大智等收余卒，行且战，乃免。于是嗣业流桂州，余坐免官。更拜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士无虑三十万，捕击反者。诏右金吾将军曹怀舜屯井陘，右武卫将军崔献屯绛、龙门。明年，行俭战黑山，大破之，其下斩泥孰匐，以首降，禽温傅、奉职以还，余众保狼山。始虏未叛，鸣蹶群飞入塞，吏曰：“所谓突厥雀者，南飞，胡必至。”比春还，悉堕灵、夏间，率无首，泥孰果亡。狼山众掠云州，都督窦怀哲、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逐出之。

永隆中，温傅部又迎颉利族子伏念于夏州，走度河，立为可汗，诸部响应。明年，遂寇原、庆二州。复诏行俭为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谍者给言伏念、温傅保黑沙，饥甚，可轻骑取也。怀舜独信之，轻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见虏，得薛延陀余部，降之；引还至长城，遇温傅与战，所杀相当。行俭兵壁代之陁口，纵反间，故伏念、温傅相贰，因遣兵击伏念，败之。伏念走，与怀舜遇，行且战一日，为伏念所破，弃军奔云中，士为虏所乘，死不可算，皆南首仆。怀舜杀牲与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辎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轻骑将袭怀舜，会行俭遣部将掩得其辎重，比还，无所归，

乃北走保细沙。行俭纵单于镇兵蹙之，伏念意王师不能远，不设备，及兵至，惶骇不得战，遂遣使间道诣行俭，执温傅降，行俭虏之，送京师，斩东市。

永淳元年，骨咄禄又反。

骨咄禄，颉利族人也，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袭吐屯。伏念败，乃啸亡散，保总材山，又治黑沙城，有众五千，盗九姓畜马，稍强大，乃自立为可汗，以弟默啜为杀，咄悉匐为叶护。时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阿史德元珍者，为长史王本立所囚。会骨咄禄来寇，元珍请谕还诸部赎罪，许之。至即降骨咄禄，与为谋，遂以为阿波达干，悉属以兵。乃寇单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轨击却之。又攻妫州，围单于都护府，杀司马张行师，攻蔚州，杀刺史李思俭，执丰州都督崔知辩。诏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备边。

嗣圣、垂拱间，连寇朔、代，掠吏士。左玉铃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总管，将击贼总材山，至忻州与贼遇，鏖战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大总管讨之。明年，入昌平，右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复入朔州地，常之与战黄花堆，虏败，追奔四十里，遯过碛。右监门卫中郎将纛宝璧当追，意虏即破，欲幸取功，乃募谋出塞二千里，间虏无备，趋袭之。将至，漏言于军，虏得整众出，皆死战，大败，宝璧跳还，举军没。武后怒，诛宝璧，改骨咄禄曰不卒禄。俄而元珍攻突骑施，战死。

天授初，骨咄禄死，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为可汗，篡位数年，始攻灵州，多杀略士民。武后以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为司马，率朔方道总管契苾明、雁门道总管王孝杰、威化道总管

李多祚、丰安道总管陈令英、瀚海道总管田扬名等凡十八将军兵出塞，杂华蕃步骑击之，不见虏，还。俄诏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备边。

契丹李尽忠等反，默啜请击贼自效，诏可。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以左豹韬卫将军阎知微即部册拜迁善可汗。默啜乃引兵击契丹，会尽忠死，袭松漠部落，尽得孙万荣妻子辎重，酋长崩溃。后美其攻，复诏知微持节册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未及命，俄攻灵、胜二州，纵杀略，为屯将所败。又遣使者谢，请为后子，复言有女，愿女诸王，且求六州降户。初，突厥内属者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请粟田种十万斛，农器三千具，铁数万斤，后不许，宰相李峤亦言不可。默啜怨，为慢言，执使者司宾卿田归道。于是纳言姚 等建请与之，乃归粟、器、降人数千帐，繇是突厥遂强。

诏淮阳王武延秀聘其女为妃，诏知微摄春官尚书，与司宾卿杨鸾庄持节护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闻其子孙独二人在，我当立之。”即囚延秀等，妄号知微为可汗，自将十万骑南向击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虏入围勃、檀，后诏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亶为天兵东道总管，兵凡三十万击之；右羽林大将军阎敬容、李多祚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兵亦十五万。默啜破蔚州飞狐，进残定州，杀刺史孙彦高，焚庐舍，乡聚为空。后怒，下诏购斩默啜者王之，更号曰斩啜。虏围赵州，长史唐波若应之，入杀刺史高睿，进攻相州。诏沙吒忠义为河北道前军总管，李多祚为后军总管，将军嵎夷公福富顺为奇兵总管，击虏。时中宗还自房陵，为皇太子，拜行军大

元帅，以纳言狄仁杰为副，文昌右丞宋玄爽为长史，左肃政台御史中丞霍献可为司马，右肃政台御史中丞吉顼为监军使，将军扶余文宣等六人为子总管。未行，默啜闻之，取赵、定所掠男女八九万悉坑之，出五回道去，所过人畜、金币、子女尽剽有之，诸将皆顾望不敢战，独狄仁杰以兵追之，不及。

默啜负胜轻中国，有骄志，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复立咄悉匐为左察，骨咄禄子默矩为右察，皆统兵二万；子匐俱为小可汗，位两察上，典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号拓西可汗。岁入边，戍兵不得休，乃高选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为天兵军大总管，娄师德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备虏。

默啜剽陇右牧马万匹去，俄复盗边，诏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大元帅，率并州长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讷与元忠击虏，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盐、夏，掠羊马十万，攻石岭，遂围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为持节山东防御大使，节度沧、瀛、幽、易、恒、定、妫、檀、平等九州之军，以瀛州都督张仁亶统诸州及清夷、障塞军之兵，与季昶犄角，又以相王为安北道行军元帅，监诸将，王留不行。虏入代、忻，仍杀略。

长安三年，遣使者莫贺达干请进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义兴郡王重明盛服立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贪汗献马千匹，谢许婚，后渥礼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鸣沙，于是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不胜，死者几万人，虏遂入原、会，多取牧马。帝诏绝昏，购斩默啜者王以国、官诸卫大将军。默啜杀我行人鸿胪卿臧思言，诏左屯卫大将军张仁亶为朔方道大总管屯边。明年，始筑三受降城于河外，障绝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请和亲，诏取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下嫁。会左羽林大将军孙佺等与奚战冷陁，为奚所执，献

诸默啜，默啜杀之，更以刑部尚书郭元振代休璟。

玄宗立，绝和亲。默啜乃遣子杨我支特勒入宿卫，固求昏，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妻之，下书谕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同俄特勒、火拔颉利发石失毕精骑攻北庭，都护郭虔瓘击之，斩同俄城下，虏奔解。火拔不敢归，携妻子来奔，拜左武卫大将军、燕山郡王，号其妻为金山公主，赐赉优缗。杨我支死，诏宗亲三等以上吊其家。是时突厥再上书求昏，帝未报。

初，景云中，默啜西灭娑葛，遂役属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五咄陆、右五弩失毕俟斤皆请降。葛逻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进硃斯，阴山都督谋落匐鸡，玄池都督蹋实力胡鼻率众内附；诏处其众于金山。以右羽林军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军大总管，节度赤水、建康、河源等军，屯凉州，以都督杨执一副之：右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镇军大总管，节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军，屯并州，以长史王峻副之。抚新附，检钞暴。默啜屡击葛逻禄等，诏在所都护、总管犄角应援。虏势浸削。其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与蹶跌都督思太，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鹞屈颉斤、苾悉颉力，高丽大酋高拱毅，合万余帐相踵款边，诏内之河南；引拜文简左卫大将军、辽西郡王，思太特进、右卫大将军兼蹶跌都督、楼烦郡公，道奴左武卫将军兼刺史、云中郡公，鹞屈颉斤左骁卫将军兼刺史、阴山郡公，苾悉颉力左武卫将军兼刺史、雁门郡公，拱毅左领军卫将军兼刺史、平城郡公，将军皆员外置，赐各有差。

默啜讨九姓，战碛北，九姓溃，人畜皆死，思结等部来降，帝悉官之。拜薛讷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佐之，备边。诏金山、大漠、阴山、玄池都督等共图取默啜，班赏格，赐物谕之。默啜又讨九姓拔野古，战独乐河，

拔野古大败，默啜轻归不为备，道大林中，拔曳固残众突出，击默啜，斩之，乃与入蕃使郝灵佺传首京师。

骨咄禄子阙特勒合故部，攻杀小可汗及宗族略尽，立其兄默棘连，是为毘伽可汗。

## 卷第二百七 列传第一百四十下

### 突厥下

毘伽可汗默棘连，本谓“小杀”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己功，让于阙特勒，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实开元四年。以特勒为左贤王，专制其兵。初，默啜死，阙特勒尽杀其用事臣，惟噶欲谷者以女婆匐为默棘连可敦，独免，废归其部。后突骑施苏禄自为可汗，突厥部种多贰，默棘连乃召噶欲谷与谋国，年七十余，众尊畏之。俄而跌跌思太等自河曲归之。始，降户之南也，单于副都护张知运尽敛其兵，戎人怨怒；及姜晦为巡边使，遮诉禁弓矢无以射猎为生，晦悉还之。乃共击张知运，禽之，将送突厥；朔方行军总管薛讷、将军郭知运追之，众溃，释知运去。思太等分为二队北走，王峻又破其左队。

默棘连既得降胡，欲南盗塞，噶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岁丰，未有间，且我兵新集，不可动也。”默棘连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庙，噶欲谷曰：“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一，所能与抗者，随水草射猎，居处无常，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若城而居，战一败，必为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强术。”默棘连当其策，即遣使者请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许。俄下诏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骁卫大将军金山道总管处木昆执米啜、坚昆都督右武卫大将军骨笃禄毘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子

左贤王墨特勒、左威卫将军右贤王阿史那毘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毕等蕃汉士悉发，凡三十万，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总管王峻统之，期八年秋并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连。默棘连大恐，噉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庭，与二蕃相距远，必不合。峻与张嘉贞有隙，必相执异，亦必不能来。即皆能来，我当前三日悉众北徙，彼粮竭自去。拔悉蜜轻而好利，当先至，击之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众逼突厥牙，知峻等不至，乃引却，突厥欲击之，噉欲谷曰：“兵千里远出，士殊死斗，锋不可当也。不如蹶之，邀近而取之。

“距北庭二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袭拔其城，即急击拔悉蜜，众走趋北庭，无所归，悉禽之。还出赤亭，掠凉州，都督杨敬述使官属卢公利、元澄等勒兵讨捕，噉欲谷曰：“敬述若城守，当与和。如兵出，吾且决战，必有功。”澄令于军曰：“裸臂持满外注。”会大寒裂肤，士手不能张弓矢，由是大败，元澄走，敬述坐以白衣检校凉州事，突厥遂大振，尽有默啜余众。

明年，固乞和，请父事天子，许之。又连岁遣使献方物求婚。是时天子东巡泰山，中书令张说谋益屯以备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禅以告成功，若复调发，不可谓成功者。”说曰：“突厥虽请和，难以信结也。且其可汗仁而爱人，下为之用，阙特勒善战，噉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三虜方协，知我举国东巡，有如乘间，何以御之？”光庭即请以使召其大臣入卫，乃遣鸿胪卿袁振往谕帝意。默棘连置酒与可敦、阙特勒、噉欲谷坐帐中，谓振曰：“吐蕃，犬出也，唐与为昏；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独突厥前后请，不许，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昏，可乎？”默棘连曰：“不然，二蕃皆赐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择，但屡请不得，为诸国笑。”振许为

请，默棘连遣大臣阿史德頡利发入献，遂从封禅。有诏四夷诸酋皆入仗佩弓矢，会兔起帝马前，帝一发毙之，頡利发奉兔顿首贺曰：“陛下神武超绝，若天上则臣不知，人间无有也。”诏问：“饥欲食乎？”对曰：“仰观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犹为饱。”因令仗内驰射。扈封毕，厚宴赐遣之，然卒不许和亲。

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书约与连和钞边，默棘连不敢从，封上其书，天子嘉之，引使者梅录啜宴紫宸殿，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岁赐帛数十万。十九年，阙特勒死，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梗。

默棘连请昏既勤，帝许可，于是遣哥解栗必来谢，请昏期。俄为梅录啜所毒，忍死杀梅录啜，夷其种，乃卒。帝为发哀，诏宗正卿李佺吊祭，因立庙，诏史官李融文其碑。国人共立其子为伊然可汗。

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入朝。其弟嗣立，是为苾星伽骨咄禄可汗，使右金吾卫将军李质持册为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难如朝正月，献方物，曰“礼天可汗如礼天，今新岁献月，愿以万寿献天子”云。可汗幼，其母婆匐与小臣忒斯达干乱，遂预政，诸部不协。登利从父分掌东西兵，号左右杀，土之精劲皆属。可汗与母诱斩西杀，夺其兵，左杀惧，即攻登利可汗，杀之。

左杀者，判阙特勒也，遂立毘伽可汗子，俄为骨咄叶护所杀，立其弟，旋又杀之，叶护乃自为可汗。天宝初，其大部回纥、葛逻禄、拔悉蜜并起攻叶护，杀之，尊拔悉蜜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于是回纥、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亦遣使者来告。国人奉判阙特勒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帝使使者谕令内附，乌苏不听，其下不与，拔悉蜜等三部共攻乌

苏米施，米施遁亡。其西叶护阿布思及葛腊哆率五千帐降，以葛腊哆为怀恩王。

三载，拔悉蜜等杀乌苏米施，传首京师，献太庙。其弟白眉特勒鹘陇匐立，是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国人推拔悉蜜酋为可汗，诏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乱，抵萨河内山，击其左阿波达干十一部，破之，独其右未下，而回纥、葛逻禄杀拔悉蜜可汗，奉回纥骨力裴罗定其国，是为骨咄禄毘伽阙可汗。明年，杀白眉可汗，传首献。毘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自归，天子御花萼楼宴群臣，赋诗美其事，封可敦为宾国夫人，岁给粉直二十万。

始突厥国于后魏大统时，至是灭。后或朝贡，皆旧部九姓云，其地尽入回纥。始其族分国于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东即突厥，西雷翫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师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庭，北八日行得北庭，与都陆、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蜜、伊吾诸种杂。其风俗大抵突厥也，言语少异。

初，东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弟佗钵可汗。佗钵死，先令戒其子庵罗必立大逻便，国人以其母贱，不肯立，而卒立庵罗。庵罗后以让木杆兄子摄图，是为沙钵略可汗。而大逻便别为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钵略袭击之，杀其母，阿波西走达头。当是时，达头为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万，使与东突厥战。而阿波竟为沙钵略所禽。及启民可汗时，达头可汗岁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启民，故达头败奔吐谷浑。

始，阿波既禽，国人立鞅素特勒子，是为泥利可汗。达头之奔，泥利亦败，及死，其子达漫立，是为泥橛处罗可汗，政

苛察多忌。大业中，从炀帝征高丽，赐号曷萨那可汗，妻以宗女，留其弟阙达度设畜牧于会宁郡，即自称阙可汗。江都乱，曷萨那从宇文文化及至黎阳，遁归长安，高祖降榻与共坐，封归义王，以大珠献帝，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是无用也。”阙可汗有马三，武德元年内属，赐号吐乌过拔阙可汗，与李轨连和。隋西戎使者曹琼据甘州诱之，俄与琼合，共击轨，兵不胜，走达斗拔谷，与吐谷浑相辅车，为轨所灭。

初，曷萨那朝隋，国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达头孙，号射匮可汗，建廷龟兹北之三弥山，玉门以西诸国多役属，与东突厥亢。射匮死，其弟统叶护嗣，是为统叶护可汗。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战辄胜，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悉授以颉利发，而命一吐屯监统，以督赋入。明年，射匮使使来，以曷萨那有世憾，请杀之，帝不许。群臣曰：“存一人，失一国，后且为患。”秦王曰：“不然，人来归我，我杀之不祥。”帝又不听。宴禁中，酒酣，至中书省，纵使者戕之，不宣也。射匮亦连年系贡条支巨卵、师子革等，帝厚申抚结，约与并力讨东突厥。统叶护可汗请期，颉利大惧，乃与和，约毋相伐也。统叶护可汗来请昏，帝与群臣谋：“西突厥去我远，缓急不可杖，可与昏乎？”封德彝曰：“计今之便，莫若远交而近攻，请听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后图之。”帝乃许昏，诏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可汗喜，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还，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藉约。会东突厥岁犯边，西道梗涩，又颉利遣谓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统叶护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负其强，不以恩结下，众怨，多叛去，其诸父莫贺咄杀之，帝欲赍玉帛焚祭其国，会乱，不果至。

莫贺咄立，是为屈利俟昆可汗，遣使者来献。俟昆可汗初

分统突厥为小可汗，既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自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辞不受。会统叶护可汗子啞力特勒避莫贺咄乱，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为乙毘钵罗肆叶护可汗，与俟昆可汗分王其国，拏斗不解，各遣使朝献。太宗追怜曷萨那死非罪，为赠上柱国，具礼以葬。贞观四年，俟昆可汗请昏，不许，诏曰：“突厥方乱，君臣未定，何遽昏为？各敕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诸国悉叛之，国大虚耗，众悉附肆叶护可汗，虽俟昆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击俟昆，俟昆走保金山，为泥孰所杀，奉肆叶护为大可汗。

肆叶护已立，即北讨铁勒、薛延陀，为延陀所败。性猜愎，狭于统下。小可汗乙利者，于国最有功，肆叶护听谗，种夷之，众皆沮骇。又忌泥孰，阴谋杀之，泥孰亡入焉耆。未几，没卑达干与弩失毕部诸豪谋执废肆叶护，叶护轻骑走康居，忧死。国人迎泥孰于焉耆，立之，是为咄陆可汗。可汗父莫贺设，本隶统叶护者，武德时来朝，太宗与之盟，约为昆弟。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设。既立，遣使诣阙，不敢当可汗号。帝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册号吞阿娄拔利邲咄陆可汗，赐鼓纛，段彩巨万。泥孰遣使谢。它日，太上皇宴使者两仪殿，谓长孙无忌曰：“今蛮夷率服，古亦有乎？”无忌上千万岁寿，太上皇喜，以酒属帝，帝顿首谢，亦奉觞上太上皇寿。

咄陆可汗死，弟同俄设立，是为沙钵罗啞利失可汗，赠三遣使奉方物，遂请昏，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授一箭，号十设，亦曰十箭。为左、右：右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东；右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西。其下称一箭曰一部落，号十姓部落云。然不为众悦赖，其部统吐屯以兵袭之，啞利失率左右战，统吐屯不胜去。啞利失与其弟步利设奔焉耆。阿悉吉阙俟斤与统吐屯召国人谋立欲

谷设为大可汗，以啞利失为小可汗。会统吐屯被杀，欲谷设又为其俟斤所破，啞利失乃复得故地。后西部卒自立欲谷设为乙毘咄陆可汗，而与啞利失交战，杀伤不可计，乃因伊列河约诸部：河以西受令于咄陆，其东啞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国矣。

咄陆可汗建廷讞曷山西，谓之“北庭”，驳马、结骨诸国悉附臣之，阴与啞利失部吐屯俟列发以兵攻啞利失。啞利失援穷，奔拔汗那而死。国人立其子，是为乙屈利失乙毘可汗，逾年死。弩失毕大酋迎伽那设之子毕贺咄叶护立之，是为乙毘沙钵罗叶护可汗。太宗诏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册命，赐鼓纛，建庭虽合水北，谓之“南庭”，东薄伊列河，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隶属。是时咄陆兵浸浸盛，与沙钵罗叶护数交战。会二可汗使者皆来，帝敕以敦睦，令各罢兵，咄陆不肯听，遣石国吐屯攻叶护可汗，杀之，并其国。弩失毕不服，叛去。咄陆又击吐火罗，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二千，自乌骨狙击，败之。咄陆以处月、处蜜兵围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处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斩千余级，降处蜜部而归。咄陆可汗性很傲，留使者元孝友等不遣，妄曰：“我闻唐天子才武，我今讨康居，尔视我与天子等否？”遂与共攻康居，道米国，即袭破之，系虏其人，取货口不以与下，其将泥孰啜怒，夺取之，咄陆斩以徇。泥孰啜之将胡禄屋举兵袭咄陆可汗，多杀士，国大乱，将归保吐火罗，大臣劝其返国，不从，率众去，度叶水，及石国，左右亡去略尽，乃保可贺敦城。自轻出招叛亡，阿悉吉阙俟斤逆击之，咄陆败，袭取白水胡城以居。弩失毕不欲咄陆为可汗，遣使者至阙下，请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温无隐持玺诏与国大臣择突厥可汗子孙贤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毘可汗之子，是为

乙毘射匱可汗。

乙毘射匱既立，改馆使者，悉还之长安，使弩失毕将兵攻白水胡城。咄陆勒兵自城出，鸣鼓角薄斗，弩失毕不能军，杀获甚多。咄陆因其胜招徠旧部，皆曰：“战千人，存一人，我犹不从也。”咄陆自知众怨，乃走吐火罗。乙毘射匱遣使贡方物，且请昏，帝令割龟兹、于阗、疏勒、硃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不克昏。于是阿史那贺鲁反，尽得可汗部落。

贺鲁者，室点蜜可汗五世孙，曳步利设射匱特勒劫越子也。始，阿史那步真来归国，咄陆可汗以贺鲁为叶护，代步真，居多逻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统处月、处蜜、姑苏、歌逻禄、弩失毕五姓之众。咄陆之走吐火罗也，乙毘射匱以兵迫逐，贺鲁无常居，部多散亡。有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种者，以贺鲁无罪，往请可汗，可汗怒，欲诛执舍地等，三种乃举所部数千帐，与贺鲁皆内属，帝优抚之。会讨龟兹，请先驰为向导，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嘉寿殿，厚赐予，解衣衣之。擢累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处其部于庭州莫贺城，密招携散，庐幕益众。

方帝崩，即谋取西、庭二州，刺史骆弘义以闻，高宗遣通事舍人乔宝明驰抚，因令贺鲁遣子啞运入宿卫。啞运中悔，劫于势，不得去，拜右骁卫中郎将。帝遣还，啞运即劝贺鲁引而西，取咄陆可汗故地，建牙于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遂统咄陆、弩失毕十姓。咄陆有五啜，曰处木昆律啜、胡禄屋阙啜、撮舍提噉啜、突骑施贺逻施啜、鼠尼施处半啜。弩失毕有五俟斤，曰阿悉结阙俟斤、哥舒阙俟斤、拔塞干噉沙钵俟斤、阿悉结泥孰俟斤、哥舒处半俟斤。而胡禄屋阙，贺鲁婿也。阿悉结阙俟斤最盛强，胜兵至数十万。以啞运为莫贺咄叶护。遂寇庭州，败数县，杀掠数千人去。诏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

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卫将军萨孤吴仁副之，发府兵三万，合回纥骑五万击之。骆弘义献计曰：“安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理有变通也。贺鲁保一城，方寒积雪，谓唐兵必不来，宜乘此一举灭之。迁延及春，且生变，纵不率连诸国，必远迹遁去。且兵本诛贺鲁，而处蜜、处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进，彼与贺鲁复合矣。今虽严冬风劲，兵苦鞞堕，又不可久留费边粮，使贼得坚党附、赊死期也。请宽处月、处蜜等罪，专诛贺鲁，除祸务本，不可先治枝叶也。愿发射脾、处月、处蜜、契苾等兵，赍一月食，急趋之，大军住凭洛水上为之景助，此驱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为羽翼，今胡骑出前，唐兵蹶后，贺鲁穷矣。”天子然其奏，诏弘义佐建方等经略之。处月硃邪孤注者，引兵附贼，据牢山，建方等攻之，众溃，追行五百里，斩孤注，上首九千级，虜其帅六十，不如弘义所计。

永徽四年，罢瑶池都督府，即处月置金满州，又遣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诸将进讨。是岁，咄陆可汗死，其子真珠叶护请讨贺鲁自效，为贺鲁所拒，不得前。明年，知节击歌逻禄、处月，斩千级，收马万计。副将周智度击处木昆城，拔之，斩馘三万。前军苏定方击贺鲁别帐鼠尼施于鹰娑川，斩首虜获马甚众，贼弃铠仗弥野。会副总管王文度不肯战，降怛笃城，取其财，屠之，知节不能制。

显庆初，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穷讨。诏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独禄等万余帐迎降。定方以精骑至曳咥河西，击处木昆，破之。贺鲁举十姓兵十万骑来拒，定方以万人当之，虜见兵少，以骑绕唐军。定方令步卒据原，横

槊外注，自以骑阵于北。贺鲁先击原上军，三犯，军不动。定方纵骑乘之，虏大溃，追奔数十里，俘斩三万人，杀其大酋都搭达干等二百人。明日躡北，五弩失毕皆降。五咄陆闻贺鲁败，趋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业、婆闰趋邪罗斯川追虏，任雅相提降兵踵后。会大雪，军中请须霁，定方曰：“今霁晦风冽，虏谓我不能师，掩其不虞可也，缓则远矣，省日兼功，上策也。

“于是昼夜进，收所过人畜，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军饱气张，距贺鲁牙二百里，阵而行，抵金牙山。贺鲁众适猎，定方兵纵破其牙，俘数万人，获鼓纛器械，贺鲁跳度伊丽水。嗣业次千泉，弥射至伊丽，处月、处蜜诸部皆下。次双河，贺鲁先以步失达干据栅战，弥射攻之，溃，定方追贺鲁至碎叶水，尽夺其众。贺鲁、啞运将奔鼠耨设，至石国苏咄城，马不进，众饥，赍宝入城，且市马，城主伊涅达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国。会弥射子元爽与嗣业兵至，取之。乃悉散诸部兵，开道置驿，收露鬻，问人疾苦，贺鲁所掠悉还之民，西域平。贺鲁谓嗣业曰：“我，亡虏也，先帝厚我，我则背之，今天降怒罚，尚何道？且闻汉法杀人必都市，我愿就死昭陵，谢罪于先帝也。”帝曰：“先帝赐贺鲁二千帐主之，今罪人既得，献昭陵其可乎？”许敬宗曰：“古者，军凯还则饮至于庙。若诸侯，献馘天子，未闻献于陵。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于是执而献昭陵，赦不诛。

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木昆部为匭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嗚鹿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絜山都督府，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摄舍提墩部为双河都督府，鼠尼施处半部为鹰娑都督府，又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以统之。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昆陵都护，领五咄陆部，

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濠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各赐帛十万，以光禄卿卢承庆持册命之。贺鲁死，诏葬颉利冢旁，纪其概于石。

阿史那弥射，亦室点蜜可汗五世孙，世为莫贺咄叶护。贞观中，遣使者持节立弥射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赐鼓纛。族兄步真谋杀弥射，欲自立，弥射不能国，即举所部处月、处蜜等入朝，拜右监门卫大将军。而步真遂自为咄陆叶护，众不厌，去之，亦与族人来朝，拜左屯卫大将军。弥射从帝征高丽有功，封平壤县伯，迁右武卫大将军。及平贺鲁，乃与步真皆为可汗，得补所部刺史以下。是岁，弥射击真珠叶护于双河，斩之，杀阙啜二人。

弥射、步真无绥御材，下多怨，于是思结都曼率疏勒、硃俱波、喝盘陀三国叛，击破于阗，诏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讨之，都曼兵保马头川。五年，定方傅其城，击降之。龙朔二年，弥射、步真以兵从阳海道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怨弥射，且欲并其部，乃诬以谋反。海政不能察，即集军吏计议先发诛之，因称诏发所赉赐可汗首领，弥射以麾下至，悉收斩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干叛走，海政追平之。步真死干封时。

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匭延都督，以安辑其众。仪凤中，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和，寇安西，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之。行俭请毋发兵，可以计取。即诏行俭册送波斯王子，并安抚大食，若道两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止谒，遂禽之，召执诸部渠长，降别帅李遮匭以归，调露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后二部人日离散。遂擢弥射子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步真子步利设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尽袭父所领及可汗号。元庆累拜镇国大将军、行左威卫大将军。武后擅命，率诸蕃长请赐睿宗氏曰武，更号斛瑟罗曰

竭忠事主可汗。长寿中，元庆坐谒皇嗣，为来俊臣所诬，要斩，流其子献于振州。

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倭子为可汗，与吐蕃寇，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与战冷泉、大领谷，破之；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又破泥熟俟斤及突厥施质汗、胡禄等，因拔吐蕃泥熟没斯城。圣历二年，以斛瑟罗为左卫大将军兼平西军大总管，令抚镇国人。是时乌质勒兵张甚，斛瑟罗不敢归，与其部人六七万内迁，死长安，擢子怀道为右武卫将军。

长安中，以阿史那献为右骁卫大将军，袭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四年，以怀道为十姓可汗兼濠池都护。未几，擢献碛西节度使。十姓部落都担叛，献击斩之，传首阙下，收碎叶以西帐落三万内属，玺书嘉慰。葛逻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内属，为默啜侵掠，以献为定远道大总管，与北庭都护汤嘉惠等犄角。于是突骑施阴幸边隙，故献乞益师，身入朝，玄宗不许。诏左武卫中郎将王惠持节安慰。方册拜突骑施都督车鼻施啜苏禄为顺国公，而突骑施已围拨换、大石城，将取四镇。会嘉惠拜安西副大都护，即发三姓葛逻禄兵与献共击之。帝将诏王惠与相经略，宰相臣璟、臣颀曰：“突骑施叛，葛逻禄攻之，此夷狄自相残，非朝廷出也。大者伤，小者灭，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抚慰，不可参以兵事。”乃止。献终以娑葛强狠不能制，亦归死长安。

突骑施吐火仙之败，始以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开府仪同三司、濠池都护，册其妻凉国夫人李为交河公主，遣兵护送。昕至碎叶西俱兰城，为突骑施莫贺达干所杀，交河公主与其子忠孝亡归，授左领军卫员外将军，西突厥遂亡。

突骑施乌质勒，西突厥别部也。自贺鲁破灭，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虜无的君。乌质勒隶斛瑟罗，为莫贺达干。斛瑟罗政

残，众不悦，而乌质勒能抚下，有威信，诸胡顺附，帐落浸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其地东邻北突厥，西诸胡，东直西、庭州，尽并斛瑟罗地。

圣历二年，遣子遮弩来朝，武后厚加慰抚。神龙中，封怀德郡王。是岁，乌质勒死，其子嗚鹿州都督娑葛为左骁卫大将军，袭封爵。是时胜兵三十万，诏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持节册命，赐宫人四。景龙中，遣使者入谢，中宗为御前殿，列万骑羽林二仗，引见劳赐。俄与其将厥啜忠节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讼忠节罪，请内之京师。忠节以千金赂宰相宗楚客等，愿无入朝，请导吐蕃击娑葛以报。楚客方专国，即以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经制。嘉宾与忠节书疏反复，娑葛遽得之，遂杀嘉宾，使弟遮弩率兵盗塞。安西都护牛师奖与战火烧城，师奖败，死之，表索楚客头以徇。大都护郭元振表娑葛状直，当见赦，诏许，西土遂定。

既而与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众少，叛归默啜，请为乡导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自以兵二万击娑葛，禽之。默啜归语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协，能尽心事我乎？”两杀之。

突骑施别种车鼻施啜苏禄者，裒拾余众，自为可汗。苏禄善抚循其下，部种稍合，众至二十万，于是复雄西域。开元五年，始来朝，授右武卫大将军、突骑施都督，却所献不受。以武卫中郎将王惠持节拜苏禄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赐锦袍、钿带、鱼袋七事，为金方道经略大使。然诡猾，不纯臣于唐，天子羈系之，进号忠顺可汗。其后阅一二岁，使者纳贽，帝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妻之。是岁，突骑施鬻马于安西，使者致公主教于都护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邪？”笞其使，不报。苏禄怒，阴结吐蕃举兵掠四镇，围安西城。暹方

入当国，而赵颐贞代为都护，乘城久之，出战又败。苏禄略人畜，发困贮，徐闻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领叶支阿布思来朝，玄宗召见，飧之。会东突厥使者亦来，与争长曰：“突骑施国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苏禄使者曰：“宴乃为我，不可下。”遂设东西幄，而苏禄使者西席，乃克宴。

始，苏禄爱治其人，性勤约，每战有所得，尽以予下，故诸族附悦之，为尽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国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国女并为可敦，以数子为叶护。费日广而无素储，晚年愁窳不聊，故鹵获稍留不分，下始贰矣；又病风，一支挛，不事事。于是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种人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禄部为“黑姓”，更相猜讎。

俄而莫贺达干、都摩支夜攻苏禄，杀之。都摩支又背达干立苏禄子吐火仙骨啜为可汗，居碎叶城，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保怛逻斯城，共击达干。帝使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和抚突骑施、拔汗那西方诸国。莫贺达干与嘉运率石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共击苏禄子，破之碎叶城。吐火仙弃旗走，禽之，并其弟叶护顿阿波。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詧挟锐兵与拔汗那王掩怛逻斯城，斩黑姓可汗与其弟拔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苏禄可敦、尔微可敦而还，又料西国散亡数万人，悉与拔汗那王。诸国皆降。处木昆匐延阙律啜等诸部皆上书谢曰：“生于荒裔，国乱王薨，更相攻屠。赖天子遣嘉运将兵诛暴拯危，愿得稽首圣颜，以部落附安西，永为外臣。”许之。明年，擢阙律啜为右骁卫大将军，册石王为顺义王，加拜史王为特进，显醮其功。嘉运俘吐火仙骨啜献太庙，天子赦以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脩义王，顿阿波为右武卫员外将军。以阿史那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领突骑施所部，莫贺达干怒曰：“平苏禄，我功也。今立昕，谓何？”即诱诸落叛。诏嘉运招谕，乃率妻子及羸官首

领降，遂命统其众。后数年，复以昕为可汗，遣兵护送。昕至俱阑城，为莫贺咄所杀。莫贺咄自为可汗，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詵诛斩之，以大纛官都摩支阙颉斤为三姓叶护。

天宝元年，突骑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毘伽为可汗，数通使贡。十二载，黑姓部立登里伊罗蜜施为可汗，亦赐诏册。

至德后，突骑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国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朝。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广龙}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众至二十万。

赞曰：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当此时，四夷侵，中国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皆往从之，掣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高祖初即位，与和，因数出军助讨贼，故诡臣之，赠予不可计。虜见利而动，又与贼连和，杀掠吏民，于是扫国入寇，薄渭桥，骑蹙蒙京师。太宗身勒兵，显责而阴间之，戎始内阻。不三年，缚颉利献北阙下，霾扫风除，其国遂墟。自《诗》《书》以来，伐暴取乱，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汉比之，陋矣。然帝数暴师不告劳，料敌无遁情，善任将，必其功，盖黄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浸衰当始兴，虽运之盛衰属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 卷第二百八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

### 吐蕃上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儻檀。儻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

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赞普妻曰未蒙。其官有大相曰论茈，副相曰论茈扈莽，各一人，亦号大论、小论；都护一人，曰悉编掣逋；又有内大相曰曩论掣逋，亦曰论莽热，副相曰曩论觅零逋，小相曰曩论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觅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国事，总号曰尚论掣逋突瞿。地直京师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胜兵数十万。国多霆、电、风、雹，积雪，盛夏如中国春时，山谷常冰。地有寒疠，中人辄瘡促而不害。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多老寿至百余岁者。衣率氈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辮发而蒙之。其器屈木而韦底，或氈为般，凝面为碗，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浆以饮。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

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屋皆平上，高至数丈。其稼有小麦、青稞麦、荞麦、荳豆。其兽，牦牛、名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为裘，独峰驼日驰千里。其宝，金、银、锡、铜。其死，葬为冢，塹涂之。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扶之，从喜怒，无常算。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其宴大宾客，必驱耗牛，使客自射，乃敢馈。其俗，重鬼右巫，事原羝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呪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多佩弓刀。饮酒不得及乱。妇人无及政。贵壮贱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后老。重兵死，以累世战没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握地为犬号，再揖身止。居父母丧，断发、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鹞，甚急，鹞益多。告寇举烽。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其兵法严，而师无馈粮，以卤获为资。每战，前队尽死，后队乃进。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其戏，棋、六博。其乐，吹螺、击鼓。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所服玩乘马皆瘞，起大屋冢颠，树众木为祠所。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

其后有君长曰寂悉董摩，董摩生佗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诘素若，诘素生论赞索，论赞生弃宗弄赞，亦名弃苏农，亦号弗夜氏。其为人慷慨才雄，常驱野马、牦牛，驰刺之以为乐，西域诸国共臣之。

太宗贞观八年，始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

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昏，帝不许。使者还，妄语曰：“天子遇我厚，几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遂不许，殆有以间我乎？”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贵畜。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命使者贡金甲，且言迎公主，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韩威轻出觐贼，反为所败，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乃诏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出当弥道，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出白兰道，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出阔水道，右领军将军刘兰出洮河道，并为行军总管，率步骑五万进讨。进达自松州夜袭其营，斩首千级。

初东寇也，连岁不解，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至是弄赞始惧，引而去，以使者来谢罪，固请昏，许之。遣大论薛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它宝称是，以为聘。

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归国，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褴毳鬻，袭纨绡，为华风。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

帝伐辽还，使禄东赞上书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丽恃远，弗率于礼，天子自将度辽，隳城陷阵，指日凯旋，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其高七尺，中实酒三斛。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俘。

高宗即位，擢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弄赞以书诒长孙无忌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并献

金琲十五种以荐昭陵。进封竇王，赐饷蕃渥。又请蚕种、酒人与碾碓等诸工，诏许。永徽初，死，遣使者吊祠。无子，立其孙，幼不事，故禄东赞相其国。

显庆三年，献金盃、金颇罗等，复请昏。未几，吐谷浑内附，禄东赞怨忿，率锐兵击之，而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掣以虚实，故吐蕃能破其国。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引残落走凉州，诏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独孤卿云等屯凉、鄯，左武侯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为诸将节度，以定其乱。吐蕃使论仲琮入朝，表吐谷浑罪，帝遣使者谯让，乃使来请与吐谷浑平憾，求赤水地牧马，不许。会禄东赞死。

东赞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始入朝，占对合旨，太宗擢拜右卫大将军，以琅邪公主外孙妻之。禄东赞自言：“先臣为聘妇，不敢奉诏。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敢辞！”帝异其言，然欲怀以恩，不听也。有子曰钦陵、曰赞婆、曰悉多于、曰勃论。禄东赞死，而兄弟并当国。自是岁入边，尽破有诸羌羈縻十二州。

总章中，议徙吐谷浑部于凉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阎立本、将军契苾何力等议先击吐蕃。立本曰：“民饥未可以师。”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极，臣恐师到，兽窜山伏，捕讨无所得，至春复侵吐谷浑。臣请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骄之，一举可灭也。”恪曰：“不然，吐谷浑方衰，吐蕃负胜，以衰气拒胜兵，战必不亢，不救则灭。臣谓王师亟助之，使国幸存，后且徐图可也。”议不决，亦不克徙。

咸亨元年，入残羈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自副，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

败绩，遂灭吐谷浑而尽有其地。诏司戎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出讨，会恪卒，班师。

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帝召见问曰：“赞普孰与其祖贤？”对曰：“勇果善断不逮也，然勤以治国，下无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乌海之阴，盛夏积雪，暑馱冬裘。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分一。但上下一力，议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强也。”帝曰：“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素和贵叛其主，吐蕃任之，夺其土地。薛仁贵等往定慕容氏，又伏击之，而寇我凉州，何邪？”仲琮顿首曰：“臣奉命来献，它非所闻。”帝韪其答。然以仲琮非用事臣，故杀其礼。

上元二年，遣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求与吐谷浑脩好，帝不听。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乃诏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以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鸿胪卿萧嗣业等军讨之。二王不克行。吐蕃进攻叠州，破密恭、丹岭二县，又攻扶州，败守将。乃高选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久之，无功。

吐蕃与西突厥连兵攻安西，复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西河镇抚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轨。下诏募猛士，毋限籍役痕负，帝自临遣。又敕益州长史李孝逸、嵩州都督拓王奉益发剑南、山南士。先战龙支，吐蕃败。敬玄率刘审礼击吐蕃青海上，审礼战没。敬玄顿承风岭，碍险不得纵，吐蕃压王师屯，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营，虏惊，自相羸藉而死者甚众，乃引去。敬玄仅脱。

帝既儒仁无远略，见诸将数败，乃博咨近臣，求所以御之之术。帝曰：“朕未始擐甲履军，往者灭高丽、百济，比岁用

师，中国骚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内侵，盍为我谋？”中书舍人刘祎之等具对，须家给人足可击也。或言贼险黠不可与和，或言营田严守便。惟中书侍郎薛元超谓：“纵敌生患，不如料兵击之。”帝顾黄门侍郎来恒曰：“自李勣亡，遂无善将。”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敌，但诸将不用命，故无功。”帝殊不悟，因罢议。

仪凤四年，赞普死，子器弩悉弄立，钦陵复擅政，使大臣来告丧，帝遣使者往会葬。明年，赞婆、素和贵率兵三万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与战湟川，败绩。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以精骑三千夜捣其营，赞婆惧，引去。遂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乃严烽逻，开屯田，虏谋稍折。

初，剑南度茂州之西筑安戎城，以连其鄙。俄为生羌导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诸蛮，尽臣羊同、党项诸羌。其地东与松、茂、嵩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

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吊祠，又归我陈行焉之丧。初，行焉使虜，论钦陵欲拜己，临以兵，不为屈，留之十年。及是丧还，赠睦州刺史。赞婆复入良非川，常之击走之。

武后时，与蛮夷同朝贺。永昌元年，诏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以讨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复诏文昌右相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讨之，兵半道罢。

又明年，大首领曷苏率贵川部与党项种三十万降，后以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率兵二万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苏去。而它酋咎插又率羌、蛮八千自来，玄遇即其部置叶州，用咎插为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纪功。

是岁，又诏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总管，率西

州都督唐休璟、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击吐蕃，大破其众，复取四镇，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镇守。议者请废四镇勿有也，右史崔融献议曰：“戎狄为中国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汉以百万众困平城，其后武帝赫然发愤，甘心四夷，张骞始通西域，列四郡，据两关，断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筑令居，以绝南羌。于是鄯候亭燧出长城数千里，倾府库，殫士马，行人使者岁月不绝，至作皮币，算缗法，税舟车，榷酒酤。夫岂不怀，为长久计然也！匈奴于是孤特远窜，遂开西域，置使者领护。光武中兴，皆复内属，至于延光，三绝三通。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燉煌。今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议乃格。

于是首领勃论赞与突厥伪可汗阿史那倭子南侵，与孝杰战冷泉，败走。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没斯城。证圣元年，钦陵、赞婆攻滥洮，孝杰以肃边道大总管战素罗汗山，虜败还。又攻凉州，杀都督。遣使者请和，约罢四镇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诏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与钦陵遇。元振曰：“东赞事朝廷，誓好无穷，今猥自绝，岁扰边，父通之，子绝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钦陵曰：“然！然天子许和，得罢二国戍，使十姓突厥、四镇各建君长，俾其国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镇抚西土，为列国主，道非有它，且诸部与吐蕃异，久为唐编人矣。”钦陵曰：“使者意我规削诸部

为唐边患邪？我若贪土地财赋，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争何哉？突厥诸部磧漠广莽，去中国远甚，安有争地万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虽海外地际，靡不磨灭，吐蕃适独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陆近安西，于吐蕃远，俟斤距我裁一磧，骑士腾突，不易旬至，是以为忧也。乌海、黄河，关源阻奥，多疠毒，唐必不能入；则弱甲孱将易以为蕃患，故我欲得之，非规诸部也。甘、凉距积石道二千里，其广不数百，狭才百里，我若出张掖、玉门，使大国春不耕，秋不获，不五六年，可断其右。今弃不为，亦无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黄仁素约和，边守不戒，崔知辩径俟斤掠我牛羊万计，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请，元振固言不可许，后从之。

钦陵专国久，常居中制事，诸弟皆领方面兵，而赞婆专东境几三十年，为边患。兄弟皆才略沈雄，众惮之。器弩悉弄既长，欲自得国，渐不平，乃与大臣论岩等图去之。钦陵方提兵居外，赞普托言猎，即勒兵执其亲党二千余人杀之，发使者召钦陵、赞婆，钦陵不受命，赞普自讨之。未战，钦陵兵溃，乃自杀，左右殉而死者百余人。

赞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飞骑迎劳，擢赞婆特进、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将军、安国公，皆赐铁券，礼尉良厚。赞婆即领部兵戍河源，死，赠安西大都护。又遣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总管，率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出讨。方虜攻凉州，休璟击之，斩首二千级。于是论弥萨来朝请和。赞普自将万骑攻悉州，都督陈大慈四战皆克。明年，乃献马、黄金求昏。而虜南属帐皆叛，赞普自讨，死于军。诸子争立，国人立弃隶窟赞为赞普，始七岁，使者来告丧，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热固求昏，未报。会监察御史李知古建讨姚州蛮，削吐蕃向导，诏发剑南募士击之。蛮

酋以情输虜，杀知古，尸以祭天，进攻蜀汉。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嵩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虜以铁鉅梁漾、彗鼻二水，通西洱蛮，筑城戍之。九征毁鉅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

中宗景龙二年，还其昏使。或言彼来逆公主，且习闻华言，宜勿遣，帝以中国当以信结夷狄，不许。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请昏。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赞咄名悉腊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诏左卫大将军杨矩持节送。帝为幸始平，帐饮，引群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嘘歔，为赦始平县，罪死皆免，赐民繇赋一年，改县为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怆别。公主至吐蕃，自筑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虽和而阴衔怒，即厚饷矩，请河西九曲为公主汤沐，矩表与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与唐接。自是虜益张雄，易入寇。

玄宗开元二年，其相盍达延上书宰相，请载盟文，定境于河源，丐左散骑常侍解琬泣盟。帝令姚崇等报书，命琬持神龙誓往。吐蕃亦遣尚钦藏、御史名悉腊献载辞。未及定，盍达延将兵十万寇临洮，入攻兰、渭，掠监马。杨矩惧，自杀。有诏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王峻等并力击。帝怒，下诏自将讨之。会峻等战武阶，斩首万七千，获马羊无虑二十万。又战长子，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乘之，虜大败，众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为不流。帝乃罢行。诏紫微舍人倪若水临按军实战功，且吊祭战亡士，敕州县并瘞吐蕃露骸。

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为境，以公主故，乃桥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二军，距积石二百里。今既负约，请毁桥，复守河如约。”诏可。遣左骁卫郎将尉迟瑰使吐蕃，慰安公主。然

小小入犯边无闲岁，于是郭知运、王君 相继节度陇右、河西，一以捍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战死士，且请和。然恃盛强，求与天子敌国，语悖傲。使者至临洮，诏不内。金城公主上书求听脩好，且言赞普君臣欲与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书言：“孝和皇帝尝赐盟，是时唐宰相豆卢钦望、魏元忠、李峤、纪处讷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旧。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约，故须再盟。比使论乞力等前后七辈往，未蒙开许，且张玄表、李知古将兵侵暴甥国，故违誓而战。今舅许湔贷前恶，归于大和，甥既坚定，然不重盟为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总国事，不牵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虽及和，而意不专，于言何益？”又言：“舅责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场自白水皆为闲壤，昨郭将军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国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与突厥骨咄禄善者，旧与通聘，即日舅甥如初，不与交矣。因奉宝瓶、杯以献。”帝谓昔已和亲，有成言，寻前盟可矣，不许复誓。礼其使而遣，且厚赐赞普，自是岁朝贡不犯边。

十年，攻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西方诸国皆惶吐蕃，都护图之。”孝嵩听许，遣疏勒副使张思礼以步骑四千昼夜驰，与谨忙兵夹击吐蕃，死者数万，多取铠仗、马羊，复九城故地。始勃律王来朝，父事帝。还国，置绥远军以捍吐蕃，故岁常战。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及是，累岁不出兵。

于是陇右节度使王君{大}请深入取偿。十二年，破吐蕃，献俘。后二年，悉诺逻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乡聚。王君{大}勒兵避其锐，不战。会大雪，吐蕃鞞冻如积，乃逾积石军趋西道以归。君{大}豫遣谋出塞，烧野草皆尽，悉诺逻

顿大非川，无所牧，马死过半。君{大}率秦州都督张景顺约赍穷蹶，出青海西，方冰合，师乘而度。于时虏已逾大非山，留輜重疲弱滨海，君{大}纵兵俘以旋。时中书令张说以吐蕃出入数十年，胜负略相当，甘、凉、河、鄯之人奉调发困甚，愿听其和。帝方宠君{大}，不听。未几，悉诺逻恭禄、烛龙莽布支入陷瓜州，毁其城，执刺史田元献及君{大}父，遂攻玉门军，围常乐，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护赵颐贞击却之。会君{大}为回纥所杀，功不遂。帝乃用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左金吾将军张守珪瓜州刺史，复城之。嵩纵反间，杀悉诺逻恭禄。明年，大将悉末朗攻瓜州，守珪击走之；鄯州都督张志亮又战青海西，破大莫门城，焚橐它桥；陇右节度使杜宾客以强弩四千射虏，破之祁连城下，斩副将一，上级五千首。虏败，恟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伊、沙等州兵破虏大同军；又信安王祜出陇西，拔石堡城，即之置振武军，献俘于庙。帝以书赐将军裴旻曰：“敢有掩战功不及赏者，士自陈，将吏皆斩。战有逗留，举队如军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将军。”于是士益奋。

吐蕃令曩骨委书塞下，言：“论莽热、论泣热皆万人将，以赞普命，谢都督刺史：二国有舅甥好，昨弥不弄羌、党项交构二国，故失欢，此不听，唐亦不应听。”都督遣腹心吏与曩骨还议盟事。曩骨，犹千牛官也。于是忠王友皇甫惟明并言约和便。帝曰：“赞普向上书悖慢，朕必灭之，毋议和！”惟明曰：“昔赞普幼，是必边将好功之人之为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国交恶必兴师，师兴则隐盗财利，诈功级，希陛下过赏以甘心焉。今河西、陇右赍耗力穷，陛下幸诏金城公主许赞普约，以纾边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张元方往聘，以书赐公主。惟明见赞普言天子意，赞普大喜，因悉出贞观以来书诏示惟明，厚馈献。使名悉腊随使者入朝，奉表言：

“甥，先帝舅显亲也。曩为张玄表、李知古交斗，遂成大衅。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礼乎？特以冲幼，枉为边将谗乱。如蒙澄亮，死且万足，千万岁不敢先负盟。”且献怪宝。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内之。悉腊略通华文，既宴与语，礼甚厚，赐紫服、金鱼。悉腊受服辞鱼，曰：“国无是，不敢当。”帝遣御史大夫崔琳报聘。

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又请《五经》，敕秘书写赐，并遣工部尚书李皓往聘，赐物万计。吐蕃遣使谢，且言：“唐、吐蕃皆大国，今约和为久长计，恐边吏有妄意者，请以使人对相晓敕，令昭然具知。”帝又令金吾将军李佺监赤岭树碑，诏张守珪与将军李行祚、吐蕃使者莽布支分谕剑南、河西州县曰：“自今二国和好，无相侵暴。”乃使悉诺渤海纳贡，并以币器遍遗执政。明年，上宝器数百具，制冶诡殊，诏置提象门示群臣。

其后吐蕃西击勃律，勃律告急，帝谕令罢兵，不听，卒残其国。于是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镇凉州，故时疆畔皆树壁守捉，希逸谓虜戍将乞力徐曰：“两国约好，而守备不废，云何？请皆罢，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诚，无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脱掩吾不备，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许。即共刑白犬盟，而后悉彻障壁，虜畜牧被野。

明年，僭史孙诃奏事，妄言“虜无备，可取也”。帝采之，诏内竖赵惠琮共往按状。小人欲徼幸，至凉州，因共矫诏，诏希逸发兵袭破吐蕃青海上，斩获不赀，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号威戎军。希逸顾失信，悒悒怅恨，召拜河南尹。既而与惠琮俱见犬崇，疑而死，诃亦及它诛。

萧灵代为河西节度留后，杜希望陇右节度留后，王昱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碎赤岭碑。希望发鄯州兵夺虜河桥，并河筑盐泉城，号镇西军，破吐蕃兵三万。昱以剑南兵入攻安戎城，筑二少垒左右之，兵次蓬婆岭，输剑南粟饷军。吐蕃悉锐来救，昱大败，少垒皆没，士死凡数万。昱贪妄，非将选，故败，贬死高要。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军，诏临洮、朔方分援。虜绝临洮道，白水军使高柬于拒守，虜引去。灵遣将追尾，有云出军上，白兔舞，大破吐蕃。昱之败，以张宥代节度剑南，以章仇兼琼为益州司马。宥，文吏，不知兵，委事兼琼。兼琼因得入奏，天子果其议，拔兼琼代宥节度。兼琼谋诱吐蕃安戎城主为应，导官军入，尽杀虜戍，以监察御史许远守之。吐蕃围安戎，绝水泉，会石裂泉涌，虜惊引去。复攻维州，不得志。诏乃改安戎曰平戎云。

是岁，金城公主薨。明年，为发哀，吐蕃使者朝，因请和，不许。虜乃悉众四十万攻承风堡，抵河源军，西入长宁桥、安仁军，浑崖烽骑将臧希液以锐兵五千破之。吐蕃又袭廓州，败一县，屠吏人。攻振武军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守。

天宝元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破虜大岭军；战青海，破莽布支，斩首三万级。明年，破洪济城，战石堡，不克，副将诸葛誨死之。又明年，惟明破虜，献俘京师。帝以哥舒翰节度陇右，翰攻拔石堡，更号神武军。又禽其相兀论样郭。

十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献。是时，吐蕃与蛮阁罗凤联兵攻泸南，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蛮众六万于云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献俘口。”哥舒翰破洪济、大莫门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县，实天宝十二载。于是置神策军于临洮西、浇河郡于积石西、及宛秀军以实河曲。后二年，苏昆子悉诺逻来降，封怀义王，赐李氏。苏昆，强部也。是岁，

赞普乞黎苏笼腊赞死，子拏悉笼腊赞嗣，遣使者脩好，诏京兆少尹崔光远持节赉册吊祠。还而安禄山乱，哥舒翰悉河、陇兵东守潼关，而诸将各以所镇兵讨难，始号行营，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

至德初，取嵩州及威武等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来请讨贼且脩好。肃宗遣给事中南巨川报聘。然岁内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军。使数来请和，帝虽审其谲，姑务纾患，乃诏宰相郭子仪、萧华、裴遵庆等与盟。

宝应元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骑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伦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地尽亡。进围泾州，入之，降刺史高晖。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帅郭子仪御之。吐蕃以吐谷浑、党项兵二十万东略武功，渭北行营将吕日将战盩厔西，破之。又战终南，日将走。代宗幸陕，子仪退趋商州。高晖导虜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栖山谷，乱兵因相攘钞，道路梗闭。光禄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蓝田，选二百骑度产，或给虜曰：“郭令公军且来！”吐蕃大震。会少将王甫与恶少年伐鼓噪苑中，虜惊，夜引去。子仪入长安，高晖东奔至潼关，守将李日越杀之。吐蕃留京师十五日乃走，天子还京。

吐蕃退围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拒守，镇西节度使马磷以千骑战却之，吐蕃屯原、会、成、渭间，自如也。是岁，南入松、维、保等州及云山新笼城。明年，还使人李之芳等。剑南严武破吐蕃南鄙兵七万，拔当狗城。会仆固怀恩反，自灵武遣其将范志诚、任敷合吐蕃、吐谷浑兵攻邠州，白孝德、郭晞婴垒守，乃入居奉天西。子仪入奉天，按军不战。郭晞以锐士夜捣其营，斩首数千级，夺马五百，取四将，吐蕃引去。是时严武拔盐川，

又战西山，取其众八万。虜围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凉州亡。

永泰元年，吐蕃请和，诏宰相元载、杜鸿渐与虜使者同盟。怀恩不得志，导虜与回纥、党项羌、浑、奴刺犯边，吐蕃大酋尚结息、赞摩、尚悉东赞等众二十万至醴泉、奉天，邠将白孝德不能亢，任敷以兵略凤翔、盩厔，于是京师戒严。朔方兵马使浑日时、孙守亮屯奉天，诏子仪以河中兵屯泾阳，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廷玉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军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进以单骑驰之，士二百踵进，左右击刺，射皆应弦仆，虜大惊辟易。日进挟虜一将跃出，举军望而噪，士还，无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进发机石劲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敛军入壁，日进知虜曲折，即夜斫其营，斩千余级，生禽五百。又战马嵬，凡七日，破贼万人，斩首五千，获马、橐它、帜械甚众。帝欲自讨贼，下诏大搜马，京师始置团练，都人震扰，啗垣亡去者十八，诏中人户都门，不能止。吐蕃游骑四百略武功，镇西节度使马璘使健士五十击之，歼，士气益奋。虜徙营九嵎之阴，掠醴泉居人数万，焚室庐，田皆赤地。周智光与虜战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复与回纥合，还攻奉天，抵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残同州。于是城中渭桥、鄠以屯兵。

会怀恩死，虜谋无主，遂与回纥争长。回纥怒，诣子仪请击吐蕃自效，子仪许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于灵台西，大破之，降仆固名臣，帝乃班师。

## 卷第二百九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下

### 吐蕃下

永泰、大历间，再遣使者来聘，于是户部尚书薛景仙往报。诏宰相与吐蕃使者盟。俄寇灵州，掠宜禄，郭子仪精甲三万戍泾阳，入屯奉天。灵州兵破虏二万，上级五百首。景仙与伦洺陵偕来，请境凤林关，而路悉等十五人又来。三年，虏引众十万复攻灵州，略邠州。先是，尚悉结自宝应后数入边，以功高请老，而赞磨代之，为东面节度使，专河、陇。邠宁马璘、朔方将白元光再破其众，获马羊数千，剑南亦破虏万人。尚悉摩复来朝。天子以虏数入塞，诏治守障，徙当、悉、柘、静、恭五州，皆据险以守。

八年，虏六万骑侵灵州，败民稼，进寇泾、邠，浑瑊与战不利，副将死，略数千户。瑊整卒夜袭其营；泾原马璘以兵掩之潘原，射豹皮将死，军中哭，乃遁去。璘收所俘士及男女而还。郭子仪又破其众十万。

九年，帝遣谏议大夫吴损修好，虏亦使使者入朝。于是子仪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泾州，李忠诚屯凤翔，臧希让屯渭北，备虏之入。明年，西川节度使崔宁破虏于西山。虏攻临泾、陇州，次普润，焚掠人畜；与抱玉战义宁，破之；道泾州，璘尾追，败之于百里。又明年，崔宁破虏故洪节度、氏、蛮、党项等兵，斩首万级，禽酋领千人，牛

羊廩铠甚众，献之朝。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于是剑南兵合南诏与战，破之，禽大笼官论器然。又侵坊州，取党项牧马。崔宁攻望汉城，破之。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战岷州，吐蕃走。宁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斩首八千级。十三年，虏大酋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为朔方留后常谦光所逐，重英残盐、庆而去。乃南合南诏众二十万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时天子已发幽州兵驰拒，虏大奔破。

初，虏使数至，留不遣，所俘虏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即位，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其亡获相偿，欲以德绥怀之，遣太常少卿韦伦持节归其俘五百，厚给衣褚，切敕边吏护亭障，无辄侵虏地。吐蕃始闻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时，乞立赞为赞普，姓户虏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丧，不及吊，一也；山陵不及赙，二也；不知舅即位，而发兵攻灵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发使者随伦入朝。帝又遣伦还蜀俘。虏以伦再至，欢甚，授馆，作声乐，九日留，以论钦明思等五十人从献方物。

明年，殿中少监崔汉衡往使，赞普猥曰：“我与唐舅甥国，诏书乃用臣礼卑我。”又请云州西尽贺兰山为吐蕃境，邀汉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鲁与论悉诺罗入朝，道赞普语，且引景龙诏书曰“唐使至，甥先与盟，蕃使至，舅亦将亲盟”；赞普曰“其礼本均。”帝许之，以“献”为“进”，“赐”为“寄”，“领取”为“领之”。以前宰相杨炎不通故事为解，并约地于贺兰。其大相尚悉结嗜杀人，以剑南之败未报，不助和议，次相尚结赞有谋，固请休息边人，赞普卒用结赞为大相，乃讲好。汉衡与其使区颊赞偕来，约盟境上。拜汉衡鸿胪卿，以都官员外郎樊泽为计会使，与结赞约；且告陇右节度使张镒同盟。泽与结赞约盟清水，以牛马为牲。镒欲末其礼，乃给结

赞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马不战，请用犬、豕、羊。”结赞听诺。将盟，乃除地为坛，约二国各以二千士列遣外，冗从立坛下。镒与幕府齐映齐抗、鸿胪汉衡、计会使于頔及泽、鲁皆朝服，结赞与论悉颊藏、论臧热、论利陀、论力徐等对升坛，刑牲坛北，杂其血以进，约：“唐地泾州右尽弹箠峡，陇州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尽大河北自新泉军抵大碛，南极贺兰囊它岭，其间为闲田。二国所弃戎地毋增兵，毋创城堡，毋耕边田。”既盟，请镒诣坛西南隅浮屠幄为誓。于是升坛大享，献酬乃还。

帝命宰相、尚书与虏使者盟长安，而清水之约，疆场不定，复令汉衡决于赞普，乃克盟。于是宰相李忠臣卢杞关播崔宁、工部尚书乔琳、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张献恭、司农卿段秀实、少府监李昌夔、京兆尹王翊、金吾卫大将军浑瑊与区颊赞等同盟京城之右郊，礼如清水。前二月告庙，齐，三日，关播跪读载书，已盟，乃大享。诏左仆射李揆为入蕃会盟使，还区颊赞等。

硃泚之乱，吐蕃请助讨贼，诏右散骑常侍于頔持节慰抚，太常少卿沈房为安西、北庭宣慰使以报之。浑瑊用论莽罗兵破泚将韩旻于武亭川。初，与虏约，得长安，以泾、灵四州畀之。会大疫，虏辄引去。及泚平，责先约求地。天子薄其劳，第赐诏书，偿结赞、莽罗等帛万匹，于是虏以为怨。

贞元二年，诏仓部郎中赵建往使，而虏已犯泾、陇、邠、宁，掠人畜，败田稼，内州皆闭壁。游骑至好畤，左金吾将军张献甫、神策将李升县等屯咸阳，河中浑瑊、华州骆元光援之。以左监门将军康成使焉。尚结赞屯上砦原，亦令使论乞陀来请盟。凤翔李晟遣部将王佖以锐兵三千夜入汧阳，明日，薄其中

军，虜惊溃走，结赞仅自脱。虜众二万侵凤翔，李晟击却之，因袭破摧沙堡，烧储廩，斩守者。吐蕃攻盐、夏，刺史杜彦光、拓拔乾晖不能守，悉其众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边人残没，下诏避正殿，痛自咎。诏骆元光经略盐、夏。

三年，命左庶子崔瀚、李刮踵使。结赞得盐、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鸣沙，然馈饷数困。于是骆元光、韩游瑰滨塞而屯，而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结赞大惧，屡请盟，天子不许。即以贵将论颊热厚赂乞和于燧，燧以为情，身入见天子，诸将以燧入，皆守壁不战。结赞遽还走，马多死，士不能步，有饥色。瀚始至鸣沙，传诏让结赞破约陷盐、夏，对曰：“本以武亭功未偿乃来，又候碑仆，疆场不明，故行境上。泾州乘城自保，凤翔李令不纳吾使，虽康成等来，皆不能致委曲。我日望大臣而卒无至者，我故引还。盐、夏守将惧吾众，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天子复许盟，虜之愿也，唯所命，当以盐、夏还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约易坏，请悉遣宰相元帅二十一人会盟。并言灵盐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外蕃所信，请主盟。帝复使瀚报结赞曰：“希全守灵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观既徙官，以浑瑊为盟会使。”约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验虜信。结赞辞清水非吉地，请会原州之土梨树，乃归二州。天子从之。

瑊来受命，拜汉衡兵部尚书以副瑊。瑊率师二万待期，诏骆元光助之。宰相议所盟地，左神策将马有邻建言：“土梨树林荟岩阻，兵易诡伏，不如平凉夷漫坦直，且近泾，缓急可保也。”乃定盟平凉。瑊约结赞，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坛外，诞从四百叩坛，以游军交迳相入。将盟，结赞伏精骑三万于西，纵迳骑出入瑊军，瑊将梁奉贞亦驃马入虜军营，阴执之，而瑊不知也。客请 咸等具冠剑，皆就幄更衣，从容胖肆。虜忽三伐

鼓，众噪而兴，城不知所出，走幄后，得马不衔而驰，十里始得衔。虏追，矢若雨不伤也，至元光营乃脱。裨将辛荣兵数百据北阜与虏战，矢尽乃降。判官韩弇、监军宋凤朝死之。汉衡与判官郑叔矩路泌、掌书记袁同直、列将扶余准马宁孟日华李至言乐演明范澄马弇、中人刘延邕俱文珍李朝清等六十人皆被执，士死者五百，生获者千余人。汉衡语虏曰：“我，崔尚书也，结赞与我善。若杀我，结赞亦杀若。”乃不死。人负一木，以绳三约之，系其发驱之；夜则杙地系而仆，蒙以麕，守者寝其上。始结赞将劫希全、观，急以锐兵直趣京师，既不克，又欲禽城等，才寿虚入寇，其谋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帐中见汉衡等，慢言：“浑城战武功，我力也。许裂地偿我，而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将必得城以见赞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无益也。当使人归报。”初，汉衡遇乱，从史吕温身蔽兵，温伤而汉衡脱，虏人嘉其义，厚给养之。结赞屯石门，以俱文珍、马宁、马弇归唐，而囚汉衡、叔矩河州，辛荣廓州，扶余准鄯州。帝犹使中人赍诏书赐结赞，拒不受。虏戍盐、夏，涉春疫大兴，皆思归。结赞以骑三千迎之，火二州庐舍，颓郭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汉衡等陷辱，下诏赐其子七品官，叔矩、泌、弇、日华、荣、至言、澄、良贲、演明一子八品官，袁同直而下一子九品官。以决胜军使唐良臣屯潘原，神策将苏太平屯陇州。结赞召汉衡、日华、延邕至石门，以五骑送境上，遣使者奉表来。李观曰：“有诏不内吐蕃使者。”受汉衡等，放其使。

结赞以羌、浑众屯潘口，傍青石岭，三分其兵趋陇、汧阳间，连营数十里，中军距凤翔一舍，诡汉服，号邢君牙兵，入吴山、宝鸡，焚聚落，略畜牧、丁壮，杀老孺，断手剔目，乃去。李晟尝蹙大木塞安化隘处，虏过，悉焚之。诏神策将石季

章壁武功，良臣移师百里城。虜又剽汧阳、华亭男女万人以畀羌、浑，将出塞，令东向辞国，众恟哭，投堑谷死者千数。吐蕃又入丰义，围华亭，绝汲道。守将王仙鹤请救于陇州，刺史苏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虜逆战，太平不胜，引还。虜日千骑四掠，陇兵不敢出。虜积薪将焚华亭，仙鹤以众降。清沔潜兵大象龕，夜半，约城中举火烛天，虜众惊，因袭其营，乃去。更攻连云堡，飞石投中，井皆满。为虚梁绝堑而升，守将张明远降于虜。虜分捕山间亡人及牛羊率万计，泾、陇、邠之民荡然尽矣。诸将曾不能得一俘，但贺贼出塞而已。连云堡，泾要地也，三垂峭绝，北据高，虜所进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即虜境，每艺稼，必陈兵于野，故多失时。是岁，三州不宿麦。虜数千骑犯长武城，城使韩全义拒之。韩游瑰兵不出，于是虜安行邠、泾间，诸屯西门皆闭，虜治故原州保之。帝取所获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诸市以安京师。

四年五月，虜三万骑略泾、邠、宁、庆、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閭，系执数万。韩全义以陈许兵战长武，无功。初，吐蕃盗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给产，质其孥，故盛夏入边。尚悉董星、论莽罗等又寇宁州，张献甫拒斩裁百级，转剽鄜、坊乃去。

五年，韦皋以剑南兵战台登，杀虜将乞臧遮遮、悉多杨殊，西南少安。不三年，尽得嵩州地。久之，北庭沙陀别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庭都护府，安西道绝。独西州人尚为唐守。

八年，寇灵州，陷水口，塞营田渠。发河东、振武兵，合神策军击之，虜引还。又寇泾州，掠田军千人，守捉使唐朝臣战不利。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破虜于芳州，取黑水壁，焚积聚。自虜得盐州，塞防无以障遏，而灵武单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骄，数入为边患。帝复诏城之，使泾原、剑南、山南深入穷

讨，分其兵，毋令专向东方。诏朔方河中晋绛邠宁兵马副元帅浑瑊、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右神策军行营节度使邢君牙、夏绥银节度使韩潭、鄜坊丹延节度使王栖曜、振武麟胜节度使范希朝合兵三万，以左神策将军胡坚、右神策将军张昌为盐州行营节度使，板筑之，役者六千人，余皆阵城下。九年始栽，阅二旬讫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纥干遂与兼中丞杜彦光戍之。当是时，韦皋功最多，破堡壁五十余所，败其南道元帅论莽热没笼乞悉蕤；又与南诏破之于神川、于铁桥，皋俘馘三万，降首领论乞髡汤没藏悉诺碑。

十二年，寇庆州及华池，杀略吏人。是岁，尚结赞死。明年，赞普死，其子足之煎立。邢君牙筑永信城于陇州以备虜，虜使者农桑昔来请脩好，朝廷以其无信，不受。韦皋取新城，虜治剑山、马岭，进寇台登，嵩州刺史曹高仕击却之，禽笼官，斩级三百，获马、粮、械数千。

十四年，韩全义破虜于盐州。十六年，灵州破虜于乌兰桥，韦皋拔末恭、颡二城。十七年，寇盐州，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湮隍墮陴，系居人，掠党项诸部，屯横槽烽。虜将徐舍人者，语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孙也。武后时，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孙奔播绝域，今三世矣。我虽握兵，心未尝忘归也，顾不能自拔耳。”阴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边求资粮，至麟而守者无备，遂入之。知郭使君勋臣家，欲全安之，不幸死乱兵。”语方已，会飞鸟使至，召其军还，遂引去。飞鸟，犹传骑也。韦皋出西山与虜战，破之雅州。笼官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虑者，周知山川险易，每用兵，常驰驿计议，授诸将以行。比年寇黎、嵩，皋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来降，因定昆明诸蛮。吐蕃以下屡叛，大侵灵州。时皋围维州，赞普

使论莽热没笼乞悉鼈兼松州五道节度兵马都统、群牧大使，引兵十万援维州。皋率南诏兵薄险设伏以待，才使千人尝敌，乞悉鼈见兵寡，悉众追，堕伏中，兵四合急击，遂禽之，献京师。明年，吐蕃使者论颊热复来，右龙武大将军薛亾往报。

二十年，赞普死，遣工部侍郎张荐吊祠，其弟嗣立，再使使者入朝。

顺宗立，以左金吾卫将军田景度、库部员外郎熊执易持节往使。永贞元年，论乞缕勃藏归金币、马牛助崇陵，有诏陈太极廷中。

宪宗初，遣使者脩好，且还其俘。又以使告顺宗丧，吐蕃亦以论勃藏来。后比年来朝，然以五万骑入振武拂鹞泉，万骑至丰州大石谷，钞回鹘还国者。

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复往使，并赐钵阐布书。钵阐布者，虜浮屠豫国事者也，亦曰“钵掣逋”。复至鄯州擅还，其副李逢致命赞普，复坐贬。虜以论思邪热入谢，且归郑叔矩、路泌之枢，因言原归秦、原、安乐州。诏宰相杜佑等与议中书，论思邪热拜于廷，佑答拜堂上，复以鸿胪少卿李铈、丹王府长史吴晕报之。自是朝贡岁入。又款陇州塞，丐互市，诏可。

十二年，赞普死，使者论乞髯来，以右卫将军乌重、殿中侍御史段钧吊祭之。可黎可足立为赞普，重以扶余准、李骞偕归。准，东明人，本朔方骑将；骞，陇西人，贞元初战没于虜者。使者知不死，求之，乃得还。诏以准为澧王府司马，骞嘉王友。

吐蕃使论矩立藏来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与灵州兵战定远城，虜不胜，斩首二千级。平凉镇遏使郝玘又破虜兵二万，夏州节度使田缙破其众三千，诏留矩立藏等不遣。剑南兵拔峨和、栖鸡城。十四年，乃归矩立藏等。吐蕃节度论二摩、宰相

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儿总兵十五万围盐州，为飞梯、鹅车攻城，刺史李文悦拒之，城坏辄补，夜袭其营，昼出战，破虜万人，积三旬不能拔。朔方将史敬奉以奇兵绕出虜背，大破之，解围去。

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谒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赞普以绮心儿代守。后疑朝谋变，置毒鞞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穆宗即位，遣秘书少监田洎往告，使者亦来。虜引兵入屯灵武，灵州兵击却之。又犯青塞烽，进寇泾州，濒水而营，绵五十里。始洎至牙，虜欲会盟长武，洎含糊应之。至是显言：“洎许我盟，我是以来。”逼泾一舍止。诏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军、京西北行营都监，发卒合八镇兵援泾州，泛洎郴州司户参军，以太府少卿邵同持节为和好使。初，夏州田缙哀沓，党项怨之，导虜入钞，郝玘与战，多杀其众。李光颜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复遣使者来。南略雅州，诏方镇与虜接者谨备边。

长庆元年，闻回鹘和亲，犯清塞堡，为李文悦所逐。乃遣使者尚绮力陀思来朝，且乞盟，诏许之。崔植、杜元颖、王播辅政，议欲告庙。礼官谓：“肃宗、代宗皆尝与吐蕃盟，不告庙。德宗建中之盟，将重其约，始诏告庙。至会平凉，不复告，

杀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刘元鼎为盟会使，右司郎中刘师老副之，诏宰相与尚书右仆射韩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书李绛、兵部尚书萧俯、户部尚书杨于陵、礼部尚书韦绶、太常卿赵宗儒、司农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绰、右金吾将军郭縱及吐蕃使者论讷罗盟京师西郊。赞普以盟言约：“二国无相寇讎，有禽生问事，给服粮归之。”诏可。大臣豫盟者悉载名于策。方盟时，吐蕃以壮骑屯鲁州，灵州节度使李进诚与战大石山，破之。虜遣使者赵国章来，且致宰相信币。

明年，请定疆候，元鼎与论讷罗就盟其国，敕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过石堡城，崖壁峭竖，道回屈，虜曰铁刀城。右行数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岭。而信安王祚、张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独虜所立石犹存。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而赢，盖陇右故地也。曰闷怛卢川，直逻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桤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虜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馆。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周以枪累，率十步植百长槊，中割大帜为三门，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门，巫祝鸟冠虎带击鼓，凡入者搜索乃进。中有高台，环以宝楯，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钵掣逋立于右，宰相列台下。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

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盟坛广十步，高二尺。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香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元鼎还，虏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语元鼎曰：“回鹘小国，我尝讨之，距城三日危破，会国有丧乃还，非我敌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鹘有功，且如约，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白沙州，西南入吐谷浑浸狭，故号碛尾。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

虏遣论悉诺息等入谢，天子命左卫大将军令狐通、太仆少卿杜载答之。是岁，尚绮心儿以兵击回鹘、党项，小相尚设塔率众三万牧马木兰梁。比岁，使者献金盃、银冶犀、鹿，贡牝牛。

宝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维州守将悉怛谋挈城以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铠，更遣将虞藏俭据之。州南抵江阳岷山，西北望陇山，一面崖，三涯江，虏号无忧城，为西南要捍。会牛僧孺当国，议还悉怛谋，归其城。吐蕃夷诛无遗种，以怖诸戎。自是比五年虏使来，必报。所贡

有玉带、金皿、獭褐、牦牛尾、霞氍、马、羊、橐它。

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开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论集热来朝，献玉器羊马。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

会昌二年，赞普死，论赞热等来告，天子命将作监李璟吊祠。无子，以妃絺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肯拜，曰：“赞普支属尚多，何至立絺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杀之。

别将尚恐热为落门川讨击使，姓末，名农力，“热”犹中国号“郎”也，谲诡善幻，约三部得万骑，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与宰相尚与思罗战薄寒山。思罗败走松州，合苏毘、吐浑、羊同兵八万保洮河自守，恐热谓苏毘等曰：“宰相兄弟杀赞普，天神使我举义兵诛不道，尔属乃助逆背国耶？”苏毘等疑而不战，恐热麾轻骑涉河，诸部先降，并其众至十余万，禽思罗缢杀之。

婢婢，姓没卢，名赞心牙，羊同国人，世为吐蕃贵相，宽厚，略通书记，不喜仕，赞普强官之。三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热自号宰相，以兵二十万击婢婢，鼓鼙、牛马、橐它联千余里，至镇西军，大风雷电，部将震死者十余人，羊、马、橐它亦数百。恐热恶之，按军不进。婢婢闻之，厚币诒书约馭，恐热大喜曰：“婢婢，书生，焉知军事。我为赞普，当以家居宰相处之。”于是退营大夏川。婢婢遣将厖结心、莽罗薛吕击恐热于河州之南，伏兵四万，结心据山射书极骂，恐热怒甚，盛兵出斗。结心伪北，恐热追至数十里，莽罗薛吕以伏

兵衷击，大风雨，河溢，溺死甚众，恐热单骑而逃。既不得志，尤猜忍杀戮，部将岌藏、丰赞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热复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拒守，恐热保东谷山，坚壁不出。岌藏繚以重栅，断汲道，旬日，恐热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数千人，复战鹑鸡山，再战南谷，皆大败。兵拿仍岁不解。

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闻恐热谋度河，急击之，为恐热所败。婢婢统锐兵扼桥，亦不胜，焚桥而还。恐热间出鸡顶岭关，冯硤为梁攻婢婢，至白土岭，败其将尚鐸罗榻藏，进战牦牛硤。婢婢将烛卢巩力欲负硤自固以困恐热，大将磨离黑子不从，乃辞疾先归。黑子急击恐热，一战而死。婢婢粮尽，引众趋甘州西境，以拓拔怀光居守，恐热麾下多归之。

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籍，麾下内怨，皆欲图之。乃扬声将请唐兵五十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宣宗诏太仆卿陆耽持节慰劳，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兵迎援。恐热既至，诏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恐热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帝不许。还过咸阳桥，咄叹曰：“我举大事，觊得济此河与唐分境。”于是复趋落门川收散卒，将寇边，会久雨粮绝，恐热还奔廓州。

于是凤翔节度使李玘复清水；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取石门等六关，得人畜几万；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诏为威州；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复萧关；凤翔收秦州；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凤翔兵与吐蕃战陇州，斩首五百级。是岁，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因诏差赐四道兵，录有劳者；三州七关地腴衍者，听民垦艺，贷五岁赋；温池委度支榷其盐，以贍边；四道兵能营田者为给牛种，戍者倍其资饷，再岁一代；商贾往来于边者，关镇毋何

留；兵欲垦田，与民同。

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陇上地；虜李轨，得凉州；破吐谷浑、高昌，开四镇。玄宗继收黄河积石、宛秀等军，中国无斥候警者几四十年。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开远门揭候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示戎人无万里行也。乾元后，陇右、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皆失之。宪宗常览天下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业，必有以光表于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归，请上天子尊号。”帝曰：“宪宗尝念河、湟，业未就而殒落。今当述祖宗之烈，其议上顺、宪二庙谥号，夸显后世。”又诏：“朕姑息民，其山外诸州，须后经营之。”

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虜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其后河、渭州虜将尚延心以国破亡，亦献款。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遂收二州，拜延心武卫将军。骈收凤林关，以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奕使。

咸通二年，义潮奉凉州来归。七年，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收诸部。鄯州城使张季颢与尚恐热战，破之，收器铠以献。吐蕃余众犯邠、宁，节度使薛弘宗却之。会仆固俊与吐蕃大战，斩恐热首，传京师。

八年，义潮入朝，为右神武统军，赐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归义。十三年卒。沙州以长史曹义金领州务，遂授归义节度使。后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为回鹘所并，归义诸城多没。

浑末，亦曰温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师必发豪室，皆

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嗚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

赞曰：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后已。惟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圜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抚内宁，惟圣人不让。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务远功，忽近虞，逆贼一奋，中原封裂，讫二百年不得复完，而至陵夷。然则内先自治，释四夷为外惧，守成之良资也。

## 卷第二百一十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上

## 回鹘上

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

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其人骁强，初无酋长，逐水草转徙，善骑射，喜盗钞，臣于突厥，突厥资其财力雄北荒。大业中，处罗可汗攻胁铁勒部，袁责其财，既又恐其怨，则集渠豪数百悉坑之，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

回纥姓药罗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众十万，胜兵半之。地碛卤，畜多大足羊。有时健俟斤者，众始推为君长。子曰菩萨，材勇有谋，嗜猎射，战必身先，所向辄摧破，故下皆畏附，为时健所逐。时健死，部人贤菩萨，立之。母曰乌罗浑，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回纥繇是浸盛。与薛延陀共攻突厥北边，颉利遣欲谷设领骑十万讨之，菩萨身将五千骑破之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声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齿，号活颉利发，树牙独乐水上。

贞观三年，始来朝，献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强。菩萨死，其酋胡禄俟利发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

残之，并有其地，遂南逾贺兰山，境诸河。遣使者献款，太宗为幸灵州，次泾阳，受其功。于是铁勒十一部皆来言：“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麴駭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有诏张饮高会，引见渠长等，以唐官官之，凡数千人。

明年复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为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以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羽为榆溪州，奚结为鸡鹿州，思结别部为带林州，白为窠颜州；其西北结骨部为坚昆府，北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皆以酋领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六都督、七州皆隶属，以李素立为燕然都护。其都督、刺史给玄金鱼符，黄金为文，天子方招宠远夷，作绛黄瑞锦文袍、宝刀、珍器赐之。帝坐秘殿，陈十部乐，殿前设高毡，置硃提瓶其上，潜泉浮酒，自左阁通毡趾注之瓶，转受百斛镛盎，回纥数千人饮毕，尚不能半。又诏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饮尚书省中。渠领共言：“生荒陋地，归身圣化，天至尊赐官爵，与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世为唐臣。”乃诏碛南鹞弟鸟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湏、肉待使客，岁内貂皮为赋。乃拜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然私自号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帝更诏时健俟斤它部为祁连州，隶灵州都督，白它部为居延州。

吐迷度兄子乌纥蒸吐迷度之妻，遂与俱陆莫贺达干俱罗勃谋乱而归车鼻可汗，二人者皆车鼻婿，故乌纥领骑夜劫吐迷度杀之。燕然副都护元礼臣遣使给乌纥，许白为都督，乌纥不疑，即往谢，因斩以徇。帝恐诸部携解，命兵部尚书崔敦礼持节临

抚，赠吐迷度左卫大将军，贖祭备厚，擢其子婆闰左骁卫大将军，袭父所领。俱罗勃既入朝，帝不遣。阿史那贺鲁之盗北庭，婆闰以骑五万助契苾何力等破贺鲁，收北庭；又从伊丽道行军总管任雅相等再破贺鲁金牙山，迁右卫大将军，从讨高丽有功。

婆闰死，子比栗嗣。龙朔中，以燕然都护府领回纥，更号瀚海都护府，以碛为限，大抵北诸蕃悉隶之。比栗死，子独解支嗣。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独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杀默啜，于是别部移健颉利发与同罗、等皆来，诏置其部于大武军北。伏帝匐死，子承宗立，凉州都督王君 诬暴其罪，流死灊州。当此时，回纥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马护输乘众怨，共杀君 ，梗绝安西诸国朝贡道。久之，奔突厥，死。

子骨力裴罗立。会突厥乱，天宝初，裴罗与葛逻禄自称左右叶护，助拔悉蜜击走乌苏可汗。后三年，袭破拔悉蜜，斩颉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状，自称骨咄禄毘伽阙可汗，天子以为奉义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鞬山、昆河之间，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汉高阙塞也，北尽碛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囉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唃，曰葛萨，曰斛嗚素，曰药勿葛，曰奚牙勿。药罗葛，回纥姓也，与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六种相等夷，不列于数，后破有拔悉蜜、葛逻禄，总十一姓，并置都督，号十一部落。自是，战常以二客部为先锋。有诏拜为骨咄禄毘伽阙怀仁可汗，前殿列仗，中书令内案授册使者，使者出门升辂，至皇城门，降乘马，幡节导以行。凡册可汗，率用此礼。明年，裴罗又攻杀突厥白眉可汗，遣顿啜罗达干来上功，拜裴罗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

漠，尽得古匈奴地。裴罗死，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岁遣使者入朝。

肃宗即位，使者来请助讨禄山，帝诏燉煌郡王承宓与约，而令仆固怀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为女，妻承宓，遣渠领来请和亲，帝欲固其心，即封虏女为毘伽公主。于是可汗自将，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合讨同罗诸蕃，破之河上。与子仪会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帝驻彭原，使者葛罗支见，耻班下，帝不欲使鞅鞅，引升殿，慰而遣。俄以大将军多揽等造朝，及太子叶护身将四千骑来，惟所命。帝因册毘伽公主为王妃，擢承宓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宓为叶护，给四节，令与其叶护共将。帝命广平王见叶护，约为昆弟，叶护大喜，使首领达干等先到扶风见子仪，子仪犒饮三日。叶护辞曰：“国多难，我助讨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赐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

香积之战，阵灃上，贼诡伏骑于王师左，将袭我，仆固怀恩麾回纥驰之，尽翦其伏，乃出贼背，与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夹之，贼大败，进收长安。怀恩率回纥、南蛮、大食众繚都而南，壁浚东，进次陕西，战新店。初，回纥至曲沃，叶护使将军鼻施吐拨裴罗旁南山东出，搜贼伏谷中，歼之，营山阴。子仪等与贼战，倾军逐北，乱而却，回纥望见，即逾西岭，曳旗趋贼，出其后，贼反顾，遂大溃，追奔数十里，人马相腾蹂，死者不可计，收仗械如丘。严庄挟安庆绪弃东京北度河，回纥大掠东都三日，奸人导之，府库穷殫，广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缯锦万匹赂回纥，止不剽。叶护还京师，帝遣群臣劳之长乐，帝坐前殿，召叶护升阶，席酋领于下，宴且劳之，人人赐锦绣缯器。叶护顿首言：“留兵沙苑，臣归料马，以收范阳，计除残盗。”帝曰：“为朕竭义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诏

进司空，爵忠义王，岁给绢二万匹，使至朔方军受赐。

乾元元年，回纥使者多彦阿波与黑衣大食酋阁之等俱朝，争长，有司使异门并进。又使请昏，许之。帝以幼女宁国公主下嫁，即册磨延啜为英武威远毘伽可汗，诏汉中郡王瑀摄御史大夫为册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为礼会使，并以副瑀，尚书右仆射裴冕送诸境。帝饯公主，因幸咸阳，数尉勉，主泣曰：“国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虏，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帐中，仪卫光严，引瑀立帐外，问曰：“王，天可汗何属？”瑀曰：“从昆弟也。”时中人雷灵俊立瑀上，又问：“立王上者为谁？”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尔，顾立郎上乎？”灵俊趋下。于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见国君，礼无不拜。”瑀曰：“天子顾可汗有功，以爱女结好。比中国与夷狄婚，皆宗室子。今宁国乃帝玉女，有德容，万里来降，可汗天子婿，当以礼见，安踞受诏邪？”可汗惭，乃起奉诏，拜受册。翌日，尊主为可敦。瑀所赍赐物，可汗尽与其牙下酋领。瑀还，献马五百匹、貂裘、白氍等。乃使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骑三千助讨贼，帝因命仆固怀恩总之。又遣大首领盖将军与三女子谢婚，并告破坚昆功。明年，骨啜与九节度战相州，王师溃，帝德等奔京师，帝厚赐尉其意，乃还。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婚，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髻面哭，亦从其俗云。后以无子，得还。

始叶护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号牟羽可汗，其妻，仆固怀恩女也。始可汗为少子请昏，帝以妻之，至是为可敦。明年，使大臣俱录莫贺达干等入朝，并问公主起居，使人通谒于延英殿。

代宗即位，以史朝义未灭，复遣中人刘清潭往结好，且发

其兵。比使者至，回纥已为朝义所誅，曰：“唐荐有丧，国无主，且乱，请回纥入收府库，其富不贖。”可汗即引兵南，宝应元年八月也。清潭赉诏至其帐，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为言：“先帝虽弃天下，广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圣英武类先帝，故与叶护收二京、破安庆绪者，是与可汗素厚，且唐岁给回纥缯绢，岂忘之邪？”是时，回纥已逾三城，见州县榛莱，烽障无守，有轻唐色。乃遣使北收单于府兵、仓库，数以语凌靳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纥兵十万向塞。”朝廷震惊，遣殿中监药子昂迎劳，且视军，遇于太原，密识其兵裁四千，孺弱万余，马四万，与可敦偕来。帝令怀恩与回纥会。因遣使上书，请助天子讨贼。回纥欲入蒲关，径沙苑而东，子昂说曰：“自寇乱来，州县残虚，供亿无所资，且贼在东京，若入并陘，以取邢、洛、卫、怀，收贼财帑，乃鼓而南，上策也。”不听。子昂曰：“然则趋怀太行道，南据河阳，扼贼喉衿。”又不听。曰：“食太原仓粟，右次陕，与泽潞、河南、怀郑兵合。”回纥从之。

诏以雍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进子昂兼御史中丞，与右羽林卫将军魏踞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元帅判官，御史中丞李进为行军司马，东会回纥。敕元帅为诸军先锋，与诸节度会陕州。时可汗壁陕州北，王往见之，可汗责王不蹈舞。子昂辞曰：“王，嫡皇孙，二宫在殡，礼不可以蹈舞。”回纥廷诘曰：“可汗为唐天子弟，于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言：“元帅，唐太子也，将君中国，而可舞蹈见可汗哉？”回纥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进、少华、踞擄之百，少华、踞一夕死，王还营。官军以王见辱，将合诛回纥，王以贼未灭止之。

于是，怀恩与虜左杀为先驱。朝义使反间，左杀执以献，

与诸将同击贼，战横水，走之，进收东都。可汗使拔贺那贺天子，献朝义旗物。雍王还灵宝，可汗屯河阳，留三月，屯旁人困于剽辱。仆固瑒率回纥兵与朝义拏战，蹀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怀恩道相州西山崞口还屯，可汗出泽、潞，与怀恩会，道太原去。

初，回纥至东京，放兵攘剽，人皆遁保圣善、白马二祠浮屠避之，回纥怒，火浮屠，杀万余人，及是益横，诟折官吏，至以兵夜斫含光门，入鸿胪寺。方其时，陕州节度使郭英义留守东都，与鱼朝恩及朔方军骄肆，因回纥为暴，亦掠汝、郑间，乡不完庐，皆蔽纸为裳，虐于贼矣。

帝念少华等死，故赠少华左散骑常侍，据扬州大都督，赐一子六品官。于是册可汗曰颉咄登里骨啜蜜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毘伽可汗，可敦曰娑墨光亲丽华毘伽可敦，以左散骑常侍王翊使，即其牙命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赐实封二万户。又以左杀为雄朔王，右杀宁朔王，胡禄都督金河王，拔鉴将军静漠王，十都督皆国公。

永泰初，怀恩反，诱回纥、吐蕃入寇。俄而怀恩死，二虜争长，回纥首领潜诣泾阳见郭子仪，请改事。子仪率麾下叩回纥营。回纥曰：“愿见令公。”子仪出旗门，回纥曰：“请释甲。”子仪易服。酋长相顾曰：“真是公矣！”时李光进、路嗣恭介马在侧，子仪示酋长曰：“此渭北节度使某，朔方军粮使某。”酋长下马拜，子仪亦下见之。虜数百环视，子仪麾下亦至，子仪麾左右使却，且命酒与饮，遗以缠头彩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禄等持手，因让曰：“上念回纥功，报尔固厚，何负而来？今即与汝战，何遽降也？我将独入尔营，虽杀我，吾将士能击汝。”酋长誓服曰：“怀恩诡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见废’，是以来。今天可汗在，公无恙，吾等愿还击吐蕃以报厚

恩。然怀恩子，可敦弟也，愿赦死。”于是子仪持酒，胡禄请盟而饮，子仪曰：“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二国将相如之。有如负约，身死行阵，家屠戮。”方时，虏宰相磨咄莫贺达干、顿莫贺达干等闻言皆夺气，酒至其所，辄曰：“无易公誓。”始，虏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战，当见大人而还”；及是相顾笑曰：“巫不吾给也。”

朔方先锋兵马使白元光合回纥兵于灵台，会雪霁严晦，吐蕃闭营撤备，乃纵击之，斩首五万级，生禽万人，获马、橐它、牛、羊，收所俘唐户五千。仆固名臣降，合胡禄都督等二百人皆来朝，赐与不可计。子仪以名臣见。名臣，怀恩兄子，锐将也。

大历三年，光亲可敦卒，帝遣右散骑常侍萧昕持节吊祠。明年，以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继室，兵部侍郎李涵持节册拜可敦，赐缯彩二万。是时，财用屈，税公卿骡、橐它给行，宰相钱中渭桥。

回纥之留京师者，曹辈掠女子于市，引骑犯含光门，皇城皆阖，诏刘清潭慰止。复出暴市物，夺长安令邵说马，有司不敢何诘。自乾元后，益负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蹙，留舍鸿臚，骀弱不可用，帝厚赐欲以愧之，不知也。复以万马来，帝不忍重烦民，为偿六千。十年，回纥杀人横道，京兆尹黎干捕之，诏贷勿劾。又刺人东市，缚送万年狱，首领劫取囚，残狱吏去，都人厌苦。

十三年，回纥袭振武，攻东陞，入寇太原。河东节度使鲍防与战阳曲，防败绩，残杀万人。代州都督张光晟又战羊虎谷，破之，虏乃去。

德宗立，使中人告丧，且脩好。时九姓胡劝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师向塞，见使者不为礼。宰相顿莫贺达干曰：“唐，大

国，无负于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马数万，比及国，亡耗略尽。今举国远斗，有如不捷，将安归？”可汗不听，顿莫贺怒，因击杀之，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即自立为合骨咄禄毘伽可汗，使长建达干从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诏京兆少尹源休持节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会酋长突董、翳蜜施、大小梅录等还国，装囊系道，留振武三月，供拟珍丰，费不赀。军使张光晟阴伺之，皆盛女子以囊，光晟使驿吏刺以长锥，然后知之。已而闻顿莫贺新立，多杀九姓胡人，惧不敢归，往往亡去，突董察视严亟。群胡献计于光晟，请悉斩回纥，光晟许之，即上言：“回纥非素强，助之者九胡尔。今其国乱，兵方相加，而虏利则往，财则合，无财与利，一乱不振。不以此时乘之，复归人与币，是谓借贼兵，资盗粮也。”乃使裨校阳不礼，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尽杀回纥群胡，收囊它、马数千，缯锦十万，且告曰：“回纥挟大将，谋取振武，谨先诛之。”部送女子还长安。帝召光晟还，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与回纥使聿达干往言其端，因欲与虏绝。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归突董等四丧。突董，可汗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车马出迎，其大相颡干迦斯踞坐责休等杀突董事，休言：“彼自与张光晟斗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负死罪，唐不自戮，何假手于我邪？”良久罢去，休等几死。留五旬，卒不见可汗。可汗传谓休曰：“国人皆欲尔死，我独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杀尔，犹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为我言有司，所负马直一百八十万，可速偿我。”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帝隐忍，赐以金缯。

后三年，使使者献方物，请和亲。帝蓄前患未平，谓宰相

李泌曰：“和亲待子孙图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岂以陕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难，未能报，且毋议和。”泌曰：“辱少华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偿怨，乃谋先苦边，然兵未出，为今可汗所杀矣。今可汗初立，遣使来告，垂发不翦，待天子命。而张光晟杀突董等。虽幽止使人，然卒完归，则为无罪矣。”帝曰：“卿言则然，顾朕不可负少华等，奈何？”泌曰：“臣谓陛下不负少华，少华负陛下。且北虜君长身赴难，陛下在藩，春秋未壮，而轻度河入其营，所谓冒豺虎之场也。为少华等计，当先定会见礼，臣犹危之，奈何子然赴哉？臣昔为先帝行军司马，方叶护来，先帝祇使宴于府。及议征讨，则不见也。叶护邀臣至营，帝不许，使好谓曰：‘主当劳客，客返劳主邪？’东收京师，约曰：‘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纥。’战胜，叶护欲大掠，代宗下马拜之，回纥乃东向洛。臣犹恨以元帅拜叶护于马前，为左右过，然先帝曰：‘王仁孝，足办朕事。’下诏尉勉。叶护乃牟羽诸父也，牟羽之来，陛下以元子不拜于帐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于陛下，则陛下未尝屈矣。先帝拜叶护，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威于虜，何恨焉？然计香积、陕州事，以屈己为是乎？伸威为是乎？藉令少华等以陛下见可汗，闭壁五日，与陛下张饮，天下岂不寒心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驯服，牟羽母捧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命骑，躬送出营。此少华等负陛下也。假令牟羽为有罪，则今可汗已杀之，立者乃牟羽从父兄，是为有功，渠可忘之邪？且回纥可汗铭石立国门曰：‘唐使来，当使知我前后功’云。今请和，必举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愿听昏而约用开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称臣，使来者不过二百，市马不过千，不以唐人出塞，亦无不可者。”帝曰：“善。”乃许降公主，回纥亦请如约。诏咸安公主下嫁，又诏使者合阙

达干见公主于麟德殿，使中谒者赍公主画图赐可汗。

明年，可汗遣宰相跌都督等众千余，并遣其妹骨咄禄毘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纳聘。夹跌至振武，为室韦所钞，战死。有诏其下七百，皆听入朝，舍鸿胪，帝御延喜门见使者。是时，可汗上书恭甚，言：“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又请易回纥曰回鹘，言捷鸷犹鹘然。帝欲飡回鹘公主，问礼于李泌，对曰：“肃宗于敦煌王为从祖兄，回鹘妻以女，见帝于彭原，独拜廷下，帝呼曰‘妇’而不名‘嫂’也。当艰虞时，方藉其用，犹以臣之，况今日乎？”于是引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至宴所，贤妃降阶俟，回鹘公主拜，贤妃答拜。又拜召已，由西阶升，乃坐。有赐则降拜，非帝赐则避席拜，妃、公主皆答拜。讫归，凡再飡。帝又尽建咸安公主官属，视王府。以嗣滕王湛然为昏礼使，右仆射关播护送，且将册书拜可汗为汧咄禄长寿天亲毘伽可汗，公主为智惠端正长寿孝顺可敦。

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逻斯立，国人号“洋官特勒”，以鸿胪卿郭锋持节册拜爱登里逻汧没蜜施俱录毘伽忠贞可汗。

初，安西、北庭自天宝末失关、陇，朝贡道隔。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节度留后郭昕数遣使奉表，皆不至。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鹘，乃得至长安。帝进元忠为北庭大都护，昕为安西大都护。自是，道虽通，而虜求取无厌。沙陀别部六千帐，与北庭相依，亦厌虜衰索，至三葛禄、白眼突厥素臣回鹘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庭，颉干迦斯与战，不胜，北庭陷。于是都护杨袭古引兵奔西州。回鹘以壮卒数万召袭古，将还取北庭，为吐蕃所击，大败，士死

大半，迦斯奔还。袭古挈余众将入西州，迦斯给曰：“弟与我俱归，当使公还唐。”袭古至帐，杀之。葛禄又取深图川，回鹘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

是岁，可汗为少可敦叶公主所毒死，可敦亦仆固怀恩之孙，怀恩子为回鹘叶护，故女号叶公主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国人共杀篡者，以可汗幼子阿啜嗣。迦斯还，可汗等出劳，皆俯伏言废立状，惟大相生死之。悉发郭锋所赐器币饷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继绝，仰食于父也。”迦斯以其柔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币悉给将士，无所私，其国遂安。遣达北特勒梅录将军来告，且听命。诏鸿胪少卿庾铤册阿啜为奉诚可汗。俄以律支达干来告少宁国公主之丧。主，荣王女也。始宁国下嫁，又以媵之。宁国后归，因留回鹘中为可敦，号“少宁国”，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至天亲可汗时，始居外。其配英义生二子，皆为天亲所杀。是岁，回鹘击吐蕃，葛禄于北庭，胜之，且献俘。明年，使药罗葛炅来朝，炅本唐人吕氏，为可汗养子，遂从可汗姓。帝以其用事，赐赆殊优，拜检校尚书右仆射。

十一年，可汗死，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以使者来，诏秘书监张荐持节册拜爱滕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毘伽怀信可汗。骨咄禄本夹跌氏，少孤，为大首领所养，辩敏材武，当天亲时数主兵，诸酋尊畏。至是，以药罗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尽取可汗子孙内之朝廷。

永贞元年，可汗死，诏鸿胪少卿孙杲临吊，册所嗣为滕里野合俱录毘伽可汗。

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葷，屏湏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三年，来告咸安公主丧。主历四可汗，居回鹘

凡二十一岁。无几，可汗亦死，宪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诚册拜爱登里罗汨蜜施合昆伽保义可汗。阅三岁，使者再朝，遣伊难珠再请昏，未报。可汗以三千骑至鹑鹑泉，于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备虏。礼部尚书李绛奏言：“回鹘盛强，北边空虚，一为风尘，则弱卒非抗敌之夫，孤城为不守之地。倘陛下怀此，增甲兵，饬城垒，中夏长策，生人大幸也。臣观今日处置，未得其要。夫边忧有五，请历言之：北狄贪没，唯利是视，比进马规直，再岁不至，岂厌缿帛利哉？殆欲风高马肥，而肆侵轶。故外攘内备，必烦朝廷，一可忧；兵力未完，斥侯未明，戈甲未备，城池未固，饰天德则虏必疑，虚西城则磻道无倚，二可忧；夫城保要害，攻守险易，当谋之边将，今乃规河塞之外，裁庙堂之上，虏猝犯塞，应接失便，三可忧；自脩好以来，山川形胜，兵戎满虚，虏皆悉之，贼掠诸州，调发在旬朔外，其系累人畜在旦夕内，比王师至则虏已归，寇能久留，役亦转广，四可忧；北狄西戎，素相攻讨，故边无虞，今回鹘不市马，若与吐蕃结约解仇，则将臣闭壁惮战，边人拱手受祸，五可忧。又淮西吴少阳垂死，可乘其变，诸道兴发，役且十倍。臣谓宜听其婚，使守蕃礼，所谓三利也；和亲则烽燧不惊，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积粟以固军，一也；既无北顾之忧，可南事淮右，申令于垂尽之寇，二也；北虏恃我戚，则西戎怨愈深，内不得宁，国家坐受其安，寇掠长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忧，甚非计。或曰降主费多，臣谓不然。我三分天下赋，以一事边。今东南大县赋岁二十万缗，以一县赋为婚赏，非损寡得大乎？今惜婚费不与，假如王师北征，兵非三万、骑五千不能捍且驰也。又如保十全之胜，一岁辄罢，其馈饷供饩，岂止一县赋哉？”帝不听。

## 卷第二百一十一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下

## 回鹘下

回鹘之请昏，有司度费当五百万，帝方内讨强节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诚、太常博士殷侗往谕不可。穆宗立，回鹘又使合达干等来固求昏，许之。俄而可汗死，使者临册所嗣为登啰羽录没蜜施句主毘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难珠、句录、都督思结等以叶护公主来逆女，部渠二千人，纳马二万、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国，其众未尝多此。诏许五百人至长安，余留太原。诏以太和公主下降。主，宪宗女也。帝为主建府，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胡证、光禄卿李宪持节护送，太府卿李说为昏礼使，册拜主为仁孝端丽明智上寿可敦，告于庙，天子御通化门饯主，群臣班辞于道。公主出塞，距回鹘牙百里，可汗欲先与主由间道私见，胡证不可，虏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证曰：“天子诏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见，不可先也。”乃止。于是可汗升楼坐，东向，下设毳幔以居公主，请袭胡衣，以一姆侍出，西向拜已，退即次，被可敦服，绛通裾大襦，冠金冠，前后锐，复出拜已，乃升曲舆，九相分负，右旋于廷者九，降舆升楼，与可汗联坐，东向，群臣以次谒。可敦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帐中。证等归，可敦大宴，悲啼眷慕。可汗厚赠使者。

是时，裴度方伐幽、镇，回鹘使渠将李义节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议者惩艾前患，不听，兵已及丰州，使者厚赐乃去。

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萨特勒立，遣使者册为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毘伽昭礼可汗，赐币十二车。文宗初，又赐马直绢五十万。大和六年，可汗为其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使者来告。明年，遣左骁卫将军唐弘实与嗣泽王溶持节册为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句录毘伽彰信可汗。开成四年，其相掘罗勿作难，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杀，国人立{厂盍}駮特勒为可汗。方岁饥，遂疫，又大雪，羊、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以嗣泽王溶临告，乃知其国乱。

俄而渠长句录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诛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其相駮职与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于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乌介特勒为可汗，南保错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鹘，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后，与唐同宗，故遣使者达干奉主来归。乌介怒，追击达干杀之，劫主南度碛，边人大恐。进攻天德城，振武节度使刘沔屯云伽关拒却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鹘曩有功，今饥且乱，可汗无归，不可击，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边刺状。于是，其相赤心与王子嗚没斯、特勒那颉啜将其部欲自归，而公主亦遣使者来言乌介已立，因请命。又大臣颉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诏右金吾卫大将军王会持节慰抚其众，输粮二万斛，不许借振武，令中人好语开谕；又诏使者持册往，潜稽其行，须变。

明年，回鹘奉主至漠南，入云、朔，剽横水，杀掠甚众，转侧天德、振武间，盗畜牧自如。乃召诸道兵合讨。嗚没斯以赤心奸桀，难得要领，即密约天德戍将田牟，诱赤心斩帐下。那颉啜收赤心众七千帐东走振武、大同，因室韦、黑沙南窥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破之，悉得其众。那颉啜走，乌介执而杀之。然乌介兵尚强，号十万，驻牙大同北阎门山。而特勒厖俱遮、

阿敦宁等凡四部，及将军曹磨你众三万，因仲武降，唃没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复国，而可汗已攻云州，刘沔与战，败绩。唃没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骑诣振武降。诏拜唃没斯为右金吾卫大将军，爵怀化郡王，以天德为归义军，即拜归义军使；阿历支宁边郡公，习勿啜昌化郡公，乌罗思宁朔郡公，并为冠军大将军、左威卫大将军；爰邪勿宁塞郡公，为右领军大将军。加赐唃没斯牙旗、豹尾、刀器诸物，给其属冠带。诏宰相德裕采秦、汉以来兴殊俗、忠效卓异者凡三十人，为《异域归忠传》宠赐之。唃没斯请留族太原，率昆弟为天子捍边，帝命刘沔为列舍云、朔间处其家。可汗遣使者藉兵欲还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许。可汗恚，进略大同川，转战攻云州，刺史婴壁不敢出。诏益发诸镇兵屯太原以北。

唃没斯等既朝，皆赐李氏，名唃没斯曰思忠，阿历支曰思贞，习勿啜曰思义，乌罗思曰思礼；爰邪勿曰弘顺，即拜归义军副使。于是，诏刘沔为回鹘南面招抚使，张仲武东面招抚使，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西南面招讨使，沔营雁门。又诏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浑兵出振武，与沔、仲武合，稍逼回鹘。思忠数深入谕降其下。沔分沙陀兵益思忠，河中军以骑五百益弘顺。沔进次云州，思忠屯保大栅率河中、陈许兵与回鹘战，败之。明年，又为弘顺所破。沔与天德行营副使石雄料劲骑及沙陀、契苾等杂虏，夜出云州，走马邑，抵安众塞，逢虏，与战破之。乌介方薄振武，雄驰入，夜穴垒出麀兵，乌介惊，引去，雄追北至杀胡山，乌介被创走。雄遇公主，奉主还，降特勒以下众数万，尽收辎帑及所赐诏书。可汗收所余往依黑车子，诏弘顺、清朝穷蹙。弘顺厚啖黑车子以利，募杀乌介。初，从可汗亡者既不能军，往往诣幽州降，留者皆饥寒痕夷，裁数千。黑车子幸其残，即杀乌介。其下又奉其弟遏

捻特勒为可汗。帝诏德裕纪功铭石于幽州，以夸后世。

思忠等以国亡，皆愿入朝，见听，遂罢归义军，擢思忠左监门卫上将军兼抚王傅，两禀其奉，赐第永乐坊，分其兵赐诸节度。虜人惮隶食诸道，据滹沱河叛，刘沔坑杀三千人。诏回鹘营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带之。有司收摩尼书若象烧于道，产货入之官。

遏捻可汗衰残部五千，仰食于奚大酋硕舍朗。大中初，仲武讨奚，破之，回鹘浸耗灭，所存名王贵臣五百余，转依室韦。仲武谕令羁致可汗等，遏捻惧，挟妻葛禄、子特勒毒斯驰九骑夜委众西走，部人皆恸哭。室韦七姓析回鹘隶之。黠戛斯怒，与其相阿播将兵七万击室韦，悉收回鹘还碛北。遗帐伏山林间，狙盗诸蕃自给，稍归厯特勒。是时，特勒已自称可汗，居甘州，有碛西诸城。宣宗务绥柔荒远，遣使者抵灵州省其酋长，回鹘因遣人随使者来京师，帝即册拜温禄登里逻汨没蜜施合俱录毘伽怀建可汗。后十余年，一再献方物。

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斩论尚热尽取西州、轮台等城，使达干米怀玉朝且献俘，因请命，诏可。其后王室乱，贡会不常，史亡其传。

昭宗幸凤翔，灵州节度使韩逊表回鹘请率兵赴难，翰林学士韩偓曰：“虜为国仇旧矣。自会昌时伺边，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水可开也。”遂格不报。然其国卒不振，时时以玉、马与边州相市云。

薛延陀者，先与薛种杂居，后灭延陀部有之，号薛延陀，姓一利啞氏。在铁勒诸部最雄张，风俗大抵与突厥同。

西突厥处罗可汗之杀铁勒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据贪汗山，奉薛延陀乙失钵为野啞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匮可汗复强，二部黜可汗号往臣之。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 在郁督军山者，

东附始毕可汗；乙失钵在金山者，西役叶护可汗。

贞观二年，叶护死，其国乱，乙失钵孙曰夷男，率部帐七万附颉利可汗。后突厥衰，夷男反攻颉利，弱之，于是诸姓多叛颉利，归之者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明年，太宗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路赉谏书、鼓纛，册拜夷男为真珠毘伽可汗。夷男已受命，遣使谢，归方物，乃树牙郁督军山，直京师西北六千里，东靺鞨，西叶护突厥，南沙碛，北俱伦水，地大众附，于是回纥等诸部莫不伏属。其弟统特勒入朝，帝以精刀、宝鞭赐之曰：“下有大过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为宠。颉利可汗之灭，塞隧空荒，夷男率其部稍东，保都尉犍山、独逻水之阴，远京师才三千里而羸，东室韦，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盖古匈奴地也。胜兵二十万，以二子大度设、突利失分将之，号南、北部。七年间，使者八朝。帝恐后强大为患，欲产其祸，乃下诏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

十五年，帝以李思摩为可汗，始度河，牙于漠南。夷男恶之，未发。方帝幸洛阳，将遂封泰山，夷男与其下谋曰：“天子封泰山，万国皆助兵，悉会行在，边鄙空单，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设勒兵二十万，南绝漠，壁白道川，率一兵得四马，击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状，且请师。于是诏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与奚、契丹乘其东，朔州道行军总管李勣众六万、骑三千，营朔州，灵州道行军总管李大亮众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庆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众万七千出云中，凉州道行军总管李袭誉经略之。帝敕诸将曰：“延陀度漠，马已疲。夫用兵者，见利疾进，不利亟去。今虏不急击思摩，又不速还，势必败，卿等勿与战，须其归，可击也。”既而延陀使者来，求与突厥平。帝曰：“我约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专之，有辄相掠，诛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违诏，得非乱邪？而曰与突

厥和，乃故约也，尚何请？”不报。

大度设次长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设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长城骂之。适会勣兵至，行 盍属天，遽率众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远，勣选敢死士与突骑径腊河，趣白道，及大度设，尾之不置。大度设顾不脱，度诺真水，阵以待。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皆以徒战胜，至是却骑不用，率五人为伍，一执马，四前斗，令曰：“胜则骑而逐，负者死，没其家以偿战士。”及战，突厥兵连，延陀腾逐，勣救之，延陀纵射，马辄死。勣乃以步士百人为队，捣其罅，虏溃，部将薛万彻率劲骑先收执马者，故延陀不能去，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五千。大度设亡去，万彻追弗及。残卒奔漠北，会雪甚，众鞞踏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术禳神致雪，冀困勣师，及是反自敝云。

勣还入定襄，天子遣使者赍玺书劳问，赏功恤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还之，曰：“归语尔可汗，尔自负其强，以突厥为弱，厚诛斂之，又取首领以为质，且我为天下主，渠尝赋发于尔邪？后有利害，当谨思，毋遽也。”延陀乃遣使谢罪，又遣其仲父沙钵罗献马三千，因请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则立之，度其力孰与颉利比，而敢桡边乎？”不许昏。

明年，以使来益献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与大臣计曰：“延陀屈强，朕策顾有二：选士十万击之，使无遗种，百年计也；绝昏羈縻，使无边忧，三十年计也。然则孰利？”房玄龄曰：“今大乱余氓，痍破未完，战虽胜，犹危道也。不如和亲。”帝曰：“善。”许以新兴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群臣侍，陈宝器，奏《庆善》、《破阵》盛乐及十部伎，突利失顿首上千万岁寿。诏夷男亲迎，帝将幸灵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诔曰：“我铁勒部人耳，上以我为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为我幸边，谁与我荣？”乃搜赋诸下羊马为贖。或说夷男曰：

“可汗与唐，皆一国主，奈何往朝？有如见款，尚可悔？”夷男曰：“不然。吾闻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独留我，碛北亦须有主，然舍我而求它，非计也。”下乃不敢言。

时帝诏有司受所献，延陀无府库，调敛于下，不亟集，又度碛，水草乏，马羊多死，纳贡后期，帝亦止行。畜口耗死仅半，议者谓：“夷狄尝为中国私，今礼不具而与昏，恐后有轻中国心。”乃下诏绝昏，谢其使。或曰：“既许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计非也。昔汉匈奴强，中国不抗，故饰子女嫁单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谨事我者，顾新立，倚我以服众。彼同罗、仆骨力足制延陀而不发，惧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国媾，名重而援坚，诸部将归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则叛矣。今绝昏，使诸姓闻之，将争击延陀，亡可待也。”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诏李勣逐出塞。俄遣使请率师助伐高丽，以刺帝意，帝引使者谓曰：“归语尔可汗，我父子东征，能寇边者可即来。”夷男沮缩，不敢谋，以使谢，固请助军。帝嘉答。高丽莫离支令靺鞨以厚利啖夷男，欲与连和，夷男气素索，不发，亦会病死，帝为祭于行。

始延陀请以庶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统东方；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统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实为之谋，国人多怨。及会葬，曳莽亟还部，拔灼分兵袭杀之，自立为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弥可汗。方是时，王师犹在辽，因即寇边。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万彻与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屯胜州，左武侯大将军萨孤吴仁屯灵州，执失思力与突厥犄角塞下，虜知有备，乃去。

拔灼性卞克，多杀父时贵臣而任所亲昵，国人不安，而阿波设与唐使者遇于靺鞨东鄙，小战不利，还怖国人曰：“唐兵至矣！”众大扰，诸部遂溃。多弥可汗以十余骑遁去，依阿史

那时健，俄为回纥所杀，尽屠其宗，众五六万奔西域，立真珠毘伽可汗昆弟子弟咄摩支，号伊特勿失可汗，遣使者上言：“愿保郁督军山。”常诏兵部尚书崔敦礼与李勣尉安之，俾定其国。

铁勒诸部素伏延陀，而咄摩支虽衰子，尚臣畏之。帝恐卒为患，诏勣等曰：“降则抚之，叛则击之。”勣至，咄摩支大骇，阴欲拒战，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纵兵击，斩五千余级，系老孺三万，遂灭其国。咄摩支闻天子使者萧嗣业在回纥，身诣嗣业丐降，入朝，拜右武卫将军，赐田宅。初，延陀将灭，有丐食于其部者，延客帐中，妻视客人而狼首，主不觉，客已食，妻语部人共追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灭。”追者惧，却走，遂失之。至是果败此山下。

帝以延陀灭，欲并契苾等降之，复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尔等分部穷讨，帝幸灵州，节度诸将。于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天子，请吏内属。道宗等径磧击延陀余众阿波达干，斩首千余级，逐北二百里。万仞抵北道，谕降回纥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数千人，上言：“天至尊为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为州县，北荒遂平。诸姓有来朝者，帝劳曰：“尔来，若鼠得穴、鱼得泉，我为尔深广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于是告功太庙，赐民三日酺。后三年，余部叛，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讨平之。至永徽时，延陀部亡散者悉还，高宗为置巂弹州处安之。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为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仆骨东，邻于靺鞨。帐户六万，兵万人。地有荐草，产良马、精铁。有川曰康干河，断松投之，三年辄化为石，色苍致，然节理犹在，世谓康干石者。俗嗜猎射，少耕获，乘木逐鹿冰上。风俗大抵铁勒也，言语少异。贞观三年，与仆骨、同罗、奚、

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发屈利失举部内属，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卫大将军，即为都督。显庆时，与思结、仆固、同罗叛，以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击之，斩其渠首。至天宝间，能自来朝。

仆骨亦曰仆固，在多览葛之东。帐户三万，兵万人。地最北，俗梗骛，难召率。始臣突厥，后附薛延陀。延陀灭，其酋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始内属，以其地为金微州，拜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州都督。开元初，为首领仆固所杀，诣朔方降，有司诛之。子曰怀恩，至德时以功至朔方节度使，自有传。

同罗在薛延陀北，多览葛之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胜兵三万。贞观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请内属，置龟林都督府，拜酋俟利发时健啜为左领军大将军，即授都督。安禄山反，劫其兵用之，号“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犹言健儿云。

浑在诸部最南者。突厥颉利败时，有俟利发阿贪支款塞。薛延陀之灭，大俟利发浑汪举部内向，以其地为皋兰都督府，后分东、西州。太宗以阿贪支于汪属尊，遣译者讽汪，汪欣然避位。帝嘉其让，以阿贪支为右领军卫大将军、皋兰州刺史，汪云麾将军兼俟利发为之副。阿贪支死，子回贵嗣。回贵死，子大寿嗣。大寿死，子释之嗣。释之鸷勇不凡，从哥舒翰拔石堡城，迁右武卫大将军，封汝南郡公。李光弼保河阳，释之以朔方都知兵马使为裨将，进宁朔郡王，知朔方节度留后。仆固怀恩之走，声为归镇。释之曰：“是必众溃。”将拒之，其甥张韶曰：“彼如悔祸还镇，渠可不纳？”释之信之，乃纳怀恩。怀恩已入，使韶杀释之，收其军。已而恶韶，骂曰：“若负舅，肯忠于我？”折其胫，囚死弥峨城。释之子城，建中功臣也，自有传。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鹰娑川，多览葛之南。其酋

哥楞自号易勿真莫贺可汗，弟莫贺咄特勒，皆有勇。莫贺咄死，子何力尚纽率其部来归，时贞观六年也。诏处之甘、凉间，以其地为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为贺兰都督府，隶燕然都护。何力有战功，忠节臣也。大和中，其种帐附于振武云。

多滥葛亦曰多滥，在薛延陀东，滨同罗水，胜兵万人。延陀已灭，其酋俟斤多滥葛末与回纥皆朝，以其地为燕然都督府，授右卫大将军，即为府都督。死，以多滥葛塞匐为大俟利发，继为都督。

阿跌，亦曰诃啞，或为鞬跌。始与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为鸡田州。开元中，鞬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来降。其后，光进、光颜皆以战功至大官，赐李氏，附属籍，自有传。

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刺；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永徽初，高偁之伐车鼻可汗，三族皆内属。显庆二年，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长为都督。后分炽俟部置金附州。三族当东、西突厥间，常视其兴衰，附叛不常也。后稍南徙，自号“三姓叶护”，兵强，甘于斗，廷州以西诸突厥皆畏之。开元初，再来朝。天宝时，与回纥、拔悉蜜共攻杀乌苏米施可汗，又与回纥击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施于北庭，奔京师。葛禄与九姓复立回纥叶护，所谓怀仁可汗者也。于是葛禄之处乌德鞬山者臣回纥，在金山、北庭者自立叶护，岁来朝。久之，叶护顿毘伽缚突厥叛酋阿布思，进封金山郡王。天宝间，凡五朝。至德后，葛逻禄浸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然限回纥，故朝会不能自达于朝。

拔悉蜜，贞观二十三年始来朝。天宝初，与回纥叶护击杀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为贺腊毘伽可汗，遣使者入

谢，玄宗赐紫文袍、金钿带、鱼袋。不三岁，为葛逻禄、回纥所破，奔北庭。后朝京师，拜左武卫将军，地与众回归纥。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分三部，皆自统制。其俗无岁时。结草为庐。无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饭，捕鱼、鸟、兽食之。衣貂鹿皮，贫者缉鸟羽为服。其昏姻，富者纳马，贫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敛置山中，或系于树，送葬哭泣，与突厥同。无刑罚，盗者倍输其赃。贞观二十一年，因骨利干入朝，亦以使通中国。

骨利干处瀚海北，胜兵五千。草多百合。产良马，首似橐它，筋骼壮大，日中驰数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亨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既入朝，诏遣云麾将军康苏蜜劳答，以其地为玄阙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献马，帝取其异者号十驥，皆为美名：曰“腾霜白”，曰“雪骢”，曰“凝露骢”，曰“县光骢”，曰“决波驢”，曰“飞霞骠”，曰“发电赤”，曰“流金瓜”，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礼其使。龙朔中，以玄阙州更为余吾州，隶瀚海都督府。延载初，亦来朝。

白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骨接。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乌罗浑，东靺鞨，西拔野古，地圆袤二千里，山缭其外，胜兵万人。业射猎，以赤皮缘衣，妇贯铜钏，以子铃缀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无若没，曰潢水。其君长臣突厥颉利可汗为俟斤。贞观中再来朝，后列其地为真颜州，以别部为居延州，即用俟斤为刺史。显庆五年，授酋长李含珠为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继之。后无闻焉。

斛薛处多滥葛北，胜兵万人。奚结处同罗北，思结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万。既来朝，列其地州县之。太宗时，北

狄能自通者，又有乌罗浑，或曰乌洛侯，曰乌罗护，直京师东北六千里而羸，东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乌丸，大抵风俗皆靺鞨也。乌丸或曰古丸。

又有鞠，或曰穢，居拔野古东北，有木无草，地多苔。无羊马，人豢鹿若牛马，惟食苔，俗以驾车。又以鹿皮为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

又有俞折者，地差大，俗与拔野古相埒。少羊马，多貂鼠。

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刺，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随水草，然喜居山，胜兵三万。地常积雪，木不雕。以马耕田，马色皆驳，因以名国云。北极于海，虽畜马而不乘，资湏酪以食。好与结骨战，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皆薻发，桦皮帽。构木类井干，覆桦为室。各有小君长，不能相臣也。

大汉者，处鞠之北，饶羊马，人物颀大，故以自名。与鞠俱邻于黠戛斯剑海之濒。

此皆古所未宾者，当贞观逮永徽，奉貂马入朝，或一再至。

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零王。后郅支单于破坚昆，于时东距单于廷七千里，南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后世得其地者讹为结骨，稍号纥骨，亦曰纥圻斯云。众数十万，胜兵八万，直回纥西北三千里，南依贪漫山。地夏沮洳，冬积雪。人皆长大，赤发、析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环贯耳，俗鬻仇，男子有男黥其手，女已嫁黥项。杂居多淫佚。

谓岁首为茂师哀，以三哀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气多寒，虽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麦、

青稞，步碛以为面糜。糗以三月种，九月获，以饭，以酿酒，而无果蔬。畜，马至壮大，以善斗者为头马，有橐它、牛、羊，牛为多，富农至数千。其兽有野马、骨咄、黄羊、原羝、鹿、黑尾，黑尾者似麋，尾大而黑。鱼，有蔑者长七八尺，莫痕者无骨，口出颐下。鸟，雁、鹫、乌鹞、鹰、隼。木，松、桦、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颠，而桦尤多。有金、铁、锡，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其战有弓矢、旗帜，其骑士析木为盾，蔽股足，又以圆盾傅肩，而捍矢刃。

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余以部落为之号。服贵貂、豹，阿热冬帽貂，夏帽金扣，锐顶而卷末，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砺，贱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氈、锦、罽、绫，盖安西、北庭、大食所贸售也。阿热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氈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凡调兵，诸部役属者悉行。内貂鼠、青鼠为赋。其官，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达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职使十，皆典兵；长史十五，将军、达干无员。诸部食肉及马酪，惟阿热设饼饵。乐有笛、鼓、笙、鼙、盘铃。戏有弄驼、师子、马伎、绳伎。祠神惟主水草，祭无时，呼巫为“甘”。昏嫁纳羊马以聘，富者或百千计。丧不髡面，三环尸哭，乃火之，收其骨，岁而乃墓，然后器泣有节。冬处室，木皮为覆。其文字言语，与回鹘正同。法最严，临阵桡、奉使不称、妄议国若盗者皆断首；子为盗，以首着父颈，非死不脱。

阿热牙至回鹘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许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许至鹞鹑泉，泉西北至回鹘牙千五百里许，而有东、西二道，泉之北，东道也。回鹘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东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东，有水曰剑河，

偶艇以度，水悉东北流，经其国，合而北入于海。

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之人得以役属之。

坚昆，本强国也，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东至骨利干，南吐蕃，西南葛逻禄。始隶薛延陀，延陀以颉利发一人监国。其酋长三人，曰讫悉辈，曰居沙波辈，曰阿米辈，共治其国，未始与中国通。贞观二十二年，闻铁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献方物，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身入朝，太宗劳享之，谓群臣曰：“往渭桥斩三突厥，自谓功多，今俟利发在席，更觉过之。”俟利发酒酣，奏愿得持笏，帝以其地为坚昆府，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即为都督，隶燕然都护。高宗世，再来朝。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属以酒，使者顿首。玄宗世，四朝献。

乾元中，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后狄语讹为黠戛斯，盖回鹘谓之，若曰黄赤面云，又讹为戛戛斯。然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杖，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大食有重锦，其载二十囊它乃胜，既不可兼负，故裁为二十匹，每三岁一饷黠戛斯。而回鹘授其君长阿热官为“昆伽顿颉斤”。

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其母，突骑施女也，为母可敦；妻葛禄叶护女，为可敦。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拏斗二十年不解。阿热恃胜，乃肆詈曰：“尔运尽矣！我将收尔金帐，于尔帐前驰我马，植我旗，尔能抗，亟来，即不能，当疾去。”回鹘不能讨，其将句录莫贺导阿热破杀回鹘可汗，诸特勒皆溃。阿热身自将，焚其牙及公主所庐金帐者，回鹘可汗常坐也。

乃悉收其宝货，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赌满，距回鹘旧牙度马行十五日。阿热以公主唐贵女，遣使者卫送公主还朝，为回鹘乌介可汗邀取之，并杀使者。

会昌中，阿热以使者见杀，无以通于朝，复遣注吾合素上书言状。注吾，虏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谓武猛善左射者。行三岁至京师，武宗大悦，班渤海使者上，以其处穷远，能脩职责，命太仆卿赵蕃持节临慰其国，诏宰相即鸿胪寺见使者，使译官考山川国风。宰相德裕上言：“贞观时，远国皆来，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为《王会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国，宜为《王会图》以示后世。”有诏以鸿胪所得绩著之。又诏阿热著宗正属籍。

是时，乌介可汗余众托黑车子，阿热愿乘秋马肥击取之，表天子请师。帝令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朝廷亦以河、陇四镇十八州久沦戎狄，幸回鹘破弱，吐蕃乱，相残啮，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骑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册君长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谓黠戛斯小种，不足与唐抗，诏宰相与台省四品以上官议，皆曰：“回鹘盛时有册号，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后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诏鸿胪卿李业持节册黠戛斯为英武诚明可汗。逮咸通间，三来朝。然卒不能取回鹘。后之朝聘册命，史臣失传。

赞曰：夷狄资悍贪，人外而兽内，惟剽夺是视。故汤、武之兴，未尝与共功，盖疏而不戚也。太宗初兴，尝用突厥矣，不胜其暴，卒缚而臣之。肃宗用回纥矣，至略华人，辱太子，笞杀近臣，求索无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凉，败上将，空破西陲。所谓引外祸平内乱者也。夫用之以权，制之以谋，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乌胜其弊哉！彼亲之则责偿也多，嫌而不满则滋怨，化以仁义则顽，示以法则忿，熟我

险易则为患也博而惨，疗馁以冶葛，何时可哉？故《春秋》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 卷第二百一十二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与处月、处蜜杂居。贞观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邲咄陆可汗，而族人步真觐望，谋并其弟弥射乃自立。弥射惧，率处月等入朝。而步真势穷，亦归国。其留者，咄陆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贺鲁统之。

西突厥浸强，内相攻，其大酋乙毘咄陆可汗建廷镞曷山之西，号北庭，而处月等又隶属之。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

咄陆寇伊州，引二部兵围天山，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走之，拔处月俟斤之城。后乙毘可汗败，奔吐火罗。贺鲁来降，诏拜瑶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贺城。处月硃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

永徽初，贺鲁反，而硃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废瑶池都督府，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贺鲁亡，安抚大使阿史那弥射次伊丽水，而处月来归。乃置昆陵都护府，统咄陆部，以弥射为都护。

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

金山死，子辅国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复领金满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为鄯国夫人。辅国累爵永寿郡王。死，子骨咄支嗣。

天宝初，回纥内附，以骨咄支兼回纥副都护。从肃宗平安禄山，拜特进、骁卫上将军。死，子尽忠嗣，累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至德、宝应间，中国多故，北庭、西州闭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纥，而虏多渔撷，尤苦之，虽沙陀之倚北庭者，亦困其暴敛。

贞元中，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庭，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尽忠为军大论。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

久之，回鹘取凉州，吐蕃疑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举部愁恐。尽忠与硃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愈于绝种乎？”尽忠曰：“善。”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哀痍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它千计，款灵州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沙陀素健斗，希朝欲藉以捍虏，为市牛羊，广畜牧，休养之。其童耄自凤翔、兴元、太原道归者，皆还其部。尽忠弟葛勒阿波率残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

执宜朝长安，赐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然议者以灵武迫吐蕃，恐后反覆生变，又滨边，益口则食翔价。顷之，希朝镇太原，因诏沙陀举军从之。希朝乃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而处馀众于定襄川。执宜乃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是时，天子伐镇州，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王承宗众数万伏木刀沟，与执宜遇，飞矢雨集。执宜提军横贯贼阵麈斗，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镇兵解，进

蔚州刺史。王锷节度太原，建言：“硃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处沙陀。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城、柳谷，诏执宜屯天德。明年，伐吴元济，又诏执宜隶李光颜，破蔡人时曲，拔凌云栅。元济平，授检校刑部尚书，犹隶光颜军。长庆初，伐镇州，悉发沙陀，与易定军犄角，破贼深州。执宜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卫将军。大和中，柳公绰领河东，奏陞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请委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河东节度。

执宜死，子赤心嗣。开成四年，回鹘径碛口，抵榆林塞。宰相掘罗勿以良马三百遗赤心，约共攻彰信可汗。可汗死，节度使刘沔以沙陀击回鹘于杀胡山。久之，伐潞，诛刘稹，诏赤心率代北骑军三千隶石雄为前军，破石会关，助王宰下天井，合太原军，次榆社，与监军使吕义忠禽杨弁。潞州平，迁朔州刺史，仍为代北军使。

大中初，吐蕃合党项及回鹘残众寇河西，太原王宰统代北诸军进讨，沙陀常深入，冠诸军。赤心所向，虜辄披靡，曰：“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同，而驰射趨悍过之，虜倚其兵，常苦边。及归国，吐蕃由此亦衰。宣宗已复三州、七关，征西戎皆罢，乃迁赤心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

庞勋乱，诏义成康承训为行营招讨使，赤心以突骑三千从。承训兵绝涣水，遇伏，堕围中几没，赤心以骑五百掀出之。勋欲速战，众八万，短兵接，赤心勒劲骑突贼，与官军夹击，败之。其弟赤衰以千骑追之毫东。勋平，进大同军节度使，赐氏李，名国昌，预郑王属籍，赐亲仁里甲第。回鹘叩榆林，扰灵、盐，诏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又寇天德，乃徙节振武，进检校司

徒。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发诸州兵讨捕，国昌遣刘迁统云中突骑逐贼，数有功。

乾符三年，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是时无年，文楚峻损用度，下皆怨。边校程怀信、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曹议曰：“世多难，丈夫当投罅立功。段公乃儒者，难共计。沙陀雄劲，李振武父子勇冠军，我若推之，无不应，则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贵若何？”咸曰：“善！”乃夜谒国昌子云中守捉使克用曰：“岁艰禀食削，吾等不忍饿死，公家威德著闻，请诛虐帅，安部内。”克用许之，募得士万人，趋云州，次斗鸡台。城中执文楚至，杀之；据州以闻，共丐克用为大同防御留后。不许，发诸道兵进捕，诸道不甚力，而黄巢方引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不受命，诏河东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张公素共击之，无功。

国昌与党项战，未决，大同川吐浑赫连鐸袭振武，尽取其资械。国昌穷，挈骑五百还云州，州不纳，鐸遂取之。克用转侧蔚、朔间，裒兵才三千，屯新城，鐸引万人围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杀伤甚。国昌自蔚州来，鐸引去。僖宗以鐸领大同节度，畀讨国昌。六年，诏昭义李钧为北面招讨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举会鐸攻蔚州，国昌以一队当之。克用分兵抵遮虏城拒钧，天大雪，土圯仆，钧众溃，还代州，军遂乱，钧死于兵。广明元年，以李琢为蔚、朔招讨都统，率兵数万屯代州。克用使傅文达调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缚以送琢。琢进攻蔚州，国昌败，与克用举宗奔达靼。鐸密畀酋长图之，克用得其计，因豪桀大会驰射，百步外针芒木叶无不中，部人大惊，即倡言：“今黄巢北寇，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愿与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终老沙碛哉！”达靼知不留，乃止。

巢攻潼关，入京师，诏河东监军陈景思发代北军。时沙陀都督李友金屯兴唐军，萨葛首领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屯感义军，克用客塞下，众数千无所属。景思闻天子西，乃与友金料骑五千入居絳，兵擅劫帑自私。还代州，益募士三万，屯崞西，士器纵，友金不能制，谋曰：“今合大众，不得威名宿将，且无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众所推畏，比得罪于朝，侨戍北部不敢还。今若召之使将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贼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国昌，使讨贼赎罪。有诏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马留后，促本军讨贼。克用募达靺万人，趋代州，将南道太原。节度使郑从说塞石岭关，不得前，克用僂道至太原，营城下五日，邀粮货，从说不答，乃大略，还屯代州。

中和二年，蔚州刺史苏祐会赫连鐸兵将攻代州，克用率骑五百先袭蔚州，下之。祐屯美女谷，鐸与幽州李可举众七万攻蔚州，谯栅相属。克用直捣营，入蔚州，燔府库，弃而去，屯雁门。国昌自达靺率兵归代州。扰汾、并、楼烦，不释铠。帝诏克用还军朔州。

于是义武节度使王处存、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传诏招克用同讨巢。克用喜，即大阅雁门，得忻、代、蔚、朔、达靺众三万、骑五千而南。于是国昌守代州。郑从说不肯假道，克用军傅太原而营，奉币马遗从说，身从数骑呼曰：“我且西，愿与公一言。”从说升陴慰勉，归货币饗。克用乃自阴地趋晋，会河中。帝闻，擢克用雁门节度、神策天宁军镇遏、忻代观察使。明年，宰相王鐸承制，授克用东北面行营都统，河东监军陈景思为监军使。克用使弟克脩领毅骑五百度河，克用自夏阳济，留薛阿檀扼津口，次同州，壁乾坑，与贼战梁田坡，败之。进壁渭桥，遂收京师。功第一，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公；

国昌为代北军节度使。未几，以克用领河东节度。

黄巢与秦宗权合寇河南。四年，克用率河东、代北兵将自泽、潞下天井关，河阳诸葛爽堙井以拒，克用乃由河中济，趋许州，合徐、汴兵破尚让于太康。战西华，又破之。贼走，河南平。追北曹州，还过汴，硃全忠邀之，克用留兵于郊，入舍上源馆。夜帐饮，全忠自佐饗，进赏宝，握手諄劳。是时，全忠忌克用桀迈难制，则连车外环，陈兵道左右。克用醉。乃攻馆，下拒战，亲将郭景铢灭烛扶克用，徐告之，尚被酒，乃引弓射。会烟器四合，大震电，克用与薛志勤等间关升南譙门，縋走营。部下死者数百人，所获贼乘輿物尽亡之。克用整众归太原，益训兵，将报仇，使弟克勤以万骑屯河中，乃请击全忠。使者八返，内外震恐，帝使内谒慰解。寻进位检校太傅、陇西郡王。

光启元年，幽州李可举、镇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赵境，请取分之。”于是可举攻易州，下之；景崇攻无极。易定节度使王处存求救于克用，克用自将救无极，败镇人，攻马头，固新城。镇兵走，处存复取易州。凤翔李昌符、邠宁硃玫与全忠连和，观军容使田令孜恶克用与王重荣合，建言：“不可处近辅，请授王处存河中，而徙重荣于易定，则克用孤矣。”帝从之。重荣以告，克用怒曰：“我当从公提鼓出汜水关诛全忠，回斫穴鼠耳。”重荣计曰：“公兵朝出关，则邠、岐兵夕傅吾堦，愿先治邠、岐。”克用乃表言：“玫、昌符连全忠为乱，请以兵十五万度河臬二豎，然后平汴雪大耻，愿陛下戒严，无为贼所摇。”帝遣使慰止，背相望也。克用不奉诏，玫亦引邠、凤兵营沙苑。克用薄战，玫败，夜亡去。克用还河中，天子出趣凤翔，道传兵且至，即趣宝鸡。克用与重荣联章请还宫，愿留兵卫京师，即还镇。帝惧，走大散关，驻兴元。克用引归。

嗣襄王湍伪诏至太原，克用燔之，执其使，间道奉表兴元。始，朝廷意玫结克用迫乘舆，及表至，示群臣，因腾晓山南诸镇，行在少安。王行瑜斩玫，克用以千骑经略京畿。三年，国昌卒。俄而昭宗即位，进克用检校太师兼侍中。

大顺初，克用自攻赫连鐸于云州，拔东郭。幽州李匡威以兵三万救之，杀其将安金俊，克用走。鐸与匡威共建言：“山南乱，克用实首之。今乘其败，可伐而取也。”全忠亦请与河北三镇共讨之。宰相张浚是其计，乃下制削克用官爵、属籍，以浚为兵马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枢密使骆全諲为行营都监，华州节度使韩建为行营马步都虞候兼供军粮料使，王镕领河东东面，全忠南面，李匡威北面，并为行营招讨使。鐸副匡威，先薄战。克用追蹙兵，不肯行，共杀守将李克恭，送款于汴，南首阙下。更诏揆为昭义节度使，克用将李存孝邀揆长子杀之。匡威、鐸并吐蕃、黠戛斯众十万攻遮虏军，杀其将刘胡子。克用乃屯浑河川，存孝与鐸战乐安，鐸败走。浚入阴地关，壁汾、隰，薛铁山、李承嗣营洪洞迎战。存孝次赵城，韩建夜出壮士三百乘其营，存孝伏以待，建兵大奔。存孝攻绛州，未下，晋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走，建与浚遁还。明年，克用奉表自陈，乃复拜检校太师、守中书令、陇西郡王。

克用悉兵攻鐸云州，以骑将薛阿檀为前军，设伏河上。鐸纵骑追阿檀，遇伏而奔。鐸亡入吐浑。克用取云州，以部将石善友为刺史、大同军防御使。

景福初，镇州王镕攻尧山，克用使李嗣勛击之，斩级三万，克用遂拔天长，略常山，度滹沱，燔其郭。徇地至赵，取鼓、藁二城。赫连鐸众八万攻天成军，克用飞檄发军太原，匡威已壁云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军夜入云州，死战，走之。乾宁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诣军门降，克用鞭而纵之。进下武州，

攻新州。李匡筹引步骑七万救之，克用迎战，斩首万级，俘少将三百，徇城下，新州降。取妫州，匡筹弃幽州走。明年，幽州降，克用以刘仁恭为留后，乃旋。

王行瑜、韩建、李茂贞连兵南阙下，杀李溪。克用尽调北部兵度河，拔绛州，斩刺史王瑶。次河中，王珂谒于道。同州王行约奔京师。围韩建于华州，京师震动，帝为幸石门、莎城，遣内谒郟廷昱慰劳，且言茂贞屯整屋，行瑜屯兴平，克用乃进营渭桥。帝以嗣王王戒丕、嗣丹王允诏克用击邠、凤。克用奉诏，屯渭北，遣史俨以票骑三千护石门，且令王珂输河中粟备行在。帝以赤诏嘉答，进克用诸道兵马都招讨使，命二嗣王兄事之，令促讨行瑜。克用请帝还京师，以二千骑卫乘舆。时宫室煨残，驻尚书省，百官丧马，克用进乘舆金具装二驷，又上百乘给从官。进太师、兼中书令、邠宁四面行营都统。

行瑜坚壁梨园，茂贞自率师三万逼咸阳而屯。克用请帝责茂贞罢兵，因削官爵，愿与河中共讨之。帝诏弟事行瑜，贷茂贞，俾结好。硃诏赐魏国夫人陈氏。陈，襄阳人也，善书，帝所爱，欲急平贼，故予之。茂贞以兵援龙泉，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审夜引兵劫其饷，援兵亡，行瑜溃而走，追杀万计。行瑜入邠州，丐归款，克用使史俨入其城。行瑜死庆州，传自京师。帝悉论幕府官属及诸子功，封爵之，克用赐号“忠贞平难功臣”，进封晋王。

克用屯云阳，遣李习吉入朝，且请与王珂悉力讨茂贞，帝不许。克用私于使者曰：“叛根不除，忧未艾也。”天子发度支钱三十万缗劳其军。时郢州硃宣兄弟为全忠所困，使来告，克用请道于魏救之。兵解复斗，克用自将而往，使李存信率兵三万与史俨等次于莘，为魏兵所破。克用怒，大略相、魏去。

始，茂贞畏克用见讨，修贡献如藩臣。及克用还，绝贡献，

与韩建谋以兵入朝。帝惧，诏克用进卫京师。帝谋度河幸太原，遣延王入克用军促迎天子。既次渭北，建固请幸华州。克用谓王曰：“患本于不断，顾上自为之。”李存信攻魏，葛从周引众三万来援，战洹水上，汴人夜坎诸野，哄合，克用子落落马陷而颠，克用救之，亦颠；追兵迫，射之乃免。存信已傅魏城，克用并力，罗弘信以捉生逆战，为克用所败，追及郛，叩阖而还。于是陕州王珙攻河中，李嗣昭援珂，再战再胜，珙围解。

帝使延王持节至太原，谓克用曰：“不用卿计，故逮此，无可言者。今我寄于华，百司群官无所托，非卿尚谁与忧？不则不复见宗庙矣！”王至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张饮，王必以舞属克用，因陈国事，涕数行下，冀感动之。时刘仁恭据幽州，贰于克用，数召兵不应，克用以书让之，仁恭得书，抵于地，遂显绝。故克用内忧幽州，以好辞谢王，不复有西意。俄自将屯蔚州，会晨大雾冥，仁恭来薄战，克用大败，走太原，大将多死。

全忠夺邢、磁、洛三州，茂贞度克用沮挠，无能出师，乃与韩建谩好，致书言帝暴露累年，请共治宫室迎天子。初，长安自石门之奔，宫殿焚圯，及岐人再逆，火间里皆尽，宫城昏夜狐狸鸣啼，无人迹。帝幸华西溪，望旧京必泫然流涕，左右凄塞不得语。王建方盗两川，茂贞欲披其鄙私之，数南师，不暇东，而全忠缮治洛阳，茂贞因约克用共其劳，克用辞穷，乃出赀为助。

光化初，帝还京师，诏克用与全忠解仇，宰相徐彦若、崔胤皆劝之。克用势已折，然尚以功高位全忠上，耻先下之，时王镕方睦于汴，乃遗书镕，使为己倡。全忠即遣使奉书币恭甚，克用亦报之。然汴日益张，穷斗不置。王珙请汴兵攻河中，克用使李嗣昭、张汉瑜援之，汴兵走。葛从周取承天军，氏叔琮

取辽州、乐平，进壁榆次，克用使周德威逐出之。李嗣昭以步骑三万下太行，略河内，拔怀州，进攻河阳，汴人阎宝救之，嗣昭退保怀。天复元年，全忠取晋、绛，逼河中，王珂告急，使相望，汴人扼空道，晋兵不得前，遂虏珂。珂妻，克用女，不能救，全忠遂有河中，克用朝贡道亦梗。

全忠知克用迄不振，乃大举攻太原，分遣锐将氏叔琮等率魏博、兖郛、邢洺、义武、晋绛兵环入之，晋城邑多下。会大雨，汴兵粮乏，士疟疠，遂解。克用虽内愤悒，惮全忠强难与争，乃厚致币马谢，复请修好。全忠遂取同、华，屯渭上。帝如凤翔，李茂贞、韩全海请召克用入卫。克用间道遣使者奔问，并诒书全忠劝还汴，全忠不答。

克用率兵趋平阳，攻吉上堡，破汴军于晋州。李嗣昭、周德威下慈、隰，进屯河中。汴将硃友宁以兵十万壁其南，全忠自屯晋州。晋人闻全忠至，皆失色。时有虹贯德威营，氏叔琮薄垒疾斗，晋兵大败，仗械輜储皆尽。友宁长驱略汾、慈、隰州，皆下，遂围太原，攻西门。德威、嗣昭循山掣馀众得归，克用大恐，身荷版筑，率士拒守，阴于嗣昭、德威谋奔云州。李存信曰：“不如依北蕃。”国昌妻刘语克用曰：“闻王欲委城入蕃，审乎？计谁出？”曰：“存信等为此。”刘曰：“彼牧羊奴，安办远计。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效之？且王顷居达靼，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祸不旋踵，渠能及北虏哉？”克用悟，乃止。居数日，散士复集。嗣昭夜扰友宁营，汴人惊，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关，复收慈、隰、汾三州。三年，克用攻晋州，闻帝自凤翔还京师，乃去。云州都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以地予刘仁恭；李嗣昭讨之。仁恭援敬晖，嗣昭壁乐安，欲战，仁恭取敬晖，弃城去。

帝东迁，诏至太原，克用泣谓其下曰：“乘輿不复西矣。”

“遣使者奔问行在，俄加号“ 协盟同力功臣 。”李茂贞、王建与邠州杨崇本遣使者来约义举，克用顾籓镇皆附汴，不可与共功，惟契丹阿保机尚可用，乃卑辞召之。保机身到云中，与克用会，约为兄弟，留十日去，遗马千匹、牛羊万计，期冬大举度河，会昭宗弑而止。四年，王建、李茂贞约克用大举。建将康晏步骑二万与克用监军张承业会凤翔，是时汴将王重师守长安，刘知俊守同州，与战长安西，建兵败，遂不振。

唐亡，建与淮南杨渥请克用自王一方，须贼平访唐宗室立之。建请悉蜀工制乘舆御物。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

“建又劝茂贞王岐，茂贞孱褊，亦不敢当，但侈府第、僭宫禁而已。建、渥乃自王。是岁，克用有疾，城门自坏，明年卒。

赞曰：沙陀始归命天子，仰哺于边，世喋血助征讨，常为边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乱，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它肠，自负材果，欲经营天下而不克也。兵虽胜，然数败；地虽得，辄复失，故熟视帝劫迁，缩颈羞汗，偷景待僵，不亦鄙乎！赖其子慄锐，抑而复振。是时，提兵托勤王者五族，然卒亡硃氏为唐涂耻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齐桓、晋文，唐遽亡乎哉？